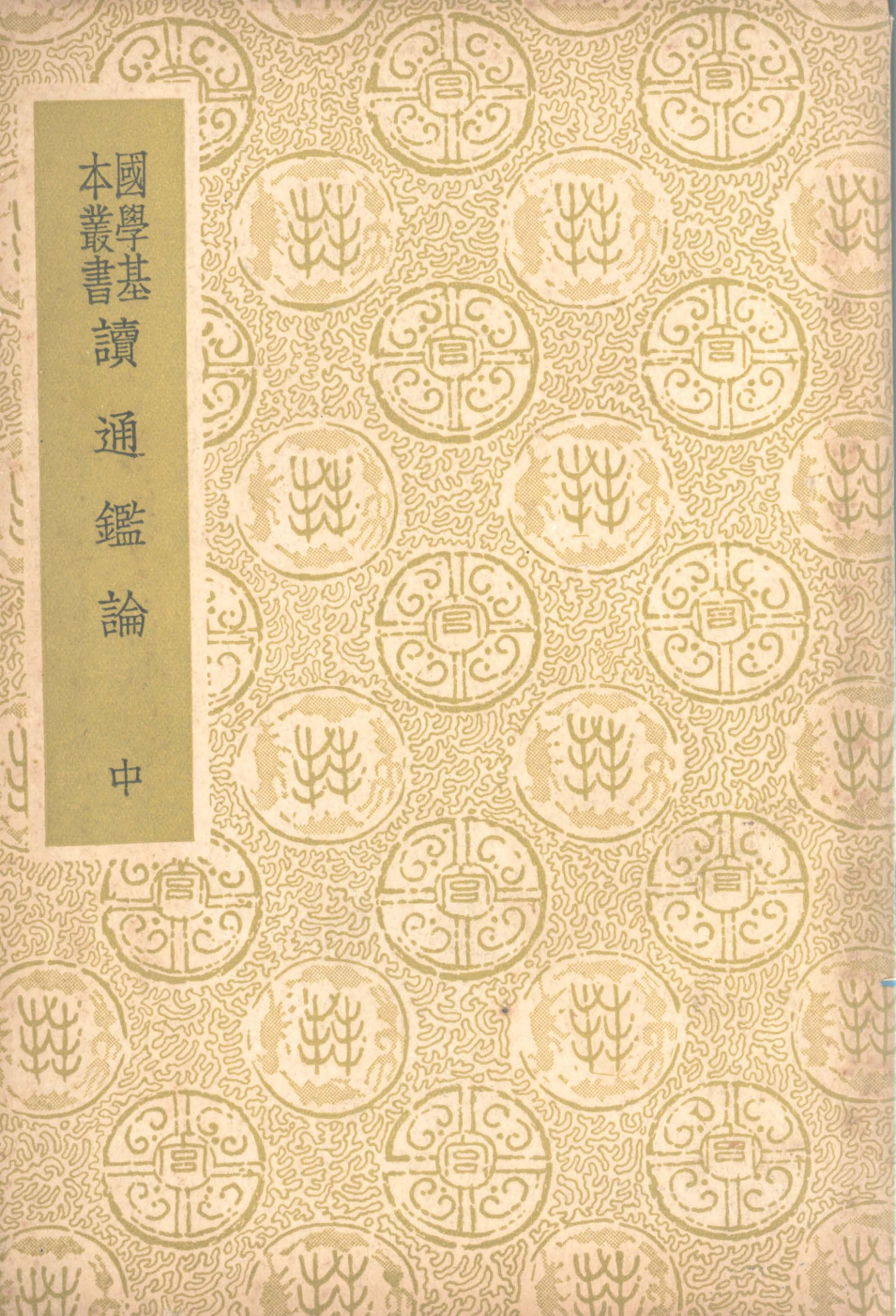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讀通鑑論  
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21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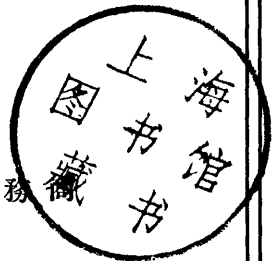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論 鑑 通 讀

(中)

撰之夫王

行發館書印務



~~1650448~~

# 讀通鑑論卷六

晉泰始元年起

懲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懷愍陷沒。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晉爲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爲天下君。以別人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均是人而戴之爲君。尊親於父。則旦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勢爲從。違而不知恥。生人之道蔑矣。以是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終也。惠帝之不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圖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然其後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遲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饑飽。而劉裕功勳赫奕。莫能奪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掇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爲慙。民不以改姓爲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



而盜賊夷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隧。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

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初立國。以傅玄皇甫陶爲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放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聞見飾文詞。以動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爲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尙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敢破聖道紊綱紀。以熒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聽於偏聽。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之之道。羣言競奏。而忠佞相淆。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邇聲色。殖貨利。狎宦戚。通女謁。怠政事。廢學問。崇佛老。侈宮室。私行遊。媠威儀。若此者。諫官任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卽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外此人與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著。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議論繁。而朋黨興。貞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此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譏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言而褒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

而況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尚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終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讐其姦邪。慎之也。卽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聽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廢之。黨人交爭。勞臣掣肘。將諫官之設。以諫下而非諫君乎。拂其立諫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蝨賊。不專不慎。覆軌已昭。後世尙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園丘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元也。於是面知王肅之學。醇正於鄭元遠矣。後世經學傳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組紺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爲七。元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園丘方澤者。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園丘方澤之大祀。元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爲上帝之名曰耀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爲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而以此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媒天。黷祀惑民。元之罪不容貸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讖緯。夫且誣爲孔氏之書。王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緝之。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以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圯。而肅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興起。尙有所資以闢鄭氏之淫辭與。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惟羊叔子乎。祖逖之在醴邱。宗澤之在東京。屹立一方。以圖

遠略與叔子等。乃逃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衆瓦解以爲盜。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弭三軍之驕氣。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擁盛勢以鎮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逃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逃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氓。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逃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晉吳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逃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夫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使其狂逞如石勒女真之爲。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碁逢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真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真雖競。而幹離不撻。孛兀尤各懷猜忌。豕突鹿奔。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緩制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部曲竄萑葦而債起哉。可曰逃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逃有離邱之可據。而郭默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澤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皆相待以效功。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二子之志義尙矣。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用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其驗已。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而使亂不起。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而國速以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爲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琰。毛玠。辛毗。陳羣。陳矯。

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嚴。不屑爲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猥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俸。崇寬宏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勗。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卽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慄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羣小之翕訾。是以強宗妒后互亂。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是用人行政。交相扶以圖治。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爲治人也。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魏之用人。抑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興。道德墜。名世之風逸矣。僅一管甯。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而獎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頽靡。而以老莊爲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求治。天下羣趨於正。而豈患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所以垂統久長。而天下懷其德於旣亡之餘。庶幾尙已。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倨以待。情不愒乎愛兄。而怒則紆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旣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疏糲其食。倚廬其寢處。然而馳情於淫侈。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令錦其衣。肉其

食藻井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故先王之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啾啁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而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有梁無柱茅苴垂地之廬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戚也而誣之曰不譏除喪而譏其燕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欺天絕人而禽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心有不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存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弟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嵇紹可以仕晉乎曰不可仕晉而可爲之死乎曰仕而惡可弗死也仕則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誅子讎焉非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讎焉非心也此猶爲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嵇康之在魏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憚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爲君然則昭其湯武而康其飛廉惡來矣乎紹於是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沈充以逆伏誅而子勁爲晉效死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沈勁克當之矣紹蓋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爛而殉怨不共天之亂賊愚哉其不仁也湯陰之血何不洒於魏社爲屋之日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魏晉之際有貞士曰范粲較管甯陶潛而尤烈而稱道絕於後世士之湮沒而志不章者古今不知凡幾

也。甯以行誼著。潛以文采傳。粲無他表見。而孤心隱矣。乃其亢志堅忍。則二子者未之逮焉。送魏主芳而哀動左右。三十六年。佯狂不言。卒於車中。子喬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之志行。誠末世之砥柱矣。文采行誼。無所表見。志不存焉耳。甯之不若此也。甯未仕漢。而粲已受祿於魏也。潛之不若此也。知晉之將亡而去之。不親見篡奪之慘也。故二子者無妨以文行表見。而粲獨不可難哉。其子之賢也。晉賜祿以養疾。賜帛以治喪。而不受。嵇紹聞之。尙爲仇讎之子孫。捐父母之身。人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粲之所爲難能也。非但難能也。其仁矣乎。

晉詔諸王。大國置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古之諸侯。皆自有兵。周弗能奪而非予之也。其自周始建之國。各使有兵。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郡縣之天下。兵皆統於天子。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獨假王侯以兵。授以相競之資。何爲也哉。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長治也乎。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乃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禍發於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於疑則同也。嗚呼。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天下皆以爲疑己矣。而孰親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己之不見疑。而窺其疏以乘之。無可親而但相乘。於是而庸人之疑。終古而不釋。道不足於己。則先自疑於心。心不自保。而天下舉無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編氓也。皆可疑者也。以一人之疑敵天下。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其愚不可瘳。其禍不可救矣。親親而以疑。則親非其親。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衆而以疑。則衆非其衆。夫何疑哉。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而已矣。交君子以道。給小人之欲。孤遊於六合。而荆棘不生。無有



聖賢而無豪傑之度者也。

天下惡有無故殺人而可以已亂者哉。齊王攸欲殺劉淵，王渾曰：「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其說是也。」舍殺而無以馭之也。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不殺淵而淵反，則咎王渾。殺淵而胡叛，則抑且咎齊王。舍本循末，兩俱有咎，而孰能任之。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使若淵者得以竊中國文事武備之緒餘，濟其姦而啓雄心，其禍久矣。淵卽死，若聰若曜若孟若宣，挾怨以求逞能，且殺一人，夕殺一人，皆無罪而翦之乎。契丹之所以深女真之怨而激之起，豈有幸哉。夫晉承魏失，固未可急驅除之矣。王濟欲任淵以平吳，縱虎自衛之術也。李熹欲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之號，征樹機能，此策之善者。而孔恂諫止之，何也。恂誠憂淵之叵測，抑必有術以制之，而但色變於談虎哉。涼者中國之贅餘也，河湟之間，夷狄之所便也。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墟，卽割其地以安之，而淵之心戢矣。淵卽不戢，五部之心亦戢矣。馭得其道，則且不敢竊河西而據之，卽其不然，我據蕭關以距之，其極遠也。亦但如元昊而止耳。孰如近在汾晉之間，使我不軌之士民，教獠俚虎，河決魚爛於腹心乎。故知李熹之謀，非但以平樹機能也，實以斥淵而遠之也。此弭禍於將然之善術也。一疑之一畏之，無可如何而姑置之，淵且自危且自矜，尤且自信也。是召之以必反之道也。嗚呼，晉之失政，賄賂已耳，交游已耳，王渾父子得賄而保淵，孔恂楊球不得賄而基淵，故李熹之深識不庸，非淵之能亡晉也，晉自亡耳。

傅咸之忠，荀勗之佞，判然別矣。而其議省官也，則勗之說爲長。故聽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咸剛直而疾惡已甚，見閒曹之吏，或怠傲而廢功，或舞文以牟利，憤然曰：「焉用此爲，而以費農夫之粟，空國家

之帑哉。其言非不快於一時之心。而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又惡能宰哉。古者方五十里之國。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羣聚以上食於公。下食於民。而不憂其乏。天下之大。庶官僅供其職。而曰公私不足。此翁嫗之智。不出簞豆之間。故曰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弗能宰也。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固也。而君子野人。天秩之以其才。敝之以其類。率野人以養君子。帖然奉之而不靳。豈人爲哉。王者以公天下爲心。以扶進人才於君子之塗爲道。故一事而分任之。十姓百家。而卽立之。長以牧之。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君不孤貴。而養之必周。乃使一藝一能一力者。皆與於君子之列。而相獎以廉恥。雖有莠稗。不盡田而芟刈。使扶良苗以長。但勿令奪苗之滋可矣。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塗隘。力不任。耕志不安。踐之士。未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則且淫而爲姦富。激而爲盜賊。君子之塗窮。而小人之歧路百出。風俗汜濫於下。國尙孰與立哉。惟用人之塗廣。而登進之數多。則雖有詭遇於倖門者。而惜廉隅。慎出處之士。亦自優游以俟。而自不困窮以沒世。如其省官而員數減。則入仕也難。入仕難。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數十人而爭一軌。苟有捷徑之可趨。雖自好者。不能定情以堅忍。而秉銓苟非其人。則自尊如帝。操吉凶也。如鬼。託澄汰以爲壘。斷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士氣萎。官邪興。流沔而無所立。卽使傅咸任之。且不能挽頽波。以從綱紀。況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婞婞。以忿疾當世。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況其言曰。公私不足。併官以務農。則尤悖甚。爲吏者幾何人。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有天下而汲汲憂貧。奪天所貴重之君子。使爲農圃之小人。以充府庫。非商鞅之徒。孰忍爲此哉。治天下有道。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荀勗曰。清心省事。庶幾經國之宏猷。詎可以其人而廢之。

賈充之力阻伐吳也。不知其何心。或受吳賂。而爲之閒。或忌羊祜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皆未可知。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不但然也。曹操討董卓。勦黃巾。平袁紹。戰功赫然。而因以篡漢。司馬懿拒諸葛平遼東。司馬昭滅蜀漢。兵權在握。而因以篡魏。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爲己功。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充既弗能先焉。承其後以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己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已爲操懿也。無難。此其情。杜預張華固已知之。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觀其納女於太子。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曹操之妻獻帝。楊堅之妻周主。皆此術也。其謀祕其姦伏。時無有摘發之者。而史亦略之。千載之下。有心有目。灼見其情。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嗚呼。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而不早爲之防。求其免於亂也難矣。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賈謐庸才。且非血允。不足以爲司馬昭耳。不然。高貴鄉公之刃。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一女子猶足以亡晉。充而在當何如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漢高以其誑羽而遠之。若蛇虺。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未嘗任弑君之惡也。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變詐凶狠。不知有名義者。君不可以爲臣。士不可以爲友。孫秀洒南嚮之涕。諸葛靚懷漆身之忠。晉弗能用焉。其不再傳而大亂。有以也夫。

秦滅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兵。未幾而大亂以亡。秦誓稱武王克殷。放牛歸馬。衅甲囊弓。示天下弗用。秦晉與周。將無同道。而成敗迥異。何也。紂之無道。虐加於民。而諸侯或西嚮歸周。或東留事紂。未嘗日尋干戈。競起爲亂也。天下之志。相胥以靜。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興。及乎紂虐革。周政行。而皆仍故服。無

與揚之不待撲之也。戰國之爭。逮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逮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百餘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間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虔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哉。故陳勝有輟耕之歎。石勒有東門之嘯。爭乘虛而思起。此兵之不可急弭者。機在下也。且夫周之興也。文王受鈇鉞而專征。方有事於密阮崇黎。而早已勤脩文德。勤聖學。演周易。造髦士。養國老。采南國之風。革其淫亂。兒童嬉遊而掇芣苢。女子脩事以采蘋蘩。未嘗投戈而始論道。息馬而始講藝也。優而柔之。以調天地和平之氣。而於兵戎之事。特不得已而姑試之。上弗之貴而下且賤之。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如此其至也。而後戎衣甫著。而弓矢旋戩。天下以爲實獲我心。可澡雪以見榮於文治。秦之并六國。滅宗周。晉之篡魏而吞吳也。謀惟恐其不險。力惟恐其不競。日進陰鷲殘忍之夫。皇皇以圖弋獲。而又崇侈奔欲。以敗人倫之檢柙。其與於成功共富貴者。抑奢淫以啓天下之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而畜其強狡於草澤。幸而兵解難夷。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上無豫教。而欲飾治安於旦夕。召侮而已矣。此兵之不可急弭。教在上也。陶璜山濤力排能兵之議。從事後而言之驗矣。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尋兵不已。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盍亦求諸其本矣。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商周是也。道之馴也。聖人不作。待其敝之已極。人皆厭苦而思偃武。帝王乃因而撫之。則漢唐以後之一統是也。幾之復也。庶幾商周之治者。其惟光武乎。寇盜方橫。而獎道敦

禮任賢愛民。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然而黎陽之屯。固不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士苟有當世之略。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雖非在位。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何爲其祕之哉。而孰知其固不可也。言之不切。而人習以爲迂遠之談。而不聽。言之切而見用矣。天下測其所以然。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如其不用也。則適以啓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漢魏之際。羌胡鮮卑。雜居塞內。漸爲民患。徙之出塞。萬世之利也。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固且憂憤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卽不用矣。後世且服其卓識。而謂晉有人焉。此郭欽江統所以慷慨言之。無所隱而論之詳也。故傳之史策。而後世誦之不衰。乃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嗚呼。豈非郭欽之言教。猱升木乎。劉宣張賓之謀。皆師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言之不用。而徒導人以亂矣。藉晉用之因。而下徙戎之令。羣胡知其畏己。而已有可乘之勢。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與君若相密謀之內庭。則極言之而不嫌。言卽不用。猶不致啓戎心。以增益其惡。惡有忘屬垣之耳。揚於大庭曰。人將若何以加我。將若何以使我莫敵。我其終無如何哉。非其位也。謀不得而盡也。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雖義激於中。而不敢快於一發。誠慎之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所以爲者不言也。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爲之日。況偶有所知者乎。

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不得以擅國。賈氏不得以逞姦。八王不得以生。

亂。故舉朝爭之。爭晉存亡之介也。雖然。盈廷而爭者。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攸之不安於國。武帝初無猜忌之心。苟勗馮統聞之耳。勗與統賈充之私人。非但佞以容身。懷鬻國異姓之心。久矣。忌攸者非徒忌攸。實忌晉也。攸之賢固足以託國。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卽微攸而晉固可存。漢唐宋之延祚數百年。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而卒不可亂。無他。姦臣之在側而已。劉放孫資在魏主之奧窔。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勗與統之於賈謐楊駿。未知其誰屬。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攸卽廢。晉不必亡。勗統不除。晉無存理。修賈充之餘怨。則陰擯張華。排博士之忠言。而顯斥曹志。苟有圖存晉室者。小不惜官爵。大不惜軀命。揚於王廷。揭勗統之姦。迸之裔夷。則不待交章訟攸。而攸固以安。抑不待措攸於磐石之安。而晉固以存。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而強帝持天下以任攸。苟勗固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墮其術中。而猶競以爭。尙口乃窮。攸之困晉社之危。諸臣致之矣。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不足言也。李熹劉毅傅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效驅除。晉之廷不可謂有人矣。植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爲本。斥姦爲末。此自姦邪未逞之日言也。不逐小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爲本。進賢爲末。此爲姦邪已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互相爲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明於人臣之義。而爲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



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爲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統賈謐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廁身淫后姦賊之間。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職哉。體先墮。望先失。志先奪。求有爲於後。斡旋於已亂之餘。其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略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稽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慙。與楊駿比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旣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咎。西略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爲主於中國。而邊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爲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饑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羸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粱豢養之氣。而旣入中國。沈迷於膏粱豢養。以棄其故。則乘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羸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咎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卽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皆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皇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而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於不可復理。乾坤其將□乎。謀之不臧。莫知其□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互。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遷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并陘以南。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藪。淮夷也。商雒浙鄧房。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宣歙巖處。鳥夷也。其後以郡縣圍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皆爲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

周斥之爲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圖之餘。略其頃畝。蠲其征役。而爲流民。爲寇盜。乃益猖狂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狠也。其屬繫於郡縣者。率數百里而爲不征。不繇。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莽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爲之陂池。有澤藪而土曠人稀。爲虎兕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堪。而怨咨離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爲恥。其黠者則以蕩佚爲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嘉禾新田建。而武靖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雒淮浦夔鄖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賦。勢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爲之君相。裁成天地。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之講。明王作。名世興。其尙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平吳。何其明也。執政於淫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爲陳蕃之爲。以冀免於禍。抑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戚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爲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旣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爲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罪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清不濁之間。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

亡。非賈謐能亡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縣望者。惟一華耳。劉卞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爲矣。然後志士灰心。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腹心。爲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爲內援。以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母之日。委順其間。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茶。而能有爲者。未之有也。蓋華者。離義爲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浮沈於其間。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閱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機其左鑒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爲華亭鶴唳之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穎之羈縲。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也。機之爲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貫其死。人免之於鈇鉞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爲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爲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爲賊鴟乎。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諛頌。以爲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爲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託於不材之樗。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

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人不擇而借之。以爲美。爲人借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追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侂胄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盡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諛人。勿以悅人。爲天下侮。奚足爲累。而效不才之樗爲。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尙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主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仕。而以保身爲尙者。其惟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逐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卽不然。而爲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惟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爲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彊臣林立。怙愚以逞。逆者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卽欲掖之以爲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凶狡之中。寄命於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爲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褰裳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廙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宏之功茂矣哉。故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宏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盡三巴之士。僅一詭僻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爲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茶然而自廢。張昌石冰之首。不難誅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於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繇來者舊矣。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立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於孫氏遠矣。乃尙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於名法之中。而急於事功以爲賢。則涵泳從容之意。不復存於風俗。安所得高視遠覽。以曙於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旋敵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申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爲諸葛惜也。

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譏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旣歸五部。聞司馬穎之敗。尙欲爲之擊鮮卑烏桓。則猶未必遽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推而嗾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歎塞以來。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於斬準。無子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亦何利有穎之挑。宣之嗾。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裔部落於崇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赤淵之族。亦僭矣哉。而推禍原所啓。則王浚之結務勿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訂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



亂也。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顓懼鮮卑。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夷。顓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餘也。石敬瑭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滅也。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嵇紹之謂。與紹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殉讎賊之子孫也。惠帝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司馬越召之耳。問也。又也。顓也。禹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爲至不仁一也。偶然而假託於正。奉土木偶人之辱。主以逞。君子逆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樂爲司馬越之厮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當顓禹騰越交誼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八王鬭爭之日。晉室紛紜。轆轤人困仇賊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爲躁君。非至論也。乃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屬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葛藟臙隤之中。而酒食相糜。赤紱相繫。於是而戈矛相

尋不覺矣。靜者日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人爭。濛濛於漩澗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自審。言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琅邪之全宗社於江東。而導昌其家世宜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爲而成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偕行者。不<sub>以</sub>與於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宏之力也。安任陶侃。誅張昌。平陳敏。而江東復爲完土。侃長以其才。而宏大以其量。惟宏能用侃。侃固在宏幷幪之中也。夫宏又豈徒以其量勝哉。宏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禹。禹假詔使宏攻越。宏不爲禹攻越。亦不爲越攻禹。而但移書以責其罷兵。正也。禹逆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悖。不得已擇於二者之間。而受越節度。亦正也。受越節度。終不北嚮以犯闕。誅禹亦正也。張光者。禹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禹故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爲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宏亦早世以終也。微宏則周玘顧榮賀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宏則陶侃無所託以盡其材。微宏則琅邪南遷。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不能用宏。而宏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鎮之以靜。慮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爲社稷之臣。挾才而急於去就者。益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褊心詭億以召亂。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

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爲司馬越鳩也無疑。越弑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惟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爲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爲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弑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亡。惠帝不死。則琅邪雖欲存一綫於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必不可爲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庶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焉。而爲天下僂。司馬穎司馬禹皆將爲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禹與穎所不敢爲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熟矣。無如此土木之闇。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斃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養昏汝之主。以速卽於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尙可有爲。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快出於倒行之一計。而扳懷帝以立。己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爲隱諱。以免越宮官之辟。後世亦存爲疑案。而不推行鳩之人。夫人苟處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清議不相摘發。勿能事也。弗能廢也。祀稷且岌岌焉。爲天下任惡。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篡心。其專殺而畏寇。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蓋惡游士之徒亂人國也。夫游士者卽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亂。甘卓反正。而告敏軍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顧榮羽扇一麾。而數萬人潰散。琅邪王鎮建業。榮與

紀瞻拜於道左。而江東之業遂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率江東而定。八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窺吞之雄心。立國百年而允定。孟子之言於斯爲烈矣。嗚呼。地皆有人也。民皆有望也。用人者。迫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略老成物望之士。求民之歸也難矣。光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收河北以爲根本。則惟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定。劉焉倚東州兵爲腹心。以凌駕蜀人而內亂。馴至於先主所與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且去之若遺也。劉宏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略也。允矣。

## 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粱紈袴之子也。教練不親。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軍容。足以亂耳。而不足以競。又潁。馮。越之交相殘殺。闕然而前。頽然而燬。未嘗有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爲戲久矣。不足以競。而欲相競。於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爲強。劉淵之起。司馬潁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已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於彼。不示以弱。而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赤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旣折旣摧。而還歸於定。亦惡至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於孺子。司馬潁之頑愚。延異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何爲爾。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盧於陜北。不亦慎乎。夫琨不能驅市人以敵大寇也。誠難。然君子之自

靖以忠於所爲。亦爲其所可爲而已矣。智索力窮。則歸命朝廷。如魏勝辛棄疾。斯亦可矣。未有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者也。蓋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聞君子之道。則功不遂。名不貞。而爲後世僂。自貽之矣。前有不慮之君。後有不慮之臣。相仍以亂天下。國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嗚呼。將誰咎哉。

司馬越出屯於項。非無策也。其敗則越非濟險之人。外爲苟晞所乘。而內任王衍以債事耳。劉聰石勒。縶雒陽而南侵襄鄧。使晉君臣兵庶。食絕援孤。晝維而困。其必蹙以待盡也無疑。重兵屯於外。則聰勒進而越擬其後。必不敢憑陵而遽通三川。故苟晞內訌。越死衆無主。王衍不敢任事。而後聰始決起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足以爲越罪明矣。雒陽之孤危。越不能辭其責。其失也。在秉國之日。不能推誠任賢。輯和東南。以互相夾輔。一出而無有可倚者。山簡縱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挾私爭權。而內相攻奪。張駿所遣北宮純之一旅。且屢戰而疲矣。懷帝又惡越。必欲滅越。而不恤自齧之還。以自斃。越之處勢如此。亦安得不鬱鬱以死。而以潰哉。夫越非無心者。而特昧於從違耳。一秉政而惟王衍庾敷謝鯤郭象胡母輔之虛浮之徒進。以是爲可靖兵戎之氣乎。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內援。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幸而破賊。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亦何遽非死地求生之長算哉。嚮令劉宏不死。使任山簡之任。劉琨不北掣於王浚。張軌不遠絕於涼州。東連琅邪。視聰勒所嚮。而自外擊之。晉且可以不亡。其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者。若夫越之不奉懷帝。以出而置之危地。則罪也。元宗往蜀。太子在靈武。而安史不能安於長安。誠使懷帝親將以禦狄於外。苟晞雖驕。山簡雖慢。自不敢抗鈇鉞而坐視琅邪。輸江東之粟。飽士馬以急攻聰勒。其能入據空城。以受四方之敵乎。越出而帝留。惴惴以居。藉藉以斃。越之罪大矣。雖

然或亦國君死社稷之說誤之也。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於膜外。雖獵衛主之名。亦將焉用此哉。民愚無知。席安飽以爲勢。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焉。與之俱流。而斃其仁恕之心。忘出反之報。自貽死亡。以爲國病。禍發不可禦矣。夷狄非我族類者也。蠹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賤之而規爲利也。漢縱兵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夷狄且然。況中國之流民乎。夫其闖入我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徧人視之。其忿忮也必深。上無能養也。無能安也。棄墳墓。離親戚。仰面於人。以求免於凍餒。又豈其情之得已哉。役則役焉矣。毆則毆焉矣。不敵我。十姓百家之相爲朋比矣。愚民於是而以侮之爲得計。士大夫於是而以制之爲得勢。有司於是。以箝束驅除之。爲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無分土。天地之生。非異類。而摧殘之若仇讐。傷和氣。乖人理。激怨怒。則害於而冢。凶於而國。皆自取之焉耳。西晉之末。蜀已覆於前矣。劉宏薨。山簡闔荆湘之士民。虐苦流民。而若馮素者。且持保固鄉里之邪說。惑狂愚。殘忍之荀眺。欲盡誅之。四五萬家。一時俱起。杜弢挾之以作亂。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嗚呼。眺欲盡誅之。獨非人乎。事卽成而何忍。況其祇以自賊也。迨其已反。則又或咎之曰。殺之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與言。有如是夫。

劉聰陷雒陽。執懷帝。百官無一死者。嗚呼。若此之流。而可責以仗節死義之道乎。雒陽之危困也。周馥請幸壽春。而不聽。苟晞請幸倉垣。而不果。迨其後欲出而不能。悲哉。帝將遷而公卿止之。爲之辭曰。效死以守社稷也。乃若其情。則有二焉。弗能固守而依於所遷。則遷壽春而周馥爲公輔矣。遷倉垣則苟晞爲公輔矣。從遷之臣。弗能據尊榮也。此一情也。久宦於雒。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



顧弗能捐割。此又一情也。故盤庚曰：無終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於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仗節死義乎。千金之產。卒逢寇亂。不忍捐其雞豚。壘缶而肝腦塗地。妻子爲俘。汴京士庶。擁李綱以謹呼者。此情而已矣。元宗將奔蜀。楊國忠列炬請焚府庫。帝曰：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

劉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而勒不服。高齊送宇文護之母而護旋攻之。不拘以爲質。而欲以仁義動狡悍之寇。不已愚乎。曰：此未足以誚琨也。執人之父母。脅之以降。不降則殺之。以快意。此夷狄盜賊之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送之歸。雖不足以懷之。而彼亦無辭以決於致死。曹嵩死而徐州屠。陶謙愚矣。琨非愚也。琨所以不能制勒者。懷慙弱。琅邪孤王浚撓之。其勢不振。琨雖慷慨。而舊爲賈謐司馬。越所污染。威望不足以動人。抑且沈毅不如劉宏。精敏不如陶侃。勒是以睥睨之。知非己敵。而孰其聽之。使琨而能如郭子儀也。則香火之誓。動回紇而有餘。回紇豈果畏鬼神。恤信義哉。有以制之。而又持名義以臨之。蔑不勝焉。仁義有素。而聲靈無拂。則此一舉也。足以折勒之狡。而制其死命。故曰：仁者無敵。琨未全乎仁也。非仁過而愚也。若拘人之父母以脅其子。非人之所爲也。固琨之所不忍而不屑者也。

王導秉江東之政。陳頽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責實。以舉大義。論者韙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頽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創。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爲節。其緩急耳。非責之絃而亟易其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絕。而況可調乎。晉代吏民之相尙。以虛浮。而樂於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

蹙。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資以共理者。周顛庾亮顧榮賀循之流。皆雖中舊用之士。習於通脫。元虛之風。未嘗慣習羈絡者。驟使奔走於章程。不能祇承。而固皆引去。於是虔矯束溼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逞其競躁。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於內。而不可遏矣。夫卞壺陶侃。固端嚴劾愆之士也。導固引壺於朝端。任侃於方岳矣。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未嘗病其紀綱之寬。政事之窳矣。王安石迫於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懲屢改。而宋乃亡。鍛鐵者急於反則折。編人憾前圖之不令。矯枉而及之於枉。不可以治無事之天下。而況國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尙聲譽。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翹前人之過。形君人之非。以快人心。而使樂附於己。當導之世。王敦嘗用此術矣。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所以進趨利徼功之人。而與爲逆也。導惟無此不軌之志。故卽因爲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導豈無類之心哉。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襲王衍諸人之蕩佚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頹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銛爾。有當世之略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編人不知。求快一時。而怪其弗能爲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王彌勸劉曜都雒。彌以是輕而曜背之。彌盜魁之智耳。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視劉曜而尤狡。張賓之慧。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陂。孔萇請夜攻壽春。據之以困江東。笑勒之而從。張賓北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惴惴於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爲安。勒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爲困。而勒困於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爲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之幾。

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彊。漸與幽并冀隴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闌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遷於雒。而六鎮據其穴以殘之。延及於齊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緒遷於蔡。而完顏氏之族殲。耶律亡而其支庶猶全於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鴿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彌孔蕞之所以愚。而徒資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卉木。蔬果絲枲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則去之若驚。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文明禮樂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抑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之敗類。罪通於天矣。雖然。□□而有曜勒之識也。則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貪之爲利。以自殄其世也。

劉聰之臣有劉般者。論史者或稱以爲賢。殷飾女以進於聰。而固其寵。不足比數於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論者以爲賢。則且爲諂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實。殷雖不足比數於人類。而不可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旣以不忍傷恩爲重矣。且子曰。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媿媿以繼進。父母雖愆。亦無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之進見有時。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決於俄頃之大機。且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之過。卽有導諛之者。淫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其徒不盛。其飾非簧惑之智。不能凌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強辯以折我。君而不善。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

天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憂其不勝。微言如吶。奪之者喧。而氣且爲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顏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顏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爲小人之道也無疑。況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凶暴嗜殺。殷以是爲保其富貴之計。則得矣。以獻女媚人之禽心。而姑取譽於天下。其術巧矣。本不足與深論。而邪說一倡。若蘇軾諫臣論之類。師其說以爲詭遇之術。君臣之義廢。忠佞之防裂矣。

## 愍帝

愍帝之西入長安。必亡之勢也。劉聰雖去雒陽。石勒雖去江淮。而聰在平陽。勒在鄴。雒陽已毀。襄鄧已殘。勒一踰河而卽至雒。聰一踰河而卽犯關。中長安孤懸於一隅。亘南北而中絕。二虜夾之。旋發而旋至。張軌遠在河西。孤軍無輔。李特又割據巴蜀。而西南之臂斷。天下所僅全者江東耳。而汝雒荒殘。則聲勢不足。以相及。賈疋索綝麴允。崛起乍合之旅。不足以繫九鼎。明矣。周顛等之中道而遁。非苒怯而背義也。知其亡在旦夕。而江東之猶可爲後圖也。長安自漢以來。蕪曠而不可爲輿區久矣。聰勒之不急犯。而據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爲天子之都。而後劉聰欲固獲之矣。帝不入關。長安未卽亡也。當其時。石勒已舍淮襄而北矣。雒陽雖生蔓草。而陳汝蔡鄧。猶憑楚塞以爲固。東則連壽泗。而與江東通。其津梁。西則連關陝。而與雍涼繫其絡脈。此率然之勢。首尾交應之形也。使愍帝不舍中州。而權定都於陳許宛汝之間。二虜之不敢卽犯輦轂。明矣。疋綝懷土而挾之以西。人無能與爭。而但思逋散。則不亡何待焉。故嗣興

於喪亂之餘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亟處危地。以徼幸。非怯也。所繫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傾也。夫夷狄亦何嘗不畏中國哉。人所胥戴之共主。一再爲其所獲。而後知中夏之無人。不足憚也。苻堅自將以趨肥水。高緯親行以救晉陽。皆以自速其亡。況素不知兵。徒以名義推奉之愍帝乎。智者知此而已。而愚以躁者乃挾天子爲孤注。而謂人畏沮。不量力。不度勢。徒敗人國家。豈有救哉。然則肅宗擁朔方一隅之地。與天下相隔絕。何爲而成收復之功邪。曰。祿山悍而愚。已據長安。意得而無遠志。輕去幽燕。而喪其根本。是朝露將晞者也。故一隅攻之而已足。聰與勒各據狡兔之窟。以相凌壓。方興而未戢。豈孤立之勢所可敵哉。勢因乎時。理因乎勢。智者知此。非可一槩以言成敗也。

職官賤而士去其廷。封賞濫而兵逃其汛。天子之權輕。物無與勸。而忠貞幹理者。羞與匪人爲伍。其情中渙。此成敗之樞機。持之不謹。則瓦解而莫能止。陳頽諫瑯邪。以金紫飾士卒。符策委僕隸。非所以正綱紀。其言得矣。雖然。天下方亂。人心愈競。死亡相枕。益不厭其榮寵之情。天子蒙塵。夷盜充斥。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時也。重抑之力。裁之項羽。刑印而韓信。陳平閒行。亟去張元。吳昊斥於韓范。而導西夏以倡狂。卽才不如韓陳。狡不如張吳。乃以効於我而不足。以附夷狄盜賊。而有餘。守頽之說。抑無以斂躁動之心。而使順於己。然則術其窮乎。曰。此非立法於寬嚴之兩塗所可定也。天子者化之原也。大臣者物之所效也。天子大臣急於功。則人以功爲尙矣。急於位。則人以位爲榮矣。儉者先自儉也。讓者先自讓也。非可繩人而卑約之者也。其爲崛起而圖王。則緩稱王。緩稱帝。而衆志不爭。其爲承亂以興復。則緩於監國。緩於繼統。而人心不競。漢高之戰成臯也。項羽一日未平。則一日猶與韓彭張吳齒。故韓信請王。終奪之而

不敢怨。光武聽耿弇而早自立。故赤眉已降。而天下之亂方興。帷幕翼戴之臣。驟起而膺三公之位。其下愈貴。已愈踞其上。而益尊。其上益尊。其下愈拔。援而上以競貴。更始之廷。人銜王爵。則關內侯騎都尉之充盈。不可禁也。嗚呼。得而成。失而敗。成而生。敗而死。宗族縣於刀俎。烏鳶睨其肉骨。舊志以與天爭成。敗與人爭生死。此志皎然。與天下見之。則必有塵視軒冕。銖視金玉之心。而後可鼓舞天下於功名之路。諸葛公曰。惟淡泊可以明志。君與大臣之志明。則天下臣民之志定。豈特綜核裁抑。以立綱紀哉。倚於寬。倚於嚴。其失均。其敗均矣。

愍帝詔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令保帥西兵詣長安。睿發江東造。雒陽此危急存亡相須以濟之時也。琅邪乃定江東。不從北伐。視君父之危。若罔聞。姑置之。而自保其境。信有罪矣。雖然。以純忠盛德之事。責琅邪。而琅邪無辭。若其不能。則愍帝此詔。戲而已矣。帝之於二王也。名不足以相統。義不足以相長。道不足以相君。其爲皇太子。非天下之必歸心。而賈疋等之所奉也。其爲天子也。非諸王之所共戴。麴允索琳之所扳也。琅邪承八王之後。幸不爲倫。禹穎越之爭。繇王導諸人有觀時自靖之智。而琅邪之度量宏遠也。曾是一紙之詔。丞相分陝之虛名。遂足以鼓舞而折箠使之者哉。名爲愍帝之詔。實則索琳麴允之令而已。以琅邪爲君。以王導諸人爲輔。而恬然惟琳與允之令。以奔走恐後乎。琳與允有效忠之心。而不知道也。度量力相時者。道也。使二子擁愍帝於長安。而不舍秦王之號。與二王齒。且虛大位以俟有功而論定。則猶可弗使孤危。以免帝於俘虜。二子亦自救其死。以立勳名。而二子方施施然貪佐命之功。而不自度也。是以其亡無與救也。元帝聞長安之破。司馬氏已無餘矣。南陽

王辟處而日就於危。不足賴也。然後徐卽王位。以嗣大統。讀劉琨勸進之表。上下哀籲。求君之心切矣。然周嵩猶勸其勿亟。急得人心者。徐俟天命。非淺人。所可與知也。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爲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爲榮。大禍臨前。而獨以爲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圈豚。背劉聰。如反掌。天下聞其名。猶爲心惕。而一爲卑諂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收汾晉。而安輯之。豈爲人下者。一爲屈巽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疑。浚死於勒。密禽於唐。在指顧之間。不知避也。浚之凶悖。迷此也。宜矣。密起兵敗竄。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好諛爲最。元祐諸君子。且爲蔡京所惑。勿僅以責之驕悖。黠姦之浚與密也。

建大業者。必有所與俱起之人。未可忘也。乃厚信而專任之。則亂自此起。元帝之得延祚於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湘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衆。捍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輯寧江湘。奠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宏矣。宏之所任。以有功。則陶侃矣。平陳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奪有權。而踞其上。左遷侃於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効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侃之得成功於荆湘者。劉宏推誠不疑。有以大服其心爾。至是而侃不可保矣。迨其後有登天之夢。而蘇峻之亂。躊躇不進。固將曰。專任侃而侃且爲敦。而不知其不然也。敦殺其兄而不恤。侃則輸忱劉宏。而不貳。其真邪。亦旣較然矣。侃之不得爲純忠。帝啓之。敦又首亂以倡之。而侃終不忍爲敦之爲。疑之制之。王氏之私。豈晉之利哉。俱

起之臣。雖無大權。而固相親暱。新附者雖權藉盛。而要領非其所操。腹心非其所測。故蕭曹與高帝俱興。而參帷幄。定危疑。則授之張良陳平。握重兵。鎮重地。則授之韓信彭越。新附者喜於見信。而俱起者安焉。韓信曰。陛下善於將將。此之謂也。元帝懷翼戴之恩。疑才臣而疏遠之。幸王導之猶有忌。而致之兇頑。不足。以餌人心。使歸己。不然。司馬氏其能與王氏分天下乎。有陶侃而不知任。帝之不足。有爲內亂。而外侮終不能禦也。不亦宜乎。

受諫之難也。非徒受之之難。而致人使諫之尤難也。位尊矣。人將附之而恐逆之。然附尊位者。非知諫者也。權重矣。人將畏之而早已惴之。然畏重權者。非能諫者也。位尊而能屈以待下。權重而能遜以容人。可以致諫矣。而固未可也。所尤患者。才智有餘。而勤於幹理。於是乎懷忠欲抒者。夙夜有欲諫之心。而當前以沮遂。以杜天下之忠直。而日但見人之不我若。則危亡且至。而不知夫人之有才。或與吾等。而有所長。則有所短矣。且人之有才。而或出吾下。見吾之長。則自有長焉。而疑其短矣。夫言之得。計之善。固有其理顯著。人各與知。而才智有餘者。或顧不察者矣。且有才不逮。智不若。偶然一得。而允合於善者矣。抑有謀之協。慮之深。而辭不足以達意者矣。尤有彼亦一善。此亦一善。在我者。揮斥而見長。在彼者。遲回而見絀者矣。然而君子所樂聞者。非必待賢智多聞之能爲我師者也。正此才智出己之下。而專思一理。順人情而得事之中者也。彼且聞我之恢恢有餘。獻其所長。而恐摘以所短。則惴惴自好之士。不欲受迂闊淺鄙之譏。以資我之笑玩。而抑慮我之蒐幽摘微。以窮己於所未逮。則夙夜之懷忠。必不能勝當前之惡縮。我即受之。而彼猶欲焉。恐其不當。此教人使諫之難。君子之所慮。而隱惡揚善。樂取於人之所以聖與。隗瑾



之告張寔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受成而已。宜少損聰明。以延訪。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允矣。其知道之言乎。

# 讀通鑑論卷七

東晉元帝自此至陳凡僭偽諸國事俱附六代編年下論之

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爲本務。國破君亡。天下喁喁。然願得主而事之。人心爲易得矣。而未易也。非但其慰安之者非其道也。天下方喁喁。然而願得主。抑必天下之固喁喁矣。如其遽自信曰。天下固喁喁。然願得我而爲主。則天下之情解矣。非其情之所迫求而後應者。則賢者且不能伸其忠孝之願。下此者。擁戴之勳名不歸焉。於是乎解散躊躇曰。彼且自立乎其位。而責我之効功以相保。則雖名分正。威望立。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乃始下獎勸聯絡之詔。以廢天下之歸己。而天下不應。我以獎勸聯絡之情辭廢天下。而天下惡得不驕。故當國破君亡之餘。不待天下之迫。而迫自立者。非外逼以亡。則內爭以叛。此豈挾機僞讓之足以動天下哉。無宗國之痛。而乘亂以興。則欲爲謙讓也不能。其情疑。其氣囂。則其事躁。而不以禮必矣。愍帝之立。賈疋等扳之以立。而遂自立。則琅邪之在江東。南陽之在秦隴。雖不與爭。而坐視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劉琨慕容廆之在北。張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視其亡而不恤。長安破。愍帝俘。司馬子孫。幾於盡矣。琅邪擁衆而居江左。削平內寇。安靖東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別爲君者。然而聞長安之變。官屬上尊號而不許。固請而不從。流涕而權卽晉王之位。已而劉琨屢表陳痛哭之辭。慕容廆段匹磾且今辭以勸進。豫州荀組。冀州邵續。青州曹嶷。寧州王遜。合南北以協請。江東人望紀瞻之流。皆敦迫焉。

然後踐阼而改元。於是而元帝之位定矣。無求於天下。而天下求之。則人不容有異志而允安。東晉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極致。其讓也。卽國之所以立也。然且有未及待者。張寔也。寔之戴晉也。堅而擇主也。審南陽王保無待而立。寔舍之而屬望乎江東。寔表至。帝已先立。而寔之志反爲之貳。稱建興年號。而不舉太興之正朔。寔豈不願得君而事之哉。亦惡其不待已求而迫自君也。卽此而人心向背之幾可知矣。爲人臣子。抑奉君親之痛。而有浮慕弋獲之心。天下測其隱而鄙之。是天理之在秉彝者。不容纖芥之差乎。彼且不自知。而合離之情理。自迥別也。因是而推戴無功者。生其伎忌。翼贊有力者。挾以驕陵。皆末流之必然矣。遠人擅命以自尊。權姦懷逆而思逞。國欲存也。其可得乎。

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與亢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王導之志亦僭矣。帝乃樹刁協劉隗於左古。以分其權。而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宜樹人。以自輔。隗協之不宜離黨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承傾危以立國。倚衆志以圖存。則爲勢已孤。或外有挾尊親之宗藩。或內有挾功名之將相。日陵日夷。而伏篡弑之機。此正君子獨立以靖宗社之時。而糜軀非其所恤。然君之所急。與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則專心致志以彌縫之。而恐不逮。卽有刑賞之失。政教之弛。風俗之敝。且置之以待主權。既尊。國紀既立之後。而必不可迫爲張弛。改易前政。以解臣民之心。使權姦得挾以爲辭。而誘天下以歸己。協與隗未足以知此。氣矜得已矣。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以爲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於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非臣民之叛上。而卽彼也。乍拂其情者。激之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非謂惟巨室之是聽也。不得罪於臣民。巨室弗能加之罪也。沈靜以收人心。而起衰救。

敵之人作。且從容以俟人心之定。則權臣自戢。而外侮以消。況名法綜核。爲物情所駭者。其可迫求之。以拂衆怒也乎。方正學未之逮也。隗與協又何足以及此。

宗國淪亡。孤臣遠處。而求自靖之道。豈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爲者爲之。爲之而成。天成之也。爲之而敗。吾之志。初不避敗也。如行鳥道者。前無所畏。後無所卻。旁無可逆。惟遵路以往而已爾。旁睨焉而欲假一徑以行。吾志甚則禍及天下。不甚則喪其身。爲無名之死而已。劉琨之託於段匹磾是也。非我類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尋。頃刻之變。不可得而測。與處一日。而萬端之詭詐。伏於談笑。而孰其知之。琨乃以孤立之身。游於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卽欲以頸血濺劉聰。石勒。報晉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長埋於荒遠。且如此矣。下此者。陷於逆而爲天下僂。亦終以不保其血食。功則無功也。死則必死也。何樂乎其爲此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忌裨將之有功。惡人之獎之。恐爲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己而上之。此武人之恆態也。陳川之將李頭。力戰有功。祖逖厚遇之。頭感逖。願爲之屬。川疑忌而殺頭。以降石勒。於是而汴晉之間。大亂而不能定。嗚呼。此將將者之所以難也。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權卽正也。三軍之士。智者勇者。勤敏而效死者多矣。智勇以效死而踰於主帥者有矣。而旣已隸於人。而受命。則綱紀存焉。綱紀者。人君之以統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夫旣已使之統。而又以不測之恩威。惟一時之功罪。以行賞罰。則雖得其宜。而綱紀先亂。綱紀亂。則將帥無以統偏裨。元戎無以統將帥。失其因。仍絡貫之條理。而天子且無以統元戎。故韓信下燕趙。平三齊。豈一手一足之烈。

哉。其智勇效死以成信之功者多矣。然而漢高知信而止。以李左車之賢智。信方北面受教。而高帝未嘗拔之。以受一邑之封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之謂與。既已爲其偏裨。則名義存焉。其智勇效死。而或爲主將之所抑。因之以徐懲其主將可也。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好惡雖當。而有所不可任。刑賞雖公。而不敢輕。鳩合數十萬人而爲之長。一一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力窮而爭以起。逃之使頭願爲之用。以背陳川者。任情以行好惡。自謂至公。而不知綱紀爲維繫人心之樞紐也。夫逃慷慨英多而未達大體。卽不隕折。吾不敢信其匡復之功可成。稱周公者曰。訢訢休休。見善不喜。見惡不怒。英君哲相。規模宏遠。豈易及哉。

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貞者。尤不可以無識。苟無其識。則易動而不謀其終。謂苟彘之黨。曹操以篡漢者。已甚之辭也。不揣其終。而相沿以往。變故日深。而弗能自拔。彘以是死。而不能避不韙之名。急於行志。而識不遠也。當漢帝困於羣凶之日。惟曹操能迎而安之。悠悠天下。舍操其何適焉。操之不可終任。人具知之。而轉念之圖。惟昏於初念。其爲智也。不能決兩端於俄頃。迎刃以解。而姑爲嘗試。且自謂他日之可有變計。乃不知其終不能也。是以能早決以潔其身者之謂大智。高瞻其當之矣。慕容廆之始戴晉也。既定遼東。欲以瞻爲將軍。撫心而告之曰。孤欲與君共清世難。翼戴王室。廆慷慨而言之。瞻漠然而應之。鬱鬱以死。終不爲屈。疑爲已甚矣。夫瞻秉戴主之忠。而廆有可因以效忠之牖。姑聽而觀其後也。未晚然而瞻固知其不可恃也。廆之不可恃以終戴晉也。豈難知哉。抱忠而欲亟試之。則一念遲回。忘廆之能用已而已。不能用廆也。則且如苟彘之不決。以敗其名節矣。處空谷而聞足音。則躍然而喜。惡知夫是音之非熊熊。

獯魁之相擾也。懷忠而憤宗國之傾沒。聞有義聲者。欣然而就之。其不爲亂賊所陷者鮮矣。高瞻之智。決於俄頃。粲然若黑白之不相淆。迎刃而解。捷於桴鼓。死於不屈之前。而不死於自拔未繇。力窮志沮之日。嗚呼。可不謂賢哉。劉琨所不逮也。況苟彘乎。

祖逖立威河南。石勒求與通好。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可謂善謀矣。兩軍相距而絕其市。非能果絕之也。豈徒兵民之沒於利而趨者。雖殺之而不止哉。吾且有時而需彼境之物用。而陰購之矣。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之不來也。吾之往市者。非一日而卽能致於彼。畜之牧之。舟車數百里而輸之。未至於疆場。而早已洩。故雖不能必絕。而多所絕。若彼之來也。授受於疆場。一夕而竟千金之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編氓。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於是而吾之金錢。與其輕齎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軍之無匱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且絕市者曰。憂間諜也。間諜之往來。恆於歧徑。乃名爲絕市。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則歧徑四關。而間諜之往來無忌。互市通而關津有吏焉。以譏其出入。交易有期焉。以限其往復。軍民之志欲得而私徑蕪。則間諜之出入阻矣。且間諜者。非必畜不軌之志。以走險者也。私市通。歧徑四出。人知官禁之疏。而漸與敵狎。則因而玩死以讐。姦者多矣。一之於互市。市之外無相狎之門。自非深姦巨慝。忘死以僥幸者。孰敢嘗試焉。以通之者絕之。逖之慮此密矣。此兩軍相距。贍財用。杜姦人之善術焉。用兵者不可不知也。王導之不得爲純臣也。殺周顛而不可揜。論者摘之。允矣。然謂王敦篡而導北面爲佐命之臣。以導生平揆之。抑必其所不忍。且王敦之凶忍。賊殺其兄而不忘。藉其篡立。導德望素出其上。必不能終保其死。導卽愚。豈曾此之不察哉。乃導

之渙。忽兩端。不足以爲晉之純臣也。則有繇矣。蓋導者。以庇其宗族爲重。而累其名節者也。王氏之族。自導而外。未有賢者。而驕橫不軌之徒。則多有之。乃其合族以隨帝渡江。患難相依。而不離於此。而無協比之心焉。固非人之情矣。然而忠臣之衛主。君子之保家。則有道焉。愛之以其情也。親之以其道也。因其賢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也。盡己所可爲。而國家之刑賞。非己所得。而私也。當其時。紀瞻卞壺陶侃郗鑒之儔。林立於江左。而以上流兵柄。授之於王敦。導豈有不逞之謀哉。恤其宗族。而不欲抑之焉耳。將謂管叔之逆。周公且不忍防之於早乎。乃管叔者。非但周公之兄也。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監殷也。管叔者。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俱爲天子之懿親。而以己之賢。疑彼之不肖。而早制之。於是乎不可。而導豈其然哉。天下者。司馬氏之天下。非王氏之天下也。惜其閱閱之素盛。念其辛苦之共嘗。以人之天下。而慰己之情。未有不陷於惡者。而其究也。乃至親統六師。名爲賊而推之刃。又何足以救名義。而全天性哉。嗚呼。豈徒如導者。繫國家安危大故。人臣貞邪之大辨哉。凡人之親愛其宗族也。亦各有道矣。己所得爲。無不可推也。上而君降而友。又降而凡今之人。與凡天下之物。非吾所得私者。不得以自私。則抑不得以私其諸父昆弟。妄欲者。何厭之有哉。教以正。迪以自立之方。士習爲士。農習爲農。黠者戢之。弱者振之。非徒無傷於天下。而抑可以保躡治之子弟。而予之安。則可以上告祖考。而無憾矣。徇族黨好惡之私。己雖正。而必陷於邪。辱身不孝。有罪。又奚道哉。

明帝

明帝不夭。中原其復矣乎。天假五胡以亂中夏。氣數之窮也。帝乃早世。王敦之橫。元帝惴惴而崩。帝以幼冲當多難。舉動偉然。出人意表。可不謂神武哉。王敦謀篡。而諷朝廷徵己。使帝疑畏憂戚。不欲徵而待其黨之相迫。則敦之橫逞矣。帝坦然手詔徵之。若人主徵大臣之故事。無所疑畏。而敦心折不敢入也。敦欲以王導爲司徒。聽之也。導本可爲司徒。無所疑也。抑以此獎導爲君子。使浣濯其同逆之恥。以乃心王室。而解散羣臣。阿比王氏之戾氣。於是而導之志移。敦之黨孤。奄奄且死。而以篡爲下計。區區爲難者。錢鳳輩亡賴之徒而已。殄滅之如摧枯矣。導貽王含之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之情可見。從王氏者之情可見。天下之大勢。明帝之大略。從可知矣。折大疑者。處之以信。奠大危者。予之以安。天假明帝以年。以之收北方。離合不定之人。心而乘冉閔之亂。吹枯折槁。以復衣冠禮樂之中夏。知其無難也。帝早沒而不可爲矣。悲夫。

君子之過。不害其爲君子。唯異於小人之文過而已。王敦稱兵犯闕。王導荏苒而無所匡正。周顛戴淵之死。導實與聞。其獲疚於名教也。無可飾也。故自言曰。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蓋劉隗刁協。不擇逆順。逞其私志。欲族誅王氏。而導勢迫於家門之隕穫。不容已於詭隨。此亦情之可原。而弗容隱飾以欺天下者也。及敦死。而其黨伏誅。譙王承戴淵周顛。以死事褒贈。豈非導悔過自反。以謝周戴於地下之日乎。而導猶且狎開門延寇之周札。違卞壺郗鑒之讜議。而曰。札與譙王周戴。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導若曰。札可盡人臣之節。則吾之於節亦未失也。假札以文己之過。而導乃終絕於君子之塗矣。郗公愛子。死而不哭。卞令力疾戰而喪元。二君子者。無諸己非諸人。危言以定褒貶。非導之所能也。而引咎知非。以無異說於論定。



之後。夫豈不可怙。隱而欲蓋彌彰。不學於君子之道。雖智弗庸也。

## 成帝

少主立而大臣尸輔政之名。雖周公之聖。不能已二叔之亂。況其下焉者乎。庾亮不專於己。而引西陽王。兼王導。卞壺。郗鑒。溫嶠。與俱受託孤之遺詔。避漢季竇梁之顯責。亮其愈矣。雖然。惡有俱爲人臣。徒崇此數人者。持百尹之進退。而可以服天下哉。陶侃之貳。祖約。蘇峻之逆。所必然矣。夫主少則國政亦必有所裁。大臣不居輔政之任。而惡乎可。而有道於此。則固無事立輔政之名。授之以獨馭之權。而疑天下無他。唯官常數定。官聯相屬。法紀豫立。而行其所無事焉耳。三公論道。而使涖庶事。則下侵。六卿百執不相越。而不守其官。則交爭。故六卿百執之可否。三公酌之。而三公唯參可否。不制六卿百執以行其意。則盈廷多士。若出一人。州牧軍帥。適如其恆。天子雖幼。中外自輯。以協於治。而惡用輔政者代天下。而制命邪。夫古之天子。未嘗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無有焉。此之謂無爲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欽其職。非不爲而固無爲也。誠無爲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是以三代之聖王。定家法。朝章於天下。初定之日。而行之百世。主少國疑之變。皆已豫持之矣。故三代千八百年。非無冲人踐祚。而大臣無獨攬之威福。若夫周公之輔政。則在六官未建。宗禮未定之日。武王末受命而不遑。不得已而使公獨任之也。雖然。讀鷓鴣之詩。而周之危。公之難。亦可見矣。有聖主興。慮後世不能必長。君令嗣之承統也。豫定奕世之規。置天

子於有無之外。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恃有貴戚舊臣。以夾輔。既無竇梁擅國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啓羣爭。不然。主幼而國無所受裁。雖欲無輔政者。不可得也。

潰於內者。必決於外。蘇峻反。歷陽而入建業。祖約據壽春。以通石勒。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非勒無狡焉之志也。劉曜破石虎於蒲坂。進圍金墉。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咸和三年九月。斬蘇峻。十二月。勒執曜於雒陽。使遲之一年。峻約始破。則約迫而導勒。以東晉其糜矣。故夷狄之相攻。或爲中國之利。利以一時耳。而據之以爲利。相攻久而相滅。滅而併於一害。乃不救。何利之有乎。池之竭矣。不云自瀕。外迫而內難起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內亂而外患乘也。昧者乃曰。外寧必有內憂。謂以外患警內。而內憂可弭。則抑有內憂。而可弭外之侵陵邪。嚮令曜勒不逼。江東不孤。若峻約之流。又何敢輒生其心。勒曜之相攻而未相併。幸也。謀國者不敢恃也。

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卞令忠貞之士。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風俗。而安社稷。則未之敢許。晉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黃老而實惟貪冒淫逸之是崇。王衍謝鯤。固無辭其責矣。乃江左初立。胡寇外逼。叛臣內誣。人士之心。習於放佚。而憚於拘維。未易一旦革也。卞令執法紀以糾之。使人心震懼。而知有名教。誠不可無此中流之砥柱。然充其所爲。以懲創而無已。則乍強以所不習。而人思解散。便給之小人。日飾以進。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國勢之能安也。王敦之反。刁協劉隗之操。切激之。蘇峻之反。庾亮之任。法激之。障狂瀾而墮之。繇績之所以弗成也。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覈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臨之象曰。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殷

末之俗淫。而二南之化。游之於芣苢。安之於標梅。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名爲王道。而實爲申商。不覆人之家國者無幾也。故卞令厲色立朝。以警羣臣之蕩佚。不可無也。而任之以統馭六寓。厝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則固未可也。夫揚於王廷。暮夜之戒。可勿恤乎。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敗也。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聽諫者以扼勒於成臯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雒之路。內外不相應。勒一往之銳氣。且折而弗能解。金墉之圍。曠日持久。上下有惰歸之氣。求歸不得。亦竇建德之見禽於東京而已。假令曜分兵以扼成臯。禦人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敗決矣。勒曰。盛兵成臯。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曜堅壁以老己。姑爲此言以安衆耳。非果然也。曜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爲退步。勒曰。可賀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縣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友諒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爲反語以安衆心。或遂信其實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蘇峻之亂。建業殘敝。廷議遷都。王導獨持不可。江左百年之基。導一言以定之。審乎難易之數也。梁元帝憚建業之凋殘。據江陵之富庶。而速以亡。然則曹操棄雒陽。遷獻帝於許。其一時之姦謀。以許爲兗州之城。而挾天子爲己私。非果厭雒陽之敵也。乃緣此而不能終一天下。亦有繇矣。所爲難易之數者。宮闕燬敗。邑里蕭條。人民離散。粟貨罄乏。乍見之以爲至難。而未可收攝者也。乃夫人驚懼之情。移時而定矣。定則復思安其居。而贍其生。不待上之贍之也。故鴻鴈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莫之擾也。莫之擾則民

各有心。豈必勞來安集之殷勤。而加以勞來安集。則益勸矣。此似難而實易者也。若夫固然其難者。則已動而不可復靜之人心。是已。人莫不欲於一時之利用而競趨之。絲粟鹽酪酒漿雞豚廬舍帷帟之便野婦人稚子之所歆。而人情之莫能奪者也。此凋敝而移之彼。雖徙如歸焉。彼凋敝而又移之他。君民朝利日唯延頸四望。睨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蹙。以之於絕地也無幾矣。楚遷陳而困。遷壽而危。遷吳而亡。非徒地形之不利也。趨利偷安之情。如回河而西之。必不可得也。導之言曰。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知人情物理消長往復之幾。而防衆心之流。以止之於早。規之已大。持之已定。豈有難知之數哉。庸人未之察耳。

庾亮徵蘇峻而激之反。天下怨之。固不能辭其咎矣。雖然。其志有可原者也。亮受輔政之命而不自擅也。尊王導於己上。而引郗鑒卞壺溫嶠。以共濟艱難。竇武之所不逮。非直異於梁冀楊駿已也。晉之東遷。王氏執國。而敦倡爲逆。執兵柄者。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陶侃登天之夢。天下疑焉。祖約之悖。蘇峻之姦。尤其不可揖盜以入室者也。以是爲侃所怨。以激約峻之速逆。特其識量不充。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羣悖耳。如必委曲以延不軌之姦。宥於冲人之側。則禍遲而大。亮免於激成之責。而孔光延王莽褚淵推道成之罪。其可逃乎。亮以衛國無術而任罪。司馬溫公乃欲明正典刑。以窮其罪。則何以處夫延王敦。殺周戴以逼天子之王導乎。溫嶠。人傑也。亮敗竄而嶠敬之不衰。必有以矣。峻雖反。主雖危。而終平大難者。郗鑒溫嶠也。以死殉國者。卞壺也。皆亮所引與同衛社稷者也。抑權臣扶幼主。亮與君子有同心。特謀大而智小。志正而術疏耳。原其情。酌其罰。何遽以典刑加之。溫公曰。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導豈能勅功。

罪以伸求全之法者。卞敦觀望逆黨。擁兵不赴。導且不能加誅。有諸已不能非諸人。況庾亮哉。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竊之。□□竊之。□□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飛水溢。草木爲妖。禽蟲爲孽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甯。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獯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爲□□□□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爲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而禍亂已極矣。論者不察。猶侈言之。謂盜賊爲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土木。念誦梵語者。卽許以佛種。而無所擇於淫坊酒肆。以護門牆。貪利養者。猥賤之術。而爲君子者效之。不亦僨乎。石勒起明堂。辟離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嚮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雖然。敗類之儒。嚮道統於□□盜賊而使竊者。豈其能竊先王之至教乎。昧其精意。遺其大綱。但於宮室器物。登降進止之容。造作纖曲之法。以爲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鑿。矜異而不成章。財可用。民可勞。則擬之一旦。而爲已成。故□□盜賊易於竊。而樂竊之以自大。則明堂辟離靈臺是已。明堂之說。見於孟子。辟離靈臺。詠於周詩。以實考之。則明堂者。天子肆覲諸侯於太廟。卽廟前當展之堂也。辟離者。離水之側。水所環遶之別宮。爲習樂之所也。靈臺則游觀之臺。與囿沼相間者也。皆無常於王者之治教明矣。漢儒師公玉帶之邪說。而張皇之。以爲王者法天範地。布月令。造俊髦。必於此而明王道。乃爲敬零四出。曲徑崇臺。怪異不經之制。以神之。此固與□

□盜賊妖妄之情合而升。猱冠猴者。鬻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夫使先王之果於此三宮而興教化也。然亦偶有便於此也。一學宮而庠序校異矣。一大樂而夏濩武異矣。一大禮而忠質文異矣。若夫百王不易。千聖同原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政則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則祇台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也。此則聖人之道統。非可竊者也。敗類之儒。惡能以此媚□□盜賊。而使自擬先王哉。勞民力殫。國帑以黷聖而囂。然自大則獲罪於天。天災之人。奪之聖人之教。明明赫赫。豈有爽乎。論者猶曰。君子子之不亦違天而毀人極也哉。

公山洩導吳枉道。使魯有備。慕容翰止段蘭之追慕容皝。而恐亡其國。皆良心發見於楛亡之餘。不容泯者。然其視軫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別哉。夫人欲自免於不忠不孝也。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狄仁傑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終。未嘗與於篡唐之謀。抑未與李勣諸人同受宗社之託也。宋齊愈手書張邦昌之名。而無痛哭不甯之色。則斬於市。而非李綱之過。君父之大順逆之分。如黑白之昭著於前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已移足於不仁之泥淖。畏其陷染。而姑自蹶蹕。終不可得而洒然。故極仁道之精微。有所未逮。雖有過焉。而君子諒之。未嘗不可改也。設仁不仁之顯途。而去順卽逆。雖有乍見之惻隱。君子弗聽。所從者不仁。終不可與於仁也。若翰者。身爲叛人。已自立於不仁之中矣。雖欲自拔。徒不信於段氏。而危其身。抑必終爲斃所忌而死。百悔叢心。又何補哉。

成帝以幼沖嗣立。委政王導。拜導及其妻曹氏。魏晉君臣之際。陵夷至此。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誠有謂也。古禮之見於今者。燕射之禮。君皆答拜。爲諸侯於大夫言也。諸侯於大夫。不得視天。

子於諸侯猶大夫於陪臣。不得視諸侯於大夫。等殺之差。天秩之矣。天子於諸侯禮不概見。僅存者覲禮一篇。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答。分至嚴矣。天子之不驕倨以臨臣下者。唯當寧立而不坐。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而不聽其趨踰。此三代之以禮待臣。而異於暴秦之已亢者也。惡有屈一人之至尊。拜其下。而及其婦人哉。禮者。過不及之準也。抑之極則矯而爲揚之甚。勢之必反也。垂及於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桎梏之。奴虜斥詬之。於是而有者。斯可惡之惡聲。施於詔令。廷杖鎖拏之酷政。行於殿廷。三綱裂人道毀。相反相激。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後。必欲取法焉。舍趙宋待臣之禮。其誰與歸。

張駿能撫其衆。威服西域。意兼秦雝之志。疏請北伐。莫必其無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則悲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飼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而語之以母而不信矣。過墓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僅留之家老。垂死而有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可復。復者其唯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天乃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進李氏而中國。故楊氏之篡。君子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以中國爲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

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矣。而志不得遂。弔古者所爲深悲不已也。然有致命者。志亦奚不可遂哉。文王安天下之志困矣。而武王周公遂之。猶文王也。上帝臨汝。勿貳爾心。致命之謂也。巴西龔氏兄弟。不屈於李特。爲特所殺。其子龔壯。積年不除喪。思以報特。特死。因李壽殺李期。與其腹心。滅李雄之裔。而

讐以復。泐壽稱藩於晉。事雖不成。而父叔之志以白於天下。壽既僭位。徵壯爲太師。壯終不就。贈遺一無所受。壽亦弗能忌焉。壹其心。執其義。守其恆。雖困而亨。金紱豈能亂。葛藟豈能縈哉。夫志者。執持而不遷之心也。生於此。死於此。身沒而子孫之精氣相承。以不閒壯之志。卽父叔之志也。死而無不可遂也。所可悲者。嵇康之有嵇紹耳。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困者。未嘗假也。壯懷報讎之心。以說壽。而壽不疑。借己以快其私。說壽以歸晉。壽雖不從。而壽不以爲侮。卻壽之爵祿金帛。而壽不以爲亢。抗章責壽之負約而不稱藩。而壽不以爲恨。志無往不伸。而龔氏兩世之忠孝。與蜀山而而並峙。若紹也。濺血湯陰。徒爲仇讎之篡主。死則朱紱酒食爲其葛藟。而惡望其亨哉。有志而不遂。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據而據焉。身之不保。而人賤之矣。此則可爲抱志以先亡者悲也。

顏含可謂知道之士矣。郭璞欲爲之筮。含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此猶人之所易知也。又曰。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淵乎哉。其言之。非知性而能存者。不足以與於斯矣。夫人能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必矣。欲人之知吾之性也。實難。非吾之性異於人。彼不能知也。彼不自知其性。抑將知何者爲性。而知吾性之然哉。不知仁。以爲從井救人而已。不知義。以爲長彼之長而已。性固人所不知。而急於求人之知性。則非性也。夫郭璞有所測知於理數之化迹。而迫於求人知之。是以死於其術。苟其知性爲人所不可知。則懷道以居貞。何至浮沈凶人之側。弗能止其狂悖。而祇以自戕。無他。有所測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庸人之所欲知。而亟問之鬼神象數者。貧富窮通壽夭已耳。皆化迹也。仁之惻隱痛癢喻於心。義之羞惡喜怒藏於志。動以俄頃。辨於針芥。而其發也。橫天塞地。不能自己。君子以信己者信。



之。尙弗能盡知也。而況凡今之人乎。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以心盡性。皎然於虛靈之無迹。非夫人耳目聞見之逮也。含庶乎其與聞此矣。出處以時。守禮以不屈。宜乎其爲君子矣。

鯨鯢不脫於淵。豺虎不脫於林。失其所據。力殫而無所歸。石虎據鄴。慕容皝據盧龍。於是而東自濊貊。西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皆爲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興。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與鯢以其深淵叢林。授之什翼犍。而自處於非據之地也。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中國之形如箕。坤維其膺也。山兩分而兩迤。北自賀蘭東垂於碣石。南自岷山東垂於五嶺。而中爲輿區。爲神皋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於邊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異。卽天氣之分。爲其性情之所便。卽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順。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遷雒而敗。完顏氏遷蔡而亡。游鱗於沙渚。嘯狐於平原。將安歸哉。待盡而已矣。延之入者。□□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潰亂也。聰明神武者。知其得據。而祇以失據者。無足懼也。筌之蹄之。不能有餘□矣。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絜論。東晉愈矣。江東立國。以荆湘爲根本。西晉之亂。劉宏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數十年。民安食足。兵精芻糧。舟車器仗。旦求之而夕給。而南宋無此也。東晉所用。以保國而禦敵者。紀瞻。祖逖。溫嶠。所鼓舞之士勇。王敦。蘇峻。雖逆。而其部曲。猶是晉之爪牙也。以視韓岳。收烏合之降賊。見利而動。見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導。歷相四君。國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靜定。規恢遠大。非若李伯紀。趙惟重。張德遠之乍進乍退。志亂謀疏。而汪黃秦湯。結羣小以閒之也。則東晉之內備。裕於南宋遠矣。劉石之凶悍。

雖不減於阿骨打。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固無全力以與晉爭。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晉爲名。以與劉石競。李特雖竊李壽折於龔壯。不敢以一矢加於晉之邊陲。張氏雖無固志。而稱藩不改仇池。楊氏亦視勢以爲從違。爲劉石之內患。非若金源氏之專力以吞宋。無所掣也。則東晉之外逼。輕於南宋遠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姦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剽胸縮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而當時服爲定論。史氏侈爲訐謨。是非之舛錯。亦至此哉。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苟有生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謨等何以免汪黃秦湯之誅於天下後世邪。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祖導者。詘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篡奪。情繫於此。則天下胥以爲當然。而後世因之以無異議。嗚呼。天下之大防。□□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卽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以爲□□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

慕容皝求封燕王。晉廷遲回不予。諸葛恢抗疏拒之。義正而於計亦得矣。慕容氏父子之戴晉。其名順矣。則以韓信王齊之例。權王之而奚不可。曰。虜與皝非信之比。而其時亦非劉項之時也。六國初亡。封建之廢未久。分土各王。其習未泯。而漢高固未正位爲天下君。且信者。漢所拜之將。爲漢討項。雖王固其臣也。慕容氏則與劉石等爲異類。蓄自帝之心久矣。晉業已一統。而特承其亂。非與劉石交爭而競得者也。若

慕容氏之奉晉也。則與石虎角立而勢不敵。因其國士民與趙魏之遺黎。睠懷故主。故欲假晉以收之。使去虎而歸己。晉割燕以封之矣。乃建鼓以號於衆曰。吾晉之王也。則虎之黨孤。而已得助矣。歸己已定。則業入其籠中而不能去。又奚復須晉之王而不自帝哉。諸葛恢曰。借使能除石虎。是復得一石虎。灼見其心矣。劉翔雖辯。亦惡能折此乎。當是時。石虎惡極而嚮於衰。孰謀深而日以盛。除虎得孰。且不如存虎以制孰。觀其後冉閔之亂。慕容遂有河北。而爲晉勁敵。恢之說驗於未事之前矣。或曰。晉不王孰。孰且自王自帝。而奚不可。曰。我不授以名而資之餌。衆發其姦以折之於早。國尙有人焉。知晉之所以禦虎者。不恃孰也。則孰之氣奪矣。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嗚呼。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亡。何充庾冰蔡謨皆庸材也。孰乃敢以此言試中國之從違。諸具臣者。畏其暴已罪狀而徇之。諸葛恢不能固持其說。而晉事去矣。孰不死。慕容氏不亂。苻堅不起。吾未見晉之不折入於鮮卑也。

劉翔北歸。謂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據形便以臨東南。智者所不能善其後。其爲晉計深遠也。恐虎併壽而益彊。慕容氏不能敵也。雖然。又豈非晉人保固江東之要策哉。陳軫說秦以滅蜀。而臨夷陵。楚乃失鄢郢。東徙以亡。司馬昭滅漢。而臨西陵。吳乃受王濬順流之兵。而中絕以亡。梁失成都於宇文氏。而江陵困。湘東死。陳氏終以滅。蓋江東據江淮以北拒。而巴蜀旣失。橫江而中潰。方衛首而中折其腰膂。未有不殞者也。李昇之得割據。王建爲之蔽也。南宋之得僅延。吳玠吳璘捍之也。孟昶滅而李煜坐斃。合州失而陽邏之渡不可防。皆明驗也。故據全蜀以出秦鞏。而欲定關中。則不得扼秦鞏以保全蜀。而遙衛江南。則有餘。何充庾冰聞言不警。待桓溫而後興伐蜀之師。翔言之。溫爲

之。雖非忠於晉者。而大造於江東。不可誣也。聽其言。紀其功。亦奚必深求其心哉。

## 康帝

風會之所趨。賢者不能越也。君子酌其貞淫以立身。而不可執以論人。孟子之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多所辨以折異端。曲爲說以動人主。使前乎此而爲西周。後乎此而爲兩漢。必不然矣。然而有以異於田駢。慎到。蘇秦。張儀者。卽時所向而邪正之分自存也。劉向。貢禹。經術同也。諸葛。司馬。方略同也。二程。三蘇。議論同也。不可以與賢者同而獎匪人。不可以與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謝安。石。風流相似。名望相匹。而般。虛。枵。以致敗。謝寧。靜。以立功。或以江左風流爲亂階。而謂此中之無人。亦皮相而已矣。自西晉以來。風會之趨固然矣。其失也。浮誕而不適於用。其得也。則孔子之所謂狂簡也。狂者不屑爲鄉原之暖姝。簡固可以南面者也。當時之士。得焉失焉。貞焉邪焉。皆託迹而弗容自異。故陶侃。卞壺。鄒鑿。庾翼。力欲矯之。而不可挽。夫三四君子者。自卓立於風會之外。以不詭於正。則愈矣。若必以此而定人之品。隲。則般。浩之短暴。而謝傅。不足以庸矣。知人者。別有獨鑒存焉。而不問風會之同異。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慕容翰。不安於國。而出奔。則固以所寓者爲所託矣。始依段氏。沮段氏之追。慕容皝。而貽其害。猶曰。懼宗國之亡也。段氏滅。宇文氏。逸豆歸。恤而安之。乃旣歸於燕。卽說皝以滅宇文。輸其上下之情形。地形之險阻。以決於必得。然則翰在宇文之日。鷹目側注。蠶尾潛鈎。窺伺其舉動。而指畫其山川。用心久矣。逸豆歸走死。宇文氏散亡。翰得全功以歸。而孰急殺之。非徒孰之忍也。翰之挾詐陰密。而示人以叵測。天下未有

能容之者也。身之所託，心之所依，不與謀傾覆宗國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測之機以窺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翰之將死曰：欲爲國家蕩一區夏，豈果然哉？孰有可圖禍先及之矣。而惡得以免於死。關羽之解白馬圍也，身依焉而不能不爲之効，是以先主委誠焉。雖然，胡不若徐庶之置身事外而不與共功名也。

### 穆帝

王導且卒而薦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溫以荆梁軍事，所以奪庾氏也。亮之疏也，翼冰之隘也，皆不足以託社稷而抑爲后族，非可世委以國柄固矣。然亮之責導，詞正而理得，導薦充而亮不疑，充面折冰之廢子立弟而冰不怨，則庾氏之不爲晉患明矣。導修私怨而充怙之，以貽桓溫之逆，而終成桓（元）之篡，謀國而恩怨惟心，未有不貽國以憂者也。劉惔惡溫而沮之，深識也。充持之會稽，王昱持之，以爲惟溫之英略，可以鉗束庾氏，不能與爭耳。斯心也。溫已見之，曰：區區一白面少年之庾爰之，且如猛虎之在側，而惴惴以需我之控制，君相若此，何憚而不逞哉？疑其所不必疑，則可疑者進矣。疑其所不必疑，則姦雄知我之徒疑而無能制矣。故蓄疑者，召禍之門也。而況乎其加之以忌也。王氏旣衰，庾氏又替，王彪之謝安方在下位，而不足以持權，何充不謀固其國，惟庾氏之是競，晉之亡肇於此矣。故惟無疑者，可以當大任而不傾。

蜀之宜伐久矣。劉翔爲晉言之，謝廣亦知之夙矣。至李壽死，李勢立，驕淫虐殺，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

計而宜興師者也。桓溫西討，晉廷惴惴然，愛其不克。溫目笑而心鄙之，拜表卽行。知晉之無人也。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其言驗矣。乃其遂無以處此哉。溫表至，朝廷信之而不疑，下詔獎之以行，而命重臣率大軍以繼其後。則溫軍之孤可無慮，而專制之邪心，抑不敢萌。惴惴憂之，漠然聽之，敗則國受之，克則溫專其功，惓誠慮及，而胡不爲此謀也。蓋惓者，會稽王昱之客，非能主持國計者也。昱與殷浩皆虛誕亡實，而茶然不振者，惓卽爲此謀而固不聽，徒爲太息而無可如何。晉非無人，有人而志不能行也。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雖非果有效順之誠，然慮趙人之不忘中國，而不戴己，未敢遽僭也。有胡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肉蟲自生而自食，豈自外至哉。睦之喪心失志，至此極也。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人士詘於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齧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之名，而慙然沮矣。自絕歸正之路，而偷安於萑苻，以自雄，蓋遙想王謝何庾之風流，而汗流浹背，則何如侈擁戴之功，以矜於其穴哉。斯心也，亦恥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怙無恥以爲恥，且貪權藉以自榮焉。於是而迷復之凶，終不可反矣。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者，非必以法繩之也。制於其早，而全其僅存之初心也。宕佚之，使習而安之，將奚及乎。辛謐可謂得死所矣。歷劉石之世，徵辟不就，然而害不及焉，則可以不死而死爲激。冉閔中國之人也，其盡誅羯胡而有歸正之言，雖非果可與言者，而言亦不辱矣。其說閔曰：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繇夷之

廉。享松喬之壽。非徒效忠於晉。其爲閔計。亦忠之至識之遠者也。似可與言而與言。懷數十年之積悃。表見於一時。而非以辱吾言於犬羊之耳。可言也。斯可死也。龔壯宛曲以明心。辛謚直言以旌志。各以其所遇而自靖。君子之酌時宜以屈伸。道固然也。或曰。謚言之矣。閔未必殺之。而何以死。曰。謚固知其不聽也。不聽而生。是爲閔所容也。言出而志伸。志伸而生事畢。生事畢不死。奚俟乎。士懷孤志。不遇可死之時。而奄奄以存。可哀也夫。

蔡謨之諫北伐。爲庾亮言也。至羲之之諫北伐。爲殷浩言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溫不協。而欲立功以溫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故二子之言。當其時而中於事會。雖然。君子之爲言。計及當時。計及後世。時有不可明言者。則微言以動之。密謀以正之。而不因一時之急。傷久長之計。亮之正不足以服導。浩之才不足以制溫。迫於立功。反致潰敗。徒以沮撓人心。而貽姦雄之笑。一時之事會也。王業之不可偏安。羯胡之不可縱佚。忘自彊之術。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蹙其亡。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爲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墟。臣民左衽。爲分外之求。昌言於廷。曾無疚媿。何弗自投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削地稱臣。面縛乞活。皆師此意。以爲不競之上術。閉戶塞牖。幸盜賊之不我窺。未有得免者也。譙周仇國之論。成而劉禪之降旗旋豎。邪說之誣人。亦酷矣哉。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忠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而浩沮之。既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固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擯之而使成乎。坐視響令東西並進。而吾擁中樞之制。溫固吾之

爪牙。抑又惡足以逞。浩非其人。而羲之等不能以此說之。疑溫忌溫。而溫之逆乃有所資以自雄。此所謂微言之。密謀之。制勁敵。疆臣於樽俎者。淺人不足以及此也。

苻健請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浩之咎也。然使浩開關納之。而倚以收復中原。則亦梁之進侯景也。夫健與襄而可收以爲用也哉。健之請命殺麻秋而懼。弋仲之使襄歸晉。勝冉閔而懼也。健孤而畏冉閔之勇。弋仲死。襄孤而畏慕容之彊。中立而無（甯）居。睨晉之弱而可誘以爲後圖。受其餌則爲侯景。覺其機則引去而無傷。若此者。亦惡能撫之使爲吾効用乎。何怪乎浩之不撫健。而欲襲襄也。浩力不足。智不逮耳。其謀未甚失也。拒之襲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遲而大。弋仲將終。忠順之言孰聞之。襄述之耳。其辭愈遜。其情愈詭。議者乃以拒健激襄爲浩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夫不見健一入關而卽自王。浩北伐而襄伏甲於山桑以邀之乎。使當健納襄款之日。閉關而卻之曰。吾無所用爾爲也。則二夷之氣折矣。雖然。徒爲大言無裨也。必自立之有本也。非若光武亦安能驕語盆子曰。待汝以不死哉。

桓溫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溫。溫曰。浩有德有言。爲令僕足以儀刑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溫之能用浩也。溫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溫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能制之則予之奪之。生之殺之。而惟吾意。不能用矣。而欲制之。必敗之道也。溫之逆也。劉惔料之矣。非必溫之逆爲不可制也。惔知何充殷浩之不足以制溫也。夫溫之始。豈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嫌隙已成。王彪之說會稽王。馳一紙書而卽斂跡以退。其終於逆也。浩貽之也。惔惔然相恐於廷。若猛虎之且啗。溫乃見人之疑我之篡。退必無以相容。乃



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而一敗於許昌。再敗於山桑。能事見矣。於是而技癢情興。篡逆之志。始曩發而不戢。微謝安王彪之之夷。猶淡漠視猛虎如麋鹿。溫必篡矣。虎不攫則不攫。不走則不追。蠶不撲則不螫。不避則不觸。豈徒溫哉。董承不奉衣帶之詔。曹操不敢犯及宮闈。曹爽不爭顧命之權。司馬氏不敢擅爲廢立制之有道。用之有方。則溫嶠以新附之臣。而義旗回指之言。折久任方州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餘。浩任將相之重。物望所歸。夫豈難於用溫者。而徒爾惴惴也。謀愈深禍愈成矣。

晉之失久矣。殷浩廢桓溫受征討之命。敗苻萇於藍田。進軍灞上。敗姚襄於伊水。收復雒陽。亦壯矣哉。當是時。石冉初亡。苻姚乍興。健雖鷲而立國未固。襄甫颺去。乍集平曠之壤。勢益飄搖。故挫之也。易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而積衰之氣以振。溫可謂知所攻矣。其入關也。糧匱而還。其復雒也。置戍而返。說者曰。溫有逆心。舍外而圖內。此以劉裕例之。而逆其詐也。溫之歸鎮。未嘗內偪朝廷。如裕之爲也。浩旣廢會稽才弱而不足相難。王謝得政新而望淺。非溫內顧之憂也。溫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進圖全功。而亟撤以還者。孤軍乘銳氣。快於一擊。而無以繼其後也。晉偏安於江左。而又分焉。建業擁天子以爲尊。而力弱。荆襄挾重兵以爲強。而權輕。且相離以相猜。而分爲二。溫以荆襄之全力爲孤注。其進其退。一委之溫。而朝廷置之若忘。溫卽有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臣與主相離也。相與將相離也。東與西相離也。以此而欲縣軍深入。爭勝於蠶起之寇。萬不可得之數矣。尤可嗟異者。溫方有事於關雒。而苟羨東出山荏以伐燕。欲與溫競功。而忘其力之不逮。且燕非苻姚新造之比也。慕容儁三世雄桀。而植根深固。攬勢重難搖之虜。以自取敗衄。曾不知以一旅翼溫。乘勝以復故都。豈不慎乎。秦寇平。燕之氣奪。兩都

復晉之勢成。合天下之力以嚮燕。則燕不能孤立以相抗。協於溫以成將就之功。則溫之心折而不足以  
驕。乃彼方西嚮。我且東指。徒爲立異而生其欺怨。謝萬之愚。荀羨之妄。會稽之闇。懷伎以居中。欲溫之成  
功於外。其可得乎。謀國若此。不亡爲幸耳。其不亡也。猶溫兩捷之威。有以起茸茶之氣。讐凶狡之心也。  
五胡旋起旋滅。而中原之死於兵刃者。不可殫計。殫中原之民於兵刃。而其旋起者。亦必旋滅。其能有人  
之心。而因以自全者。惟慕容恪乎。故中國之君。一姓不再興。而慕容氏旣滅而復起。恪圍段龕於廣固。諸  
將請亟攻之。恪曰。龕兵尙衆。未有離心。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  
而忘寐。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嗚呼。惻怛之言。自其中發。功成而人免於死。恪可不謂夷中之錚錚者  
乎。古之用兵者。於敵無欲多殺也。兩軍相擊。追奔俘馘者無幾也。於敵且有斬焉。況其人乎。戰國交爭。歐  
步卒以併命。殺敵以萬計。而兵乃爲天下毒。然猶自愛其民。而不以其死嘗試也。尉繚之徒。至不仁。而始  
爲自殺其人之說。於是楊素之流。力行其說。以歐民於死。而取勝。突圍陷陣者有賞。肉搏攻城者前殞而  
後進。則嗜殺者。非嗜殺敵。而實嗜殺其人矣。晨與行夕與息。環拱聽命於牙旌之下。方且响响然相聚以  
相保。而威之誘之激之迫之。惟恐其不自投於死。嗚呼。均是人也。而忍至此哉。用兵之殺人。其途非一。  
而歐人爲無益之死者。莫甚於攻城。投鴻毛於烈燄。而亟稱其勇以獎之。有人之心。尙於此焉變哉。

## 哀帝

桓溫請遷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慕容恪方遣呂護攻雒。溫所遣援者。舟師

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軍以鎮雒。然後請遷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誰信之。爲此言也。特以試朝廷所以答之者。而舉國驚憂。孫綽陳百姓震駭之說。貽溫以笑。溫固曰。吾一言而人皆震恐。吾何求而不得哉。王述曰。但從之。自無所至。溫說折矣。而周章議論之情形。已早入溫之目中。其云致意興公。何不尋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非憚綽也。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夫溫以虛聲動朝廷。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之。王述之議。亦虛聲也。使果能率三吳兩淮之衆。渡江而嚮壽譙。詔溫移屯於雒。繕城郭。修塢戍。爲戰守計。而車駕以次遷焉。溫且不能中止。外可以捍燕秦。而內亦可以折溫之逆志。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誠百年一日之會。而晉不能也。燕秦測之。溫諒之。晉不亡者。幸耳。內甯而外可無憂一道也。處治安之世。以建威銷萌之道也。外無憂而內可甯一道也。處紛亂之日。以彊幹弱枝之道也。夫桓溫者。何足慮哉。慕容恪之沈鷲。苻堅之恢豁。東西交逼。以相吞。而惟與溫相禁制於虛聲。曾不念彊夷之心。馳於江介也。是足悲也。晉不成乎。其爲君臣。而溫亦不固爲操懿者也。

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亦天下之通喪也。僅見於士喪禮。而以情理推之。固可通於天子。天子喪禮。無傳文。後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以屈厭而議短喪。非也。哀帝欲爲所生楊太妃服三年。則過。旣而欲服期。是已。江霽執服總之說。抑帝而從之。邪說也。天子絕期。而又何總乎。爲人後而繼大宗。承正統。上嚴祖考。而不得厚其私親。此以君臣之義裁之也。故歐陽修張孚敬稱考稱皇。稱帝之說。紊大綱而違公議。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爲允矣。位號者。天下之公尊。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義也。若夫死而

哀從中發。哭踊服飾之節。達其中心之不忍。忘則仁也。降而爲期止矣。過此而又降焉。是以位爲重而輕。恩戕性之仁矣。哀死者情也。情之所自生者。性也。稱尊者名也。名之所依者。分也。秩然不可干者。分以定名。愴然不容已者。情以盡性。舜視天下猶艸芥。而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纘獨非人之子與。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則何如辭天子之位。而可盡一日之哀也。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而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生而爲庶子。莫如之何也。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而可致其哀。非生而誦者也。然則天子之位。其爲帝之桎梏乎。周禮殘缺。而往聖之精義不傳。抱殘之儒。徒紛紜以賊道。奚足取乎。

苻堅之世。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爲卿。堅惡而禁之。天下之大防二。夷狄華夏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別。而先王強爲之防也。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特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毀。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在乎天也。君子之與小人。所生異種。異種者。其質異也。質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自有其巧拙焉。特所產殊類。所尙殊方。而不可亂。亂則人理悖。貧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濫。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在乎天也。嗚呼。小人之亂君子。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類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銜巧。而以賊人。拙者農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嘗輕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遲。惡之甚。辨之嚴矣。漢等力田於孝弟。以取士。而禮教凌遲。故曰。三代以下無盛治。夫以農圃亂君子。而弊且如此。況商賈乎。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爲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爲已亟者也。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

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許衡者。竊附於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爲商。可以養廉。嗚呼。日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爲之曠。目爲之熒。心爲之奔。氣爲之蕩。衡之於小人也。尤其巧而賊者也。而能溷廁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生於利之鄉。長於利之塗。父兄之所熏。肌膚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動氣隨。魂交神往。沈沒於利之中。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之津涘。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類。防之不可不嚴也。夫夷之亂華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爲其最。夷狄資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無磁則鐵不動。無珀則芥不黏也。

## 帝奔

慕容暉罷蔭戶至二十萬。以東北一隅。而二十萬戶爲權貴所蔭。不受公家之役。民戶減少。則賦役偏重。而民之疲瘠甚矣。蓋夷狄之初起也。上下無章。資部族之強力。以割據而瓜分之。狎爲己有舊矣。故暉從悅綰之請。糾擿遼郡縣。而舉國怨怒。然暉之亡。自以疑慕容垂使外叛而致敗。旣非罷蔭戶之所致。國無紀而民困。積弊雖去。而害已深。故苻堅假仁義以動衆。而席捲之。則悅綰之言。亦憾其不夙爾。嗚呼。豈獨夷狄之不綱者爲然哉。四海之民力。自足以給天下之用。而衛宗社。乃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居間而爲蠹賊者。中涓也。戚畹也。債帥也。勳舊也。皆頑民竄卒之所依。以耗國而墮重於民者也。劉忠宣一搜隱占之禁旅。而怨謗已騰。卒致撓敗。君明臣忠。卒不能施釐正者。親疏遠邇之勢殊。而輕重已移也。其如此之浮

言胥動者何哉。夫此瑣瑣者之恩怨，何足以繫國家之安危。人主不審，曾不如慕容暉之能斷矣。制之有法，而慎於始，且不能持於其後。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中葉之主，能不惑者，未見其人也。天下所以鮮有道之長也。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申（允）料之驗矣。允曰：晉之廷臣，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實，而以孫盛陽秋直書其敗觀之，則溫之敗，晉臣所深喜，而樂道之者也。會稽王昱，不能自彊，而徒畏人之軋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嗚呼！人之瑣尾而偷也，亦至是哉。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讎也，畏岳飛之勝而奪宋也，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飛而滅金，因以伐宋。其視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視皋亭潮落，礪門颯發，塊肉無依者，又奚若也。溫亦未能舉燕之爲憂耳。溫而舉燕，其篡不篡，未可知也。爲君相者，居重以不失人望之歸，盡道以得民，推誠以得士，以禮待溫，以道馭溫，靜正而不驚，建威以自固，溫抑惡能逞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公討，不然，則王莽蕭道成，固無毫髮之勳庸，而竊大寶如拾芥矣。庸主陋臣，如嬰兒之護餌，而徒忌其姊姊，尙能安於位以有爲乎。處堂以嬉，授兵柄於溫，而又幸其敗，溫之怨且深，其輕朝廷也益甚。故會稽立而憤盈以逞，非其死之速也。晉必移社於桓氏矣。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徒爲疑忌，以沮喪成功。庸主具臣之爲天下僂，晉宋如合一轍，亦古今之通憾已。春秋予桓文之功，諱召王請隧之逆，聖人之情見矣。若孫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筆，幸災樂禍，亦惡足道哉。

王猛請慕容垂之佩刀，給其子使叛逃，期以殺垂。司馬溫公譏其非雅德君子所爲，何望猛之厚而責之薄也。猛者，亂人之雄者耳。惡知德哉。猛以桓溫爲不足有爲，而不歸晉，將謂苻堅之可與定天下乎。乃堅亡而晉固存，果孰短而孰長邪。使猛隨溫而東也，歸晉也，非歸溫也。猛而果有定天下之略，則因溫以歸。

晉而因可用。晉以制溫。然則其不隨溫而東。乃智量出乎溫之下。而欲擇易與者。以獲富貴耳。慕容垂奔秦。慕容評以鬻薪賣水之猥賤。而握重兵。猛滅之。非智勇之絕人。摧枯折朽之易也。苻堅之不欲殺垂。猛豈能閒之。而徒爲撓亂。忌其寵而已矣。其誓三軍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受爵明君之廷。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猛之涯量。盡於此矣。給無知之稚子。而陷其死。商鞅張儀之術也。朱子曰。三秦豪傑之士。非猛而誰。伏戈矛於談笑。激叛亂以殺人。妾婦耳。奚豪傑之云。

### 簡文帝

簡文爲琅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漠然不相爲援。蓋其惡溫而忌之夙也。旣惡溫矣。抑不能樹賢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甚之而猶擁立之。以爲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蓋至於聽溫之扳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存焉者矣。帝奔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文旣不能折之以衛奔。則以死拒溫。而不立。奉名義之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遽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己。則溫之逆。受衆惡而不足以容。卽令己殺而溫篡。亦可無咎於天下。乃雖覲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耳。等死也。爲晉恭齊順之飲酢。何如誓死不立。以頸血報宗社哉。溫賊也。簡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賊也。賊與賊以智力爲勝負。而不敵者受吞。必然之勢也。病而一日一夜四發詔召溫入輔。遺詔且云。君自取之。乃語王坦之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非但闇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易其忌溫之心。而戴溫不忘。樂以祖宗之

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簡文之爲賊也。

## 孝武帝

簡文以懿親任輔相。而與賊同逆。尸天子之位。名器在其手。而惟其所與。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而無可如何也。天不祚逆。使之速殞。而諸賢之志伸矣。坦之裂居攝之詔。惟簡文篤疾。不能與之爭也。太子之立。廷臣欲待溫處分。太子旣立。太后猶有居攝之命。彪之抗議不從。溫入朝。謝安談笑而視之。若無惟簡文之已死也。孝武方十歲。抑非英武之姿。諸賢之志可伸。而於簡文也。則不能。但責簡文以闇弱。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故謂簡文與人同逆。而私相授受。非苛論也。簡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溫與之協謀。內外之權交失也。簡文死。溫雖有淫威。而內無爲之主者。於是彪之乃得慷慨以正之。謝安乃得從容以潛消之。不足爲深憂矣。簡文居中。以掣曳諸賢之困。不在脆噪。而在葛藟。晉祚未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若桓溫者。無簡文。則雖十歲嬰兒而不能奪。固在諸賢局量之中。而弗能躍冶。雖決裂而成乎篡。亦必有以處之矣。

嗚呼。人苟移情於富貴。而沈溺以流焉。何所不至哉。天下之尊。四海之富。亦富貴也。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亦富貴也。垂至於死。而苟一日得焉。猶埋心引吭。以幾幸之。不知其何所爲也。不知其何所利也。垂至於死。而不已。人而不仁。將如之何哉。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太蓋矣。何嗟乎。名之未得。利之未遂。焉。俄而嗟矣。俄而並忘其嗟。而埋未冷之心。引將絕之吭。以思弋獲矣。有涯之日月。廢鼓缶之歡。營營汲



汲笑罵集於厥躬而不恤。簿尉一天子百金一四海也。人盡如馳塗窮焉而後止。嗚呼。亦何所不至哉。王敦桓溫皆於老病奄奄。旦暮且死之日。而謀篡不已。以爲將貽其子孫。則王含王應奴隸之才。敦已知之。桓熙弱劣。元方五歲。溫亦知之矣。王導知敦之將死。起而討敦。王謝諸賢知溫之將死。而坐待其斃。敦與溫亦何嘗不自知也。其心曰。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雖死猶生。嗚呼。天下之不以敦溫之心爲心者。吾見亦罕矣哉。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失其本心。雖然。猶人生之有事也。至於奄奄垂死。而三者皆不任受。然且鼓餘息以蹶起而圖之。是何心哉。一念移於不仁。內忘其心。外忘其名。沈湎淫溺。自不能已。而不復問欲此之何爲也。謀天下者曰。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何足以死求之也。謀簿尉百金者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奉。何易求焉。吾所求者。旦暮未死而可得也。而不知其情同矣。易地則皆然也。幼而忘身以貪果餌。長而忘身以貪溫飽。相習相流。愈引愈伸。而不可中止。自非立志於早。以名義養其心。而生惻怛。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苟不志於仁。勿怪亂臣賊子之怙惡以沒身也。

漢儒反經合道。程子非之。謂權者審經之所在。而經必不可反也。於道固然。而以應無道之世。則又有不盡然者。母后之不宜臨朝。豈非萬世不易之大經乎。謝安以天子幼。沖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灼然其爲反經矣。王彪之欲已之。而安不從。彪之之所執者。經也。安之所行者。權也。是又反經之得爲權也。桓溫雖死。揚豫江三州之軍事。桓沖督之。沖不終逆。而克保臣節。世遂以忠順歸之。夫沖特不爲王含耳。含之逆。於未敗之前。已有顯蹟。溫死。人心乍變。郗超之流。折伏沮喪。惡知沖非姑順巽以縻繫人心。而徐圖之邪。且沖果有懷忠效順之情。當溫存日。沖固與相得。而爲所付託者。何不可規溫而使守臣節。則沖之無以

大異於溫審矣。若溫既亡，而或說以誅逐時望，沖不聽者，不能也，非不爲也。王謝諸賢，非劉隗刁協之倫匹。溫且不敢決於誅逐，沖亦量力而止耳。外人遽信其無他，謝安固察見之，而不早有以制之哉。奉太后爲名，以引大權歸己，而沖受裁焉。安蓋沈思熟慮，執之堅固，而彪之不能奪也。或曰：安爲大臣，任國之安危，則任之耳。何假於太后？曰：晉之任世臣而輕新進也，成乎習矣。王導之能秉政也，始建江東者也。庾亮后族也，何充則王導所引重，而授以政者也。至穆帝之世，權歸桓氏，非一日矣。謝安社稷之功未著，而不受託孤之顧命，其兄萬又以虛名取敗，安之始進，抑受桓溫之辟，雖爲望族，無異於孤寒。時望雖隆，而蔡謨殷浩皆虛聲貽笑，固羣情之所不信，而乍秉大權，桓沖之黨且加以專國自用之名，而無以相折，則奉母后以示有所承，亦一時不獲已之大計也。或曰：安胡不引宗室之賢者與己共事，而授大政於婦人邪？曰：前而簡文之輔政，其削國權以柔靡已如此矣。後而道子之爲相，其僭帝制以濁亂，又如彼矣。司馬氏無可託之人，所任者適足以相撓，固不如婦人之易制也。此之謂反經而合道，又何傷哉。雖然，王彪之之議不可廢也。安雖不從而每歎曰：朝廷大事，王公無不立決，服其正也。審經以爲權，權之常反經以行，權之變當無道之天下，積習深而事勢違，不獲已而用之一用而不可再者也。故君子慎言權也。太元元年，謝安錄尙書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晉之稗政，魯宣公稅畝之遺弊也。安罷之，可謂體天經以定民制矣。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人者，以時生者也。生當王者之世，而生之厚用之利德之正，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則率其力以事王者，而王者受之以不疑。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不改其舊，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

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故井田之法。私家八而公一。君與卿大夫士共食之。而君不敢私。惟役民以助耕。而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助徹者。殷周之法也。夏則貢矣。貢者。非貢其地之產。貢其人力之所獲也。一夫而所貢五畝之粟爲之制耳。曰五十而貢者。五十爲一夫而貢其五也。若夫一夫之耕。或溢於五十畝之外。或儉於五十畝之中。爲之一易。再易萊田之名。以寬其征。田則自有五穀以來。民所服之先疇。王者惡得有之。而抑惡得稅之。地之不可擅爲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爲天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爲己土乎。知此則度而征之者。人之妄也。不可度而征之者。天之體也。此之謂體天經矣。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於粟。故勸相其民。以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農。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然而抑之而且張。禁之而且偷。王者亦無如民何。而惟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一戶之租若干。一口之租若干。有餘力而耕地廣。有餘勤而獲粟多者。無所取盈。窳廢而棄地者。無所蠲減。民乃益珍其土而競於農。其在彊豪兼并之世。尤便也。田已去而租不除。誰敢以其先疇爲有力者之兼并乎。人各保其口分之業。人各勸於稼穡之事。彊豪者又惡從而奪之。則度人而不度田。勸農以均貧富之善術。利在久長。而民皆自得。此之謂定民制也。太元之制。口收稅米三斛。不問其田也。不禁兼并而兼并自息。舉末世之制而除之。安之宰天下。思深而道盡。復古以型今。豈一切苟簡之術。所可與議短長哉。

荆湘江廣。據江東之上流。地富兵強。東晉之立國倚此也。而權姦內逼。邊防外匱。交受制焉。亦在於此。居輕而御重。枝強而幹弱。是以權臣窺天而思竊。庸人席富以忘危。其不殆也鮮矣。上流之勢。以趨建業也。

則易。王敦桓溫之所以莫能禦也。以度楚塞爭淮表也。則難。舟楫之利。因於平陸。守險之長。詘於廣野。庾亮桓溫之所以一出而卽潰也。謝安任桓沖於荆江。而別使謝元監江北軍事。晉於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權。以圖中原。一舉而兩得矣。安詠詩而取訐謨遠猷之句。是役也。可不謂謨猷之訐遠者與。江北河南之衆。紀瞻嘗用之以拒石勒。而石勒奔祖逖。嘗用之以嚮汝雒。而汝雒復。所以不永其功者。王導之弗能任也。導之弗能任者。專任王敦於上流。而不欲權之分也。紀瞻一出而不繼。祖逖始成而終亂。王敦桓溫。乃挾荆湘以與晉爭。內亂而外荒。積之數十年矣。安起而收之。雖使桓沖牧江荆。而自督揚豫。北府兵強而揚豫強於江荆。勢之所趨。威之所建。權歸重於朝廷。本根固矣。況乎中原南徙之衆。尤多磊落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較楚人之僇。而可蕩者。相什百也。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室。非競以戶庭也。安於是而知立國之宏規矣。故淝水之役。桓沖遣兵入援。而安卻之。示以荆江之不足爲輕重。而可無藉於彼。沖其能不終乎臣節哉。宋高秦檜之愚也。憂諸師之彊。而不知自彊。殺之削之。而國以終敝。檜死。張浚任恢復。而敗潰於符離。無可用之兵也。此殷浩之覆軌也。謝元監軍江北。擇將簡兵。六年而後用之。以破苻堅於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

先王之教。觀文匿武。非徒以靜民氣而崇文治也。文可觀。武不可觀。不可觀者。不可以教。教之而武黷。黷則衰。苻堅作教武堂。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諸將狄道也。而適足以亡。其爲狄道者。獎武以蕩人心。而深其害氣。言治者。或知其不可矣。而妄人猶以迂疏誚之。其適足以亡也。則人未有能信其必然者。善哉。岳武穆之言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武而可以教。教者哉。教之習之。其志玩其氣。枵其取敗亡必矣。兵

之所尙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謀。謀非可豫設而爲教者也。若其束伍之嚴。訓練之勤。甘苦與共之。以得士心。則取之六經而已足。其他詭誕不經。而適以憤軍殺將者。則陰陽時日。壬遁星氣之嘖嘖多言。非可進而進。可乘而不乘。以鬼道敗水之謀者也。至於騎射技擊之法。雖可習焉。而精於態者。不給於用。口授而目營之。規行矩止。觀天畫地。疑鬼疑神。以沮其氣。而蕩其心。不敗何待焉。自非狂狡虛妄之士。孰敢任爲之師。自非市井亡賴。竄身干進之徒。孰樂爲之弟子。官爲之制。妄人嘗試焉。祇以亂天下。而武備日以玩而衰。苻堅之好虛名。而無實用。若此類者衆矣。國破身死。而後人猶效之。愚不可瘳。一至此乎。

桓沖死。謝安分荆豫江三州。以授諸桓。桓元之禍。始於此矣。安之慮桓氏已熟矣。折桓沖而令其無功。媿死。其勢可以盡削桓氏之權。以獎晉室。然而爲此者。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貽桓氏以口實。不得已而平其怨忌也。夫桓氏亦豈以私怨。怨安而危安者乎。憂不在桓氏。而在司馬道子王國寶也。二姦伏於蕭牆。蠱孝武以忌安。而不足以相勝。則必思手桓氏以啓釁。主昏相妒。以周公之聖。且不能塞不利孺子之口。而況安乎。故以知安之於此。有大不獲已者在也。所任者石虔也。石民也。伊也。以爲差愈於元。而可免於亂。然而終不能免。則安窮矣。雖然。安豈遂無道處此。以保身而靖國乎。安秉國政於此十年矣。太后歸政。而已錄尙書八年矣。夫豈晉廷之士。舉無可大受之人材。使及早而造就之。以儲爲國之柱石者。沖死之後。內不私之於子弟。外不復假於諸桓。君無可疑。相無可謗。而桓氏亦無所倚。以爭權。安之識早弗及此也。則臨事周章。亦其必然之勢矣。量不宏而慮不周。有靖國之忠。而惘於大臣之道。安不能免於責矣。鷓鴣

之詩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周公長育人才之心。至於疑謗居東。而哀鳴益切。人才者。大臣之以固國之根本者也。時未有賢。則教育之不夙也。不此之務。惴惴然求以弭謗。而貽國家之患。可深惜也。夫問。次於學者也。問之道。尤重於學也。三代以下。於學也博。於問也寡。三代以上。於學也略。於問也詳。故稱舜之大知好問。其至矣。雖然。學者自爲學也。問待人。而其塗有二。有自問者。有問人者。自問者。恐其心之所信。非其身之所宜。身之所行。非其心之所得。處事外者。公理之衡也。不問而不我告。問而猶恐其不我告焉。孜孜以求之。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聖之津梁也。問人者。舍其是非。而求人之是非。舍天下之好惡。而求一人之好惡。察焉而愈昏。詳焉而愈誠。君子之喜怒有偏者矣。小人之愛憎。未有不私者也。急於求短。以疑其長。亂國闇主。猜忌之臣。所以惑焉。而自奪其鑑也。愚者之狂藥也。夫人之心行。有小略而大詳者。有名污而實潔者。有迹詭而心貞者。君子於此鑒之。眞信之篤。不忍求人於隱曲。抑不屑也。而流俗之口。好擣舉以矜其慧。辨姦邪之醜。正者勿論焉。不擇人而問之。則善惡互亂。有所偏任。則讒閒行。問之君子。則且對以不知。問之小人。則盡言而若可倚。於是而賢才之心。疑畏而不爲用。姦僞之士。塗飾以掩其惡。則有讒不見。有賊不知。皆好問者之所必致矣。居官而敗其官。有天下而敗天下。必也。故曰。愚者之狂藥也。舍其躬之得失。不考鏡於公非。日取人之貞邪。待左右以爲耳目。其亡速於桀紂。不亦傷乎。范甯爲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是道也。不自問己過。而問人以聾爲聰之道也。徐邈責之曰。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善惡倒置。讒諂並進。可不戒哉。治道學術。斯言盡之矣。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矣。操樹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弗能樹

人責在大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掣大臣以弗能有爲。大臣有辭也。君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濟之功已著見而爲天下所倚重。乃及身而止。不能樹人以持數世之危。俾免於亡。大臣無可辭矣。王導謝安皆晉社稷之臣也。導庇其族而不能公之天下。故庾亮得而閒之。然其沒也。猶有郗鑒王彪之謝安以持晉室之危。雖非導之所託。而樹之者猶導也。安以族盛而遠嫌。不私其子弟可矣。當其身而道子以亂。迨其後而桓元以篡。廷無端方嚴正之士。居端揆以鎮姦邪。不於安責。將誰責而可哉。老氏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安學於老氏者也。故能以力建大勳之子弟。使遠引以全名。其宗族雖有賢者。皆無列於朝右。以是爲順天興廢之理與。夫君子之進也。有先之者。其退也。有後之者。退而無以後之。則已成之緒。與身俱沒。而宗社生民不被其澤。旣已爲公輔。建不世之勳。則宗社生民。卽厥躬之休戚矣。全身而避名。知衰而聽命。抑豈所謂善退者哉。退之難於進也久矣。未退之日。而早爲退之地。非樹人其何以退乎。或曰。時未有人也。夫王雅王恭殷仲勘王珣之徒。躁而敗者。望不重也。養不純也。養其剛烈之氣。繫括以正之。崇其位。望以止其浮夸。此諸人者。固皆可用。而皆可止者也。安弗能養以戢其驕。授之昏溷之主。以導於諛。於是乎輕僇以從主之私。而激成上下相爭之勢。安存而政已亂。安沒而國已傾。則舉生平之志操勳名。與廟社河山而消隕。安之退。一退而無餘矣。天之道。功成而退。春授之夏。冬授之春。元氣相嬪於無垠。豫養其穉而後息其老。故四序循環而相與終古。老氏不足以見此。而安是之學也。史魚不能進蘧伯玉。死以爲慙。此則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慕容寶定士族舊籍。分清濁。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而士民嗟怨。□□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

以德仁與者。以德仁繼其業。以威力與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爲時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竊。亦嚴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終尙乎威力。猶一致也。絀其威力。則威力旣替矣。竊其德仁。固未足以爲德仁也。父驢母馬。其生爲羸羸。則生絕矣。相雜而類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苻堅之敗。北方瓜分而雲擾。各恃其部曲。以彈壓士民而用之。無非濁也。純乎濁而清之。清者非清。濁者失據。人民不靖。部曲離心。不亡何待焉。雖然。天下之濁極矣。威力橫行。而貧弱無告。固不可以永也。慕容氏以亡。而拓拔氏承之。以稍息。噉嚼汗。薺之氣。相延相俟。以待隋唐。則寶取亡之道。又未必非天下之生機也。士民怨之。彼士民者。又惡足與計恩怨哉。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或且不及五世而無餘。君子深悲其後也。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忠貞。而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者數十年。姚興稱帝於關中。禮徵薛疆。授以將軍之號。遂降興而導之以取蒲坂。悲夫。志士以九族殉。經營於鋒刃之下。貽子孫以磐石之安。之澤而子孫隕落之也。虛名小利。動不肖之靈魂。而忘其祖父。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氣。怨恫於幽。而子孫或且以爲榮焉。有如是夫。姚興之盛也。不如苻氏。其暴也。不如劉石。遲之數年而興死矣。泓滅矣。拓拔氏尤能容我而無殄滅之憂者。俟之俟之。隋興而以清白子孫爲之。士民豈遽不可。然而終不及待也。一失其身。而歷世之流風以墜。前之人亦自靖而已矣。遑恤我後哉。溧陽史氏以建文舊臣。三世不入庠序。而史鑑之名。凌王鏊而上之。何史氏之多幸也。



## 安帝

國之亡。類亡於淫昏暴虐之王。而晉獨不然。前有惠帝。後有安帝。皆行尸視肉。口不知味。耳不知聲者也。與子之法定於立嫡。二君者皆嫡長。而豫建爲太子。宜有天下者也。藉廢之。而更立支庶之賢者。則抑凌越而爲彝倫之戮。雖然。爲君父者。苟非寵嬖孽以喪元良。念宗社之安危。亦奚恤哉。抑非徒前君之責也。大臣有社稷之任。固知不可。而選賢以更立焉。自靖而憂國如家者所宜然也。乃惠帝之嗣也。衛瓘爭之矣。和嶠爭之矣。賈氏飾僞以欺武帝。而武帝姑息以不決。若安帝則上下無異辭。而坐聽此不知寒暑飢飽者之爲神人主。夫孝武之淫昏。誠無百年之慮矣。而何大臣之漠然不念也。司馬道子利其無知而擅之。固已。王恭猶皎皎者。而抑緘默以處此也。何哉。恭方與道子爲難。恐道子執廢適以爲名。而行其誅逐。天下不知安帝之果不勝任。而被恭以逆名。恭所不敢任也。道子爭權而人皆懷貳。豈徒恭哉。謝安且不。敢任。而抱東山之志。舉國昏昏。授天下於鸞鷖。而晉以亡。天也。抑人任其咎矣。夫安功在社稷。言卽不庸。而必無覆宗之禍。何恤而不爲君父任知罪之權。若恭也。與其稱兵而死於劉牢之之手也。則何如危言。國本以身殉宗社乎。見義不爲而周章失措。則不勇者不可與託國。信夫。

公論者。朝廷之柄也。小人在位。天下未聞其惡。外臣未受其傷。而臺諫爭之。大臣主之。斥其姦而屏逐之。則臣民安於下而忘言。卽其擊之不勝。而四方猶靜處以聽。知朝廷之終有人。而弗難澄汰也。如是則不保國之無姦邪。而四海無爭衡之禍。公論之廢於上也。臺諫緘唇。大臣塞耳。惡已聞於天下。而倒授公論。

之柄於外臣。於是而清君側之師起。而禍及宗社。劉隗刁協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庾亮以輕躁損物。望而蘇峻反。晉廷之臣。未有持片辭以與隗協亮爭者。貽疆臣以犯順。宗社幾亡。固有以召之也。然猶曰。隗協之持論。非不正也。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若夫司馬道子。王國寶。荒淫貪穢。灼然爲晉之蝥賊。孝武雖與同昏。旣而疑忌之。疏遠之矣。乃在廷之士。持祿取容。無或以片言摘發。而正名其爲姦邪者。於是而外臣測國之無人。以激其不平之氣。王恭殷仲堪建鼓以鳴。而不軌之桓元。藉之以逞。公論操於下。而朝廷爲養姦之淵藪。天下靡然效順於逆臣。誰使之然邪。或曰。道子帝之母弟。國寶居奧窔。以交榮。未易除也。夫苟懷忠自靖。則以頸血濺姦邪。而何憚於彊禦。道子者。尤昏庸而弗難控制者也。孝武崩。國寶扣宮門求入。王爽拒之。則止矣。王恭反。車允以危言動之。國寶卽解職待罪。而道子弗難殺之矣。是可鞭笞使而銜勒馭者也。孝武疑道子之專。而徐邈進漢文淮南之邪說。國寶就王珣與謀。而珣猶有卿非曹爽之游詞。在廷之臣。胥若此矣。遠邇憤盈之氣。決發以逞。非特恭與仲堪。卽桓元之蓄逆不可揜。而天下從之以風靡。勢之所必至也。謝安沒而晉無大臣。謝安爲門戶計。以退處。而晉早無親臣矣。諫諍之職久廢。士相習於迂緩。相尙以苟容。晉更不得謂有羣臣矣。方州重於朝廷。是非操於牧督。相尋而亂。終六代之世。假趙鞅晉陽之名。以行篡弑。至唐而後定。故言路者。國之命也。言路蕪絕。而能不亂者。未之有也。割地以封功臣。三代之制也。施之後世。則危亡之始禍矣。而割邊徼之區。以與有功之酋。害尤烈焉。古諸侯之有國。自其先世而已。然安於侯服舊矣。易姓革命而有所滅。以有所建。授之於功臣。而大小相錯。同姓異姓。庶姓相閒。互相制而不相下。抑制其貢享覲問之禮。納之於軌物。而厚用其材。則封殖自大。以窺

伺神器之心。無從而作。然而荆吳徐越。抗顏以亂中夏。高宗憊於三年。宣王勞於南伐。迄春秋之季。愈無甯日矣。目秦罷侯置守。而天下皆天子之士矣。天子受土於天而宰制之。於己亦非私也。割以與人。則是私有而私授之也。邊徼之有閒地。提封不得而畝之。疑爲委餘而不足惜。然而在我爲委餘者。在彼爲奧區。經理其物產。生聚其人民。未有不爲我有者也。拓拔氏以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其後爾朱氏卒爲拓拔氏之憂。而國因以亡。非千秋之明鑒也乎。□州之棄二百餘年。而禍發不救。胡未之考也。或曰。荒遠之士。委諸其人。若蜀滇黔粵之士官。雖有叛者而旋滅。其何傷。非也。蜀滇黔粵土夷之地。本非吾有也。羈縻之而已。世其土。服其官。彼亦有保宗全世之情。而不敢妄以逞。一逞而固有反顧之心。戀其棧豆。則迫而攻之也易。若土已入我職貢。而以驍捍爲我立功矣。取非其所。世有者裨益之。而長其雄心。其始也。徼幸而無所恤。其繼也。屢進而無所止。一有怨隙。乘事會以狂起。其尙有所顧忌乎。拓拔氏虛六鎮。不爲郡縣。自秀容川始也。禍之所必生也。棄地者棄其國。甯有爽與。

天下多故。言兵者競起。兵不可以言言者也。孫吳之言。切於情勢。近於事理矣。而當時用之。偶一勝而不足以興。讀其書者。未有能制勝者也。況其濫而下者乎。道不足則倚謀。謀不足則倚勇。勇不足則倚地。地不足則倚天。天不足則倚鬼。倚鬼則敵知其舉。無可倚矣。倚鬼則將吏士卒。交釋其憂勤。智者知其無成。而心先亂。愚者幸其有成。而妄自驕。兵敗身死。以殉術士巫覡之妖。未有免者。然而術士巫覡之說。終淫於言兵者之口。其說彘穀。其書汗牛。天下多故。乘之以興。無亂人非亂世也。王凝之奉天師道。請鬼兵禦賊而死於孫恩。殷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以請禱。而死於桓元。段業信卜筮巫覡。而死於沮渠蒙遜。鬼

者。死之徒也。與鬼爲徒而早近於死。況以封疆人民。倚於恍惚無實之妖邪。而貽國以亡。陷民於死。若是者。見絕於天。未有不喪其身首者也。段業竊也。仲堪叛也。天奪其魄。以迷於鬼而死也。固宜。王凝之清族雅士。分符治郡。以此戕身而誤國。不亦愚乎。凝之之奉妖也。曰。其世奉也。則王羲之不能辭其咎矣。妖邪繁興。附於兵家之言。世所號爲賢者。且惑焉。郭京以陷城。申甫以喪師。金御史聲秉大節。以不貳於生死而亦惑焉。白圭之玷也。丁甲也。壬遁奇禽也。火珠林也。乞靈於關壯繆及元武之神也。皆言兵者之所倚也。其書不焚。其祀不毀。惑世誣民。亂人不可戢矣。

論史者之獎權謀。墮信義。自蘇洵氏而淫辭逞。近有李贄者。益鼓其狂瀾。而惑民倍烈。諫則滑稽也。治則朝四暮三也。謀則陽與陰取也。幸而成。遂以誚君子之誠。愨曰。未可與權。其反覆變詐之不讎。以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則諱之而不言。故温嶠之陽親王敦。而陰背之。非無功於晉矣。然非其早卒。君子不能保其終爲晉社稷之臣也。何也。嚮背無恆。而忠孝必薄也。前有呂布。後有劉牢之。勇足以戡亂。而還爲亂人。嗚呼。豈有數月之間。俄而爲元顯用。而卽叛元顯。俄而爲桓元用。而卽圖桓元。能不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也乎。劉襲曰。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使牢之幸。讐其詐。而桓元受戮。論者將許之以能權。乃牢之殺元。而牢之之禍。晉益深。君子豈受其欺哉。夫君子之道。成則利及天下。不成而不自失。其諫也用。則居其位。不用則去之。又不然。則延頸以受暴君之刃而已。無可諂也。其定亂也。可爲則爲。直詞正色。以衛社稷。不濟則以身殉而已。死者義也。死不死命也。有命自天。而俟之以義。人之所助。天之所祐。故曰。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易豈不可與權者哉。秉信非以全身。而身或以保。非以圖功。而功或以成。託身

失所而爲郗超。欲自免焉。則爲溫嶠。加之。以反覆之無恆。則爲牢之。嶠成而牢之敗。牢之死而超生。天之所以禍福者。尤在信與不信哉。論人者。以是爲準而已矣。獎譎詐以徼功。所謂刑戮之民也。

蕭道成。蕭衍。楊堅。朱溫。石敬瑭。郭威之篡也。皆石勒所謂狐媚以取天下者也。劉裕其愈矣。裕之爲功於天下也。不一而自力戰以討孫恩始。破之於海澨。破之於丹徒。破之於郁洲。盛之窮而赴海以死。當其時。桓元操逆志於上流。道子元顯亂國政於中朝。王凝之謝炎以庸劣當巨寇。若鴻毛之試於烈燄。微劉裕。晉不亡於桓元而亡於妖寇。卽不亡而三吳全盛之勢。士民所集。死亡且無遺也。裕全力以破賊而不恤其他。可不謂大功乎。天子者。天所命也。非一有功而可祇承者也。雖然。人相沈溺而無與爲功。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困於氣數而不遂。則立大功於天下者。爲天之所不棄必也。故道成衍堅。溫敬瑭威。皆不永其世。而劉宋之祚。長至於今。彭城之族。尤盛。若夫謝安。郗苻堅。而懷滄海之心。郭子儀。平安史。而終汾陽之節。豈可概望之斯人乎。裕不學者也。裕之時。僭竊相乘之時也。裕之所事者。無信之劉牢之事。裕者。懷逆徼功之劉穆之。傅亮。謝晦也。是以終於篡而幾與道成等伍。當其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生死之日。豈嘗早畜覬覦之情。謂晉祚之終歸已哉。於爭亂之世。而有取焉。舍裕其誰也。

成敗之數。亦曉然易見矣。而苟非閒世之英傑。無能見者。氣燄之相取相軋。有以蕩人之心神。使之回惑也。天下不可易者。理也。因乎時而爲一動一靜之勢者。幾也。桓元。豎子。而干天步。討之必克。理無可疑矣。然君非君。相非相。則理抑不能爲之伸。以力相敵而力尤不可恃。惡容不察其幾哉。元犯歷陽。司馬休之走矣。尙之潰矣。元所畏者。劉牢之。擁北府之兵。爾牢之固曰。吾取元如反手。牢之卽有不軌之心。何必不

誅元而挾功以軋元顯。忽懷異志以附元。甚矣。牢之之詐而愚也。惟劉裕見之也。審。故與何無忌。劉敬宣。極諫。牢之以決於討元。斯時也。剛決而無容待也。幾也。元已入建業。總百揆。督中外。布置腹心於荆江。徐。竟丹陽。以爲鞏固。而元抑矯飾以改道。子昏亂之政。人情冀得少安。牢之乃於斯時起而奪之。不克。而爲元所削。衆心瓦解。尙思渡江以就高雅之於廣陵。其敗必也。敬宣且昏焉。又惟劉裕見之也。審。直告牢之。以不能。而自還京口。結何無忌以思徐圖。斯時也。持無重而無患其晚也。幾也。夫幾亦易。審矣。事後而反觀之。粲然無可疑者。而迂疏之士。執一理以忘衆理。則失之。狂狡之徒。見其幾而別挾一機。則尤失之。無他。氣餒之相取相軋。信亂而不信有已亂之幾也。裕告無忌曰。元若守臣節。則與卿事之。非僞說也。亂有可已之幾。不可逆也。又曰。不然。當與卿圖之。則元已在裕目中矣。所謂閒世之英傑。能見幾者。知此而已矣。豈有不可測之神智乎。

三吳之苦飢。自昔已然。晉元興中。承桓元閉糴。孫恩阻亂之餘。遂至填溝委壑。幾空城邑。富室衣羅紈。懷金玉而坐斃。或曰。俗奢亡度。以使然。固也。而不盡然也。三吳之命。縣於荆江。上流有變。遏抑而無與哺之。則立槁耳。自晉之南遷也。建業擁大江而制其外。三吳其腹裏也。人懷其安。而土著者不移。僑寓者爭託。於是而士民之殷庶。甲乎天下。地有限而人餘於地。地不足於養人。歷千餘年而一軌。乃三吳者。豈徒東晉之腹裏。建業所恃以立國哉。財賦之盈。歷六代。唐宋而於今未替。則休養之以固天下之根本。保全千餘年之生齒。而使無凋耗。爲元后父母者。惡容不及汲焉。夫人聚則營作之務繁興。財恆有餘。而粟恆不足。猶荆湘土廣人稀。力盡於耕。而它務不遑。粟恆餘而財恆不足。以此籌之。則王者因土作貢。求粟於荆

湘而薄責以財。需財於吳會而儉取其粟。是之謂損益盈虛之大經。因地因人而不違其理。而念此者鮮矣。夫既厚責粟於三吳矣。無已。則嚴遏糴之禁。以互相灌注。有粟者得貨賄焉。有貨賄者得粟焉。一王之土。合以成一家之盈縮。亦兩利之術也。是故惡莫大於遏糴。桓元之惡。烈於孫恩矣。夫元據上流。餒三吳以弱朝廷。自以爲得計矣。又惡如己。既竊晉而有之。則三吳者。又己日之根本也。使元能撫之以乘京口之後。何至一敗而無餘哉。故殃人者。未有不自殃者也。桓元將篡。殺北府舊將之異己者。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相率奔燕。棄故國而遠。卽於異類。爲劉昺。蕭寶寅之先驅。夫諸子亦各有其志行。豈其豫謀此汙下之計。爲藏身之固哉。迫於死而不暇擇爾。雖然。其爲棄人於兩閒。固自取之也。桓元之逆。非徒禍在必避也。禍卽不及。而豈忍爲之屈。諸子據山陽以討元。雖不必其忠晉。而固丈夫之節也。何至周章失措。而逃死於鮮卑邪。夫劉裕亦北府之傑。劉牢之之部曲也。坦然自立於京口。而無所懼。元豈與裕無猜乎。裕自有以爲裕。而元不足以爲裕憂也。裕之還京口也。以徐圖元也。乃置元不較。急擊盧循於東陽。而破走之。旋擊徐道覆。而大挫之。追盧循至晉安。而又敗之。未嘗一日弛其軍旅之事也。爲晉用而若爲元用。爲元用而實爲晉用。威伸於賊。兵習於戰。若不知元之將篡者。而元亦無以測其從違。非徒莫測也。雖測之。而亦無如之何也。故元妻劉氏。勸元除裕。而元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既思用裕。亦固知裕威已建。非己所得而除也。元知裕之不可除。故隱忍而厚待之。以俟其隙。裕亦知元之不能除己。故公然入朝而不疑。惟浹歲之閒。三破妖賊。所行者正。所守者堅。人不得而疑。雖疑。亦無名以制之也。裕居不可勝之地。而制元有餘矣。嗚呼。士當逆亂垂亡。憂危沓至之日。詭隨則陷於惡。躁競則迷於所嚮。亦惟爲

其所可爲。爲其所得爲。而定大謀成大事者在此。全身保節。以不顛沛而逆行者亦在此。休之敬宜雅之。舍己所必爲。則雖懷討逆之心。而終入於幽谷矣。英雄之略。君子有取焉。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正用之可以獨立於天綱裂地維坼之日。而無疚媿矣。

廉恥之喪也。與人比肩事主。而歆於佐命之榮賞。手取人之社稷。以奉姦賊。而北面事之。始於西漢劉歆。公孫祿之徒。其後華歆鄒慮相踵焉。然天下猶知指數之也。幸而不遇光復之主。及身爲戮。而猶無獎之者。上有獎之者。天下乃不知有廉恥。而後廉恥永亡。王謐世爲晉臣。居公輔之位。手解安帝璽綬。以授桓元。爲元佐命元臣。位司徒。此亦華歆鄒慮之流耳。義兵起。桓元走。晉社以復。謐以元司徒。復率百官而奉迎安帝。此誠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匪類矣。劉毅詰之。逃奔曲阿。正王法以誅之。當無俟安帝之復辟。而劉裕念疇昔之私好。追還復位。公然鵠立於百僚之上。則其崇獎姦頑。以墮天下之廉恥也。惟恐不夙。苟非志士。其孰不相率以卽於禽獸哉。俄而事此以爲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俄而事彼以爲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奪人之大位。以與人。見奪者卽復得焉。而其富貴也。抑無損。獎之以敗閑喪檢。而席榮寵爲故物。則何怪謝晦褚淵沈約之無憚無慙。惟其所欲易之君而易之邪。嗚呼。忠與孝。非可勸而可懲者也。其爲忠臣孝子矣。則誘之以不忠不孝。如石之不受水。而不待懲也。其爲逆臣悖子矣。則獎之以忠孝。如虎之不可馴。而不可懲也。然則勸懲之道。惟在廉恥而已。不能忠而不敢爲逆臣。不能孝而不敢爲悖子。刑齊之也。而禮之精存焉。刑非死之足懼也。奪其生之榮。而小人之懼之也。甚於死。天子正法以誅之。公卿守法以詰之。天下之士。衣裾不徹其門。比閭之氓。望塵而笑其失據。則懼以生恥。始恥於名利之得喪。而



漸以觸其羞惡之良。天子大臣。所以濯磨一世之人心。而保固天下者在此也。手解其蠶綬。而復延之坐論之列。兩相覲而不慙。則恥先喪於上。而何望其下乎。裕之不黷謚也。入心風俗之禍。延及百年。唐黜蘇威。而後老姦販國之惡習。以破。惜老成。徇物望。以爲悖逆師。禍將自及矣。

李暹之後。興於唐。於是而知天道之在人心。非君子徒爲之說。以誘人於善也。易曰。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人亦豈好爲疑詐。而與人相逆哉。愛憎亂之也。亦既見爲可爲而爲之。見爲可言而言之。則執遽背其初心。而自相刺戾。見可愛而移。見可憎而止。而後心不能以自保。甯棄信也。且以快一時之情也。愛憎者。非以順物。而求物之順己也。求物順己。而不順於物。勿恤也。順己者。愛之而賞。醜逆己者。憎之而罰。濫罰濫旣。已大傷乎人心。賞醜則得者自詫其邀取之工。而不以爲恩。不得者抱快邑以不平者積矣。是故履信思順者。不求之物。理。而但求之吾情。知吾情之非物理。而物理在矣。暹之戒諸子曰。從政者。審慎賞罰。勿任愛憎。折獄必和顏。任理用人。無閒於新舊。計近不足。經遠有餘。是說也。豈徒其規模之宏遠哉。內求之好惡之萌。以治其心。與天相順。循物以信。三代以下。不多得之於君子者。而暹以偏方。割據之雄。能自求以求福。推此心也。可以創業垂統。貽百世之休矣。求治理而本諸心。昧者以爲迂也。詩書所言。豈欺我哉。言綜核者。任憎也。世之言法者。盡此耳。言寬大者。任愛之。世之言恩者。盡此耳。法近義而非義。以妨仁。恩近仁而非仁。以害義。秦政以剛而亡。漢元以柔召亂。非仁義也。且非法也。抑非恩也。任愛而淫。任憎而戾也。三代之王者。不立治天下之術。而急於學。克此心之愛憎而已矣。一不學而以愛憎爲師。苻堅之厚慕容。垂恩不足以爲恩。況諸暴虐者之淫刑。以逞乎。暹未嘗學者也。而冥合於道。學豈

以文哉。梁陳之主。且墳夕典。而身爲僂。國爲滅亡。求之物而不求之己也。曷雖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一心得御。而太和之氣歸之。貽爾後昆於無窮。勿謂三代以下。無其人也。

殷仲文推戴桓元。諂以求容。哀章之徒也。義兵起。隨元西走。復與俱東。下以抗順。及崢嶸洲之敗。元且誅殛。乃叛元而降。挾二婦人以求免。此宜膺黨賊之誅。而勿赦者也。幸逃於死。復守東陽。曾不報而更以出守。不執權爲怨望。仲文之敢爾者何也。王謚爲三公。而人喪其恥心。故干榮之情不息也。劉裕何無忌。按法而誅之。而時論不協。史氏尤憾裕之擅權以枉法。何也。謚登庸而仲文受戮。裕任愛憎之情。仲文死而無以服其心也。雖然。謚之辱人賤行。疲懦無能爲者也。借令重用仲文而假之以權。禍豈有極哉。始與元共逆者仲堪也。繼爲元佐命者仲文也。挾其門族與其虛譽。搖動人心。以恣狂逞。不能有劉裕之功。而篡謀更亟。天下之燭亂如沸羹。愈不知其所止矣。仲文之誅也。並誅桓元。前此桓氏滅。而允以沖之子獨免。謂沖忠耳。桓溫死。謝安王彪之正綱紀。以匡晉室。北府兵強。荆江氣折。沖自保其軀命。不敢嘗試。而遂許之以忠。蛇蠍冬蟄。而無毒於人。其許之爲祥麟威鳳乎。謝元破苻堅。而沖鬱抑以死。推此心也。滅其族焉。非濫也。慕容超。鮮卑也。而無道以取死亡。不足道矣。苟有當於人心。天理之宜者。君子必表出之。以爲彝倫之準則。超母段氏在秦。姚興挾之。以求太樂諸伎。段暉言不宜以私親之故。降尊自屈。先代遺音。不可與人。封逞言大燕七葉重光。奈何爲豎子屈。嗚呼。此豈有人之心者所忍言乎。超不聽。而盡奉伎樂。北面受詔。而興禮其母。而遣之。超於是乎合人心之安。以順天理之得矣。超之竊據一隅。而自帝。非天命也。慕容氏乘亂而世濟其凶。非大統也。卽其受天之命。承聖王之統。亦豈以天下故。而棄置其親於異域哉。舜

之視天下也。猶草芥也。非超之所企及也。而不忍其親之心。則充之而舜也。舜與蹠之分。豈相懸絕乎。蹠乎蹠上。達則舜矣。然則宋高宗之迎母后。而割地稱臣於女真。亦許之孝乎。宋高不可以超自解也。慕容暉之亡。亡於苻氏。苻氏其讎也。姚氏非其讎也。國非其所滅。君父不爲其所俘。係超乘亂而有青土。姚興乘亂而有關中。兩俱割據。以彊弱相役。而固無首足之分。以母故而下之。非忘親而自屈也。而宋高豈其然乎。況乎其未嘗割世守之上。輸歲幣以自敝。僅以工伎之賤者。易已罔極之昊天邪。或曰。超之迎母。并迎其妻。非純孝也。嗚呼。君子之求於人也。可以苛察而無已乎。其爲迎母矣。而於妻何嫌。且超卽欲迎其妻。而自屈。亦異於人之爲妻而屈者。慕容備德。隨垂反叛之日。超母方娠。苻堅囚之。獄吏呼延平。竊以逃於羌中。而超生。超母感平全其子母之恩。爲超娶平女。則呼延氏肉超母子之白骨。而恩亦大矣。妻爲平女。而屈己以迎之歸。亦厚道也。而何嫌焉。段暉封還。矜血氣以爭。而不恤天性之恩。夷之驚戾者也。不可與岳鵬舉胡邦衡同日並論也。

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時而合。合則亙千古通天下。而協於一人之正。則以一人之義。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而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執其一義。以求伸其義。雖伸而非萬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嚴。而義愈病。事是君而爲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然有爲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爲主者也。則一人之私也。子路死於衛。輒而不得爲義。衛輒者。一時之亂人也。推此則事偏方。

割據之主。不足以爲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許以爲義。而義亂。去之以就有道。而譏其不義。而義愈亂。何也。君臣者。義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時之人心不屬焉。則義徙矣。此一人之義。不可廢天下之公也。爲天下所公奉之君。君令而臣共。義也。而□□者。義之尤嚴者也。五帝三王。勞其神明。殫其智勇。爲天分氣。爲地分理。以絕□於□。卽以絕禽於人。萬世守之而不可易。義之確乎不拔。而無可徙者也。春秋者。精義以立極者也。諸侯不奉王命。而擅興師。則貶之。齊桓公次陘之師。晉文公濮城之戰。非奉王命。則序其績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陸渾之戎。猶書爵以進之。鄭伯奉惠王之命。撫以從。楚則書逃歸以賤之。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桓溫抗表而伐李勢。討賊也。李勢之僭。潰君臣之分也。溫不奉命而伐之。溫無以異於勢。論者惡其不臣。是也。天下之義。伸也。劉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鮮卑也。慕容氏世載凶德。以亂中夏。晉之君臣。弗能問。而裕始有事。暗主不足與謀。具臣不足與議。裕無所可奉也。論者亦援溫以責裕。一時之義。伸。而古今之義。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義。予之可也。若其後之終於篡晉。而後仲君臣之義。以誅之。斯得矣。於此而遽奪焉。將聽鮮卑之終汚此土。而君尙得爲君。臣尙得爲臣乎。

國之將亡。懼內逼而逃之夷。自司馬國璠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繼。以走歸姚興。劉景蕭寶寅。因以受王封。於拓拔氏。日導之以南侵。於家爲敗類。於國爲匪人。於物類爲禽蟲。偷視息於人間。恣其忿戾。以徼幸。分豺虎之餘食。而猶自號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夫尊則君也。親則祖若考也。宗祏將毀。不忍臣人而去之。義也。雖然。苟其忠孝之情。發爲義憤。如漢劉信。劉崇。喋血以起。捐脰領而報宗祏。斯則尙矣。若其可以待

時而有爲。則南陽諸劉。大則帝而小則侯。仇讎之首。不難散於漸臺也。抑或勢無可爲。而覆族之足憂乎。山之椒海之澨。易姓名混耕釣。以全身而延支裔。夫豈遂無道以處此哉。然則國璠之流。上非悼宗社之亡。下非僅以避死亡之禍。貪失其富貴。而倒行逆施以徼幸。乃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賊爲羞。罪可勝誅乎。國璠之始奔慕容氏也。以桓元之篡。元固可旦暮俟其亡者。而遽不能待。繼奔姚氏也。劉裕之篡。固尙未成。可靜俟其成敗者也。不能一日處於蕭條岑寂之中。望□類而分餘食。庫恥滅而天良無遺矣。不之篡。劉氏之族全。炎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陽陳留令終而不逢刀鳩。劉裕篡而恭帝弑。司馬氏幾無噍類。豈操懿不炎之凶慝。淺於劉裕哉。司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劉裕之窮凶。以推刃也。亦有辭矣。曰。彼將引□□□□以蔑我□□者也。而□□之士。亦不爲之抱憤以興矣。紀季以鄙入於齊。春秋無貶詞焉。齊紀讐也。甯附於齊而不東走萊夷。南奔句吳。則猶能知其□也。劉裕之篡。劉穆之導之也。其殺劉毅。胡藩。激之也。不逞之士。遊於帷幕。而干戈起於几席。亦可畏矣哉。誠其爲姦雄矣。既能識夫成敗之機。則亦如有名義也。故孫權勸曹操以僭奪。而操有踞鑪著火之歎。既畏人之指摘。抑有慎動之思焉。而不逞之士。迫欲使之嘗試。以幸得而已居其功。於是揣摩情形。動之可以疑。而懼之可以畏。則且謂天下之士業已許我。而事會不得不然。錢鳳郗超。僅失之。而詭得者多矣。禍不可止矣。先王收之於膠庠。而樊之以飲射。非以鉗束之也。凡以養其和平之氣。而潛消其險詐也。王澤既斬。士非游說不顯。流及戰國。蔑宗周。鬪羣雄。誅夷親臣。斬艾士民。皆不逞之士。譬其攀附之私。以燼亂天下。嗣是而後。上失其道。則游士蠶起。朱溫之爲梟獍。敬翔李振導之也。石敬瑭之進□□。桑維翰導之也。

乃至女真蒙古之吞噬中華。皆衣冠無賴之士。投幕求榮者。窺測事機。而勸成之。廉希憲姚樞許衡之流。又變其局。而以理學爲捭闔。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游士之禍。至於此而極矣。故婁敬馬周不遇英主。不值平世。皆足以亂天下而有餘。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爲報國。解縉言雖可賞。必罷遣歸田。以老其才。而戢其躁。聖主賢臣。所以一風俗。正人心。息禍亂者。誠慎之也。誠畏之也。

開創之君。則有鄉里從龍之士。播遷之主。則有舊都扈蹕之人。念故舊以敦仁厚者。所必不能遺也。然而以傷治理爲天下害。亦在此焉。夫其捐棄墳墓。僑居客土。以依我。亦足念也。而卽束以法制。概以征役。則亦不忍也。而抑不能然。以此席富貴。圖晏安。斥田宅。畜僕妾。人王人土。土而蕩佚於賦役之外。河潤及於姻婭。登仕版。則處先從國政。則處後。不肖之子弟。倚閭閱營私利。無有厭足。而新邑士民。獨受重役。而礙其進取之途。夫君若臣。旣託迹其地。恃其財力。以相給衛。乃視爲新附。而屈抑之。以役於豪貴。則以光武之明。而南陽不可問之語。已爲天下所不平。又甚則劉焉私東州之衆。以離西川之心。而速叛。豈徒國受其敗。彼僑客者之榮利。又惡足以保邪。西人之子。隨平王而東遷者也。譚大夫致怨於酒漿。佩璲而東諸侯皆叛。驕逸者之不可長。誠君天下者所宜斟酌。而務得其平也。晉東渡而有僑立之州郡。選舉偏而賦役減。垂及安帝之世。已屢易世。勿能革也。江東所以不爲晉用。而視其君如胡越。外莫能經中原。內不能悍篡賊。誠有以離其心也。劉裕舉桓溫之法。省流寓郡縣。而申土斷。然且格而不能盡行。其始無以節之。後欲更之。難矣。

崔浩智以亡身。其智也。適以亡其身。則不智莫大焉。君子之所貴於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於知

天而難矣。然而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非知人，則不足以自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卽民之聰明明威，而見天之違順，則秉天以治人，人之可從，可遠者，審矣。故曰：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所事者，君也。吾義之所不得不事也。所交者，友也。吾道之不得不交也。不得不事，不得不交者，性也。事君交友，所以審用吾情，以順吾性，而身之得失繫焉。故曰：非知人，不足以自知。繇此言之，極至於天，而豈難知哉。善吾知其福，淫吾知其禍，善而禍，淫而福，吾知其時，時有不齊，貞之以自求之理，吾知其復，綱縕之化，無方陰陽而已。陰陽之變化，進退消長而已。其徵爲象數，象數有不若而靜俟，必反其用爲鬼神。鬼神不測，而誠格不違，故象數可以理貞，而鬼神可以正感。象數不可以術測也。鬼神不可以私求也。知此者，恆守而無渝，則象數鬼神赫赫明明，昭示於心，而無所惑難矣。然而知此者之固無難也，非是者，謂之玩天而媿鬼，則但讐其術，而生死於術之中，於人無擇，於己不審，不亡其身，何待焉。浩之見知於拓拔嗣也，以洪範以天文，其洪範非洪範也，非以相協厥居者也。其天文非天文也，非以敬授民時者也。及其後與寇謙之比崇淫祀，以徼福於妖忘而已矣。故浩之時，非開治之時也，而浩不知。吉凶者，民之聰明所察，民之明威所利，用者也，而浩不知。嗣非高帝己，非子房，自以其占星媚鬼之小慧，逢迎僞王，因而予智焉。此所謂驅之阱而莫避也，不智孰甚焉。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則禽也。禽非不能與於象數，鬼神之靈也。鵠能射而制於鵠，梟能咒而食於其子，鵠以氣制虻，子以報食梟，天也。妖而射，淫而咒，鬼神之妄也。舍其是非，而從其禍福，舍其禍福之理，而從其禍福之機，禽也。非人矣。浩之不別於人禽久矣。無足道者，爲君子。

者。捐河雒之精義。而曲測其象數。忘孝敬之合漠。而比昵於鬼神。天在人中而不能察於知人而自知。其能賢於浩者幾何也。此邵康節劉文成之所以可惜也。

慕容超求救於姚興。姚泓求救於拓拔嗣。夫豈無唇亡齒寒之理。足以動之乎。然而興與嗣徒張虛聲。按兵不動。坐視其亡。劉裕縣軍深入。詬姚興。擊魏兵於河上。弗慮其夾攻。挑其怒而終無患。蓋超與泓之愚以自亡。興與嗣審於進退。而裕料敵之已熟也。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怒。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其說諱矣。空國興師。越數千里而攻人。豈畏戰者哉。竇建德輕舉以救王世充。未破而建德先禽。其明驗也。攻者志於攻也。三軍之士。皆見爲必攻。守者志於守也。乘陁之人。皆見爲必守。兩俱不相下。而生死懸於一決。怨則果怒。懼則果懼也。若夫人不我侵。兩相鬪而我往參之。君與將無致死之心。士卒亦見爲無故之勞。情先懈。氣先不奮。取敗而已矣。嗚呼。君子之所望於人者。以禮相獎。以情相好已耳。非若小人之相倚以雄也。己所怒而欲人怒之。己所憂而欲人憂之。父不能得之於子也。愚者不知呼籲而冀人之爲我怒爲我憂也。弗獲已而應之。安足恃乎。若其不揣而爲人憂怒。以輕犯人者。則必妄人也。妄人則先以自斃。而奚以拯人之危。齊桓次於聶北。能遷邢以存之。而不能爲邢與狄戰。吳爲蔡請。全力以攻楚。而夫槩先亂吳國。蔡亦終滅於楚。特人而忘己。爲人恃而捐己。皆愚也。君子不入井以望人之從。則不從井以救人。各求諸己而已矣。稽叔夜不能取必於子。文信國不能喻志於弟。忠孝且然矣。顏淵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已瞠乎其後矣。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學問且然矣。況一己之成敗利鈍。而恃人之我援哉。明者審此。自強之計決。而不怨他人之不我恤。而後足以自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情也勢也卽理也不得而怨何其晚也

劉裕初自廣固歸盧循直逼建康勢甚危而裕方要太尉黃鉞之命朱齡石方伐蜀破賊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太傅揚州牧之命督諸軍始發建康以伐秦滅秦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則胡不待盧循已誅譙縱已斬姚泓已俘之日始挾大功以逼主而服人乎此裕之狡於持天下之權而用人之死力也夫能用人者太上以德其次以信又其次則惟其權耳人好逸而不憚勞人好生而不畏死自非有道之世民視其君如父母則權之所歸冀依附之以取名而已裕若揭其懷來以告衆曰吾且爲天子矣可以榮人富人而操其生死者也於是北歸之疲卒西征之孤軍皆倚之以効尺寸而分利祿如其不然則勞爲誰勞死爲誰死則嚴刑以驅之而不奮裕有以揣人心而固持之劉穆之雖狡且不測其機而欲待之凱還之日其媿懼而死者智不逮也因是而知晉之必亡也久矣謝太傅薨司馬道子父子昏愚以播惡而繼以飢飽不知之安帝雖積功累仁之天下人且去之況晉以不道而得之延及百年而亡已晚乎晉亡決於孝武之末年人方周爰四顧而思爰止之屋裕乘其閒以收人望人胥冀其爲天子而爲之効死其篡也時且利其篡焉所惡於裕者弑也篡猶非其大惡也

劉裕滅姚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不果而歸而中原遂終於淪沒史稱將佐思歸裕之飾說也王沈毛傅之獨留豈繫不有思歸之念乎西征之士一歲而已非久役也新破人國子女玉帛足繫其心梟雄者豈必故土之安乎固知欲留經略者裕之初志而造次東歸者裕之轉念也夫裕欲歸而急於篡固其情已然使裕據關中撫雒陽捍拓拔嗣而營河北拒屈丐而固秦隄平沮渠蒙遜而收隴右勳愈大威愈張晉

之天下。其將安往。曹丕在鄴。而漢獻遙奉以璽綬。奚必反建康以面受之於晉廷乎。蓋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奪而無志於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止之者謝晦。鄭鮮之也。蓋當日之貪佐命以弋利祿者。既無遠志。抑無定情。裕欲孤行其志而不得。則急遽以行。篡弑。裕之初心亦細矣。裕之爲功於天下。烈於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贊成其大計。不如操遠矣。操方舉事。據兗州。他務未遑。而亟於用人。逮其後。而不與。叡猶多得剛直明敏之才。以匡其闕失。裕起自寒微。以敢戰立功名。而雄俠自喜。與士大夫之臭味不親。故胡藩言一談一詠。搢紳之士。輻湊歸之。不如劉毅。當時在廷之士。無有爲裕心腹者。孤恃一機巧汰縱之劉穆之。而又死矣。傅亮徐羨之謝晦。皆輕躁而無定情者也。孤危遠處於外。求以制朝廷。而遙授以天下也。既不可得。且有反面相距之憂。此裕所以汔濟濡尾。而僅以偏安草竊終也。當代無才。而裕又無馭才之道也。身殂而弑奪興。況望其能相佐以成底定之功哉。曹操之所以得志於天下。而待其子始篡者。得人故也。豈徒姦雄爲然乎。聖人以仁義取天下。亦視其人而已矣。

## 恭帝

赫運勃勃。徵隱士韋祖思而殺之。暴人之恆也。祖思不免於死。凡尸隱士之名。以處亂世而無其實者。幸而不死。殆行險以徼幸之徒與。祖思之殺。以恭懼過甚。而逢勃勃之怒。恭懼非死道也。故莊周人閒世有養虎之說。動色相戒。譬諸游羿之設中。誠哉其言乎。而非也。若周之說。亦懼已甚。而與死爲徒者也。孔子之於陽貨。義不屈而身不危。雖聖人哉。而固無神變不測之用。求諸己而已。君子之於人也。無所傲。無所

徇風雷之變起於前而自敦其敬信。敬者自敬也。信者自信也。勿論其人之暴與否也。貞敬信者行乎生死之塗而自若。恟慄以居心而外自和。初無與聞也。其於暴人也遠之已夙矣。不可遠而居正以自持。姚興之與勃勃。又奚擇焉。嗚呼。卽不幸而終不免於死矣。以正死以諂死而死均。以正處死者不猶愈乎。以正爲道。其與死違者常也。不免者變也。以懼而諂。諂而死。蹈乎死之道也。卽不死而生理不足以存。幸而免也。剛柔之外有自立之本。而後行乎進退而不迷。莊周之說亦舍其自立者以憂天下而徼幸乎免者。爾又惡知祖思之恭懼。非聞莊周之說以戒心於羿穀而增其怵怯哉。乃若祖思之竊隱士之名而亡實。則於其行見之矣。處夷狄爭亂之世。一徵於姚興。再徵於勃勃。隨聲而至。旣至而不受祿。以隱爲顯。名厚實之。囹蹠之徒也。中夏無主。索虜羌胡。迭爲雄長。而桓溫劉裕兩入關中。獨不可乘其時以南歸邪。如曰溫與裕不可託也。則管甯歸漢。亦何嘗受羈絡於曹操乎。如其不能。身絕天下之交。口絕天下之言。莫爲之先容者。興與勃勃。抑豈能有獨知之契。以相求於夢遇哉。

人之不肖。有賢者以相形。見賢而反求之。己改而從之。上也。雖弗能改。猶知媿焉。而匿其不善。次也。以其相形。忤忌而思害之。小人之惡甚矣。然其忤忌之者。猶知彼之爲賢。而慙己之不肖。則抑其羞惡之心。銷沈未盡。橫發而狂者也。若夫與賢者伍。己之不肖。無所逃責。而坦然亡媿。視賢者之痛哭流涕。以哀世者。若弗聞焉。若弗見焉。進不知改。退不知忌。而後羞惡之心蕩然無餘。果禽獸矣。非但違之不遠矣。劉劭篡晉。而徐廣流涕。此涕也。豈徐氏之私怨。而盡然傷心者乎。通國之變。盈廷之恥。苟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謝晦者。晉之世臣也。從容謂廣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佐命。身是晉遺臣。悲歡固不可同則。

已置晦於人倫之外而絕之矣。晦亦若置廣於物理之外而任之。無媿也。無忌也。人自行禽自飛。蘭自芳。薈自臭。同域而不驚。同時而不揜。嗚呼。天下若此。而君子所以救世陷溺之道窮矣。微獨晦也。宋君臣皆夷然聽廣之異己。而無忌之者。嗣是而劉彧。蕭道成。蕭鸞。蕭衍。相襲以怙爲故常。君臣義絕。廉恥道喪。置忠孝於不論不議之科。爲其所爲。而是非相忘於無迹。不知者以爲其寬厚。亦知其天良滅絕之已極哉。曹操之殺孔北海。司馬昭之殺嵇中散。恥心存焉。至於晉宋之際。而蕩盡已無餘。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用元亮之悲。豈徒爲晉室之存亡哉。

此  
页  
空  
白

# 讀通鑑論卷八

## 宋武帝

宋得天下。與晉奚若。曰。視晉爲愈矣。未見其劣也。魏晉皆不義而得者也。不義而得之。不義者又起而奪之。情相若。理相報也。雖然。曹氏有國。雖非一統天下。而亦汜可小康矣。芳與髦。中主也。皆可席業以安。而司馬氏生其攘心。以迫奪之。視晉之桓元內篡。盧循中起。鮮卑羌虜攘臂相加。而安帝以行尸視肉。離天下之心。則固不侔矣。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馬氏之徒。幸人弱而掇拾之也。論者升晉於正統。黜宋於分爭。將無崇勢而抑道乎。固將曰。晉平吳蜀。一天下矣。而宋不能。魏吳皆僭也。而魏篡則平吳不可以爲晉功。若蜀漢之滅。固殄絕劉氏二十餘世之廟食。古今所盡然而傷心者。混一不再傳。而已裂土宇之廣。又奚足以雄哉。中原之失。晉失之。非宋失之也。宋武興。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拓拔嗣赫連勃勃。斂迹而穴處。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惟劉氏耳。舉晉人坐失之中原。責宋以不蕩平。沒其撻伐之功。而黜之。亦大不平矣。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如以勢而已矣。則東周之季。荆吳徐越。割土稱王。遂將黜周以與之。等而贏政。統一六寓。賢於五帝三王也。遠矣。拓拔氏安得抗宋。而與並肩哉。唐臣隋矣。宋臣周矣。其樂推以爲正者。一天下爾。以義則假禪之名。以篡而與劉宋奚擇焉。中原喪於司馬

氏之手。且愛其如綫之緒以存之。徒不念□□□之區。而忍割南北爲□□之界乎。半以委□□而使爲君。顧抑撻伐有功之主。以不與唐宋等倫哉。漢之後。唐之前。惟宋氏猶可以爲□□主也。

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爲神人之所憤怒者。惡莫烈於弑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弑則自宋倡之。其後相習而受奪之主。必死於兵與飶。夫安帝之無能爲也。恭帝則欣欣然授之。宋而無異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決於弑焉。何其忍也。宋之邪心。固有自以萌。而不可戢矣。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載而殂。自顧其子皆庸劣之才。謝晦傅亮之流。抑詭險而無定情。司馬楚之兄弟。方挾拓拔氏以臨淮甸。前此者。桓元不忍於安帝。而二劉何孟挾之以興。故欲爲子孫計。鞏固而弭天下之謀。以決出於此。嗚呼。躬行弑而欲子孫之得免於弑。躬行弑而欲其臣之弗弑。其可得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之刃。已擬其子之脰。而俟時以逞耳。蕭道成繼起而殄劉氏之血。允又何怪乎。夫人孰有不欲其子孫之安存者也。試之危乃以安之。忘其亡乃以存之。日暮智衰。徬徨顧慮。而生其慘毒。皆柔苒不自振之情爲之也。而身已陷乎大惡。以弗赦。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嗟歎興而妄慮無聊。而殘害生。惡不戢矣。君子之老也。戒之在得。得之勿戒。躬親大惡。不容於天地鬼神。可弗畏哉。

舉宗社子孫之大計。而與人謀之。必其人之可託。而後可徵之色。而見之辭。不然。則禍自此而生。漢高帝疑於所立。乃進而謀者。張良叔孫通耳。良雖多智。而心固無私。通雖詭合。而緣飾儒術。且皆從容諷議之臣。未嘗握兵而持國柄者也。外此則蕭曹不得與焉。陳平周勃。但委任於既定之後。先固未嘗參議論焉。晉武所謀者。衛瓚也。是可與謀者。而不聽。是以失也。隋高祖之謀於楊素。唐太宗之託於李勣。皆鷲賊性。

成而適足以賊其後裔。然二王之失，未能深知素勸之姦耳。若宋武之於謝晦，知其機變而有同異矣。太子不足爲君，乃密與晦謀，而使覘廬陵之能否，是以營陽廬陵之腰領授之於晦，而惟其生死之不亦惑乎？故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師保，若無當於緩急，而保宗祚，燕子孫，杜禍亂者，必資於此。詩書以調其剛戾之氣，名義以防其邪僻之欲，雖有私焉，猶不忍視君父之血，允如雞鶩，而惟其醜磔。若夫身爲人國之世臣，無難取其社稷，惟所推奉而授之。若謝晦者，又居高位，擁兵柄，足以恣其所爲，吾即可否不見於辭，喜怒不形於色，尙恐其窺測淺深，而乘隙以逞，況以苞桑之至計，進與密謀乎？至慎者幾也。至密者節也。衡鑑定於一心，折衷待之君子。唐德宗謀於李泌，宋英宗決於韓琦，而禍亂允戢，其明效也。拓拔嗣詢，崔浩而國本定，亦庶幾焉。知謝晦之險而信之，國不亡，幸也。

## 營陽王

亂臣賊子，敢推刃於君父，有欲篡而弑者，有欲有所援立而弑者，有禍將及身迫而弑者，又其下則女子小人，狎侮而激其忿戾，愍不畏死，遂成乎弑者。若夫身爲顧命之大臣，以謀國自任，旣無篡奪之勢，抑無攀立之主，身極尊榮，君無猜忌，而背憎翕訛，晨揣夕謀，相與協比而行彌天之巨惡，此則不可以意測，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之，營陽王狎羣小而耽嬉遊，誠不可以君天下，然其立踰年耳。淫昵之黨未固，狂蕩之惡未宣，武帝託大臣以輔弼之任，夫豈不望其檢柙而規正之，乃范泰諫而羨之亮晦寂無一言，王誠終不可誨矣。顧命大臣，苟盡忠夾輔，以不底於大惡，亦未遽有必亡之勢也。惡有甫受



遺詔以輔之。旋相與密謀而遽欲弑之。抑取無過之盧陵而先陵蔑之。至於弑逆已成。乃左顧右盼。迎立宜都。處心如此。誠不可以人理測者。視梟獍之行如兒戲。視先君之子如孤豚。嗚呼。至此極矣。是舉也。羨之以位而爲之首。而謀之夙行之堅。挾險惡以干大惡者。實謝晦也。人至於機變以爲心術。而不可測矣。俛而彼焉。俛而此焉。目數動。心數移。殫其聰明才力。以馳騁於事物之間隙。蹈險以爲樂。而游刃於其背。緊則天理不足。顧人情不足。恤禍福不足。慮而惟得逞其密謀。隱毒之爲愉。國有斯人。禍不中於宗社者。鮮矣。晦之初起。劉穆之之所薦也。其從軍征伐。宋武之所與謀也。穆之者。固機變之魁。而宋武之誅桓元。滅慕容超。勝盧循。俘姚泓。皆以入險而震人於不覺者爲功。晦且師之。無所用之。則以試之君父而已。當其進言武帝。睥睨太子。側目盧陵。賊殺之鋒刃。已回繞於二王之頸。曰。是可試吾術。而二王不覺也。武帝亦不覺也。機變熟而神魂數動。一念猝興。殺機不遏。如是之僭哉。至於宜都既立。晦乃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則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誅。爲萬世罪人矣。然而不悔也。機變之得逞。雖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惡。至於機變而止矣。

知人之難也。非不知而猶姑試之。詘於時而弗能爲變計。則亂矣。武帝於謝晦。知其心挾異同。而猶委以六尺之孤。使二子駢首以受刃。其失較然也。雖然。帝豈盡憫於品藻哉。使文帝督荊州。以王曇首。王華爲參佐。而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其後徐羨之等迎立文帝。衆志疑殆。王華決行而大計定。元嘉之治。幾至平康。皆華曇首所飭正之規模。邂逅片言。生平遂決。帝之知人。亦尙矣哉。而卒以伊周之任付之晦。亮羨之者。當是時。華曇首之流。年尙少。名位卑。不足以彈壓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其效。

荊州者。建康之根本也。荆土有人。社稷雖危而不傾矣。乃其盈廷充位。他無可謀。而必任諸機變異同之人者。其時端直貞亮之士。若徐廣蔡廓謝瞻者。既不屑爲宋用。其餘則庸沓苟容。屈於權貴之下。風者不得已而姑授之機變之人。時詘之不知變計所從出也。江東自謝安薨。道子元顯以昏濁亂於內。殷仲堪王恭以嬖薄亂於外。閹主尸位。寇攘相仍。王謚之流。黨同幸免。廉恥墮。志趨下。國之無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風俗之陵夷壞之也。苟非機變。則庸沓而已。迨乎機變之術已窮。庸沓之人已老。然後華曇首殷景仁謝宏微脫穎以見。使宋之初有此數子者。侍於密勿之地。晦等之惡。何足以逞。而武帝亦惡役役於此數人而任之乎。

## 文帝

蠻夷之長。有知道者。中國之人。士媿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甚悲夫中國也。宋之篡晉。義熙以後。以甲子紀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節。而武都王楊盛於晉之亡。不改義熙年號。盛仇池之酋長耳。與元亮韻頗於華夷。晉氏衣冠之族。聞栗里之風而不媿者。又何以對偏方之渠帥也。盛臨卒。謂其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子之從違。可與己而爲變計哉。盛過矣。雖然。此非可以譽盛也。盛遠在荒裔。雖受晉爵。而不純乎其爲臣。進則不必爲晉爭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則孤立而撓宋之怒。力不能敵。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無貽危亡於後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讎。無社稷人民之世守。潔其身於山之椒。水之

涯耕讀以終身。無凶危之見。逮如溧陽史氏者。屢世不干仕進。而抑可不墜其宗。處此而曰終吾身而已。子孫固當去事他人。以希榮利。雙收名利。以爲壟斷。豈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兩全於義利。又將誰欺。

承大難之餘。居大位。秉大權。欲抑大姦。以靖大亂。論者皆曰。非權不濟。名不可急。正義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含忍以聽其消。而相安於無事。國乃可靖。故晉弑厲公。迎悼公。公掩荀偃。欒書。士匄之惡。而從容馭之。晉乃以甯。其說非也。夫不見悼公之掣於羣賊。邢邱一會。而天下之政。移於大夫。晉乃以終亡於八卿之裔。無他。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苟免於亂。亂之所以不息也。叔孫婍殺豎牛。而安其宗。漢獻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驕橫。而始殺之。故李傕郭汜。得以報讎爲名。殺大臣。逼天子。而關東州郡。坐視不救。韓馥袁紹。且以其爲賊所立。欲廢之。而立劉虞。夫惟弑君之罪。爲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於性。而弗容隱。受其援立。與相比暱。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忘親貪位。如是而曰權也。是豈君子之所謂權乎。文帝初立。百務未舉。首復廬陵王之封爵。迎其柩。還建康。引見傅亮。號泣哀慟。問少帝廬陵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亮晦羨之。自危之心。惴惴矣。自危甚。則將相比以謀全。而蠶毒再興。固非其所憚爲者。文帝之處此。將無慮之疏。而發之躁乎。而非然也。明明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無幸災徼利之心。而自行其性之哀戚。視三凶如犬豕。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故天下無不可伸者。義也。義以正名。而志卒以行。彼三凶者。方將挾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奪三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是以擒羨之亮。如搏雞豚。謝晦雖居上流。擁徒衆。一旦瓦解。自伏其辜。名其爲賊。以行天討。凡民有心。無復爲之效死者。黨孤而

自潰矣。於帝得乘權止亂之道焉。不貪大位。不恤私恩。不憚凶威。以伸其哀憤。則一夫可雄入於九軍。況業已爲神人之主。而何所懼哉。惟能居重者之謂權。委而下移。則權墜。而衡昂矣。故程子曰。漢以下無知權者。

文帝親臨延賢堂聽訟。非君天下之道也。然於其時則宜也。自晉以來。民之不治也久矣。君非幼沖。則昏闇耳。國事一委之宰輔者幾百年。乃其秉政之大臣。圖篡逆者。旣以餌天下爲心。而成乎縱弛。賢如王導。郗鑒。何充。謝安。亦惟戢內彊。臣外禦狄患。暇則從容談說。自託風流。而貪鄙如司馬道子。又弗論也。及晉之亡。而法紀隳。風俗壞。於斯極矣。宋武以武功獵大位。豪邁而不悉治理。固未遑念及於親民也。劉穆之。傅亮。區區機變之小人。視斯民之治亂。漠然不與相關。有司之貪濁。督亂者。不知其若何也。文帝承其敝。而欲理已亂之絲。則更不得高拱穆清。以養尊貴。而況羨之亮晦。殺君立君。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苟不躬親延訪。則虛縣於上。廢置惟人。亦惡足以制權。姦保大位乎。故急於親臨。以示臣民之有主。抑求己自彊之道也。以是知文帝之志略已深。而正逆臣之誅。成元嘉之治。皆繇此昉焉。雖然。以是爲君人之道。則已未矣。國之大政。數端而已。銓選也。賦役也。刑獄也。乃其緒之委也。則不勝其冗。擇得其人。而飭之以法。士不廢。民不困。而權亦不移。若必屈天子之尊。撤填續以下問。錐刀子女之淫。隱與民競智。而撓之者。益工。與庶官爭權。而竊之者。益密。明敏之過。終之以悞。求以起百年之頽廢。致旦暮之澄清。不亦難乎。帝之遣使行郡縣。訪求民隱。詔郡縣各言利病。斯可謂得治理矣。親臨聽訟。暫爾權宜。非可法者也。王敬宏曰。臣得訊牘。讀之。正自不解。其辭傲矣。而猶不失相臣之體。相臣執體。要佐天子。以用人修法。而天下

甯況天子乎。

赫連勃勃權謀勇力。皆萬人敵也。立國於險要之地。大修城池。宜足鞏固以居。而未如之何。乃至其子而遂亡。故夷狄惡其起。而若未足憂也。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赫連氏亡。而五胡雜糅之中原。皆爲拓拔氏所有。并劉石慕容苻姚乞伏赫連沮渠馮高呂段秃髮之宇。而合於一。固將挾全力以爲南國憂。然而無足憂也。夷裔之未入中國。則憂其相併而合。旣入中國。則患其雜冗而不適所治。不患其合一極盛。而以相壓也。故宋武之時難矣。奮勇以滅慕容超。而姚興又競全力以滅姚泓。而赫連拓拔又乘閒以爭。欲再舉以爭關中。而鄭鮮之曰。江南士庶引領以望返旆。蓋二國旣滅。人心乍弛。不能再振矣。拓拔氏血戰以克統萬。窮兵以破蠕蠕。精甲銳師。半消折於二虜。是亦勃勃死而昌無能爲之勢也。宋能乘之。此其時矣。坐困江東。憚其威而不進。進而不敢與之敵。蓋失此一時。而六代之偷安。不足以興文帝非英武之君。到彥之之流。不足以有爲惜哉。

拓跋燾惜財而不輕費。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其賞賜勳績死事之臣。則無所吝。用財之道。盡於此矣。有天下而患貧。豈惟其不當患也。抑豈有貧之可患乎。天之時。地之澤。人之力。以給天下之用者。自沛然而有餘。乃患貧而愈窘於用。則崔浩之言審矣。國之貧。皆貧國之臣使之然也。貧國之臣有二。一則導君以侈者。其奸易知也。一則誘君於吝者。其奸難測也。誘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貧告臣民。而使爲我吝。君一惑之。則日發不足之歎。言之熟而遂生於心。必不以帑藏之實。使其臣知之。君匿於上。姦人乃匿於下。交相匿而上不敵下之姦。浸淫日月。出入委杳。且使其君並不知有餘不足之實。猝有大兵大役。饋饗賞賜。

之急需。皆見爲不足。而吝於出納。而國事不可言矣。凡爲此者。皆君之親戚貴寵。而君以爲眞愛我者也。經用吝而其賞賜不吝。非直賞賜耳。上下相匿。而大臣不能問。羣臣不敢問。姦人且暗竊之以去。而上下皆罔所聞知。延及於子孫。則上無所匿於下。而專聽姦人之匿以罔上。固必曰。吾國貧也。大兵大役之猝至。非吝於用以釀潰亂。則橫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曰。吾實貧而不能不取之民也。則不徒親戚貴寵之竊以厚藏者不可問。其所未竊者。湮沈填塞於古屋積土之中。至於國亡。以資亂民之掠奪。新主之富有。而初不自知。嗚呼。財一濫施於權貴。而事廢於國民。怨於下。兵潰於境。國卒以亡。皆導吝之說爲之。亦孰知導吝之情。爲竊國之祕術哉。庸主惑之。察主尤惑之。喪亡相踵而不悟。悲夫。

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其小試於彭澤。以世家而爲仕。道在仕也。仕而知其終不可而去之。其用意深矣。用意深而終不可形之言。故多詭其辭焉。不可形之於言。而託之詭詞者。非畏禍也。晉未亡。劉裕未篡。而先發其未然之隱。固不可也。萬一裕死於三年之前。義符輩不足以篡。一如桓溫死。而謝安可保。晉以復興。何事以未成之逆。加諸再造晉室之元勳。而爲已甚之辭哉。此君子之厚也。故其歸也。但曰。豈能爲五斗米嚮鄉里小兒折腰。如是而已矣。雖然。此言出而長無禮者之傲。不揣而樂稱之。則斯言過矣。君子之仕也。非但道之行也。義也。其交上下。必遵時王之制者。非但法之守也。禮也。縣令之束帶。以見督郵。時王之制。郡守之命。居是官者。必繇之禮也。知其爲督郵而已矣。豈擇人哉。少長也。賢不肖也。皆非所問也。孔子之於陽貨。往拜其門。非屈於貨。屈於大夫也。屈於大夫者。屈於禮也。賢人在下位而充。雖龍猶悔。靖節斯言。悔道也。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子猶非之。君臣之義。上下之禮。性也。非但不可

逃也。亢而悔，則蔑禮失義而不盡其性。過豈小哉！非有靖節不能言之。隱而信斯言以長傲，則下可以陵。上下可以陵上，則臣可以侮君。臣可以侮君，則子可以抗父。言不可不慎。誦古人之言，不可以昧其志而徇其詞。有如是夫。

擴其情以統初終而彙觀其同異，則聽言也固不難矣。非堅持一背戾之說，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謬不解者之難辨也。言煩而競詭出而相違，莫可端倪，而惟其意之所營以恣其辯，惑人甚矣。而尤無難辨也。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動以興。下者動以利，其次動以情，其次動以氣。利者灼見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於人辨之而已。情之動也無端，偶見爲然而然之，偶見爲不然而不然而之。因而智計生焉，因而事之機物之變。古人之言，皆可爲其附會之資，而說益長，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瀝血以言之，不獲已而必強人以聽，此疑於忠而難辨者也。然人之情無恆者也。倏而然之，倏而不然之，則知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貞也。至於氣之動而尤不可禦矣。若或鼓之，若或颺之，一人言之，而羣囂然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爭鳴，若出一口。此莊周所謂飄風則大和而聽其自己者也。既自己矣，則前後之不相蒙，還以自攻也，而不恤。雖然，亦豈有難辨者哉！觀於拓拔氏伐蠕蠕之議，而鼓以氣，蕩以情者，直可資旁觀者之一哂而已。當其議伐赫連氏，則曰：宜置赫連而伐蠕蠕。崔浩持之，伐赫連而滅其國，俘其君矣。已而議伐蠕蠕，則又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難。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無利。一言而折之有餘，而羣喙爭鳴不息。有如是夫人以爲不可伐，則曰可伐。人以爲可伐，則曰不可。氣之爲風也，倏而南倏而北，氣之爲冬夏也，倏而寒倏而暑，調之爲暄清之適者，因乎時而

已矣。言之善者。調其偏而適以其時。崔浩之言。則可謂知時矣。風不可得而飄。寒有衣襦。暑有箠也。拓拔燾之能用崔浩也。而猶疑之情與氣動。難乎其不撼。況智不如燾者乎。雖然。無難辨也。統其初終。析其同異。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擴然會通。以折中之。豈難辨哉。豈難辨哉。

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誅權姦。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拓拔氏伐赫連。伐蠕蠕。擊高車。兵疲於西北。備弛於東南。不可謂無其時。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蜩縮。兵殲甲棄。並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將非其人也。到彥之。蕭思話。大潰於青徐。卽宏淵。李顯忠。大潰於苻離。一也。皆將非其人。以卒與敵者也。文帝孝宗。皆圖治之英君。大有爲於天下者。其命將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騎劫。趙之任趙葱也。所任之將。亦當時人望所歸。小試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孫彊。蜀漢之任陳祗也。意者當代有將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後。未見有人焉。愈於彥之。思話。而當時不用者。將天之吝於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養之。當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爲趨。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風示天下者。皆拘蒞巽謹之人。謂可信以無疑。而不知其適以召敗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馭梟雄之士。於是乎摧抑英尤。而登進柔輒。則天下相戒以果敢機謀。而生人之氣爲之坐痿。故舉世無可用之才。以保國而不足。況欲與猾虜爭生死於中原乎。夫江東之不振也久矣。謝元監軍事。始收驍健。以鼓勵之。於是北府之兵。破苻堅。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廣固。收雒陽。人長安。而姚興拓拔嗣不能與之敵。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興也。宋武顧諸子無駕御之才。而慮其逼上。故鬪王鎮惡。沈田子。諸人於關中。使自相殘。劉而不問。文帝入立。懲營陽之禍。急誅權謀之士。區區一檀道濟。而劍已擬其項。



領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禍福如此。王曇首諸人。雍容談笑。以俟天下之澄清。雖有瑰璋之才。不折節以趨。荏苒者幾何也。乃於其中擇一二錚錚者。使與猾虜競。拓拔燾固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其墮彼目中久矣。孝宗之任邵李以抗女直。亦猶是也。岳誅韓廢。天下戒心於有爲。風靡而弗能再振矣。身無英武之姿。外有方張之寇。獎柔順以挫英奇。雖抱有爲之志。四顧無可用之人。前以取敗而不自知。及其敗也。抑歸咎於天方長亂。而虜勢之不可禦也。愈以衰矣。

闇而弱者之用兵。其防之也。如張幟帳以禦蠱蟻。薄絺疏綌。使弗能入焉。則鼾睡以終夕。若此而不棄師。失地以近於亡也。不可得矣。崔浩策宋兵之易敗也。曰。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可席捲而使無立草之地。宋終不出其所料。金墉破而到彥之走。滑臺敗而蕭思話走。守者分。攻者聚。一方潰而諸方之患在腹心。不可支矣。故以戰爲守者。善術也。以守爲戰者。敗道也。無他。將無略而以畏謹爲萬全之策也。然則孔子之於戰也。慎於行軍也。懼。又何以稱焉。夫列兵千里。尺護而寸防之。豈其能懼哉。櫛比株連以外蔽。而安處其中。則心爲之適。然而忘憂。寇之來也。於彼乎。於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則一處敗而聲息先聞。固可自全以退。而無忽出吾後以夾攻之患。於是乎而懼之情永忘。弗懼也。則亦無所慎矣。若夫懼以慎者。一與一相當。虔矯三軍。履死地而生之。曾是瓜分碁布爲能慎也。與不戰而懼。未臨事而懼先之。不敗何待焉。

滑臺陷。青州沒。宋師燬。而拓拔氏旋遣使人聘宋以求和親。踰年而宋報禮焉。此南北夷夏講和之始也。宋大敗。而劉振之且棄下邳以奔逃。拓拔氏乘之以捲江淮也。易矣。顧斂兵以退。而先使請和。豈其無吞

宋之心哉。力疲於蠕蠕而固不能也。乃乘宋之惴慄以收宋。知宋之得釋重憂。必欣然恐後。此虜之狡也。夫宋新敗之餘。弗能急與之爭。則姑受其和。而緩敵以待時。庸詎非策。且其於拓拔氏也。既非君父之讎。又無割地稱臣之辱。如趙宋然者。則抑非義之所不許。顧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和者利於夷狄。而不利於中國。利於屢勝之兵。而不利於新敗之國者也。夷狄以戰而強。以戰而亡者也。其能悔禍以息兵。則休息其兵。生聚其民。蕃育其馬。而其騎射技擊。則性焉習焉。而不以不用而廢。中國則恃和以安。而忘危矣。士爭虛名於廷。兵治生計於郊。人心解散。冀長此輯睦。而罷兵以偷安。一旦聞警。而魂搖。其敗亡必矣。屢勝之餘。敗之幾也。雖屈己以和人。不以爲辱。而喪其氣。抑以免驕兵之取敗也。善居勝者也。若敗矣。君方悔前者之妄動。以致岷。而情不競。惴惴危慄。得和以無虞。而煥然冰釋。於是乎戒戰之危。而欲和之利。雖不弭兵。兵必弭矣。邊陲戍守之士。皆資設。而聊以逍遙。尙足恃以禦非常之變邪。驕貪無厭之虜。方養全力以乘我。而我幸其馴擾。抱虎而望其息。機牙不亦愚乎。劉宋以和而罷兵。趙宋欲罷兵而講和。趙宋尤憊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於外。未忘於內。故劉宋猶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惟恐己之不弱也。故趙宋君臣。竄死於海濱。而莫能救。且曰。君無失德。民不知兵。可勝悼哉。

拓拔氏詔舉逸民。而所徵者皆世胄。民望屬焉。其時之風尙然也。江左則王謝何庾之族顯。北方則崔虜李鄭之姓著。雖天子莫能抑焉。雖邊遠之主。莫能易也。士大夫之流品。與帝王之統緒並行。而自爲興廢。風尙所沿。其猶三代之遺乎。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舍此而博求之。其道廣。然而古之帝王。終不以廣易隘者。人心之所趨。卽天敍天秩之所顯也。堯求人於側陋。而舜固虞幕之裔。文王得賢於屠釣。而太公

固爲四岳之嗣。降及於周衰而游士進。故孔子傷陪臣之僭。而憂庶人之議。春秋於私嬖驟起之臣。善則書人。惡則書盜。孟子惡處士之橫逆。而均之於洪水猛獸。耕商黜僧胥史之徒。起而爲大倫之蠹賊。誠民志之所不順也。漢高起自田間。蕭曹拔於掾吏。上意移而下俗亂。故江充主父。偃息夫躬。哀章之徒。得以干主行私。亂君臣父子之彝倫。而禍人宗社。然而古道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六代南北分。而此意獨傳。以迄於唐。世胄與寒門。猶相持而不下。及朱溫肆清流之毒。五季摧折以無餘。宋因陋而不復。然其盛也。呂范韓陳。猶以華胄而登三事。列清要。天下咸相望之。其卓然立大勳。明聖學者。類能不墜家聲。而爲國所恃賴。至於文及甫程松之爲敗類者。百不得一也。女真蒙古。更主中國。而北面事之者。皆猥類無行之鄙夫。無有能如崔浩之不惜怨禍。以獲士大夫之品類者。而古道掃地無餘。以迄於今。科舉孤行。門閥不擇。於是而市井錐刀。公門糞除之子弟。彫蟲詭遇。且與天子坐論。而禮絕百僚。嗚呼。君子之於小人。猶□□之於□□。其分也。天也。非人之故別之也。一亂而無不可亂矣。六代固嘗以夷狄主中國矣。而小人終不雜於君子。彼廢而此不廢焉。至於兩俱廢。而後人道之不滅者無幾矣。拔濁流而清之。將謂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道至大也。乃其弊也。夷君子於小人。而道遂喪。道大則荒。故先王畏其荒而不嫌其隘。譬之治津塗者。無逕隧而任人之行。則蔓草遍於周行。而無所謂津塗矣。其位。君子也。其職。君子也。其飾。文物以希當世者。君子也。而錢刀鬻訟之聲。習而聞之。役父諱母之色。狎而安之。則廉恥喪於天下。而人無以異於禽。故曰。將引小人而納之君子。實夷君子於小人也。小人雜於君子。而仕與同官。學與同師。遊與同方。婚姻與同種姓。天下無君子。皆小人矣。□□皆□□矣。可勝痛哉。有王者起。無仍朱溫惡清流之惡。

名世興。無避崔浩清流品之怨。庶以扶乾坤於不毀乎。

吏民得告守令。拓拔氏之制也。拓拔燾自謂恤弱民而懲貪虐。以伸其氣。自以爲快。而無知者亦將快之。要爲夷狄駭戾之情。橫行不顧。以亂綱紀。壞人心。奈之何。世主不擇而效之也。以事言之。能於天子之闕。大吏之廷告守令者。必非愚懦可侮。被守令之荼毒而無告者也。奉公有式。守憲有常。守令猶以苛斂殘虐枉抑之。而無所忌。此其人見守令而惴慄弗敢逆者。而能叩天子之闕。登大吏之廷。以告守令乎。此詔行而姦猜脅守令以橫行。守令且莫敢誰何。鄉閭比族之弱民。登其刀俎者。敢有或爲喘息者哉。若夫貪墨之守令。免此亦易爾。寬假姦頑而與相比。則愚懦者之肉。恣食之而固無憂也。其害於拓拔氏之世。已著見矣。而君子所甚惡者。尤不在此。逆大倫裂大分也。獎澆薄而導悖亂也。賤天之所貴。夷堂廉而天子且不安其位也。此則君子之所甚惡也。夫人君誠患守令之殘民與。則亦思其殘民也何所自。而吾欲止其惡也。何以大正而小不能違。夫流品不清。而執袴貲郎。胥史駟僮。得以邀墨綬。銓選不審。而輦金懷綺。姻亞請謁。得以獵大邑。秉憲不廉。而糾參會察。施於如水之心。薦剌吹噓。集於同昏之黨。皆教貪獎酷之所自也。原其所本。則女謁興。宦寺張。戚畹專。佞幸進。源濁於上。流污於下。其來久矣。腥聞熏天。始從而怒之。假手於告訐之民。以懲之。必民之是假也。亦惡用天子與大臣哉。夷狄不能禁其部曲。漸以流毒於郡邑。無已而此法行焉。堂堂代天而理民者。明大倫。持大法。以激濁揚清。而弗傷其忠厚和平之氣者。焉用此爲。

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爲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

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魏晉以降。元學興而天下無道。五胡入而天下無君。上無教。下無學。是二統者。皆將斬於天下。乃永嘉之亂。能守先王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其隨琅邪而東遷者。則固多得之於元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爲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爲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大錫降於苻秦。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東求榮於羌氏者。呂光叛。河西割爲數國。禿髮沮渠乞伏。蠢動喙息之酋。長耳殺人生人。榮人辱人。惟其意而無有敢施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提拔燾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闕駟劉昫索敞。師表人倫。爲北方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遠。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以求榮於提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東爲衣冠禮樂之區。而雷次宗何允。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較醇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提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黨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雖然。斯道亘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

營陽弑。廬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環任諸弟以方州。而託國政於彭城。非但以爲不拔之基也。顧瞻兄弟。

不忍爲權臣所屠割。相獎以共理。冀以服天下而保本支。衰世之君能爾者鮮矣。不然。營陽廢而已興。豈不早憂。姦人之援立以加我者。而峻防之乎。然則彭城之伏罪。以廢棄彭城之不仁也。於帝何尤焉。義康之入辭也。惟對之號泣。而無一語。義康而有人之心也。其何以自容也。義康奉顧命之詔。劉湛卽昌言。幼主之不可御天下。義康而無篡奪之心乎。卽不能執湛以歸司寇。自可面折而斥絕之。方且愛湛彌篤。而不自斂約。義康之心。路人知之矣。或曰。義康非固有其意。而湛以傾險導之。義康固可原也。親則兄弟。尊則君臣。此立身何等事。而可謝咎於人之誘之也哉。扶令育諫文帝以保全義康。則可矣。欲使召還而授以政。是亦一劉湛也。其見殺亦自取之也。

當其重也。則孔子之車。顏淵無棹而不可得也。當其輕也。則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如野蔌之在山麓水湄。而人思掇之也。謝靈運范煜彫蟲之士耳。俱思蹶然而興。有所廢立。而因之以自篡。天子若是其輕哉。何昉乎。昉於司馬懿也。王敦桓溫死而不成。桓元狂逞遂志。而終以授首。傅亮謝晦徐羨之甫一試其凶。而身膏鈇鉞。而靈運煜猶不恤死。以思僨輿。惟視天下之果輕於一羽。而甯夫舉之無難也。范煜之志趨無常。何尙之先知之。其處心非一日也。靈運猶倚先人之功業。而煜儒素之子弟耳。一念怏怏。而人主縣命於其佩刀之下。險矣哉。蕭道成蕭衍之僥得也。靈運煜之僥失也。一也。大位之輕若此。曹操所經營百戰而不敢捷得者也。故曰。司馬懿昉之也。位不重。姦不戢。天下之禍亂不已。君臣之分義不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思所以服天下之心。而早戢其異志。必有道矣。愛名器。慎選舉。以重百官。賈生曰。陛尊廉遠堂高。知言也夫。

高允幾於知易矣。易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故聖人之作易也，使人度也，使人懼也，使人占也。即使人學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謂不學也。拓拔丕從劉絜而欲謀篡，夢登白臺，四顧不見人，使董道秀筮之，而道秀曰：吉。此以占爲占，而不知以學爲占也。允曰：亢龍有悔，高而無民，不可以不戒。此以學爲占，而不於得失之外言吉凶也。天下無所謂吉，得之謂也。無所謂凶，失之謂也。無所謂得失，善不善之謂也。然而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者，兩俱仁，而有不廣，兩俱義，而有不精。時位變遷，而爭之於毫末，思慮窮而易以何思，何慮之妙用，折中以協乎貞，則易之所以神筮之所以不可廢也。若夫臣之忠，子之孝，義之必爲，利之必去，昭然揭日月於中天，非偶然朽骨枯莖，乘不誠不道者之私，以妄動，任術士之妄，謂之吉而遽信爲吉，以禍天下而自戕者，所可竊以億中也。然而易亦未嘗絕小人而不正告之也。通其義，裁之以理，使小人亦知懼焉。夫小人之爲不善，行且爲天下憂，故易不爲小人謀，而爲天下憂。懲小人之妄而使之戢，則禍亂不作，故大義所垂，以過遏人之惡者，亦昭著而不隱。嗚呼！如此者鮮矣。而高允能知焉，不亦善乎？朱子乃謂易但爲筮卜之書，非學者所宜學，何其言之似王安石，而顧出允下也。歷法至何承天而始得天，前此者未逮。後此者爲一行爲郭守敬，皆踵之以興，而無能廢承天之法也。子曰：行夏之時，傷周歷之疏也。歷莫疏於周，莫亂於秦，惟其簡而已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六，有未朔，旣朔，月晦而食者，簡故疏也。秦以建亥爲歲首，置閏於歲終，簡故亂也。歷無可簡者也。法備而後可合於天，承天之法，以月食之衝，知日之所在，因日躔之異於古，知歲之有差，以月之遲疾，置定朔，以參合於經朔，神密於前人，天之聰明，以漸而著。其於人也，聰明以時而啓，惟密以察者能承之，拘蒞之儒，執其習見，習聞，以閉天之聰明，而反爲之謗。

毀。嵬瑣之士。偶得天明之一端。自詡其神奇。而欲廢古人之規矩。以爲簡捷。皆妄也。古之所未至。可益也。以益之者。改之。可改也。古之所已備者。不可略也。略之而使亡焉。則道因之而永廢矣。廢古而亡之。取便於流俗。苟且之術。秦之所以亂天下者。君子之所惡也。郭守敬廢歷元。俾算者之簡便。徇流俗爾。歷元廢。則甲子何所從始。奚以紀年。而奚以紀日邪。近乃有欲廢氣盈朔虛。以中氣三十日有奇。紀孟仲季。而廢閏。並廢月者。是天垂三曜。而蔑其一也。夫人仰而見月。以月之改矣。知四時寒暑之且更矣。舍之而以中紀歲。非據歷之成書。而人莫能知時之變遷矣。故古之以朔紀月。而爲閏。以通之於歲者。所以使人仰觀於月。而知時。猶仰觀於日。而知晝夜。何可廢也。備古之所未逮。則自我而始垂之無窮。古法廢。則自我而且絕。此通蔽之大端。君子之不敢恃己以逆天人也。豈徒歷法爲然哉。

王元謨北伐之必敗也。弗待沈慶之以老成宿將見而知之也。今從千餘歲以下。繇其言論風旨而觀之。知其未有不敗者也。文帝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坐談而動遠略之雄心。不敗何待焉。兵之所取勝者。謀也。勇也。二者盡之矣。以勇則鋒鏑雨集。車馳騎驟之下。一與一相當。而後勇怯見焉。以言說勇者。氣之浮也。侈於口而餒於心。見敵而必奔矣。若謀則疑可以豫籌者也。而豫籌者。進退之大綱而已。兩相敵而兩相謀。扼吭抵虛。聲左擊右。陽進陰退之術。皎然於心目者。皆不可恃前定以爲用。惟夫呼吸之頃。或斂或縱。或虛或實。念有其萌芽。而機操於轉盼。非沈潛審固。凝神聚氣。以內營。則目熒而心不及動。辨起而智不能決。故善謀者。未有能言其謀者也。指天畫地。度彼參此。規無窮之變於數端。而揣之於未事。則臨機之束手。替於死生。而噤無一語也。必矣。元謨之勇。大聲疾呼之勇也。其謀。雞鳴而寤。晝衾捫



腹之謀也。是以可於未事之先。對人主而挂笏掀髯。琅璫驚四筵之衆。今亦不知其所陳者何如。一出諸口。一濡之筆。而數十萬人之要領。已塗郊原之草矣。況又與江徐文墨之士。相協而鳴也哉。薛安都之攻關陝而勝也。魯方平謂安都曰。卿不進。我斬卿。我不進。卿斬我。流血凝肘而不退。兵是以勝。武陵王駿之守彭城而固也。張暢謂江夏王義恭曰。若欲棄城。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駿聽之。誓與城存亡。城是以全。繇此觀之。拓拔氏豈果有不可當之勢哉。勇奮於生死之交。謀決於安危之頃。武帝之所以滅慕容。俘姚泓。罵姚興。而與不敢動。奪拓拔嗣之城。以濟師。而嗣不敢退。亦此而已矣。皆元謨所引以自雄者。而心妄度之。目若見之。口若言之。反諸中而無一虛靜靈通之牖。以受情勢之變。而生其心。則事與謀違。倉皇失措。晉寇以屠江淮。不待智者而早已灼見之矣。言兵者必死於兵。聽言而用兵者必喪其國。趙括之所。以亡趙。景延廣之所以亡晉。一也。最下而郭京申甫之妖誕興焉。有國家者。亟正以刑可也。但廢不用。猶且著爲論說。以惑後世。而戕民於無已。易曰。弟子與尸。坐而論兵者之謂也。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爲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後世之史益歲。則浩存直筆於天壤。亦未可沒也。直道之行於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聖人之教也。禮樂刑政之興廢。荒隅盜賊之緣起。皆於史乎徵之。卽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於魏而爲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來。詳著其不可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爲君。則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浩雖殺魏收。繼之李延壽繼之。撰述雖歲。而詰汾力微之歲迹。猶有傳者。皆浩之追敍僅存者也。前乎此而劉石慕

容苻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其興也。若列之漢唐宋開國之君。而有餘休。其亡也。則若無罪於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濂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絕於人心矣。濂其能無媿於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爲蒙古掩其□□。使後王無所□□。其□後人無所□□。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後之作者。雖欲正之。無徵而正之。濂之罪。延於終古矣。人生之大節。至於不憚死。而可無餘憾矣。然士苟不憚死。則於以自靖也。何不可爲。而猶使人有餘憾焉。是可惜也。袁淑死於元凶之難。從容就義。以蹈白刃。其視王僧綽與廢立之謀變。而受其吏部尙書。以迹露而被殺者。遠矣。雖然。元凶劭之與君父。有不兩立之勢也。自其怨江徐而造巫蠱。已然矣。淑爲其左衛率。無能改其凶德。辭宮僚而去之不可乎。可弗死也。及其日饗將士。親行酒以奉之。梟獍之謀決矣。發其不軌而聞之於帝。不可乎。言之召禍於此而死焉。可也。伐國不問仁人。其嚴氣有以讐之也。風稜峻削。嶽立而爲元凶所忌。或殞其身可也。何至露刃行逆之時。元凶尙敢就謀成敗乎。且其官衛率也。將士之主也。元凶不逞。握符麾衆。禽之以獻。不濟而死焉。可也。何躊躇永夜。而被其脅使登車。而泯泯以受刃乎。傷哉。淑之能以死免於從逆。而荏苒以徒亡也。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淑之於義。曙矣。而勇不足以堪之。將無有掣其情。而使無勇者存邪。勇於定亂。勇於討賊。難矣。勇於去官。決於一念。而惟己所欲爲者也。此之不決。則死有餘憾。爲君子者。可不決之於早哉。養勇以處不測之險阻。無他。爵祿不繫其心。則思過半矣。

晉宋以降。國法圯。大倫斲。而廉恥喪。非一日矣。周札應王敦。而與卞壺彝同其贈恤。王謐解天子璽綬。以授元。元死。反歸。而任三公。天討不加。而榮寵及之。數叛數歸。覲顏百年。而六易其主。無惑也。如是。宜速殲以亡。而其君猶能傳及其世。其士大夫猶能全其族者。何也。蓋君臣之道喪。而父子之倫尙存也。元凶爲逆。孝武起兵。以致討。元凶敗矣。蕭斌解甲。帶白幡來降。逆濬就江夏王義恭以降。而但問來無晚乎。固自謂得視王謐。斌猶可立人之朝。濬猶可有其封爵也。於是斬斌於軍門。梟濬於大航。法乃伸焉。則人知覆載不容之罪。無所逃於上刑。於斯時也。義憤所激。天良警之。人理不絕於天下。恃此也夫。故延及齊梁。而父子之倫獨重。梁武於服除。入見者。無哀毀之容。則終身坐廢。區區孱弱之江左。擁衣冠而抗方張之。拓拔。存一綫人理於所生。而若或佑之。於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不學不慮之性矣。蕭正德蕭綜捐父事賊。而無有正天誅者。然後江東瓦解。以漸滅興亡之故。繫於彝倫。豈不重與。

### 孝武帝

勢變情移。而有無妄之災。恬不知警。違時任意。則禍必及。庸夫之恆態也。惟然而巧者測之。急改其常度。以迎當時之意。指乃至殘忍甚害。爲同類所飲恨。而不顧。以是爲自全之策。幸而全也。小人之尤也。而究以得全者亦鮮矣。孝武以藩王起兵。而受臣民之推戴。德望素爲諸王所輕。不自安也。於是殺鑠誅義宣。忍削本支。以快其志。江夏王義恭誘逆。劬棄南岸。單騎南奔。上表勸進。斬逆濬。厥功大矣。於是畏禍之及己也。條奏裁損王侯九事。以希合孝武未言之隱。削剝諸王。以消疑忌。夫義恭豈無葛藟之恩。利非在己。

而滅天性以任骨肉之怨者何也。以爲先自我發而人不得挾短長以議己。全軀保祿位之術。自詭爲工矣。或曰。遇暴人。丁險運。不授異姓以制我之權。而自任之。則禍泯於無形。亦知時度勢者之不廢乎。浸不若此。而以篤懿親固根本之言。投於猜忌之衷。無救於時。而祇以自害。奚可也。曰。君子之處此。固有道矣。物激矣而持之以定。禹之所以抑洪水也。勢危矣而居之以安。孔子之所以解匡圍也。聖人豈有以異於人哉。出乎聖卽疾入乎狂。義恭之狂也。無以持物而自奠其居也。君多忌而寡思矣。義宣等之不輯。非必妄干天位而貪權勢。以啓忤人之釁矣。義恭以有功居百僚之上。誠危矣。而遠嫌以消疑忌。固無難也。自謝不敏。翻然而去之。養疾邱園。杜口朝政。則於以自全焉有餘矣。而何事導君以殘刻。而已爲不仁之俑哉。主自疑也。吾自信也。諸王自競也。吾自靜也。或有聞風而相效者。則宗族以保。而帝亦且消其猜防。骨肉之邪心。其不然也。爲孝武獻殘忍之謀者。豈伊無人而我處無咎之中。不已裕乎。惟其欲爲功以固榮龍也。而違心以行顛倒之政。引君以益其隱。斂衆怨以激其爭。而後天理亡。民彝絕。國亦以危矣。身雖苟免。其喙息亦何異於禽獸哉。其究也。逃孝建大明之網羅。翱翔百僚之上。而終授首於子業。狂者之自斃也。未有免者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一念之貪。天理之賊。聖狂之界也。

拓拔氏將立其子爲太子。則殺其母。夷狄殘忍以滅大倫。亦至此哉。然其後卒以未殺之淫媼。擅國而召亂以亡。徒以椽杵天性而無救於亡。何爲者邪。且夫母后者。豈特不可殺。而亦不必過爲防者也。周之過其歷也。化始於關雎。琴瑟鐘鼓。惟是樂以友之。而內治修。國政不紊。彼爲聖王之化。不可及矣。雖不及此。取供祭祀奉皇天先祖之伉儷。而視之如仇讎。是可忍也。亦孰不可忍也。必如浮屠氏之盡棄家室。而後

可治也耶。內教之脩尙矣。迪之以陰禮。而可使見德。統之以婦職。而可使見功。夫婦人亦猶是人也。無所見其功德。而後預外事以爲榮。故先王勤飭以躬桑。漬種之儀。勸獎以亞獻饋籩之禮。有餘榮焉。雖樂於自見之哲婦。亦不患其幽悶深宮。如圈豚籠鳥之待飼。而其志甯矣。其次則后族雖賢。弗任也。內豎之服勤於宮中者。弗庸也。大臣得箴其舉動。嗣子不託以匡扶制之道。亦豈無術。而必以爲患哉。不然。人主六御在握。方將舉天下之智勇而馭之。取草澤之雄。夷狄之狡。而制之。匹夫亦有一匹偶。而惴惴然惟恐戕我國家也。不亦陋乎。拓拔氏不足誅者也。有天下者。非猜而鉗之。則昵而縱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非取法於齊家之聖化。亦惆悵而不得其術也。

源賀請減過誤入死罪者。充卒戍邊。拓拔濬從之。而獎賀曰。一歲所活不少。是也。又曰。增兵亦多。則亂政也。拓拔氏自此而衰矣。兵者。宗社生民所倚以爲存亡生死者也。古者寓兵於農。兵亦農也。王者莫重乎農。則莫重乎兵。於風有東山焉。於雅有杕杜焉。相與勞來而詠歌之。如此乎其貴之也。後世召募興。而樸者耕耨以養兵。彊者戰守以衛農。相爲匹而不相下。坐食農人勤穫之粟。而不以爲厲農。其有功則立朝。右與士伍。而不以爲辱士。抑如此乎其重之也。乃使犯鈇鑕之刑。爲生人所不齒者。苟全其命。而以行伍爲四裔之徒。則兵之賤也。曾不得與徒隸等。求其不厭苦而思脫。決裂而自恣。幸敗而潰散者。幾何也。兵賤則將亦賤矣。授鉞而專征者。一岸獄之長而已。廉恥喪。鹵掠行。叛離易於反掌。辱人賤行者之固然。又何怪焉。夫兵。惟其精也。不惟其多也。士皆千金之士。將專闢外之尊。爲國干城。一旅而敵百萬鳥合之衆。罪人無行。苟免而無慙。雖多何補哉。若以矜全過誤而貸其命。則有流放之辟在焉。賀之說塗飾以爲兩

得而不知其餒國之神氣以嚮於衰也。後世免死充軍。改流刑爲僉伍。皆祖賀之術。而建之爲法。行之未久而武備墮。盜賊夷裔橫行。而無與守國。夫亦見拓拔氏之坐制於六鎮。而以亡也乎。

自魏晉以來。至於宋大明之世。而後權移於近臣。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皆賜爵。掌中書事。前此者權歸大臣。天子雖有所寵信而不能伸。孝武以疑忌行獨制。義恭等畏禍以苟全。於是而其法始變。春秋之季。世卿執國。非其族屬。則謂之嬖大夫。以孔子之聖位。至下大夫而止。弗能爲卿也。魏晉以後。流品重。世族興。而非門閥以進者。謂之幸臣。卽人主之所委任。弗能登之三事也。乃以其時考之。春秋篡弑相仍。晉宋權臣繼攘。上用一人。而下遠之也。若將將己。讎之也。若不兩立。人君孤立。而興廢死生不能自保。蓋嬖幸之名立。以禁錮天子之左右。流俗之稗政。奪攘之禍媒也。然而爲人主所親幸者。率多邪佞貪讒。導君於惡。而弄威福以讎姦利。卒不能收一人之用。可恃爲股肱者。何也。物之所貴。因而自貴者。道也。物之所賤。因而自賤者。機也。豐年穀賤。而多莠稗。波澤魚賤。而多臭腐。物論之所趨。物情之所競。而物理之所繇。以良楛必然之勢也。九品之外。無清流。世族之外。無造士。於是而不在此數者。知不足以應當世之寵光。頽然自放而已。其慧者。又將旁出歧趨。以冀非分之福澤。故天子欲拔一士於流品之外。而果無其人。卽有明辨之智。幹理之才。喻利焉耳。稔惡焉耳。於是而天下後世。益信孤寒特起之士。果爲佞幸。適以破國亡家而不可用。亦惡知摧抑而使習於汙下者。雖有才智。不能自拔也。故人主之好尚。不能不隨風俗。以移而聖王崛起。移風易俗。抑必甄陶漸漬之有自。而不可旦夕期其速革。孝武以近臣閒大臣。而終於亂。非天子不可有特用之人。其馴致之者。無以豫養之也。

一動而不可止者。勢也。太上以道處勢之先。而消其妄。靜而自正也。其次坦然任之。不得已而後應。澄之於既波之後。則亦可以不傾。元凶造逆。天下同讎。孝武援戈而起。以臣子而恤君父之慘行。戮兄弟而非忍。夫孰謂其非正者。然而諸王擁方州以自大。義宣反於江州。誕反於廣陵。休茂反於襄陽。乘之以動而不可止。於是而孝武之疑忌深矣。削之制之。不遺餘力。而終莫能戢。嗣子雖不道。而禍速發於同姓之操戈。垂及明帝。殺戮逞而劉宗遂亡。波濤觸乎崖石。逆風而歎薄。亦至此哉。揆厥所繇。不可謂非孝武之師先之也。夫孝武之師。動以正也。乃一動而不可止。卒以倡亂者。豈謂其不宜縣逆劭之首於都市哉。度之於先。而與物相安以息爭也。固有道矣。義兵之至。建業也。劭將授首。君父之怨。釋臣子之職。亦庶幾盡矣。乃以次則非長也。以望則不足以服人也。於此頓兵於官闕。正告諸王曰。吾之決於稱兵也。以君父不忍言之慘。古今不再見之禍也。今元凶已伏誅矣。孤豈忍有利天下之心。以齒以德。必有所歸。社稷不可以無主。吾將與諸王奉之。使衆意他有所屬。臣子之道盡。雖不爲天子。而志已遂矣。如臣民以功而不我釋。與抑引咎含哀。不得已而受命。推忱惕之忱。厚撫諸父昆弟。以廣先君之愛。則天下既服其仁。而抑知大位之不可以力爭也。天下定矣。乃聽義恭之諂。元凶未斬。而先卽位於新亭。然則起兵也。非果有割肝裂膽之痛。而幸兄弟之逆。以獲大寶也。波自我揚。而欲遏之也得乎。既急於自立。而莫能待矣。則抑可自信。曰。均爲臣子。而諸王偃蹇於逆劭之世。我旣誅賊子而得之。人情所歸。非我貪也。有諒我者。其知順逆者也。不足慮也。其橫逆而逞者。狂飈之拂水而已。懷之以恩。而尙不可革。天下臣民。自不迷於嚮背。夫孰與我爲敵者。坦然無懼於彼。而不軌者之意亦消。卽有妄動之狡童。而義誦援孤。亦不崇朝而沮喪矣。乃孝

武伎人也。甫一踐阼。而殺其弟鑠。視諸父昆弟。若人可爲己之爲。而削奪禁制。以亟掣曳之。夫而後告諸王。以不自保之情。啓其覬覦。徒樹荆棘於寸心。以相捍禦。非能禦也。教之而已矣。及身三叛。而嗣子速亡。不亦宜乎。嗚呼。以忠孝始。以惡縮終。懷惡縮於心。啓戈矛於外。惜哉。孝武有仁孝之資。而自流於薄惡。天子之位。猶可獵也。孝子之實。不可襲也。反居中而不誠。居之不安。而卒於亂亂。其可止哉。遏之。乃以揚之。得免於及身之戮。幸矣。

張岱歷事宋之諸王。皆敗度之紈袴也。岱咸得其歡心。免於舊惡。而自詡曰。吾一心可事百君。夫一心而可事百君。於仕爲巧宦。於學爲鄉原。斯言也。以惑人心。壞風俗。君子之所深惡也。晉宋以降。君屢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佐命於亂賊。而不恥。反歸於故主。而不怍。皆曰。吾有所以事之者也。廉恥蕩而忠孝亡。其術祕而不敢自暴。岱乃昌言之。而以爲得計。嗚呼。至此極矣。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岱曰。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才可以隨方而詭合。遇明與之明。遇闇與之闇。假令桀爲傾宮。將爲之飾土木。紂爲炮烙。將爲之爇鑪炭乎。故有順而導之者。有徐而導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而匡之者。心不容一也。若逆天悖道之君。自非受託孤之寄。任心膂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與同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則惡有一心以事君。而君可百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之心也。全軀保榮利。而亂臣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畫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待圖維也。苟其有心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可事者。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也。賈而居肆也。皆一於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



說廉恥喪忠孝亡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

郡縣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興軍也郡縣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於長吏之不敢專殺也諸侯之擅興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齊晉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後不能禁也若其專殺人也則禹湯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縣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殺矣諸侯殺之大夫殺之庶人之彊豪者殺之是醜黽之相吞而鯨鯢之相吸也夫禹湯文武豈慮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自邃古以來各君其上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長名爲天子之守臣而實自據爲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後王者也至於戰國流血成渠亦剝極而復之一機乎漢承秦以一天下而內而司隸外而刺守若嚴延年陳球之流亢厲以嗜殺爲風采其貪殘者無論也猶沿三代之敝而未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臨下乃定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之制法乃永利而極乎善不可以人廢者也嗣是而毒劉之禍以滅焉至於唐宋非叛賊不敢稱兵有司之酷者惟以鞭笞殺人而不敢用刀鋸然後生人之害息而立人之道存不然□□□□遺黎其能勝千虎萬狼之搏噬乎

### 前廢帝

沈慶之縛縉以入而收劉斌斥顏竣而決誅逆劭何其決也及子業昏虐柳元景首倡廢立之謀而慶之發之蔡興宗苦說以舉事沈文秀流涕以固請而慶之終執不從坐待暴君之燬又何濡輒不斷以自斃也嗚呼六代之臣能自靖以不得罪於名教者慶之一人而已慶之曰但當盡忠奉國始終以之又曰非

僕所能行。固當抱忠以沒耳。斯言也。斯心也。抱孤忠以質鬼神而無欺者也。君而不道。天下固將叛之。要亦無可如何者。比干箕子。豈不能刺紂之首以奉微子哉。而不爾者。天下之惡。無有踰於臣弑其君者。安社稷者。亦以靖乃心耳。如之何其干之。如興宗之言。取青溪之鎧仗。率攸之輩。驅三吳勇士以入。其能容子業。使爲昌邑王之從容。以去乎。宋之社稷。俱以之而傾。而慶之已允爲戎首矣。懼禍杜門。安居而俟命。嘖嘖之言。豈知慶之之心者哉。死生命也。國之存亡。天也。己與孝武艱難同起。嗣子敗類。而遽以其血染刀劍。天良罔問於心。安能與阮佃夫壽寂之同爲逆乎。嗚呼。董卓推陳留之刃。司馬懿解曹芳之璽。桓溫奪帝奕。以與簡文。劉裕弑安帝。以立琅邪。皆假伊霍以爲名。而成其篡。後此者。道成之弑蒼梧。肅衍之戕東昏。皆已弑而必篡者也。慶之三朝宿將。威望行於南北。扶孝武以誅元凶。位三公而冠百辟。將吏皆出其門。撲子業之洊凶。以解朝歌之焚溺。此乃乘時以收人心。而獵大位之一機也。嚮令獨夫已殄。衆望聿歸。且有騎虎不下之勢。宋太祖所謂黃袍加身不繇汝者。劉氏之宗祏。且移於沈而不可辭。慶之慮此。而忍以其身爲莽操乎。進則帝矣。退則死矣。決之於心。而安於抱忠以死。故曰。抱孤志以質鬼神。六代之臣。慶之一人而已。如曰。愚以亡身。則箕子比干先慶之而愚矣。

## 明帝

殺機動於內。禍亂極於外。宋之季世。拓拔氏未有南侵之謀也。而淮西淮北。席捲而收之。薛安都一反面北嚮。風靡萍散。而不可止。謂明帝不從蔡興宗之言。以重兵迎薛安都。而使疑懼。猶末論也。帝與子勛爭。

立而盡殺孝武二十八子。是石虎之所以殲其種類者。宋之不幸耳。尚能撫有淮甸哉。二十八王。非皆挾爭心者也。以子助故而遷忿怒。以殲之骨肉之恩。斬絕不恤。則夫淮汝州郡。應子助而起者。雖剖心瀝血。以慰勞之。固將懷芒刺於寤寐。奚更待重兵之見脅乎。夫子業不道。而孝武恩在人心。人未忘也。子業死。明帝與子助。兩俱有可立之勢。而子助兄弟爲尤正。明帝據非所有。逞其毒以殄懿親。甯養假子而必絕劉氏之宗。明於義者。去之若汚。審於害者。逃之若鶩。尙孰與守國而不亟颺以飛邪。孝武忌同姓。亦至矣。子業虐諸父。亦酷矣。至於明帝而抑甚焉。其後高湛陳蒨相踵以行其殘忍。皆不能再世。小人不知恩義。而抑不知禍福。將謂鬼神之可欺也。夫鬼神而可欺也哉。

自宋以來。貞人志士之言。絕於天下。夏侯詳者。名不顯於當時。而能昌言以救劉劭之失。殆覓然空谷之足音矣。殷炎在壽陽。畏明帝之誅已。欲降於拓拔氏。詳曰。今日之事。本效忠節。何可北面左衽乎。至哉言乎。司馬楚之王琳。而知此。不爲千載之罪人矣。以宋事言之。子業之弑。宵小挾怨毒而弑之。起明帝於囚繫之中。而扳之以立。爲賊所立。乘間以竊位。不能正其始矣。子助雖反。乃以獨夫之將覆宗社而起。未純乎不正也。孝武以紂賊而爲神人主。一子不肖。以次而仍立其子。位固子助之位也。應子助而起者。名亦近正。志亦近義。詳曰。本效忠節。皎皎初心。豈自誣哉。夫旣以名義爲初心。則於義也當審。爲先君爭嗣子之廢興。義也。爲□□爭人禽之存去。亦義也。兩者以義相衡。而並行不悖。如其不可兩全矣。則先君之義猶私也。□□之義。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義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則恥臣明帝而歸拓拔奚可哉。嗚呼。人莫急於自全其初心。而不可任者。一往之意氣。欲爲君子。勢屈而不遂其志。抑還問吾所自居。

者何等也。情之所流，氣之所激，勢之所迫，倒行逆施，則陷於大惡而不知，而初心違矣。故迫難兩全之際，捐小以全大，乃與其初心小異，而不傷於大同。故管仲事讎，而夫子許之爲仁，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使懷子糾之怨，忿戾以去其故國，北走戎，南走楚，必與桓公爲難，而雪其悁悁之忿，則抑匹夫匹婦之不如禽獸而已矣。君子之稱管仲曰徒義，徒而不傷，君子之素，則合異於同，而無媿於天下。詳曰：本效忠節，大正而固不昧其初也。

宋以金贖劉景於拓拔氏，其情隱，其志慤矣。懷不肖之心於隱微，而千里之外見之，人不可罔也。如斯夫，何言乎其情隱也。景之北奔，畏孝武之疑忌，而見殺也。明帝旣殺孝武之子，以洩其忿媚，恐人懷孝武之恩，而致怨於己，故召回景，以暴孝武之過，曰：彼欲滅兄弟，而我復之，託於景，以暴孝武之惡。懷隱而故爲之名也。何言乎其志慤也。休仁者亦其兄弟，所與爭國而有功者也。疑忌旣深，休仁自解揚州牧，以免禍，而終不免於鳩，禕與休祐，休若無毫髮之嫌，而先後被殺，所僅全者庸劣之休範耳。景才非休範之匹，而又有拓拔氏之外援，畏其在外，且挾彊敵之勢，以入爭其養子，姑召之歸，使其反邪，鳩殺之禍，必不在休仁兄弟之後。欲加之罪，而何患無辭乎。故曰：其志慤也。於是而魏人知之矣。景亦知之矣。亢兄弟之詞，而無來歸之志，魏以全景，而景以自全，灼見其惡而遠之，惟恐不夙，人其可以罔乎哉。論者乃曰：贖景，義也。亦嘗見明帝滅絕天性之惡，已著而不可揜者乎。

佞佛者，皆非所據而據，心危而附之以安者也。自古帝王至於士庶，其果服膺於釋氏之說，而篤信者鮮矣。其爲教也，離人割欲，內滅心而外絕物，而佞佛者反是。何爲其篤信之，篡弑而居天子之尊，□□而爲

□□之主。德薄才非。自顧而不知富貴所從來。懷慝負慚。叨竊而覺夢魂之不帖。始或感冥報之我祐。繼或冀覆餗之無憂。於是而佛氏宿命之因緣。懺除之功德。足以慰藉而安之。故□□之君。篡逆之主。屈身降志。糜國殃民。以事土木之偶。而士大夫之微幸顯榮。乃至庶民之姦富者。亦惑溢分之榮。靡所自致。而幸災眚之不及。其有因而述其空寂之說者。則以自文其陋而已。非果以般若涅槃爲身心之利。而思證入之也。於是而浮屠之爲民害也。不可止矣。拓拔氏置僧祇佛圖戶。奪國之民。而委賦役於貧弱之農民。其主倡之。州鎮因而效之。徧天下以爲民害。讀楊銜之伽藍記。窮奢競靡。而拓拔氏以亡。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浮屠氏其蒞藜矣。然則拓拔燾之誅沙門。又何也。彼乞靈於僊鬼。事異而情同。皆懷歎於人。而徼福於鬼。夏書所謂巫風也。

無可信之邊將者。國必危。揜敗以爲功。匿寇而不聞。一危也。貪權固位。懷憂疑以避害。無寇而自張之。以自重於外。二危也。二者均足以危國。而張虛寇以怙權者。尤爲烈焉。邊將之言曰。無寇則朝廷輕我。邊荒盜賊之言曰。無我則汝之爲將也。削奪誅殺隨之矣。於是而挑寇也。養寇也。縱寇也。無所不至。玩弄人君於股掌之上。一恐喝。而惟我所欲。嗚呼。此固猜疑防制。自以爲智之主也。而玩弄之如嬰兒。不亦傷乎。宋明帝欲除蕭道成。荀伯玉爲之謀。使輕騎挑魏之游兵。而遽以警聞。繇是而道成終據兗州。以立篡弑之基。故揜敗以爲功。匿警而不聞者。視此而禍猶小也。擇人而任之。旣任而信之。坦衷大度以臨之。彼敢欺我哉。故莫愚於猜疑防制之主。而闇者猶次也。

趙武靈王授位於子。而自稱主父。廢長立少。恐其不安於位也。拓拔宏授位於子。而自稱太上皇帝。子幼

而恐爲人所篡奪也。宗愛弑兩君而濬幾不立。乙渾專殺無君。宏幾死其手。故宏年甫二十。急欲樹宏於大位。以素統臣民而已。鎮撫之。猶恐人心之貳也。故先遜位於子推。使羣臣爭之。而又陽怒以試之。故子推之弟子雲力爭以爲子推辭。而陸馘源賀高允皆犯顏以諫。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所深喜者也。其退居而事佛老。猶武靈之自將以征伐。皆託也。不欲明示其授子之意旨。而以此爲辭也。此二主者。皆彊智有餘。事功自喜。豈憚勞而舍國政者乎。宏好黃老。而得老氏之術。其欲遜位於子推也。老氏欲取固與之術也。其託與清謐。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兌之術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詭道行之。巧籠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豈君人之道哉。雖然。其以傳位籠子推而制之。猶賢於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以安其養子遠矣。黃老之術。所繇賢於申韓也。然而疑慮以鉗制天下。則一也。故曰。黃老之流爲申韓。機詐興而未流。極於殘忍。故君子重惡之也。夫古之明王。豈不欲安其冢嗣。以奠社稷乎。惟豫教而游之於大學。一時之俊士。皆有恩紀以相結。而擇師保傅以輔之。學以成德。以德以修。而授益以固。奚事此哉。或曰。宋高宗之內禪。論者何以無譏也。曰。高宗以孝宗爲太祖之裔。疏遠已甚。不得不早正位以防爭。而高宗年已及耄也。惟其時惟其人而已矣。

有不待勸者。士之學也。農之耕也。勸士以學。士乃習爲爲人之學。爲人而學。學乃爲道術之蠹。世道之患。升俊有常典。養士有常法。人主尊師問道以倡之。士自勸矣。若旦命而夕飭之。賞法行而教令繁。徒有勸學之名。而士日以偷。果有志於學者。豈待勸哉。宋立僞學之禁。而士趨朱子之門也。如歸。禁之不止。何容勸邪。雖然。士無志於學。勸之而不學。弗能爲益。而猶無傷於士。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矣。其窳者旣勸。

之而固不加勤而勸之也。還以傷農。方其恪共於耕之日。士女營營。匪朝伊夕。從事於隴首。而吏擁車騎。喧逐於中野。以貳其心。則民傷。於是刻覈之吏。搜剔墾萊。以增益其賦。苛求餘丁。以增益其役。而民愈傷。夫古之省耕者。君與民親。而天子之圻。諸侯之國。提封既狹。不容委之有司。且君有公田。自省其獲。而其餘惠民也。後世盡地以與民。而但收其賦稅。薄賦則可弗補助。息訟輕徭。則可弗省督。胡爲委貪廉不可信之有司。以擾婦子於耕。饑哉。拓拔氏夷也。聞中國有聖人之道焉。取其易行者而行之。於是奔走郡縣。而名爲勸農。又勒取民牛力之有餘者。以借惰窳之罷民。其撓亂紛耘。以使民無寧志也。不知何若。守令乃飾美增賦。以邀賞。天下之病。尙忍言哉。蒙古課民種桑。而桑絲之稅。加於不宜桑之土。害極於四百餘年而不息。讀古人書而不知通。且識而夕行之。以賊道而害及天下。陋儒之妄。非□□之□其孰聽之。

### 後廢帝

紂之亡也。正名之曰獨夫。獨夫者。有天下而國必亡。身必戮。大分之尊。不足以居之。先王之澤。不足以庇之。況在下位而爲獨夫。未有能得人之天下者也。劉休範以庸劣而免於枝主之殺。乃乘君死國亂之際。而求干天位。張敬兒以一健卒入二萬人之中。斬其首。無衛之者。此其爲獨夫也。奚疑。而可爲天子乎。然且幾陷建業爲天子。甚哉。晉宋之末。天子之易爲。而人思爲之。其賤曾不如有道之世。一命試爲邑宰者。何足謂爲大寶哉。草芥而已矣。天子如草芥。而人思爲之。爲之不克。而爲獨夫以死者。休範也。爲之克而終爲天子者。蕭道成也。以小慧小才言之。則道成之愈於休範也遠矣。以君天下言之。則休範道成一也。

皆獨夫也。道成弑君。張敬兒取白帽加其首。曰：事須及熱。爲道成之腹心者。敬兒之流。一休範之許公與丁文豪也。褚淵雖貴。而無稱於宋。止此三數人。而撥宋之宗社如一羽。授之道在。而道成居之以安。嗚呼。至於此。而天下。有貴賤之等差哉。賢不肖。尤非所論矣。曹氏之篡也。威服羣雄。而有討董卓之義。有迎駕於蒙塵之功焉。劉宋之篡也。滅鮮卑。俘羌夷。蕩妖賊。夷桓元。恭帝所被奪。而不怨者也。司馬氏姦矣。而平遼東。滅蜀漢。四世而後得之。道成者。胙篋之盜。媚一褚淵。而已。莫然正南面而立。論者以罪褚淵。未盡也。淵一亡賴之鄙夫耳。安能以天下與人哉。微淵。而道成固足以篡。無他。惟天子之如草芥。而人可爲之者也。前有道成。後有霸先。五代有石敬瑭。劉知遠。郭威。而篡奪亦將息矣。未有天之所子。人之所君。而人思爲之者也。君子於此。遠之惟恐不速。陶宏景。其知此矣。惟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目笑而心憐之已爾。邊外之輕於殺人。其天性然也。有時乎思所以生人。而非果有不忍人之心。乃以生之之道殺之。遂自信爲矜恤。嗚呼。民之遇此也。可悲也夫。拓拔宏。重用大刑。多令覆鞠。以自詫其矜恕。而囚繫積年。不爲決遣。其言曰：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圜圍爲福堂。哀哉。民之瘠瘵。死於狂獄者。不知凡幾。而猶謂之福堂。邪。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慎矣。速斷之。而刑者刑。免者免。各得其所。而無所連逮。卽或明慎未至。而枉者固千百而什一也。何也。擇折獄之吏。申畫一之法。除條例之繁。嚴失入之罰。枉者固千百而什一矣。夫人之情僞。不可揜於初犯之日。證佐未累。其辭尙直。情窮色見。猶可察也。迨及已久。取案牘。而重複理之。移審於他署。而互相同異。犯者之辨。且屢屈屢伸。而錯舛益甚。目眩心疑。愈以亂矣。不留者。取人之初心。而驗其誠也。非今歲一官。明歲一吏。顛倒反覆之所能得其情也。徒以饑寒疾疫。死之於叢棘之下。



不亦慘乎。如是以爲矜恤。亦嗜殺之轉念而已矣。若其罷門房之誅。則得之矣。乃門房之誅所自來。亦有繇也。□□而主□□王侯將相。皆其種類。羣起於馳逐之中。儻儻俟俟。以爲羣友。則一人富貴。而合族驕盈。耕者不耕。獵者不獵。依倚勢門。互相煽虐。非被誅者之陷及門房。而門房之陷人於誅者多矣。安與同其噬搏。危與共其誅夷。亦自取之矣。前之立法者。深惡夫合族之蠶集。待食於將吏。衆爲虐而一人獨嬰其禍。弗與懲之。而門房之敗類。橫逞益烈也。罷其誅。不禁其朋從之惡。拓拔氏之所以斂怨而終亡也。

### 順帝

國無人焉。則必亡。非生才之數。於將亡之國。獨儉也。上多猜。則忠直果斷之士不達。上多猜而忠直果斷者。則士相習於茸靡。雖有貞志。發焉而不成。宋自孝武迄於明帝。懷猜忌以待下。四十餘載矣。又有二暴爲之狠毒。以閒之人。皆惴惴焉。旦夕之不保。而茸靡圖全之習已成。其不肖者靡而之於惡。以戴叛逆戕君父而不媿。則褚淵之流是已。其賢者雖懷貞而固靡。其敗也則不足立皎皎之節。即使其成。而抑無以收底定之功。則袁粲劉秉是已。粲與秉孤立而思抗悍。驚多徒之蕭道成。不愛死以報劉氏。則固無容深求者。粲聞道成廢立之謀。而不能抗辭以拒之。秉以軍旅一委道成。授之以篡逆之柄。且置勿論。徒其決計以誅道成。幸而克矣。不知二子者。何以處沈攸之。而終延宋祚也。蒼梧之昏靡。安成之巽懷。皆道成所不以置諸目中者。所與爭天下者。攸之而已。攸之又豈有劉氏之子孫。在其意中乎。攸之之欲爲道成也。非一日也。兵已順流直下。而道成授首於內。則攸之歌舞而入。挾重兵。居大功。握安成於股掌。二子欲

與異而固不能。委社稷於攸之。擲宗祊於道成。有以異乎。吾知二子者。歧路倉皇。欲如今日之招生以報國。不可得已。此無他以剛決爲嫌。以深謀爲諱。自孝建以來。士大夫釀成雍容觀變之習。蔡興宗已啓其源。而流不可止也。故興宗之死。無可爲宋惜者。興宗存則爲袁。爲劉。否則爲謝朓而已。史稱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非無材也。狎於全身避咎之術。以逃猜主之鼎鑊。氣已茶而不可復張。宋末之人材。大抵然也。故以猜馭下者。其下懼焉。而旁流剛化爲柔。直化爲曲。密化爲疏。禍伏而不警。禍發而無術。爲君子者。無以救其亡。而小人勿論已。

此页空白

# 讀通鑑論卷九

齊高帝

凡篡位者未卽位皆稱名已卽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者以北有拓拔氏之稱魏故主齊以存□□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後世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州。布政使司皆州之異名也。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唐曰府。今曰郡。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襲而無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則民恆懼而靡所騁。故天子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於民，而民亂。強者玩焉，弱者震悼失守，而困以死。惟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僞。惟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惟州牧刺史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令益曠，姦民益逞，儒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荆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甯三州之地，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

日遣臺使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既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天子之令。而威已媮。則民之無憚於上。以充守令者又多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畫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關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擁拓拔氏之衆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甬城。周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衆之中。胸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義詘。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景者。非可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蔑中夏之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死邪否也。景方流涕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劫以歸。天奪之也。若夫景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義不義。決於心。而卽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墮。士行喪。擁新君以戕舊君。且比肩而夕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

至於褚淵而人皆賤之。弟紹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面。沈文季責其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篡逆而叨佐命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宋室。明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弑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干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陷之死。宋不亡。不齊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數於人倫。故家庭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污。子弟不願以爲父兄。而後雖流風頹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不傷父子相共之恩。無他。忘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待勢而繫其心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沖主爲辭。楊嗣昌以滅賊自詫。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褚淵必也。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俟惡已著見。而後不容於天下也。

##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

立言之不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執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纘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纘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實糞溷。纘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撩蠶屯之寇盜。未有不齟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帝以成乎其不滅。纘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纘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纘以貧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悲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者。且目笑而賤之。允矣。無制之孤軍。必爲寇盜禽也。官無常祿。賊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賊坐乃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日殺人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末班祿也。枉法十疋。義賊二十疋。坐死。其既班祿也。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賊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羿之彀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

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姦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疋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義。賊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蓋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汜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也。於是並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已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卽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藥食邪。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己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乃從而



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時地兩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鶩。王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天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也。參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生之道。亦且信其妄。而墮之義文周孔之間。蕪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尊之爲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鄆康節之術。而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爲方千里。爲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爲田三萬七千畝。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爲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爲地也狹。爲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強天下以同也。以治衆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衆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治爲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冲立繁密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罟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

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淳頑，而爲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耑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窳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追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爲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爲已密，而五家櫛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沖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長爲黨升，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民之衆，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裡邊方，山澤肥瘠，民人衆寡，風俗淳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大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齊以民間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糴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爲，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爲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惟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爲酬酢，多有非穀帛之可以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

孟子之言。曰擊齊梁之餓莩。充塗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懷金者不售。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無已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官糴賣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猶未盡也。官糴官買。何必凶年而糴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蠲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廩發筭。以斂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乃若王者之節宣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錢不斂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而游民急須衣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爲流通。亦何待官之糴買。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哉。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興於仁。菽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

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合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以扶人倫。於已墜。動天性於已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驚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僞。天下喪其質。則導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爲欲爲君子者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閱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有猶存焉者。動止色笑之間。對人而生其媿怍。不知道者曰忠。孝慈友之淺深厚薄。稱其質而出之。而何以文爲。則坦然行於忻戚之便安。而後其質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願其父兄子弟之免。而已可以卽安。此情一動。而天性之孝慈。相引而出。小人之惡斂。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薄。挽殘忍之上術與。近世有南

昌熊文舉者爲吏部郎其父受賕於家貽書文舉爲人求官遷者得之其父逮問遣戍而文舉以不與知  
勾免洩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絕人道蔑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鄒衍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  
言非君子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絕而爭辨五德者鮮惟正統則聚訟而不息石友宏欲自躋  
於帝王之列而高閭欲承苻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苻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  
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衍之說元爲水白爲金赤爲火於相  
生相勝豈有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  
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  
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  
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閔之辨但以混一者爲主故宋濂作史  
以元爲正而亂□□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旁出之孤緒以蜀漢繫漢黜魏吳而  
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督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而欲存之  
爲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晉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昇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  
姓之妄於諸國之亡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一合而一離  
一治而一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焉過此而曰五德曰正統歸訟於廷舞文以相炫亦  
奚用此嘵嘵者爲

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深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弑之資者也。夫惟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荀彧之予以柄。劉穆之傅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道矣。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秉也。蕭鸞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賢。其於放資。薰蕕迥別矣。而優柔怛怯。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實禍。於是而後爲君子之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子之惡者也。金日磾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揣審。知光深。而爲國亦至矣。然終日。磾之世。霍光不敢受封。上官桀不敢肆志。則日磾固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而特避其名耳。秉以宋之宗室。子良以齊之懿親。愛託孤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巽。知姦賊之叵測。而彬彬然修禮讓之文。宗社之任在躬。愴忘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未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謙爲柄。而銷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爲謙。而召姦宄以得志乎。秉終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鸞。不誠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湄。獨寐寤歌。胡爲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爲君。固已。然曰。世祖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朞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考朞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裝繪鑿蓮之事也。徒以擲塗賭跳之戲。遂蕩無窮之帑乎。隋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居位幾何時。而遽

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卽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隨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坐臥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弑主自立。王宴、徐孝嗣、文致鬱林之惡。以揜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於宋主子業及昱。皆備紀其惡。窮極蔑嫫。不可以人理求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弑君而篡其國。詎可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容。則極乎醜詆。而猶若不足。固其所矣。夫宋孝武之懲於逆劭也。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子孫之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爲主之心。不以戴賊爲恥。誰與進豫教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弑之已耳。此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謀之臣否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訐數其君之惡。而加以己甚之辭。曰此其宜乎弑。而宜乎篡者也。惡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忤害之謂也。殘忍忤害者。抑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忌。雖然。猶或有時焉。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惻惻以不甯。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遽去其心也。惟夫爲善不力。爲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洵濳。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爲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鼓其狂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我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爇之習氣。君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天下以不仁。禍均於洪水猛獸而益甚焉。

蕭鸞之弑鬱林也。謝淪與客圍棊局。竟遂臥而不問。虞悺聞變。但曰。王徐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江敷則託疾吐噓而去。謝朓出爲吳興守。致酒數斛與其弟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此數事者。當時傳之以爲高。而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國亡君弑。視黃雀之啄螳螂。付之目笑。非至不仁者。其能若此乎。故刻薄殘忍者。情之不戢。禍及君親。而清宵一念。猶有媿悔之萌。惟若淪悺朓之流。恬然自適。生機斬而痛癢不知。仁乃永不生於其心。而後人理盡絕。士大夫倡之。天下效之。以成乎不仁之天下。追原禍始。惟聃朱莊列守雌緣督之教。是信以爲仁之賊也。君子惡而等之洪水。惡此而已。

## 明帝

人才之靡也。至齊梁而已極。非盡靡也。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焉耳。明帝之凶悖。高武之子孫。殺戮殫盡。而後止。而大臣談笑於酒弈之間。自若也。乃晉安王子懋之死。其防閣陸超之。董僧慧。先與子懋謀舉兵者。獨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則請大斂子懋而就死。業已無殺之者。而視子懋幼子。訊父之書。一慟而卒。超之或勸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恩。亦恐田橫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爲門生所殺。頭隕而身不僵。夫二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審於義以遲回。瀕死而不易其度。使當託孤寄命之任。其不謂之社稷之臣與。乃皆出自寒門。身爲武吏。其視王謝徐江世胄華門清流文苑之選。世且以爲涇渭之殊。而以較彼之轉面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誰清而誰濁也。故曰。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而下未盡然也。永嘉之後。風俗替矣。而晉初東渡。有若郗鑒卞壺桓彝之流。秉政而著立朝之節。紀瞻祖逖陶侃溫嶠。忘

身以宏濟其艱危。乃及謝傅薨。王國寶用事以後。任大位者有衣鉢以相傳。擅大位以爲私門傳家之物。君屢易社。屢屋而磐石之家自若。於是。以苟保官位爲令圖。而視改姓易服爲浮雲之聚散。惟是寒門武吏。無世業之可憑依。得以孤致其惻隱羞惡之天良。繇此言之。爵祿者。天子齊一人。心移易風俗之大權在焉。不可與下以固然。而使據之以爲己重。其亦明矣。世業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怙也。閭井之子弟。受一頃田於祖父。而卽以賦稅怨縣官。亦何以異於此哉。拓拔宏曰。君子之門。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純篤云者。豈不恤名義。長保其富貴之家世而已乎。

拓拔宏之僞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僞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遷雒陽而以伐齊爲辭。行時亦孰不知其僞者。特未形之言。勿敢與爭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賜羣臣。下逮於民。行無故之賞。以餌民而要譽。得之者固不以爲德也。皆欺人而適以自欺也。猶未極形其僞也。至於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將誰欺。欺天乎。宏不天乎。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況其在象養之子乎。高處深宮。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進品物不具。宦官宮妾之側。孰禁之。果不食也歟哉。而告人曰。不食數日。猶無所感。將誰欺。欺天乎。宏之習於僞也如此。固將曰。聖王之所以聖。吾知之矣。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間。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廟。祀園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之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爲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讖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不辱名教。



而羞常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德立而後道隨之。道立而後政隨之。誠者德之本。欺者誠之反也。漢儒附經典以刻畫爲文章。皆不誠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畢行之以欺天下後世者。惟宏爾。後之論者猶豔稱之。以爲斯道之榮。若漢唐宋之賢主。俱所無逮者。不恤一日之勞。不吝金錢之費。而已爲後世所欣慕。則儒者將以其道博寵光而侈門庭乎。故曰儒者之恥也。雖然。抑豈足爲君子儒之恥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視宏之所爲。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備紀宏之僞政於史策。所以示無本而效漢儒附託之具文。則亦索虜欺人之術也。可以鑒矣。

王敬則之子幼隆。以謝朓其姊婿也。告以反謀。而朓發之。敬則敗死。朓遷吏部。則夫婦之恩絕。其後始安王遙光。要與同反。復以告左興盛。爲遙光所殺。則保身之計亦迷。故論者以咎朓之傾險。雖然。使朓從幼隆而祕其謀。從遙光而受衛尉卿之命。以爲內應。於義旣已不可。而事敗駢誅。又何足爲全身之智乎。嗚呼。士之處亂世。遇亂人也難矣。若朓者。非有位望之隆。足爲重輕。幹略之長。可謀成敗者也。徒以詞翰之美。見推流輩而已。而不軌以徼幸者。必引與偕而不相釋。夫朓亦豈幸有此哉。無端苦以相加。而進有叛主之逆。退有負親戚賣友朋之憾。握粟出卜。自能何穀。朓之詩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已。誠哉其可悲乎。夫朓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於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叵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夫君子之處此。則有道矣。可弗仕勿仕也。仕可退無待而退也。無可退焉。靜而若愚。簡而若蕩。旣已爲文人矣。山川雲物之外。言不及於當世。交不狎於亂人。則莊周所謂才不才之間者。近之而益之。以修潔持之以端嚴。亂人曰。此沈酣詞藝。而木彊不知道者。未足與謀也。則雖懷慝而欲相告其前。而默然已退。榮

不得而加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禍不得而延。庶其免夫。眇不能及此也。名敗而身隨之宜矣。雖然。又豈若范煜。王融。祖珽。與魏收之狂悖猥鄙乎。諺曰。文人無行。未可槩以加眇也。

## 東昏侯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雄未能踐其言也。若其言則固可深長思也。冥冥者時也。飛者道也。鴻以飛爲道。不待冥始飛也。而所以處冥者得矣。弋者之不篡。非有篡之之心。限於冥而罷其機牙也。苟有可篡。則於冥而篡之也。滋甚。惟使弋者忘其篡之情。而後鴻以安於雲遠。其以銷弋者之情已久矣。王敬則反。欲劫何允爲尙書令。敬則長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必不濟。敬則乃止。夫允何以得此於弄璋乎。至何點而尤危矣。崔慧景反。逼點召之。點弗能脫。惟日與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東昏侯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東昏乃止。點又何以得此於暢邪。點與允之時冥矣。上有亂君。下有亂臣。而二子若罔知也。守其機之恆而已。二子者。學於浮屠氏者也。而守其恆。而自安於道。且若此矣。況君子之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者乎。飛絕於地。而非有擇地。故二子迫處於吳越之間。而不必浮海濱。而居荒嶠。飛無求於人。而人自仰之。故暢弄璋不必與相知。而曲爲之護。亂君亂臣弋之不可。而弋之之志自消。二子豈以飛爲避弋之術哉。自翔於雲路。而弋固莫能篡也。故飛者非怙之以不可篡也。冥者非可乘以飛之機也。天下無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而舉天下無與。然而道之不可廢也。不息於冥者。亦不待冥而始決也。持己自正。修其業。而人心自順。生死禍福。俟之天聽。之世。

己何知焉。是故揚雄氏之言可深長思也。而非固爲暗晦以圖全之陋術也。愈於莊生曳塗之說遠矣。齊之逆非曹馬劉氏之比也。東昏之虐非蒼梧鬱林之比也。故蕭衍雖篡而罪輕於道成。乃自宋以來天下之滅裂甚矣。一帝殂一嗣子立。則必有權臣不旋踵而思廢之。伺其失德則暴揚之。以爲奪之名。當辰之席未煖。今將之械已成。謝晦一啓戎心。而跡以興者不絕。至於東昏立而無人不思攘臂以仍矣。江祐也。劉暄也。蕭遙光也。徐孝嗣也。沈文季也。陳顯達也。崔慧景也。張欣泰也。死而不懲。後起而益烈。汲汲焉。惟手刃其君以爲得志。爾身爲大臣。不定策於顧命之日。不進諫於失德之始。翹首以待其顛覆。起而殺之。嗚呼。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習以成風。尙至此極矣。拓拔氏聞風而起。元禧無故而乘其主之出獵。遂欲舉兵以內亂。自有天地以來。人道之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能挽其狂波。而扶名義於已墜者。顧不偉與。於是而蕭懿獨秉耿耿之忠。白刃臨頭。而不易其節。弟衍說之而不聽。張宏策說之而不聽。徐曜甫說之而不聽。禍將及矣。曜甫知之。勸其奔襄陽。而奮然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邪。可不謂皎皎炎炎。天日在心。而山嶽孤立者乎。沈慶之不忍廢子業而死。猶有低回之心焉。懿則引領受刃。以全大臣之節。尤爲烈矣。一人風之。而天下之心亦動。故自是以後。自非決志篡奪。不敢視嗣君如圈豚。旋擁立而旋執殺之。懿之爲功於名教。大矣哉。煬之者謝晦。撲之者懿也。晦罪滔天。而懿之功。又豈可泯乎。孟昶與劉裕同起。盧循寇逼。而昶懼以死。蕭穎胄與蕭衍同起。蕭瑄兵逼江陵。而穎胄懼以死。庸人輕動。而喪其神守。裕與衍固不以其存亡爲輕重也。乃昶穎胄之無定情。固矣。假令不死。而裕衍之勢成。昶穎胄其能終匡晉齊乎。抑和己之非裕衍之敵而不爭乎。昶且爲劉毅。穎胄且爲沈攸之也。無疑則其死也。

又裕衍之幸也。景死而劉毅無援。穎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國。天下稍甯。免於兵爭者五十餘年。則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穎胄之立南康王也。非衍志也。穎胄挾以制衍也。故於諸篡主。惟衍差爲正者。有二。穎胄惟怯。欲請救於魏。其時元英方欲乘亂以襲襄陽。幸其主不從耳。請援以挑之。是授國於索虜也。衍毅然曰。丈夫舉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狄。則其視劉文靜之引突厥以貽後患者。爲正矣。穎胄之立南康也。果不忘蕭鸞之血祀乎。抑道成立。項帝蕭鸞立海陵之故智耳。已正君臣之分。而又奪而弑之。則君臣之道。遂淪喪而無餘。衍之東下也。東昏已死於張稷之手。衍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制。受百僚之敬。而非受命於南康。南康王至姑熟。而衍已自立。未嘗一日立於南康之廷。非已立之。未嘗臣之。則視唐之奉代王而逼之禪也。又有閒矣。故曰視諸篡者爲近正也。藉令穎胄不死。必陽奉南康。以與衍爭。而規滅衍以自篡。不勝。則北引索虜。以殘中國。僅存之統。王琳之禍。穎胄先之矣。故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乃若衍之惡。不可揜者。則弑和帝是已。衍固欲置之南海。而沈約以危詞動之。然衍以是惡約。奪其權。而加以惡諡。則衍且有自艾之心矣。若穎胄之茸頑。而欲師道成鸞之故轍。死而其隱隱耳。衍之所不屑也。

##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琕之不降也。何允何點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儒之風。漸衰止矣。非待梁武之獎勸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

義之尤者。東昏之淫虐亦殊絕。而非他亡國之主所齒。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爲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爲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爲固然。而矜其通識。故以陶潛之高尙。而王宏不知自媿。強與納交。已不媿。而天下孰與媿之。則非凜秋霜。懸白日以爲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昏之世。尸大位。秉大政。傳此鬻君。販國之衣鉢者。如江祐。劉暄。沈文季。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昏所任。茹法珍。梅蟲兒。諸宵小。又皆爲人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篡者。則沈約。范雲。於齊無肺腑之寄。而發跡於梁。以乍起者也。於是而授受之際。所號爲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局一遷。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染而孤露。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售習被除已盡。而賢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溷也。就無道之世而言之。本霪雨之旬。乍爲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藁蕘以嚮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錮興而漢社移。白馬沉而唐宗斬。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宿草不除。新蕘不發。故宋齊鬻君。販國之老姦絕。而齊有自靖之臣。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豪傑之士。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族盛者。在其目中哉。八表同昏。下路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興後世。則又不可以世論者也。

謝朓與何點何允同徵不赴。而朓忽自至。角巾白輿。拜謁以受司徒之命。人知醜之。亦知朓之不終其節。

者何以冒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耶。臚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臚何昧於名實哉。蓋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爲望族。朮死而勢衰。臚終隱而其族之氣燄熄矣。當鬱林且弑之日。臚戒弟淪以勿與。齊明篡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迨東昏虐殺。而幸保其宗。臚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篡而臚猶遠引。子弟又不能弗怪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粲然可觀。則子弟觀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遏。臚不出而見絕於當世。則家庭之內。相迫以不容。臚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不憚以老牛爲犢。而全其舐犢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禽犢。敗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如王思遠之於兄晏。勸其自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煎。其威更踰於天。白首扶筇。惟其所遣。一至此哉。陶令之子。不愛紙筆。幸也。而何歎焉。

晉武任賈充而亂其國。宋武任謝晦傅亮而翦其子。故梁廢王亮爲庶人。用徐勉周捨而抑沈約。誠有鑒於彼也。充晦亮魏晉之世臣也。何怨於故君。而望風獻款。屋其社。餒其鬼。殲其血。允不問而可爲寒心。晉宋之主。舉國而聽之。何其愚邪。或曰。人爲我犯難以圖。我因以得天下。旣得而忘之。疑於寡恩。晉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亦過之失於厚者也。漢高之斬丁公。則過之失於薄者也。失之厚而禍非所謀。亦奚必不可哉。曰。此不可以小人懷惠之私。爲君子之厚也。亂人不死。天下不寧。怙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弗懲。豈區區較量於厚薄者乎。晉惠公殺里克。傳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

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牖之。弗容自昧矣。沈約之於齊。仕未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永廢而不庸。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尤烈於亮與約也。天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賈充謝晦之禍。若不能免。媿於己。因以恕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爲厚。自賊而賊世。庸有救乎。

緹縈吉玃之事。人皆可爲也。而無有再上漢闕之書。搗梁門之鼓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子女。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卽不可免。弗聽而已矣。未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愛。父已陷乎罪。抑無驚哀交迫之實。當其搗鼓上書之日。而無決於必死之心。青天臨之。皓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射之。鬼神若在其上而鑒觀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欺神。欺人。欺己。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緹縈吉玃之敢焉者。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述而不作。人皆有所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昧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爲。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爲周公。曹丕自以爲舜禹。敢也。揚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之。不揣而倣之。愚夫愚婦所不自欺之心。僻而辨僞而堅者。無所憚而爲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緹縈吉玃之爲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惟以勢利爲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

顯諂附之。高肇忌修。將發其姦。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害。機相制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見其反面相攻。而信以爲悔過自新。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羶穢之中。與相膠漆。過之不可悔者也。而何爲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蔚切紆勿而不章。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固未革。莫之變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爲而信之哉。工於面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爲之怵。斯人也。雖在脅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惟恐其不至也。開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捷於桴鼓。一無所不至之情耳。君子而爲其所罔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爲教。而師儒皆喻於道。未嘗晝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爲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歆之以利。而使學。故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徼名利。則學雖統於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爲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爲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圯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爲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



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桎梏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爲桎梏。而其後愈爲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爲下而倍尸天子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忌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既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宏獎在下之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典。胄教樂之盛。而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旣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爲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不鋼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溯其所始。則孫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何也。國家以學校爲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繇固。不如下之爲教爲學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胄張居正亟起而陘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爲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卽如何允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異端者。知爲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爲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爲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卽如何允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桎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

傲當世之知而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爲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柙虎而傳之翼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弛鹽禁以任民之探。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爲稗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元勰邢巒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爲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富商豪民之賂。而爲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奚恤哉。嗚呼。民之殄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爲之主者。惠民之心。其發也鮮矣。幸而一發焉。天牖之也。天牖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離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爲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而使不得有爲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匿。終不覺其爲邪。哀此下民。其尙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邪佞充位。仁而祇以戕。義而祇以賊。毒流天下。而自信爲無過。於是而民之死積。而國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歌頌盈於耳。而鴻鴈之哀鳴徧於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將不和則師必覆。將豈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競。則不足以爭勝。有功而驕。其氣銳也。無功而伎。其恥激也。智者輕勇者。而以爲爪牙。勇者藐智者。而譏其嘯諾。氣使之然也。响响然易與。而於物無爭。抑不足

稱武人之用矣。韓信任爲大將，而羞伍樊噲。關羽自命親臣，而致忿黃忠，不和也。而導之以和，非君與當國大臣善爲調馭，安能平其方剛之氣乎？漢高能將將矣，而不能戢韓信之驕，無以得信之情也。武侯費詩能消關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驍將也，韋叡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輕矣。武帝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得將將之術矣。」敕叡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叡難，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驚，而景宗不能知叡之宏，景宗之氣斂，而何患叡之不善處景宗邪？且其詔之曰：「韋叡卿之鄉望，動之以情，折之以禮，而未嘗有所抑揚焉。」叡以景宗之下己，而讓使先己告捷，景宗乃以叡之不伐，而變盧雉以自抑，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豈能終爲人屈乎？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自信其御之道得也。」鍾離之勝，功侔淝水，豈徒二將之能哉？鄴盧作塞係韋叡事篤中屬景宗誤梁制尙書令史並以才地兼美之士爲之，善政也，而亦不可繼也，何也？掾史之任，凡簿書期要，豪毛委瑣，一或差譌，積之久，則脫漏大而下行於州郡吏民者，爭訟不已，其事褻矣。故修志行者，不屑問焉；刑名錢穀工役物料之紛亂，無賞罰以督其後，則不肖者縱以行私，賢者抑忽而廢事，若必覈以賞罰，則以細故而傷清流之品行，人士終厭棄而不肯爲，其屑爲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則其勢抑必於令史之下，別委簿書之職於胥役，而令史但統其綱，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書，以司案籍，則令史虛懸而權仍下替，蓋自有職官以來，皆苦胥吏之姦詭，而終莫之能禁。夫官則有去來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於習熟之姦吏，雖智者不能勝也。於是而吏亦有三載考成，別遷曹署之例，然而無補也。官者惟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雖易而私相授受者，無從禁止，且其繁細之章程，必孰嘗而始悉，故其練達者，欲

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則其玩長上以病國殃民。如尸蚘之在腹。殺之攻之。而相續者不息。此有職官以來不可革之害。又將奚以治之邪。夫姦吏亦有畏焉。訶責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誅殺猶非所畏也。而莫畏於法之簡。法簡而民之遵之者易見。其違之者亦易見。上之察之也亦易矣。卽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纖微耳。不足爲國民之大害也。惟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聰明。察絲忽之利病。而求其允協。則吏益爭以繁密詰曲。銜其慎而讎其姦。雖有明察之上官。且爲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論矣。夫法者本簡者也。一部之大綱。數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綱。數條而已矣。析大綱以爲細碎之科條。連章屢牘。援彼證此。眩於目而熒於心。則吏之依附以藏匿者。萬端詭出。而不可致詰。惟簡也。劃然立不可亂之法於此。則姦與無姦。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無所用其授受之密傳。而遠郊農圃之子。苟知書數。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絃誦而暮簿領。自可授以新。而習如其故。雖間有疏脫。而受其愚蔽。不亦鮮乎。則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選。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後必淆亂。故曰不可繼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開治。而法則以制亂。安能於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簡爲法而無啓以亂源。人可爲令史也。奚必士哉。

聖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醇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異於兩間。而使人猶知有則。功不可沒已。其疵也。後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己。而患其無可議也。周公而後。至漢曹褒。始有禮書。又閱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暉終其事。天監十一年。而五禮成。其後嗣之者。惟唐開元也。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蓋力

求大醇而畏小疵。慎而蒞道，乃息於天下矣。夫以彝倫攸斲之張孚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矯歷代之邪誣，而反之於正。若懼其未盡物理，而貽後人之譏發，則又何所俟，而始可愜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患其無繼之者。秦滅先王之典，漢承之而多固陋之儀，然叔孫通之苟簡，人見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於無窮也。若叔孫通不存其髣髴，則永墜矣。曹褒之作，亦猶是也。要其不醇，亦豈能爲道病哉？至於梁而人知其謬，伏曼容諸儒，弗難革也。如封禪之說，成於方士，而諸儒如許惛者，正名其爲緯書之邪妄，辨金泥玉簡之誣。闕鄭元升中之誤，繇此推之，梁之五禮，其賢於漢也多矣。然非有漢之疵，則亦無據以成梁之醇。故患其絕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絕則不復興也。夫禮之爲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之神所自綏也，仁義之以爲體，孝弟之以爲用者也。五倫之所經，緯人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無所麗矣。故夷狄蔑之盜，賊惡之，佛老棄之，其絕可懼也。有能爲功於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諸子之功，偉矣。梁武帝不聽尙書，庶務權輿，欲罷修明之議，固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誰邪？與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恆也。利其同逆而親任之，比於匪人，必受其傷。則晉於賈充，宋於謝晦，是已。已謀逆而人成之，因殺其人，以揜己之惡，其惡愈大。楊廣殺張衡，朱溫殺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誣也。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弗極絕之邪？已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於百一者，惡其人，則抑且自惡，坐惡其影，夢惡其魂，乃於同逆者，含惡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發，心難自誣，無可如何而聽其自斃，則梁武之於沈約、張稷，是已。沈約非齊之大臣，梁武辟之，始與國政，惡固輕於賈充、謝晦矣。然和帝方嗣位於上流，梁武猶有所疑，而約遽勸之，以速奪其

位。梁武欲置和帝於南海。而約勸梁以決於弑。蓋帝猶有憚於大逆之情。而約決任天下之惡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憤者也。若張稷者。自以己私。與王珍國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實非爲梁武而弑。若趙穿之於趙盾。賈充之於司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惡之。而果其所宜惡者也。雖然。梁武抑豈能伸罪。以致討於約與稷哉。徒惡之而已。惡之深。因以自惡也。於惡之深。知其自惡也。置稷於青冀。而弗任約以秉均。抑安能違其不可盡泯之秉彝乎。不殺稷。而稷失志以死於叛民。不殺約。而約喪魄以死於斷舌之夢。帝語及稷。而怒形於色。約死而加以惡諡。推斯情也。帝之自疚。自赧於獨知之隱。雖履天子之貴。若無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終不能殺稷與約者。則自視楊廣朱溫爲差矣。已有惡而不能伸討於人矣。已有慝而殺助逆之人。然後人理永絕於心。均之爲惡而未可以一槩論。察其心斯得之矣。壅水以灌人之國邑。未聞其能勝者也。幸而自敗。不幸而卽以自亡。自亡者。智伯。敗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趙卒不亡。智自亡耳。後乎智伯者。梁人十餘萬。漂入於海。而壽陽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劉氏終未有損。天下後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謀獻之。嗜殺之君。其亦知所鑒乎。人有相殺之具。而天不廢之。天有殺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產。於人爲害者也。紂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勢角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勢。而不能感其情。以爲我用。一發而不聽人之收。自且無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水無擇漣。獸無擇噬。以其無擇也。故禹與周公抑之。驅之。爲功烈矣。從而狎之。因而自斃。惡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殺。一與一相當而已。曲直因乎理。強弱因乎勢。殺戮雖多。固一與一相當也。阻滔天之浸。不擇順逆。而逞其欲。以使殲焉。方謂

我能殺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還自殺矣。志慚而行逆。豈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壞。退水而城必圯。後世必有行是謀者。引師退水以進攻。彼城圯而我無漂溺之憂。乃軍行泥淖之中。樵蘇無備。以攻必死之敵。城雖圯。終不能入。而先爲敵禽矣。殘忍之謀。愈變而愈左。勿惑其說。尙自免於敗亡乎。

債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賊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速叛。外無寇則必反。邊任之重。中主具臣必輕之。袁翻李崇憂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萬世之永鑒已。均是將領也。而在邊之將。貪殘驚闖者。甚於腹裏。均是守令也。而在邊之守令。污墨冒昧者。甚於內地。夫將領或挾虜寇以恣其所爲。猶有辭也。守令之理民也。無以異。而貪虐甚焉。無他才望有餘之士。據善地以易奏成勞。則清華之擢。必其所捷得。而在邊者。途窮望盡。姑偷利以俟歸休也。於是而邊方郡邑。永爲下劣之選。才望之士。且恥爲之。亦惡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帥近而或挫於武人矣。監軍出而或辱於中涓矣。芻糧庖而或疲於支給矣。重臣臨而或瘁於將迎矣。非夫塗窮望盡。不獲已而姑受一命者。固不屑爲也。人士之習見。旣然。司銓者遂因之以爲除授之高下。於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荼。其情偷。苟且狼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爲。而爲之不恥。及邊民之憔悴極。反叛起。然後思矯其弊。重選人才以收拾之。禍已發而非旦夕可挽矣。惟開國之始。無長慮以持其終。愈流愈下。而極重難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動當事之心。至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稱戈競起。而後追用崇言。改鎮爲州。徒以殘危之地。強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於羯胡。五嶺以南。民習於寇攘。無人以治之。而中華愈蹙。但此荆揚徐豫之士。蟻封其垤。雀安於堂。不亦悲乎。

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興焉。雖疵而未醇。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監十六年。乃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沈溺於浮屠氏之教。以迄於亡而不悟。蓋其時帝已將老矣。疇昔之所希冀而圖謀者。皆已遂矣。更無餘願。而但思以自處。帝固起自儒生。與聞名義。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劉裕。蕭道成。之發跡兵間。茫然於名教者也。既嘗求之於聖人之教。而思有以異於彼。乃聖人之教。非不獎人以悔過自新之路。而於亂臣賊子。則雖有豐功偉績。終不能蓋其大惡。登進於君子之途。帝於是徬徨疚媿。知古今無可自容之餘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爲道者也。有心亡罪滅之說焉。有事無礙之教焉。五無閒者。其所謂大惡也。而或歸諸宿業之相報。或許其懺悔之皆除。但與皈依。則覆載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隨皆消隕。帝於是欣然而得其願。曰。惟浮屠之許我以善。而我可善於其中也。斷內而已。絕肉而已。損金粟以營塔廟而已。夫我皆優爲之。越三界。出九地。儻然於善惡之外。弑君篡國。逼起幻滅。而何傷哉。則終身沈迷而不反。夫誰使之反邪。不然。佞佛者皆愚惑失志之人。而帝固非其倫也。嗚呼。浮屠之亂天下。而徧四海。垂千年。趨之如狂者。惟其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聖也。苟非無疚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無餘媿。儒之駁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也。善惡本皆無。而耽酒漁色。罔利逐名者。逍遙滄瀆。自命爲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元魏神龜二年。其吏部尙書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銓除。蓋卽今之所謂資也。當時譏其不問賢愚。而選舉多失。夫其時淫亂於宮闈。將臣恣於政府。賄賂章廉。恥喪吏道。雜而姦邪。逞用人之失。豈亮立法之不



善。專尸其咎哉。停年之格。雖曰不揀。然必歷年無過。而後可以年計。亦未爲大失也。國家有用人之典。有察吏之典。不可兼於任一人明矣。吏部司進者也。防其陵躡而已。競躁者不先。濡滯者不後。銓選之公。能守此足矣。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賢不肖。雖周公之聖。弗能也。將以貌言書判。而高下之乎。貌言書判未矣。將以毀譽而進退之乎。毀譽不可任者也。以一人之耳目。受天下之賢愚。錯亂遺忘。明者弗免。偶然一譽。偶然一毀。謹識之。而他又燹之。將何據哉。惟夫挾私罔利者。則以不測之恩威。讎其貪僞。而藉口拔尤。侈非常之藻鑒。公而慎者弗敢也。故吏部惟操成法。以獎恬抑躁。而不任喜怒。以專己行私。則公道行而士氣靜。守此焉足矣。若夫大賢至不肖之舉。不崇朝。懲弗姑待。自有執憲之司。徵事采言。以申激揚之典。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考無過以積年。升除惟其成法。察賢姦而薦劾。清議自有特操。並行不悖。而吏道自清。停年之格。何損於治理。且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尋常守職之士乎。或曰。周官黜陟。專任冢宰。非與。曰。此泥古而不審。以其時者也。周之冢宰。所治者王畿千里。儉於今之一省會也。其政績易考。其品行易知。豈所論於郡縣之天下。一吏部而進退九州盈萬之官乎。停年以除吏。非一除而不可復退也。有糾察者。隨其後也。責吏部者。以公而已矣。明非所可責也。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元志亟攻之。李苗上書。請勅大將堅壁勿戰。謂賊猖狂。非有素蓄。勢在疾攻。遲之則人情離沮。此萬世之長策也。天下方甯。而寇忽起。勿論其爲夷狄。爲盜賊。皆一時慄悍之氣。譬不畏死者也。譬如勇戾之夫。忿起而求人與鬪。行數里而不見與鬪者。則氣衰而思遁矣。故乍起之兵。所畏者。莫甚於曠日而不見敵。其資糧幾何也。其器仗幾何也。其所得而擄掠者幾何也。稱兵已久。而不能殺吾一卒。

則所以搖惑人心而人從之者。又幾何也。乃當事者。輕與急爭也。其不肖之情有二。一則畏怯而居中持議者。惟恐其深入。則必從。史人以前禦。而冀緩其憂。一則乘時徼利。而擁兵柄者。欲詫其勇。輕用人以試。而幸其有功。且不但此也。司農憚於支給。郡邑苦於輸將。頑民吝其芻粟。不恤國之安危。惟思速竟其事。於是而寇之志得矣。冒突以一逞。乘敗而進。兵其兵也。食其食也。地其地也。氣益銳。人益附。遂成乎不可撲滅之勢。然後驕懦之帥。反之以不戰。坐觀其日彊。而國以亡。嗚呼。以天下敵一隅。以百年之積。四海之輓。敵野掠。坐以困之。未有不日消月萎而成擒者。六鎮豈能如魏何哉。魏自亡耳。強弱衆寡。虛實之數。較然也。強可以壓弱。衆可以制寡。實可以困虛。而亟起以授之。掠奪惴惴然驚。悻悻然起。敗軍殺將。破國亡君。愚者之情形。古今如一。悲夫。

人士之大禍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僊欺羸政而謗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陰陽其意於汴晉。惡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於咸陽。殲於河陰。沈於白馬。皆自取之也。君子有必去以全身。非但全其生之謂也。全其不辱之身也。拓拔氏以僞飾之詩書禮樂。誘天下之士。而翕然從之。且不徒當世之士爲所欺也。千載而下。論史者猶稱道之。而弗絕。然有信道之君子。知德而不可以僞欺。則抑豈可欺邪。而鄙夫無識。席晏安。規榮利。滔滔不反。至於一淫媼。殺子弑君。而屏息其廷。懷祿不舍。則相率以冥行。蹈凶危而不惜。其習已浸淫膠固而不解。欲弗羣趨於死地。其可得乎。河陰之血。已塗郊原。可爲寒心甚矣。爾朱榮奉子攸入雒。而山偉子然一人。趨踰而拜赦。吾不知偉之不怖。而欣然以來者。何心也。蓋不忍捐其散騎常侍而已。則二千餘人。賓賓秩秩。奉法駕以迎子攸。河陰者。皆山偉也。廉恥喪而禍

福迷二千餘人。豈有一人焉。戴髮含齒。血在皮中者乎。如其道。則日游於兵刃之下。而有餘裕。喪其恥。則相忘於處堂之嬉。白刃已加其脰。而赴之如歸。挾詩書禮樂之迹。而怙之。聞聲望影而就之。道之賊也。德之棄也。蛾螳之智。死之徒也。自取之也。

姦雄之相制也。互乘其機。而以相害。然而有近正者焉。亦非徒託於名。以相矯。而居勝也。儀度其心。固有正者存焉。見爲可據。而挾之以爲得也。乃其機則險矣。險則雖有正焉。而固姦雄之爲也。特其禍天下者。則差焉耳。爾朱榮挾兵肆虐。狂暴而不足以有爲。高歡賀拔岳皆事之。而歡與岳之意中。固無榮也。榮拘子攸於幕下。高歡遽勸榮稱帝。歡豈欲榮之晏居天位。而已徼佐命之功。以分寵祿乎。榮稱帝而速其亡。歡之幸也。乃榮恍惚不自支。而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勸榮殺歡。岳豈果欲榮之忠魏。以保榮之身名乎。知歡之納榮於死地。而已藉以興歡。與而已且爲歡下。殺歡而榮在岳之股掌也。歡之權力不如榮。岳之詐力不如歡。榮敗而歡可逞。歡死而岳可雄。相忌相乘。以相制。亦險矣哉。此機一動。而彼機應之。叢毒矢利刃於一堂。目瞬心生。鍼鋒相射。莊生曰。其發也如機括。此之謂也。然而岳之言爲近正矣。爲魏謀。爲榮謀。執大義以誅歡。則他日之叛。爾朱兆陷雒陽。走元修之禍。亦息。岳卽爲歡。固不如歡之狡悍。以度劉天下於無窮也。何也。岳之心。猶有正焉者存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左江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土。而畫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劉昫爲宋王。蕭贊爲齊王。以爲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元顥爲魏王。而使之爭。拓

拔氏遣將出兵。助劉昺蕭寶寅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顥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雒陽爲拓拔氏固有之。雒陽惟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六鎮亂。冀并雖皆爲賊。數胡后弑。主爾朱榮沈其幼君。分崩離析。可乘而取也。梁之時也。下廣陵。克渦陽。郢青南荆。南嚮而歸。已元悅元彧。羊侃相率而來奔。梁之勢也。時可乘。勢可振。卽未能盡復中原。而雒陽爲中國之故都。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之念。而委諸元顥。聽其自王。授高歡以納叛之嗣。忘晉室淪沒之恨。恬然爲之。漫不知恥。浸令顥之終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雒陽已拔。子攸已走。馬佛念勸慶之殺顥。以據雒。而慶之猶不能從。則其髡髮以逃。固喪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爲中國之君。臣忘其爲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如寇賊。而戴□族爲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齧。而不暇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邪。宗國危。而遽巡畏死。以墮其忠孝。是懦夫也。而更有甚焉者。憚不懲而乘之以徼非望。如蛾之自赴於火。相逐而惟恐後也。夫人不知義矣。或知害矣。心不能知。目能見矣。目煢於黑白。耳能聞矣。目見之。耳聞之。然且不知害焉。貪夫之閔不畏死。其將如之何哉。爾朱榮之暴橫。不擇而狂噬。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爲君。而挾之犯闕。以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爲榮之君乎。子然一良。孤危無輔。而爾朱天光一往告。子攸遽欣然潛渡。謂榮之且以己爲君也。榮已目笑之矣。然猶曰。榮惡未著。而不察也。榮伏誅。而爾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榮矣。子攸廢死。元煜以疏遠之族。又欣然附兆。以立。立未數月。兆又廢之。而元恭以陽瘖幸免之身。褰裳而就之。恐後高歡之狡。又倍於榮與兆者也。歡起兵。而元朗

以一郡守急起而爲歡之君。立之數月。元修已聞斛斯椿變態百端。何可保也。之語。曾不懼。而又起而奪朗之位也。五年之中。子攸也。煜也。恭也。朗也。修也。或死或幽或廢。接跡相仍。而前者覆。後者急趨焉。元顥且倚梁七千之孤旅。相謀相猜。之陳慶之。高拱。雒陽。爲兩月之天子。卒以奔竄而死。元氏之欲爲天子。自信其能爲天子。信人之以己爲天子者。何其多也。嗚呼。欲爲天子者多。而民必死。欲爲將相大臣者多。而君必危。欲爲士大夫者多。而國必亂。其亂也。始於欲爲士大夫者之多也。士大夫不厭其欲。而求爲將相大臣矣。爵祿賤。廉恥墮。其苟可爲天子者。皆欲爲天子矣。是以先王慎之於士大夫之途。而定民之志。所以戢躐等猖狂之心。而全其軀命。義之盡。仁之至也。

國無與立。則禍亂之至。無之焉。而可。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也。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以圖存。裴俠曰。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王思政再問之。而俠亦無術以處。雖知之。又何裨焉。高歡者。爾朱榮之部曲也。宇文泰。葛榮之部曲也。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惟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羶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卽今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爲社稷之衛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其繇來漸矣。自遷雒以來。塗飾虛僞。始於儒。濫於釋者。斯謂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彊宗大族。以侈相尙。而上莫之懲。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惟其所欲。

爲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讎也。彼亦一寇讎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爲國之楨幹者也。拓拔氏自以爲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雍。養老興學。所爲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敵而猴故猴矣。且並失其爲猴矣。不亦可爲大笑者乎。高歡宇文泰。適還其爲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復入於猴羣。而必爲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爲之哀也。故鬻詩書禮樂於□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爲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爲儒者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不浮榮。談說之瑣辯也。

元修依宇文泰而居關中。元善見依高歡而居鄴。終以何者爲正乎。曰。君子所辨爲正不正者。其義大以精。而奚暇爲修與善見。辨定分邪。拓拔氏以□而據□□等竊也。不足辨。一也。修之在關中。宇文泰之贅疣也。善見之在鄴。高歡之贅疣也。不足辨。二也。乃卽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緒而言之。亦必其可爲君者。而後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爲與否也。修之淫亂。不齒於人類。善見孱弱。而其父亶以躁薄爲高歡所鄙。等不可以爲君。而尤非此之謂也。修之立。豈其分之所當立者。卽令當立。而豈如光武之起南陽。晉元帝宋高宗之特爲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徼寵於高歡。乘時以竊位。煜也。恭也。朗也。皆修所嘗奉以爲君者。而皆弑之。修亦元氏之賊而已矣。修入關中。未死也。未廢也。元亶固修之臣。介高歡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居存而自立。其爲篡賊也無辭。是善見又修之賊也。兩俱爲賊。而君子屑爲之辨哉。凡亂臣之欲攘奪人國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統。則抑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其蔑理以妄干者。

則速以自滅。王莽朱泚是已。劉彧乘君弑而受命於賊。蕭鸞與蕭衍比而弑其君。皆賊也。而後賊乘之以進。繇此言之。則漢獻帝之所以終見脅於權臣者。董卓弑其君兄而已受之。則亦賊之徒也。故袁紹韓馥欲不以爲君。而曹操姑挾以爲自篡之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承平無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於匹夫。而況權姦之在肘腋乎。己爲賊。而欲弭人之弗賊也。不能。賊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於泰。善見之於歡。且不足辨其孰君而孰臣。況修與善見。而屑爲之軒輊哉。假脩以正。而緹善見者。隋人得國於宇文文。得國於脩。因推以爲統。而君子奚擇焉。

梁武之始立也。懲齊政之鄙固。而崇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尙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於時。拓拔衰亂。高歡宇文泰方爭鬪於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士。不服之人。高歡西掣。而請和。蓋中原大有可圖之機矣。帝知其可圖。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軍政圯。舉目無可共理之人。才。乃揀何敬容。朱异。簿領之才。而授之以國。敬容异之不可大受。固也。然舍之而又將誰託也。徐勉周捨稱賢矣。以實求之一觴一咏。自謂無損於物。而不知其損之已深者也。敬容勤於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鏡之謂。已繁興於下。自非貪權嗜利之小人如异者。誰甘犯當世之非笑。而僕僕以爲國効功。大弛之餘。一張而百害交生。則勉與捨養癰不治。而敬容异。亟用刀鉞以傷其腠理。交相殺人。而用刀針者。徒尸其咎也。史稱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豈其然哉。王導謝安勿論已。王華。王曇首。謝宏微。夫豈無文義者。而政理清嚴。一時稱治。虔矯苛細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墉而攻之。有解散紀綱。以矜相度者。而後刻覈者。以興老莊之弊。激爲申韓。庸沓之傷。反爲躁競。勢也。一柔一剛。不適有恆。而小狐濟矣。思患而豫防之。豈患至而急

反之哉。

梁分諸州爲五品。以大小爲牧守高下之差。定升降之等。立此法者朱异也。然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緊雄上中下之別。垂及於今。亦有腹邊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皆祖此焉。夫异之爲此。未可以其人而盡非之也。古者諸侯之國。以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遠近。定五服之內外。固不名之爲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猶是也。政有勞逸。民有淳澆。賦役有多寡。防禦有緩急。而人才有長短。惡容不爲之等邪。顧其爲法爲治之求得其理也。非爲人之求遂其欲而設也。大非以寵。小非以辱也。腹裏之安。雖大而非常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菲薄所堪。大而繁者。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簡者。以養貞士。而非以窘罷議者而使偷。而不然者。人競於饒。而疲者以居孤陋無援之士。則窮鄉下邑。守令挾日暮途遠之心。倒行逆施。民重困而盜以興。職此繇矣。朱异之法。以異國降人邊陲之地爲下州。則亂政也。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頑懦之夫。困邊民。開邊釁。日蹙國。而國因以危。後世北鄙南荒。寇亂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分之者。逆其理也。邊之重於腹也。瘠之重於饒也。拔邊瘠之任。置之腹饒之上。以勤能吏。以賤貪風。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武帝以元談相尙。陶宏景作詩以致譏。何敬容對客而興歎。論者皆謂其不能諫止。而託之空言。非可以責二子也。宏景身處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諫。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雖在位。其能以口舌爭乎。至謂二子舍浮屠而攻老莊。則尤非也。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詮浮屠之說。空元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



何之論。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徒糜金錢、營塔廟、縱游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墮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不相濟則禍猶淺。而相沿則禍必烈。莊生之教。得其汜濫者。則蕩而喪志。何晏王衍之所以敗也。節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煩之天下。則王道雖不足以興。而猶足以小康。則文景是已。若張道陵、寇謙之、葉法善、林靈素、陶仲文之流。則巫也。巫而託於老莊。非老莊也。浮屠之脩塔廟。以事胡鬼。設齋供。以飼髡徒。鳴鍾吹螺。焚香唄呪。亦巫風爾。非其創以誣民。充塞仁義者也。浮屠始入中國。用誑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淺嘗其說。而爲害亦小。石虎之事圖澄。姚興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財力於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於人心。而未大傷於國脈。亦奚足爲深患乎。其大者。求深於其說。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晉以後。清談之士。始附會之。以老莊之微詞。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說。始熺然。而與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還。李翱張九成之徒。更誣聖人性天之旨。使竄入以相亂。夫其爲言。以父母之愛。爲貪痴之本障。則既全乎梟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惡也。樂舉吾道以殉之。於是而以無善無惡。銷人倫滅天理者。謂之良知。於是而以事事無礙之邪行。恣其奔欲無度者。爲率性而雙空人法之聖證。於是而以廉恥爲桎梏。以君父爲萍梗。無所不爲。爲游戲。可夷狄。可盜賊。隨類現身。爲方便。無一而不本於莊生之緒論。無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蕭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國者。後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倫。而召匪口。嗚呼烈矣。是正宏景敬容之所長太息者。豈但飾金碧以營塔廟。恣坐食以侈罷民。爲民之蠹螾矣哉。夫二氏固與申韓爲對壘矣。而人之有心。猶水之易波激。而豈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止。

正之則。則此倡而彼隨。疾相報而以相濟。佛老之於申韓。猶鞶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彊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爲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元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乘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本之法。自虛元始。區區巫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斯陶何二子。所爲舍浮屠而惡元談。未爲不知本也。

蘇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綽作大誥。爲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異於道方明而襲之以飾其邪僞也。謂夫道晦已極。將啓其晦。不能深造。而乍與相卽也。天下將嚮於治。近道者開之先。此殆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開之使以漸而造之。故曰乍與相卽也。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教也。綽以六條飭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無有以此爲天下告者。而綽獨舉以爲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天下言之。綽實開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人知其淫豔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爲僞之尤可惡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彷彿。懸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則弗論其爲駢麗爲輕虛。而皆僞。人相習於相擬。無

復有繇衷之言。以自鳴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貞也。非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喪久矣。故弗獲已。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夫苟襲矣。則襲六經者。亦未有以大愈於彼也。而言有所止。則浮蕩無實之情。抑亦爲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綽實開之先矣。宇文氏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唐囚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爲之一息。此天欲啓晦而泰。與綽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非其能爲功也。天也。嗚呼。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僞也。私與僞橫行。而亂惡乎訖。胡元之末。亂極矣。而吳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蕩滌宋末淫靡繁亂之文。文章之繫。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於淫曼。淫曼者。花鳥錦綺爲政。而人無心。宋之敝。亦敝於淫曼。淫曼者。多其語助。繁其呼應。而人無氣。無心而人。尋於篡弑。無氣而人。屈於禽。徐庾邢魏之流。波綽挽之矣。孰有能挽蘇洵曾鞏之流。波者乎。俟之來哲。

賀琛上書論事。其他亦平平耳。最要者聽百司莫不奏事。使斗筲詭進。壞大體以竊威福。此亡國敗家。必然之券也。妄言干進者。大端有二。一則毛舉小務之興革也。一則鉤索臣下之纖過也。若此者。名爲利國。而實以病國。名爲利民。而實以病民。害莫烈焉。法雖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罅漏而彌縫之。仍一備善之法也。卽聽其罅漏。而失者小。全者大。於國民未傷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譏成法。則必滅裂成法。而大反之。歆之以斯須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聽矣。不知百弊乘之。蠹國殃民。而壞風俗。此流毒於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賢者之周旋視履。而無過者。亦鮮矣。剛柔之偏倚。博大謹嚴之異志。皆有過也。貪廉之分。判於雲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纖微。則非夷惠之清和。必有可求之瑕璽。君天下者。因其材。養其

恥。勸進於善。固有所覆蓋而不章。以全國體。存士節。非不審也。乃小人日伺其隙。而糾之於細微。言之者亦鑿鑿矣。士且側足求全。而不逸於罪罟。則人且塗飾細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容。而鏗刻之怨。獨歸於上。此流毒於薦紳。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離。士心不附。上有餘怨。下有溢怒。國家必隨之以傾。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於耕徒釣侶也。非孔子之聖。不能擇善於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纊塞耳。垂旒蔽目。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辯言之邪徑。然後潤色先型。甄別士品。民安於野。吏勸於廷。至治之臻。豈其察小辨微之瑣瑣者哉。周德長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鑒與。武帝不納琛之格言。而爲之辭曰。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乃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抑豈知秦法密而後趙高得志。王莽秉國。頌功德者皆疏賤之吏。民邪。琛言未冷。梁社旋亡。圖存保國者。尚以察察爲戒哉。

神智乘血氣以盛衰。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凡三變而易其恆。貞於性者正。裕於學者正。則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氣自盛。智不爲蕩。血氣自衰。智不爲耗。衛武公之所以爲睿聖也。梁武帝之初。可謂智矣。裴叔業要之北奔。則知羣小之害不及遠。蕭穎胄欲請救於魏。則知示弱戎狄之非策。蕭淵藻誣鄧元起之反。則料其爲誣。敕曹景宗下韋叡。則知師和必克。任將有功。圖功有成。雖非宋武之習兵。而制勝。而其籌得喪也。堅定而無回惑。於事幾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內地。蕭介危言而不聽。未幾聽高澄之給。許以執景。傳岐苦諫而不從。旋以景爲腹心。旋以景爲寇讎。旋推誠而信非所信。旋背約而徒啓其疑。茫乎如舟行霧中。而不知所屆。截然典昔之審勢度情者。明暗杳不相及。蓋帝於時。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氣衰而智亦爲之槁也。智者非血氣之有形者也。年愈邁。閱歷愈深。情之順逆。勢之安危。尤輕車熟路之易爲。

馳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資於巧以乘時變。而非德之慧。易爲涸也。且其中歲以後。薰染於浮屠之習。蕩其思慮。夫浮屠旣已違於事理矣。而浮慧之流。溢爲機變。無執也。可無恆也。無礙也。可無不爲也。恍惚而變遷。以浪擲其宗社人民。而無所顧恤。斯豈徒朱异謝舉之熒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損爲之也。神不宅形。而熟慮卻顧之心。思蕩散而不爲內主矣。君子立本於仁義。而充之以學。年雖邁。死則死矣。智豈與之俱亡哉。

父子兄弟之恩。至於武帝之子孫。而絕滅無餘矣。惟蕭綜凶忍。而疑於東昏之子。其他皆非。豎目豺聲。如商臣。帝亦未有蔡景之隱。所以然者。豈非慈過而傷慈之致哉。正德之逆也。見帝而泣。蕭綸之悖也。語蕭確而亦泣。釋也。範也。譽也。訥也。雖無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遷延坐視。內自相圖。骨肉相吞。置帝之困。餓幽辱而不相顧也。且其人非無智可謀。無勇可鼓。而大器之篤孝以安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風焉。敍之以禮。誨之以道。約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輔也。抑豈若晉惠之愚。劉劭之凶。不可革易也乎。慈而無節。寵而無等。尙婦寺之仁。施禽犢之愛。望恩無已。則挾怨益深。諸子之惡。非武帝陷之。而豈不仁至此哉。而不但此也。人主之廢教於子者。類皆縱之於淫聲美色。狗馬馳逐之中。而帝身旣不然。教且不爾。是以諸子皆有文章名理之譽。而固多智數。然而所習而讀者。宮體之淫詞。所研諸慮者。浮屠之邪說。二者似無損於忠孝之大節。而固不然也。子不云乎。巧言鮮仁。巧言而仁忘。仁忘而恩絕矣。若浮屠者。以緣生爲種性。自來自去。於分段生死之中。父母者。貪欲痴愛之障也。以衆生平等視之。見其危亡。悲愍而已。過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緣。以殉其難乎。二者中於人心。則雖禽响魚沫。相

合以相親。而相離以相叛。不保之於勢窮力蹙之日矣。然則謂帝慈之已過者。非果慈也。視其子無殊於虎。以大慈普攝投身飼之而已。其學不仁。其教無父。雖得天下。不能一旦居。豈有爽與。

## 簡文帝

至治之世無請託。至亂之世無請託。故囑託之禁。雖設於律而不嚴。以其非本治也。漢靈帝立三五之法。高洋賞房超。殺趙道德。請託之使。命守宰設倍。以捶殺屬請之使。蓋其時請託公行。獄訟大亂。有激而然也。至亂之世。守宰專利於己。惡民之行賂屬請。而不薦賄於己。則假秉公守法。以總貨賄於一門。上既爲之嚴禁矣。雖致怨於人。而可弗懼。無有敢擣舉其污者也。劉季陵不與公府之事。而陳蕃謂之。季陵正也。蕃非正也。然蕃且有辭於季陵矣。其時請託盛行。而季陵孤也。至治之世。在官有養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賢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納於垢濁。而亂世不能也。於是而擅利淫刑之守。充厲以爲能。請託絕而賄賂益濫。況乎絕其所絕。而不能絕其所不絕者哉。任守宰而重其廉隅。教行而俗美。請託不足禁也。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靈帝之世是也。若高洋樂殺人以逞威。又無足論已。

唐之府兵。言軍制者競稱其善。蓋始於元魏。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創爲之。其後籍民之有才力者爲兵。免其身租庸調。而關中之強卒。以東吞高氏。南併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寶而始改。人胥曰。府兵改而邊將驕。故安史亂河北。終不能平。而唐訖以亡。而不知其不然也。府兵不成乎。其爲兵。而徒以厲民。曠騎雖改。而未能盡革其弊。唐乃無兵。而倚於邊將。安史之亂。府兵致之也。豈府兵不改。而安史不亂。安史亂而府兵

能蕩平之也哉。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猶千八百國也。外無匈奴突厥契丹之侵逼，兄弟甥舅之國，以貪憤相攻而各相防爾。然忿忮一逞，則各驅其負耒之愿民，以喋血於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瘡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湯文武之至仁，僅能約之以禮，而禁其暴亂，而卒無如此鬪農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聖王善爲之法，以車戰而不以徒戰，追奔斬馘，不過數人，故民之死也不積。然而農民方務耕桑，保婦子，乃輟其田廬之計，奔命於原野，斲其醇謹之良，相習於競悍，虔劉之，煨亂之，民之憔悴，亦大可傷矣。至於戰國，一戰而斬首者，至數十萬，豈樂爲兵者哉。皆南畝之農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漢一天下，分兵民爲兩途，而寓兵於農之害，乃息。俗儒端居佔畢，而談軍政者，復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慘矣哉。身幸爲士，脫耒耜之勞，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更欲驅之於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宇文泰之爲此也，則有說也。據關中一隅之區，欲并天下，乃與師以伐高洋，不戰而退，豈畏洋哉。自顧寡弱而心早寒也。南自雒陝，西自平陽，北極幽薊，東漸青兗，皆洋之有，衆寡之形，相去遠矣。且梁氏方亂，抑欲起而乘之，以吞襄郢，而北向不支，勢不足以南及。雖前乎此者，屢以寡而勝衆，而內顧終以自危，故其所用者，仍恃其舊所習用之兵，而特欲多其數，以張大其勢。且關中北擁靈夏，西暨河湟，南有武都仇池，羌氏之地，雖耕鑿之暇，皆習戰鬪，使充行伍，力足而情非不甘。秦可用權宜以規一時之利，未盡失也。若夫四海一戰爭，休爲固本保邦之永計，建威以銷夷狄盜賊之萌，則用武用文，剛柔異質，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乃欲舉天下之民，旦稼穡而夕戈矛，其始也，愚民貪免賦免役之利，蹶起而受命，迨其後，一著於籍，欲脫而不能，故唐之府兵業更爲曠。

騎矣。乃讀杜甫石壕三別之詩。流離之老婦。宛轉於繲綆。垂死之病夫。負戈而道仆。民日蹙而兵日窳。徒死其民。而救如線之宗社者。朔方邊卒回紇援兵也。然則所謂府兵者。無益於國。而徒以殃民。審矣。不能反三代封建之制。幸而脫三代交爭之苦。農可安農。兵可安兵。天別之以材。人別之以習。宰制天下者。因時而利用。國本堅而民生遂。自有道矣。佔畢小儒。稱說寓兵於農。而弗絕其愚。以禍天下。亦至此哉。農之不可兵也。厲農而祇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祇以蕪其土也。故衛所興屯之法。銷天下之兵。而中國弱。以坐授洪圖於他族。所繇來久矣。且所謂屯田者。鹵莽滅裂。化肥壤爲磽土。天下皆是也。可弗爲永鑒乎。

魏晉以降。廉恥喪而忠孝泯。夫豈無慷慨之士。氣堪一奮者哉。無以自持。而因無以自繼。則雖奮而終餒也。持其廉恥。以養其忠孝於不衰者。自歸諸從容蹈義之君子。非慷慨之能也。於梁之亡。而得二君子焉。太子大器及吳興太守張曠是已。吳興兵力寡弱。而曠不閑於軍旅。然矯舉自奮。以弱抗彊。豈不足以自暴其忠哉。旣無畏死之心。自可與賊爭一旦之命。而曠不爲也。慮夫爲之而不繼。則氣挫而志以搖也。微幸於僥勝。僥敗之間。神無定守。而不能保其必死之心。知死矣。知死之外。無所容心矣。整服安坐。待執而捐生已矣。此曠之所守也。侯景之不能容簡文與太子明矣。太子可去而不去。不忍離其父也。於景之黨。未嘗屈意。而曰若必見殺。雖百拜無益也。神色怡然。及於難而不改其度。死生其命也。忠孝其性也。端凝尊重其道也。旣知必死。則曠起其中。若獻帝衣帶之詔。高貴鄉公援戈之舉。夫豈不可。而太子不爲也。旣不欲爲。則養晦以冀免於凶逆。以俟外援。亦一道也。而太子抑不爲也。臣子之道。居身之節。若是焉止矣。



過此則亂矣。不欲自亂以喪己。猶張曠也。此太子之守也。二子之守。君子之守也。樂天者也。安土者也。俟命者也。求諸己而不願乎外者也。嗚呼。使太子早正乎位。而得若曠者以爲之輔。朱异何能惑之。侯景何能欺之。高澄何能給之。而武帝髦以荒簡文弱而忌同姓諸侯。叛君觀而戕骨肉。太子擁儲貳之虛名。張曠守貧弱之僻郡。居無可爲之地。雖有可君可相之道。而無能爲也。天亡梁也。無能爲則不喪己。而永爲君子焉已耳。君子者。知之審而居之安也。生死也。成敗也。居之安者。所不爲。時勢亂也。不亂而後可以安死。可以安死而後可以貴生。貴生而後可以善其敗。善其敗而後可以圖其成。故晉明帝可以折王敦。謝安可以制桓溫。氣先定神先凝也。太子未履晉明之位。張曠不秉謝安之權。而梁亡必矣。下此則武陵湘東邵陵而已矣。柳仲禮韋粲而已矣。雖矯舉以興。徒速其亡。而何裨焉。國無君子。則無以立信夫。

## 元帝

元帝忌岳陽王詵。而欲滅之。遂失襄陽。襄陽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及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復請於宇文泰。使襲紀。而成都又入於周。則江陵未有不亡者。非宇文能取之。皆自亡也。蜀亡。江陵陷。襄陽北折。而爲宇文之先驅。江左之能延數十年者。幸也。高齊未滅。關中之勢未固。宇文之篡未成。故猶幸而存也。夫地利非有爲者之所恃。固已。曹操據兗州四戰之地。而制羣雄。李勢譙縱據蜀。而江東不爲動搖。雖然。得地利而人不和。地未可恃。人不和以內潰。未有能保其地利者。失地之利。而後其亡也必也。故非英雄特起。天下無不可爲者。則地利亦其所必爭。梁元殘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卒以自滅。其明驗矣。梁之不

和以內潰。非武陵岳陽之罪也。元帝一起而卽殺其弟慥矣。殺其兄之子譽矣。襲其兄綸矣。殺其從孫棟矣。武陵遣子圓照入援。聽其節度。而阻之於白帝。圓正合衆以受署。而囚之。岳陽起兵而盡力以攻之。舍侯景之大讎。而亟戕其骨肉。皆帝挾至不仁之情。以激之。使不相下也。嗚呼。帝卽不念一本之愛。而安忍無親。抑思夫二王者。一處襄陽。一處城都。爲江陵生死之所。自操者乎。故不仁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一念之乖。而上流失。咽吭奪。困孤城。以自斃。舉劉宏陶侃以來。經營百年之要地。委之鮮卑。亦慚矣哉。江東四易主而不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頑。猶知地之不可棄。而帝棄之如贅疣。至不仁之人。至於棄地利而極矣。不恤己之死亡。而奚有於兄弟邪。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答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譏著。而觀之。搜索駢麗。攢集影迹。以誇博記者。非破萬卷而不能。於其時也。君父懸命於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耽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典。足以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迹而失微言。且爲大惑之資也。況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區區者乎。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導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爲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以何爲。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而發爲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爲工。於身心何與邪。於倫物何與邪。於政教何與邪。自以爲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爲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爲

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抑與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恆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又奚別哉。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讀書者也。其迷均也。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雕蟲之比，固不失爲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寫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爲君子，無怪乎爲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爲良知之說，迷於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髣髴者，其害尤烈也。夫讀書將以何爲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者，有得於心而正之，以書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宏之讀春秋，而不忍卒讀者，鮮矣。下此而如穆姜之於易，能自反而知媿者，鮮矣。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國服賦青苗者，經且爲蠹，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則殺親賢者，益其伎毒。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良者，啓其偏私。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則爐火彼家之術進。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則怠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尙全其樸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爲志者也。以學而游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爲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 敬帝

義以生勇。勇以成義。無勇者不可與立義。猶無義者不可與語勇也。王僧辯非不知義者。元帝使之攻湘州。殺蕭棟而不從。身建平賊之大功。受大任而鎮京邑。可以有爲之資也。高洋遣邢子才帥一旅。納蕭淵明。使爲梁王。淵明非武帝之子孫。而挾異類以闖入。使其成也。則蕭管附庸於宇文。淵明述職於高氏。中分梁國。效臣妾於二虜。此王僧辯肝腦塗地。以報宗社。而爲中原留一線之日也。僧辯旣遣斐之。橫禦之於東關。亦已知敬帝已正位爲君。而淵明爲賊矣。乃之橫敗死。遽屈節而迎淵明以入。何其餒也。夫高氏方與宇文爭存亡之命。不能乘釁以窺梁明矣。以其偏師奉淵明而入。直戲焉耳。邢子才雕蟲之士。據長江而待其斃也。有餘顧。乃震掉失守。廢君奉賊。惟虜志之是殉。卒以此受大惡之誅。授首於陳霸先。爲千古笑。則何如仗節臨江。以與高洋爭一旦之生死乎。無勇之夫。義不能固。而身名俱毀。不亦傷哉。故未知義者。可使之知也。知有義而勇不足。以決之。然後明君不能爲之鼓勵。信友不能爲之獎掖。陷於大惡。以亡身。故曰勇者天德也。與仁智並峙而三也。

法先王者以道。法其法有拂道者矣。法其名並非其法矣。道者因天。法者因人。名者因物。道者生於心。法者生於事。名者生於言。言者南北殊地。古今殊時。質文殊尚。各以其言。言道言法。道法苟同。言雖殊。其歸一也。法先王而法其名。惟王莽宇文泰爲然。莽之愚。劉歆導之。泰之僞。蘇綽導之。自以爲周官。而周官矣。則將使天下後世譏周官之無當於道。而謂先王不足法者。非無辭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

爲周公逆者喪心肆志之恆也。綽以泰爲周公。諂者喪心失志之恆也。李弼、趙貴、獨孤信、于謹、侯莫陳崇、何人斯而與天地四時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夷亦至此哉。高洋之篡也。梁陳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馬於關中。而飾其羶穢以欺世。非然。則王莽之首。割於漸臺。秦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無其道。適足以亂。以名法先王。而並失其法。必足以亡。秦之亡。時不能亡之也。至於隋革泰之妄。因時以命官。垂千餘年。有損益而弗能改。循實之效可睹矣。周禮六官。有精意焉。知之者。奚有於法。而況名乎。

權臣國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則擅而大則篡。聖人豈不慮焉。而五經之文。無防制權臣之道。胡氏傳春秋。始惴惴然制之如檻虎。宋人猜忌之習。卒以自弱。而授天下於異族。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則爲司寇攝相事之日。必以誅三桓爲亟。而何惡乎陪臣執國命。何憂乎庶人之議也。故知胡氏之傳春秋。宋人之私。非聖人之旨也。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自晉東渡以來。王敦始逆。桓溫繼之。代有權臣。而司馬劉蕭之宗社以移。其逆未成。而稱兵構亂者。王莽、殷仲堪、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皆憤起以與京邑相競。然而兵屢亂。國屢危。而百姓猶能相保。亂民無掠奪之惡。羸弱無流離之苦。則禍止於上。而下之生遂不驚也。非其世族與其大勳。不秉朝權。非秉朝權。不生覬覦。草野非無桀、鰲之雄。潛伏下風。而固不敢騁也。至於侯景之亂。羊侃卒。韋粲死。柳仲禮無能而敗。蕭氏子孫。分典州郡。相尋自賊。而梁無虎臣。於是而陳霸先以吳下寒族。嶺表卑官。糾合粵嶠之民。起救國難。王僧辯資之成功。於是而建業荆江北府三吳之牧守。皆倒授其權於山谿峒壑之豪。國無世族尊貴。居中控外之大臣。而崛起寒微。如霸先者。駸駸

爲天子矣。其次則分典州郡。握符分閫。爲重臣矣。然後權移於下。窮鄉下邑之中。有魁磊梟雄之士。皆翹然自命曰。丈夫何所爲而不可成哉。故周迪留異。熊曇朗。陳寶應。奮臂以興。乃至十姓百家。稍有心機。膂力者。皆嘯聚其閭井之人。棄農桑耰鉏。以互相掠奪。於斯時也。彊者自投於鋒刃。弱者坐受其刀鈇。而天下之亂極矣。弗待有建威銷萌。衛社稷安生民之大臣。如劉宏。陶侃。謝元。檀道濟。沈慶之之流也。卽有王敦。桓溫。劉裕。蕭道成之權姦。執魁柄以臨之。亦安至是哉。以在下之義而言之。則寇賊之擾爲小。而篡弑之逆爲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涖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而未嘗斤斤然畏專擅以削將相之權。子孫賢。何畏於彼哉。其不肖也。則甯喪天下於廟堂。而不忍使無知赤子。窺竊弄兵以相吞齧也。魯之末造。三桓之子孫旣弱。陽虎公山不狃。狂興。而魯國多盜。孔子傷之矣。徒以抑強臣。爲春秋之大法乎。故以知胡氏之說。宋人之陋習也。

## 陳高祖

自曹魏以迄於宋。皆名爲禪而篡者也。蓋嘗論之。本以征誅取天下。狃於習而假迹於篡者。唐高祖也。其名逆。其情未詐。君子惡其名而已。以雄桀之才。起而圖功。其圖功也。以覬得天下爲心。功旣立而遂攘之。曹魏劉宋也。而劉宋之功偉於曹魏矣。受推誠託孤之命。遂啓逆心。非不立功。而功不在天下。以威福動人。而因竊者。司馬氏也。無固獲之心。天下亂而無紀。一旦起而攘之者。宋太祖也。無功於天下。天下已亂。見爲可奪而奪之者。梁武帝也。旣無功矣。蓄姦謀以從人於弑逆。因而奪之者。蕭齊也。本賊也。而名爲禪。

者。朱梁也。若夫陳氏之篡梁。功劣於曹劉。而抑有功焉。天下之亂已極。可攘而攘之。亦無固獲之心。如是則不足以頡頏於劉宋。而優於趙宋。有討平侯景之義。愈於曹馬者。無素蓄之姦。賢於梁武者。無犯順之兵也。是故其爲君也。雖微。而其罪亦輕矣。卻淵明而復辟於敬帝。非果念武帝之子孫而固立之。然當其時。江左之不能自立。甚矣。蕭詧稱藩於宇文。以殺叔父。而保一隅。以號爲君。淵明稱藩於高氏。以滅君之遺孫。而擁虛號以爲君。皆非君也。宇文高氏守藩之臣也。使淵明得立。則舉江東以屬服於高氏。尤慘也。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始起嶺表之日。逮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爲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者遠矣。夫君子之有恕於隋者。則以□□代□□。得之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也。惜乎唐之不正。名爲誅弑父虐民之獨夫。而託之乎禪。以自居乎篡也。

君子之善善也。豪毛必取。惟其豪毛之果善也。若夫赫然著一善之名。而實無非惡。役於其名而取之。則受罔於非其道。爲愚而已矣。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陳。赫然討賊之義舉也。自君子論之。子之篡燕。齊宣王興師伐之。而孟子曰。以燕伐燕。若琳者。豈但以陳伐陳哉。琳起兵以救元帝於江陵。正也。蕭詧導宇文氏以戕元帝。而毀其宗社。詧者。琳之仇讎也。而詧不能獨成其惡。元帝死於宇文氏之刃。則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侯平不受琳之指麾。琳遂奉表於高洋。去□即□。惡已大矣。猶曰高氏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爲盟主。二三其德。荏苒妻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

君亡吾國之索虜鮮卑。斯人也。陳主所蠶蠹視之。不以爲人類者也。而何能奉詞以討陳邪。蕭詧琳之讎也。敬帝非琳之讎也。元帝死亡。敬帝以武帝之孫。元帝之幼子。立於建業。琳既兩奉表於二虜。復稱臣於敬帝。以糜繫於梁。梁徵之爲司空。而不至。何爲者也。使琳果有匡復之心。則身旣爲上流之盟主。應司空之召。入奉敬帝。折陳氏邪心。夫豈不能。旣懷貳心。親高齊而忘故國。及陳之篡。乃竊討賊之名。以與陳氏爭。倚高氏之援。求蕭莊以借爲主。一人之身。倏彼倏此。廉恥蕩然而尙可許爲討賊之師乎。幸而陳氏勝矣。陳而敗也。高洋乘亂而取江東。琳不能禁。固琳之所不恤也。假令蕭莊得入建業。而君梁。琳因起而奪之。勢所必然。抑琳志之固然者也。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以討賊之義乎。卽後事而觀之。陳遣謝哲往說。而琳又還湘州。陳高祖殂。復背約。而奉蕭莊。屯滬城。以稱帝。大敗於侯瑱。而奔齊之志決矣。此琳始終變詐之情形也。故曰非但以陳伐陳也。嗚呼。人至於無恆而極矣。無恆者。於善無恆也。於惡亦無恆也。於惡無恆。而有時乎善。其果善與。猶不可據也。況乎其徒以名邪。爲君也。忠而死。爲父也。孝而死。非爲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忠臣孝子。爲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遑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失身於異類。而亦無據也。倏而禽。倏而人。妖魅而已矣。今有妖魅於此。衣冠粉澤。而遂樂推之以爲人。非至愚者不爲。然則假琳以梁臣之名。而嘉予其伐陳之義。又何以異於是。人之別於禽獸。恆而已矣。君子之觀人。絜其初終。以定其貞邪。持論之恆也。乍然見其襲義之虛聲。而矜異之。待其惡已敗露。而又貶之。亦持論之無恆者也。無恆則其違琳也不遠矣。善善而無一定之衡。可不鑒與。



被徵不屈。名爲徵士。名均也。而實有辨。守君臣之義。遠篡弑之黨。非無當世之心。而潔己以自靖者。管寧陶潛是也。矯厲亢爽。恥爲物下。道非可隱。而自旌其志。嚴光周黨是也。閒適自安。蕭清自喜。知不足以經世。而怡然委順。林逋魏野之類是也。處有餘之地。可以優游。全身保名。而得其所便。則韋夔種放是也。考其行論。其世察其志。辨其方。則其高下可得而覩矣。夔者。孝寬之兄。放者。世衡師道之族也。故二子者。尤相肖。其家赫然著顯。名居厚實於天下。而已得以高臥邀人主之尊獎。則亦何求於一命之榮哉。二子者。尤相肖也。此爲逍遙公豹林處士而已矣。按種放之召始見於太宗世。衡之見在後。未知有誤否。

## 文帝

文帝既以從子繼高祖而立。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文帝與侯安都斃之於江。帝之貪位安忍。其惡無所逃矣。所可重傷者。昌之愚。而爲狡夷投之死地以亂陳也。昌在關中。高祖屢請之。而宇文氏不遣。持重質以脅陳。高祖殂。乃亟遣之歸。知其兄弟必爭。則己乘之以收其利。蕭紀爭而得巴蜀。蕭督爭而得江陵。其術兩讎。復以試之建業。其情曉然易見。而何昌之不覺也。侯安都之戕賊行。而昌死於道。喪一亡公子耳。宇文氏無一旅之援。一使之逆。於己無損也。昌不死而陳有奉之者。則必求援於己。捲土而奉藩。昌不能違。不復有陳矣。昌何利於此。而徒爲宇文氏俛乎。昌不聽而終老於關中。雖居異域。自以梁亡被虜。非投身幽谷。如劉暉。蕭寶寅之迷也。仲雍斷髮文身。以全孝友。而大周祚。則委贄於宇文氏。其又何傷。晉文公謝秦伯得國於斯之命。豈忘君晉哉。秦奉己以入。而已制於秦。惠公之所以見獲於韓原。文公不屑

爲也。父死之謂何。而忍利其國。秦人之謀折矣。故晉以富。而文公終以霸。天命在己。惡知其不爲晉文。其不然也。以亡公子優游於南山渭水之間。可以全身。而不貽禍於宗國。又何怨乎。或曰。此仁者之事。非昌之所及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危其國亡其身。不仁不可與言。而爲人所顛倒。一間而已。身死則爲陳昌。國危則爲蕭誓。昌不仁而文帝安都。以不仁應之。昌先之矣。

國破君危。志士奮興。以圖匡復。此決起一朝。無暇豫計其始終者也。豫計則不果矣。雖然。亦有不容不豫計者。亂一起而不知所屆。事會之變。未可測矣。所可豫計者。已有其初心。道有其大常也。或死乎。或弗死乎。死有所爲。生有所爲。生。變雖生於始謀之外。而心自依乎其初。此之謂豫計。不志定。義不明。以義始。以亂終。利害亂其中。從違失其則。則爲王琳而已矣。孫瑒之始。與琳俱起。本以蕭誓引宇文攻元帝於江陵。急於入援。以拯元帝之危。而存梁之宗社。不及而江陵陷。元帝死。事雖不克。而爲吾大讎者。宇文氏也。陳氏攀敬帝以立。而又篡之。則其意計不及。忽然之變也。於是而琳志亂矣。外旣偪而內復潰。琳乃首鼠兩端。徧奉表於二夷。觀望以拒陳。遂受高齊驃騎之命。終爲□類矣。而瑒異是。宇文氏授瑒以刺史。瑒誓死以拒守孤城。而不降。使城陷而死焉。瑒得死所矣。乃陳兵至。周圍解。兵力已疲。民情已釋。旁徨四顧。故國已亡。而無可託足。乃集將佐而告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舉州以降陳。非降也。不降而無所歸也。救江陵拒宇文者。瑒之初心也。陳之篡梁之亡。非瑒始計所及也。瑒非敬帝之臣。陳高有篡弑之逆。而敵怨不在後嗣。文帝非躬篡之主。不辱其身於加刃。吾君之狡夷。瑒可以無死。而又爲誰死邪。若此者。瑒不能豫計於先。而抗宇文以全郢城。則其素所立之志。終始初無異致。瑒何

病哉。無他。王琳雖名爲義。而圖功徼幸之心勝。則遇變而不知所擇。瑒義在心而不僅以名。事雖不濟。而義終不墜也。決死一旦。而挾功利以爲心。物必敗之。亦惡知變之所生。而早計之哉。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類之已敗。則雖非貪人。相習於亂。大風之隧。當其隧者。無不靡也。貪人之所吹拂。成乎風。而類無不敗。且不自知其爲大惡。捐名義以成乎亂賊。而後人道絕矣。華歆、賈允、劉穆之、謝晦、沈約、褚淵、崔季舒、胥貪人也。扶人爲亂賊。居篡弑之功。而身受佐命之賞。弗足責也。王晞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高演報其翼戴之功。使爲侍郎。苦辭不受。知貪人之不保令終。而靜退以全身。非華歆輩之匹也。乃首倡逆謀。力爲贊畫。夜入帷幕。忘生蹈險。以奪高殷而弑之。晞不自爲榮膺也。徒焦肺困心。不恤族誅之禍。惟恐演之不成乎篡。何爲者邪。功成而不受賞。安下位以終身。使移此心以盡誠於君父。而獎掖人於忠孝之途。則於諸葛公桑株八百薄田十頃之節。又奚讓焉。然而晞懼不畏疚。以爲亂賊之腹心者。何也。篡奪之風。已成乎隧。當其隧者靡焉。習以爲安。而不知其動搖之失據也。民彘泯矣。天理絕矣。百年之內。江東河北。視弑君如獵麋鹿。篡國如掇蝸蟬。無有名此爲賊。而驚心動魄者。晞固曰。吾爲其所應爲。而不受佐命之賞。則道在是矣。悲哉。華歆輩之敗人類。而人類無能更存也。士不引千秋之公義。以自擇所趨。習染時風。以爲固然。從後而觀之。惡豈有瘳。而一曲之操。其能揜不赦之辜哉。

以亂人爲可畏者。懦夫也。以亂人爲不可畏者。妄人也。莊周氏自謂工於處亂人矣。一以爲猛虎。一以爲嬰兒。一以爲羿之彀中。而不可避也。一以爲大浸稽天。而不可不溺也。懦夫聞之。益喪其守。妄人聞之。益罹於凶。則惟失已而謂輕重之在物也。虞寄僑處閩海。陳寶應連周迪留異以作亂。寄著居士服。屏居東山。

寺危言不屈。寶應縱火焚寺以脅之。威亦熯矣。而寄愈危。責寶應也愈厲。如寄者。豈不戒心於亂人之鋒刃。而任氣以行邪。乃終嶽立干仞。而不以寶應之凶悖爲疑。非妄以輕生狎暴人而姑試也。求諸己者。正而已矣。浸令不然。心非之。抑詭隨之。私議之。而面諱之。亟於求去。而多方以避之。放言毀度。徯狂閔默。以順之。皆莊周所謂緣督之經也。而早爲亂人之所測。祇以自辱。而無補於禍難。妄之興。懦之變也。夫君子正己而已矣。可爲者奚憚。而不爲。可言者奚憚。而不言。亂人雖逆。凋喪之天良。未盡絕於夢寐。天可恃也。卽不可恃。而死生有命。何所用吾術哉。是以知虞寄之可爲君子矣。歐陽紇反於廣州。流寓人士惶駭失措。而蕭引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安坐耳。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寄近寶應而危。引遠紇而安。寄直己之道。行引直己之志。定其歸一也。反是則韋思祖以畏葸爲赫。運勃勃所惡而死。趙崇以輕薄爲朱溫所怒而死。崇呼棗駝爲山驢。王以謂溫。剛柔無據。而可。惟其處己者未正也。

儒爲君子者也。君子不可欺者也。儒而受欺於人。則不惟無補於世教。而其自立也。亦與欺爲徒。因以欺人而自欺也。甚矣。養老之典。儒者重言之。不審於何以養也。則宇文邕。胡孫而優俳。遂謂其可登簫韶之綴兆也。漢儒飾文而迷其本。於是桓榮。李躬受割牲躬饋之榮施。今且未知明帝之果可以養老。而榮躬之果可爲老更否邪。雖然。當東漢之初。天下可無捐瘠離散之苦。而榮與躬非從弑父與君之臣。猶可尸此而無大慙也。宇文氏日糜爛其民。以與高齊陳氏爭。丁壯捐尸於中野。農人沒命於輓運。父老孤孀。無告者不知幾千萬。而于謹以譏詐傾危之士。左袒宇文護。以弑其君。乃覲然東面登降。坐食於太學。掇拾陳言。如樂人之致語。遂施施然曰。此文王敦孝尊賢之道也。儒者榮之。稱說於來今。爲君子儒者其然乎。

文王之養老。孟子言之備矣。非飾衣冠。陳尊俎贊拜興於伯夷太公之前也。且其爲伯夷太公。而後爲國老。桓樂李躬何足以稱。而況于謹者。固伯夷所與言。而視如塗炭者乎。先王之政。紀於尚書。歌於雅頌。論定於孔孟。王者之所宜取法。儒者之所宜講習。無得而或欺。亦無得而自欺者也。語雖略。而推之也。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後聖。無不在矣。漢儒之說。欲以崇道。而但侈其榮利。賓賓然。夫我則不暇也。

### 臨海王

觀於陳氏之代。抑不知當世之無才。何以至此極也。侯安都。周文育。程靈洗。戰而獲。獲而囚。囚而繫。以長鎖。鼠竊而逃。仍爲大將。而不慙。其武人可知矣。劉師知。到仲舉。奉詔輔政。忌安成王之逼上。乃使殷不佞。孤銜口敕。入相府。麾王使退。內不令太后幼主知。外不與羣臣謀。而不慮其拒命。五尺之童。所不爲者。身爲託孤大臣。謀君國之安危。而漫同兒戲。其爲執政者。又可知矣。夫當世豈遂無才。而至此極者。何也。人主者。以臭味養賢。以精神感衆者也。道以導之。德以得之。道德者。卽其臭味。導之得之者。其精神也。陳高祖。一偏裨之才耳。任之爲大將。而固不勝者也。而使爲天子。其僅足以致拳勇無廉之武夫。文墨不害之文吏。非是臭味。莫相親。精神不相攝矣。徧求其時。而無其人。僅一虞寄。而出爲藩王之記室。天下之士。相帥以趨於偷。天生之人。主不成之。當世不尙之。何怪其不碌碌哉。故江東王氣之將盡也。爲之主者。氣先疲也。所知所志。所好所惡。不出於頽。則人皆奔走於頽中。夕陽之照。晨星之光。趨於盡而已矣。

宣帝

自太建十三年以前論高齊宇文周事皆附陳下自太建十三年隋文帝紀號開皇凡論隋事皆附隋下惟論陳事則列卷中陳隋皆中國之君南北分疆義無偏勝也

小人之爭也。至於利而止矣。而更有甚焉者。始見爲利而爭之。非必利也。爭之以不相下。氣競而不能止。有國家者。毒衆連兵。暴骨如莽。而不止。匹夫匹婦。訐訟操戈。兩敗交傷。而不止。乃不知因此而害不弭。舍此而固有。利也。明於計者。方爭之頃。一念旁及。而早知改圖矣。晉悼公與楚爭鄭。用兵十年。連十二國之諸侯。三分四軍。以疲於道路。僅服一鄭。而中國之力已憊。當其時。若舍鄭而無可以制楚者。乃服鄭而晉遂不競。楚亦惡能制哉。幸楚之不覺。而亦相競於鄭耳。使其舍鄭而他圖。三川危。天下裂矣。夫晉與楚。非擇利而趨也。氣不相下。捐軀命以求贏。匹夫匹婦之情也。宇文氏與高齊相持於宜陽。經年不解。韋孝寬以宜陽一城。不足損益。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喪地。欲罷宜陽之兵。以防汾晉。力窮於所爭之地。而流念以旁營。孝寬可謂智矣。宇文護不能從。斛律光果棄宜陽。而築十三城於汾北之西境。拓地五百里。孝寬撤宜陽之兵。以奔命而大敗於汾北。定陽失。楊敷擒。其而所爭者亦敗。悁悁忿戾之情。亦惡足以逞哉。孝寬之機甫動。斛律光之情已移。所爭者俄頃之閒耳。迷於一往者。固不覺也。夫孝寬光皆趨利之徒也。然於忿戾相乘之頃。返念以自謀。成敗。思以免無益之死傷。而不徒糜爛生靈於尺寸之土。則又豈徒工於計利哉。利不可競也。忿尤不可不戢也。固執必勝。以快其忿。幸而敗。不幸而亡。兩俱迷。則徒爲斯人之困。以自困。將有旁起者。坐而收之。匹夫之乘潮競渡。以身飽魚腹而不懲。事有大於此者。爲千古笑。不知不仁。君子之所深惡也。

爲五行之說者曰。熒惑之精。降爲童謠。言雖非實。而固有指也。熒惑者。以熒熒之光。熒熒之智。惑人者也。火之光熒熒而已。煬之而興。撤其膏薪而息矣。然當晦也。則闇行者依之以求明。故日月固不勝火。大明有耀。不足以熒熒矣。故智者求明於日月。而不求明於火。惡其有煬之者也。童謠者。熒熒而惑人者。是之謂熒惑之精。非必天之星。降爲之童謠也。善通其義者。可以垂鑒。祖珽欲殺斛律光。而無其隙。韋孝寬密爲童謠以閒之。而光坐誅。夫天下之爲童謠者。皆姦人造也。豈果禍福之幾。鬼神早洩其祕於童稚之口哉。鸚鵡之謠。師已造之。爲季氏解逐君之惡也。故童謠者。必有造之之人。卽其果中於事理。若河閒姪女千里草之屬。亦時有志疾惡而意弱畏禍。師婦姑詛咒之智。喋喋於炷簪之間而已。若靈帝之國必亡。董卓之身必戮。又豈待童謠而知邪。晉文公城濮之師。勢不容於姑已者也。原田每每之誦。惡知非楚人之反閒哉。故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可詢也。出其所不意。而對以公也。民之譎言。不可聽也。先爲之成言。必其熒熒而惑人者也。祖珽之姦。高緯之愚。孝寬之詭。一童謠而光以死。高氏以亡。可畏也哉。上愈察。下愈譎。愬譎不行。而童謠興。惑乃益不可解。王洽李邦華以死竄於小豎之口。可爲痛哭者。豈徒高緯之愚乎。崇禎己巳都城被圍。兵部尙書王洽。戎政李邦華。搜簡軍政宜忌。爲童謠曰。殺了王洽。殺了李邦華。走破敵人鞞。播令上聞。洽被誅。邦華削奪軍政益。素以底於亡。

中國輸歲幣於夷。自宇文氏始。突厥挾兩端。以與宇文高氏市。宇文畏其爲高氏用也。歲給繒絮綿綵十萬以縻之。高氏亦畏其爲宇文氏用。而厚賂焉。夫宇文與高於突厥。何中外高卑之有哉。弱役於彊。屈者其常也。而突厥固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中國之奉我常也。此驕夷狄之始禍也。宇文高氏。腹削中國。以奉於其類。非其土。非其民。無不可也。而後世驚竄之君臣。且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不惜悉索之於

民以奉突厥。而國以安。吾亦奚不可邪。此啓愾君陋臣之禍始也。地之力。民之勞。男耕女織之所有。彈力以營之。積日以成之。委輸以將之。奉之異域。而民力盡。民怨深矣。無財無以養兵。無人無以守國。坐困而待其吞吸。日銷月鑠。而無如之何。自亡而已矣。而不以此也。方其未入中國之日。已習知中國之富。而使朶頤久矣。中國既自亡。而揖之以入爲主。其主臣上下。皆固曰。此昉昉之原隰。信天地之沃壤也。肥甘之悅口。輕煖之適體。綿綵佳麗之炫目。繁聲冶奏之娛耳。求焉而卽得。取焉而卽盈。昔之天子奉我而如不及。今爲我之臣妾。而何求不克邪。故淫虐婪取。川吸舟吞。而禹甸爲荒郊。周黎爲道殣。皆宇文氏之毒延及千年而益烈。悠悠蒼天。其如此皮骨空存之赤子何也。所爲推禍始而爲之痛哭者也。

度德量力相時。以沮有爲之氣。君子弗取。而當積衰已久。立本未堅。求自保以徐圖有爲也。則度德量力相時之說伸矣。高緯不道。亡在旦夕。陳與接壤於淮右。宣帝決策。遣吳明徹帥師北伐。庸詎非所宜爲。非所可爲者。顧使陳深計而思其所竟。緯雖必亡。吳朋徹能以積弱之孤軍。搗鄴并而滅之。如宋武之於姚泓。泓邪。用兵三年。而不能越呂梁一步。與高氏一彼一此。交敵於兩淮。徒爲宇文氏掣高氏之肘。而利其吞齧耳。宇文之決於滅緯也。韋孝寬固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陳氏共爲犄角。必當所嚮摧殄。則其用陳而陳爲所用可知矣。巴蜀失。江陵陷。陳之大患。在宇文而不在高氏。爲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爲而尙可爲也。爲宇文犄角而滅高氏。宇文無北顧之憂。而地益廣。兵益衆。氣益張。昔者齊爲陳蔽。而今則陳受周衝。去狐狸而鄰豺狼。則他日者。旣下巴荆。以乘上流。臨江介而搗建業。旁無所撓。而勢無不便。是滅齊適以自滅。不待智者而知也。當斯時也。天下之勢。在宇文而不在高氏。明矣。陳所急者。在江郢。



庸蜀而不在淮右。明矣。卽無能奮興以決圖荆襄。抑惟固境輯民。治兵積粟。聽二虜之爭。而我以暇豫圖久遠之計。悉三吳湘廣之力。尙可爲也。計不出此。乘人之危。收曠莽難守之地。以自居功。殆猶鼠也。潛出而掠人之餘也。高氏爲己之捍衛而急撤之。陳何恃以抗宇文哉。高氏亡而明徹敗。金人告宋曰。吾亡而蒙古之禍移於宋。其愚同。其禍同也。舍周無慮。貪得以逞。有可爲而不可爲。爲其所不可爲。以自詫。禍已及。乃跼蹐而自縮。晚矣。高氏不滅。陳氏不亡。叔寶雖不足以固存。尙可俟他姓之興。以延江左衣冠之統。劉子業蕭寶卷不滅。而叔寶滅乎。

諒闇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古謂殷也。周公定禮。如此闕焉。意者其不然邪。故孔子但言古。夫周公推至孝以立極。豈三年之愛不逮古人哉。時有易而道有詘也。殷道立弟。國恆有長君。則冢宰雖非伊傅。而不能擅命以亂天下。周道立子。而沖人踐阼。冢宰持權。則苟非其人。固不可託也。卽其人可託矣。而小子同未在位。以周公之忠。二叔之流言。且不可遏。非貪權罔恤之姦。未有不懲周公之難。而敢於自危以危天下者也。故殷道至周而易。道大易。則一端不得以獨存。時詘之矣。若後世之天下。尤非三代之比也。三代有天下者。名而已矣。其實則亦一國也。王畿千里。政教號令所及。今之一大省會耳。諸侯固自爲治也。則其事簡。諸侯受制於天子。而無所詘於天子之大臣。天子之卿視侯。視云者。仰而躋及之之謂也。則其任輕。諸侯入相。自有宗社。而不敢嘗試。非諸侯而相。則夾輔之公侯。可入正之。而相臣不敢自恣。則其權分。郡縣之天下。統四海於一人。總已則總天下矣。其事繁。其任重。其權壹。冢宰已總天下之職。官司農已總天下之田賦。司馬已總天下之兵戎。司寇已總天下之刑罰。而又總而歸之一人。此魏晉以降。錄尙書

事輔政之所以篡奪相仍也。州牧郡守待命而不能仰詰。四海無誰何者。三年之內。以收人心。而移宗社。後雖挽之。禍已發於肘腋矣。人子受先王之託。而委之他人。庸詎可以爲孝。此後世之詘於時者。尤非僅如周而已也。夫法有常。而人無常。當周之季。皇甫尹氏之流。君親政而猶爲天下僂。詎可不言。而惟其所爲。容容自保者。且以誤國而召疑叛。況其爲竇憲梁冀之跋扈者乎。又況其爲司馬懿傅亮徐羨之楊堅也乎。乃先王既使之在大臣之位矣。欲別委而弗使之總已也。不得陶侃且怨。不徒祖約也。榮榮在疚之孺子。豈能求側陋之忠賢。拔起而授之大任。其不畀宗社生民於姦邪也鮮矣。故匹夫不能逮天子之養。天子不能盡庶民之哀。情無已而量有涯。雖聖人不能盡滿人子之心。亦無如之何也。故孟子詔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未有命戒者。五月爾。於此見周禮之既葬而親政也。宇文邕之令曰。衰麻之節。苦廬之禮。遵前典。申罔極。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庶乎其情理之兩得與。五服之內。依禮百僚。既葬而除。亦稱其情也。雖然。此惟天子而不得不詘爾。翟方進妄自尊。以短喪。李賢張居正怙權而喪其心。豈能託以爲辭哉。賊聖人之道。以召異端之侮。而堅其邪辟者。小人儒也。異端則既與我異爲端矣。不相淆也。然異端亦固有其端。非沈溺於流俗之利欲。而忘其君父以殉其邪者也。若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以及乎陸子靜王伯安。苟自有其端。則卑汙趨利。譬不畏死。而盡捐其惻隱羞惡之行。固醉夢之餘念。所不屑及者也。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異。義利而已矣。小人之趨利而無恥。君子惡之。異端亦從乎君子之後而惡之。不敢謂君子之惡。非正也。惟小人而託於儒。因挾儒以利其小人。然後異端者。乃挾以譏吾道之非。而曰爲小人資者。儒也。夫異端之始念。未至於無父無君。而君子窮其所歸。斥爲禽獸。乃小人冒儒者之迹。挾詩書

禮樂爲寵利之資。則頑鄙殘忍。公然忘君父而不恤。以詔於天下。曰爲道衛也。其可賤而可惡。又奚但異端之比哉。故曰無爲小人儒。小人儒者。異端之所不屑爲也。桓榮耀車服之榮。以勸門人曰。稽古之力。君子賤之。以其侈乎利而有禽心也。況如熊安生者。業以儒術爲高氏國子博士矣。於高氏固有君臣之義也。宇文滅齊。鄴城方破。安生遽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悲夫。其所事之君已走。其所從班行以奉祀之宗社且毀。且屋。其同列之官僚且死。且竄。其比閭連居之婦子且殺。且俘。漠然無一念之悲。閔。乞高氏之餘不足。又顧而之宇文氏之播聞。以是爲儒之道也。異端之徒。稍知自好者。鄙夷之如犬豕。況君子哉。不絕小人於儒不正。儒者之誼。以使小人不致干君子之責也。無他。義利而已矣。議者苛求於吳康齋陳公甫。而引姚樞許衡於同類。不亦慎乎。

強敵在前。而以輕軍試之。非徒敗也。其國必亡。故吳明徹一潰於彭城。而江東有必亡之勢。其幸而延之十年者。宇文邕。宇文贇。無道。楊氏謀篡而不暇及也。不然。亡之亟矣。爲兵家之言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未然也。誠知彼而知己。則有不戰者矣。吳明徹可以當宇文憲。韋孝寬乎。蕭摩訶任忠。周羅喉。可以當梁士彥。王軌乎。宣帝可以當宇文邕乎。宇文氏。其如高緯。祖珽。穆提婆之君臣。可以姑試而幸獲乎。己不自知。知之而又何以戰邪。不可以戰而何以勝邪。然則坐而待其相加與。曰善爲國者不師。非不師而卽善也。爲國善則可以不師也。江東至是而無可取中原之勢矣。固本靖民。養兵擇將。遲之數十年。而不輕挑之以益其勢。則尙可爲也。故孫綽。王羲之之論。在東晉之初。則爲自棄。在陳之末造。則善矣。東晉雖草創。人咸憤激以圖存。有死之心。則有生之氣也。至於陳而江東之生氣。齊凋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蕭督

王琳中起而滅裂之。陳氏偷存而銷鑠之。劉宋吞廣固。鳩長安之鋒穎。蕩盡無餘矣。然使固本圖安。而尙可爲者。以高緯之淫昏。宇文邕遲之又久。再進再退。而始決。陳能自立。而不授以俘大將覆全軍之勢。宇文君臣慎動者也。且以苻堅拓拔佛狸爲大戒。而遽輕試席捲之雄心乎。陳僅一蔡景歷而不能。用一潰而舉國之人皆靡。引領以望北師之渡而已矣。

奚以辨大姦而必覆人之邦家者乎。則勸其主以殺人者是也。至於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而甚矣。仁絕於心。心絕於天。而後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欺其人之終迷不復。而後敢勸人以殺其天性之親。不然。雖懷伎忌而挾私怨。不忍也。抑不敢也。鄭譯初用。而導宇文贇殺其叔父。則於滅宇文以戴楊堅也。何靳而不爲。而堅知之矣。摘其不孝之罪。不比數之於人類。而後譯之惡窮。宇文贇之不肖也。宇文孝伯對其君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愛。遂爾結舌。孝伯之可託也。宇文邕之不可導以不慈也。於斯言驗之矣。晁錯忠於袁盎。而居心之厚薄。則不若盎也。不順於父。而父亟去之。其於父子可知矣。故求可託之臣。求之於根本之地。而思過半矣。

宇文邕之政。洋溢簡冊。若駕漢文景明章而上之。乃其沒也。甫三年而楊氏取其國。若掇贇雖無道。然其修怨以濫殺。推宇文孝伯王軌而止。其他則固未嘗人立於鼎鑊之上也。淫昏雖汰。在位兩浹歲而已。邕果有德在人心。詎一旦而遽忘之。乃其大臣如韋孝寬。楊惠。李德林。高頴。李穆。皆能有以自立者。翕然奉楊氏而願爲之效死。堅雖有后父之親。未嘗久執國柄。如王莽之小惠徧施也。抑未有大功於宇文。如劉裕之再造晉室。滅虜破賊也。且未嘗如蕭道成僅存於誅殺之餘。人代爲不平而思逞也。堅女雖尸位中。

宮而失寵。天元不能如元后之以國母久秉朝權也。然人之去宇文也。如恐不速。鬻骨未冷。而宗社已移。則其爲君也可知矣。德無以及人。而徒假先王之令名。以欺天下。天下其可欺乎。史之侈談之也。記其迹也。論史者之豔稱之也。爲小人儒者。希冀榮寵。而相效以襲先王之糟粕。震矜之以藻梲其門庭也。故拓拔宏。宇文邕。幾於聖。而禹湯文武之道。愈墜於阱。而不能自拔。試思之。惡有盛德如斯。不三歲而爲權姦所奪。臣民崩角以恐後者乎。

尉遲迥可以爲宇文氏之忠臣乎。宇文闡稱帝已二年矣。父死而正乎其位。楊氏雖逼。闡未有失德也。迥乃奉趙王招之少子。以起兵。曹操所不敢奉。劉虞以叛獻帝者。而迥爲之。不忌迥之志可知矣。迥可爲忠臣。則劉裕之討劉毅。蕭道成之拒沈攸之。使其敗而死也。亦晉宋仗節死義之臣乎。楊堅無功。而欲奪人之國。於是乎有兵。可擁者。皆欲爲堅之爲。迥亦一堅也。司馬消難亦一迥也。王謙亦一消難也。志相若事相競。則以勢之強弱。謀之工拙。所與之多寡。分勝敗矣。勝者幸也。敗者其常也。抑此而伸彼。君子而受姦雄之罔矣。君子不逆詐。而未嘗不先覺。以情度之。以理衡之而已矣。王凌諸葛誕。不保其不爲司馬懿。況迥輩之紆紆者乎。宇文氏之亡。虜運之衰。已訖也。楊堅無德以堪。而迥謙消難。愈不可以君天下。民亦勞止。汜可小康。三方滅而楊氏興。民之小康。豈迥之所能競乎。自此以後北朝事歸隋論

高頴南侵而陳宣帝殂。陳請和於隋。高頴以不伐喪班師。陳之愚而必亡。隋之智而克陳。皆於此徵之矣。陳隋彊弱不相敵。明矣。宣帝殂。叔陵狂逞。嗣子傷。內不靖而未遑外禦。權下隋以紆難。何言愚也。弱者示人以弱。則受陵乘也。無已。高頴之兵。固不足畏者也。隋主初篡。而位未固。以司馬消難之在陳。有戒心焉。

頰之南侵。聊以禦陳耳。非能有啓疆之志也。旣分兵以南侵。千金公主。高寶甯。又挾沙鉢略以入寇。隋固急欲輟南軍而防北塞。陳於此正可晏坐。以全力固封守。待其疲敝而空返。乃蒞怯柔巽。暴其虛枵。惶遽之情實。使隋得志以班師。而測其不自振之隱。使洋洋而盜名以去。故愚甚也。頰不伐喪義也。而何但言智也。奪人之國而無慙。欺人之孤而不恤。以女事人。而因攘其宗社。不以爲恥。隋之君臣。豈能守規規之義。閱人之喪而不伐也哉。乘喪而急攻之。固敗道也。非勝術也。陳雖弱。江東之立國久矣。非其可以必得。未易傾也。庸人之情。常危而懼。稍定而忘。君薨嗣子初立。內難方作。而彊敵壓境。君臣皆惴惴焉。外雖請和。而內固不自甯也。知其且亡。而迫於不容己。則人有致死之心。以爭存亡於一決。頰以偏師深入。攫必死之怨憤。而吾軍欺其羸弱。挾驕以徼幸。猝與困獸相當於其內地。未有不敗者也。幸而請和之使至矣。假不伐喪之美名。以市陳實收全師不敗之功。以養威而俟時。故隋智甚也。不伐喪矣。許之和矣。陳之廷。愚者曰。隋有仁義之心。不吾并也。黠者曰。隋有隙而不能乘。無能爲也。於是而君驕臣怠。解散其憂懼。枵然以自卽於安。信使往來。禮文相匹。糜其主於結綺臨春賦詩行樂之中。則席捲而收之也。易於拾芥。善勝敵者。不乘其憂危。而乘其已定之情。已衰之氣。隋之智。非陳之所能測也。自弛於十年。而國必亡。姑待之十年。而必舉其國。一智一愚。一興一亡。於此決矣。故善謀國者。不憂其所憂。而憂其所不憂。不震掉失守於一朝。不席安自弛於彌日。孰得而乘之哉。而庸人之不能也。庸人之愚。智人之資。嚮令陳人請和之使不出。高頰且進退無據。而茶然以返。隋氣挫而陳可以不亡。夫豈陋君具臣之所及哉。

## 後主

大臣不言而疏遠之。小臣諫其國必亡。小臣者權不足以相正。情不足以相接。驟而有言。言之婉則置之。若無言之激。則必逢其怒。大臣雖營救而不能免。能免矣。且以免爲幸。而言爲徒設。況大臣之媚忌。以相排也乎。大臣者苟非窮凶極悖之主。不能輕殺也。故言可激也。苟非菽麥不辨之主。從容乘牖以入。故言可婉也。大臣秉正於上。而小臣亦恃之以敢言。然後可切言之。以曲成大臣之婉論。交相須也。而所恃者。終大臣也。大臣不言。小臣乃起而有言。觸昏昏者之怒。以益其惡。未有不亡矣。夫大臣既導君以必亡矣。則爲小臣者。將何如而可哉。去而已矣。陳後主國垂危。而縱欲以敗度。傅縡、章華危言而見殺。陳之亡。遲之十年而猶晚。而二子者亦捨身飼虎之仁。君子所弗尙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經者謂洩冶失語默之節。不如高哀之全身。非也。微者名姓不登於春秋。曰殺其大夫而著其名。洩冶貴大夫也。諫而死。允矣。高哀名姓登於史策。亦貴大夫也。而去之。失臣節矣。綽與華非洩冶比也。胡爲其以身試醒人之暴怒邪。其情忿。其言訐。惟恐刃之不如於項。而無救於陳之亡。何爲也哉。誠不忍故國之淪沒。而恥爲隋屈。山之涯。水之涘。庸詎無潔身之所。而必於刑人之市。以置此父母之遺體乎。於是而江總之邪益成。於是而施文慶、沈客卿之勢益張。於是而盈廷之口益箝。於是而隋人問罪之名益正。故陳必亡者也。殺二子而更速也。羸瘵者浮火方張。投以梔芩而斃逾速。二子之以自處而處人之宗社。無一可者也。

名教之於人甚矣。國雖破。君雖降。而下猶以降爲恥。不能死而不以死爲憂。行其志以免於慙。名教未亡。

於心也。陳亡。袁憲侍後主而不忍去。許善心奉使未返而衰服以臨。周羅暉大臨三日。而後放兵散仗。陳叔慎置酒長歎。而謝基伏而流涕。任瓌勸王勇求陳後立之。不聽。而棄官以隱。於仗節死義。未能決也。而皆有可勸者焉。慕容姚苻高氏之滅。未有此也。其或擁兵而起。則皆挾雄心以徼利者爾。晉南渡而衣冠移於江左。賢不肖之不齊。而風範廉隅。養其恥心者。非暴君篡主之能銷鑠也。諸子之不死。隋不殺之耳。皆無自免於死之道也。無求免於死之道而不死。不死不足以爲其節累。且陳氏之爲君微矣。其得國也不以義。非有不可解君臣之分也。所不忍亡者。永嘉以來。中原士大夫之故國。先代僅存之文物。不忍淪沒於一旦也。雖然。陳不能守而隋得之。固愈於五胡之種多矣。諸子者。視家鉉翁謝枋得而尤可不死。然而毅然以名教自盡也。不尤賢乎。



此  
页  
空  
白

# 讀通鑑論卷十

## 隋文帝

聖人之道有大義。有微言。故有宋諸先生。推極於天。而實之以性。覈之心得。嚴以躬修。非故取其顯者而微之。卑者而高之也。自漢之興。天子之教。人士之習。亦既知尊孔子而師六經矣。然薄取其形迹之言。而忘其所本。則雖取法以爲言行。而正以成乎鄉原。若蘇威趙普之流是已。蘇威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世。趙普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而威之柔以喪節。普之險以戮倫。不自知也。不自媿也。以全軀保妻子之術。爲立身揚名之至德。以篡弑奪攘之謀。爲內聖外王之大道。竊其形似。而自以爲是。歆其榮寵者。衆皆悅也。挾聖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闔然求媚於亂賊。而取容導其君以欺孤寡。戕骨肉而無忌。嗚呼。微有宋諸先生。洗心藏密。卽人事以推本於天。反求於性。以正大經。立大本。則聖人之言。無忌憚之小人。竊之以徼幸於富貴利達。豈非聖人之大憾哉。普之於論語。以奪人爲節用。以小惠爲愛人。如斯而已。外此無一似也。威則督民誦五教。而謂先王移風易俗之道。畢於此矣。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託於道。所以賊德也。正人心。閑先聖之道。根極於性命。而嚴辨其誠僞。非宋諸先生之極微言。以立大義。論語孝經。爲鄙夫之先資而已矣。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人也。卽天也。天視自我民視者也。民有流俗之淫與儉。而相沿者矣。人也。非天也。

其相沿也。不可卒革。然而未有能行之千年而不易者也。天不可知。知之以理。流俗相沿。必至於亂。拂於理則違於天。必革之而後安。卽數革之而非以立異也。若夫無必然之理。非治亂之司。人所習而安焉。則民視卽天視矣。雖聖人弗與易矣。而必爲一理以奪之。此漢儒之所以纖曲塗飾而徒云云也。改正朔。易服色。漢儒以三代王者承天之精意在此。而豈其然哉。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說也。歷雖精。而行之數百年則必差。夏商之季。上赦下荒。不能釐正。差舛已甚。故商周之興。懲其差舛而改法。亦猶漢以來至於今。歷凡十餘改。而始適於時。不容不改者也。若夫服色。則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彼三王者。何事汲汲於此。與前王相競相壓於染繪之間哉。小戴氏之記禮雜矣。未見易書詩春秋儀禮周官之斤斤於此也。其曰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吾未知其果否也。莫尊於冕服。而周之冕服。上元而下纁。何以不赤也。牲之必騂也。純而易求耳。非有他也。夫服色者。取象於天。而天之五色。以時變。無非正矣。取法於地。而地之五色。以土分。無非正矣。自非龐奇豔靡。足以淫人者。皆人用之。不可廢。理無定。吾惡從知之。其行之千餘年而不易者。民視之無疑。卽可知其爲天視矣。開皇元年。隋主服黃。定黃爲上服之尊。建爲永制。以義類求之。明而不炫。韞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間。而不過尊之。以爲事天臨民之服可矣。迄於今。莫之能易人也。卽天也。於是而知漢儒之比擬形似。徒爲云云者。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之卽爲理。以天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卽爲天。凡此類易書詩春秋周官儀禮之所不著。孔孟之所不言。詘之斯允矣。

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餘年間。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

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爲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磔。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啓之也。政爲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曰杖。改杖爲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若於絞斬之外。加以凌遲。則政之所除。女真蒙古之所設也。夫刑極於死而止矣。其不得不有死刑者。以止惡。以懲惡。不得已而用也。大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絕其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以戒其餘。先王之於此也。以生道殺人也。非以惡惡之甚而欲快其怒也。極於死而止矣。梟之磔之。於死者又何恤焉。徒以逞其扼腕齧齧之忿。而怖人已耳。司刑者快之。其仇讎快之。於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孫。或有能知仁孝者。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一怒之伸。慘至於斯。無裨於風化。而祇令腥聞上徹於天。裴政之澤斬。而後世之怒淫不亦僭乎。隋一天下。蠲索虜鮮卑之虐。以啓唐二百餘年承平之運。非苟而已也。蓋有人焉。足以與於先王之德政。而惜其不能大用也。

周制六卿各司其典。而統於天子。無復制於其上者。然而後世不能矣。周禮曰。惟王建國。言國也。非言天下也。諸侯之國。惟命之也。聽於宗伯。討之也。聽於司馬。序之也。聽於司儀。行人。若治教政刑。雖頒典自王。而諸侯自行於國內。不仰決於六官。如是則千里之王畿。政亦簡矣。其實不逾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郡縣之天下。攬九州於一握。卑冗府吏之考課。升斗銖銖之金粟。窮鄉下邑之獄訟。東西萬里之邊防。四瀆萬川之堙洩。其繁不可勝紀。總聽於六官之長。而分任之於郎署。其或修或廢。乃至因緣以讎私者。無與舉要以省其成。則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詰。故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後政以緒而漸底於

成。此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則權下擅而事亦冗。而不給於治。多置相而互相委。則責不專。而同異競起以相撓。於是而隋文之立法爲得矣。左右僕射皆相也。使分判六部。以各治三官。夫然則天子統二樞射。二僕射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仍周官分建之制。而以兩省分宰相之功。殆所謂有條而不紊者也。繇小而之大。繇衆而之寡。繇繁而之簡。揆之法象。亦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八卦以盡天下之至蹟。而曲成乎蠱。蠱者。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雖得其人而無適守。抑末繇以得理。況乎未得其人邪。以法天紀。以盡人能。以居要而治詳。以統同而辨異。郡縣之天下。建國命官。隋其獨得矣乎。不可以文帝非聖作之主而廢之也。

開河以轉漕。置倉以遞運。二者孰利。事固有因時因地而各宜。不能守一說以爲獨得者。然其大概。則亦有一定之得失焉。其迹甚便。其事若簡。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運而至。不更勞焉。此轉漕之見爲利者也。然而其運之也。必爲之期。而勞甚矣。罔有啓閉。以爭水之盈虛。一勞也。時有旱澇。以爭天之燥溼。二勞也。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勞也。時有凍沍。以待天之寒溫。四勞也。役水次之夫。奪行旅之舟。以濟淺。五勞也。而又重以涉險飄沈。重賠補運之害。特其一委之水。庸人偷以爲安。而見爲利耳。夫無漸可循。而致之一塗。以幾速效。政之莠稗也。歲月皆吾之歲月。紆徐之。則千鈞之重。分爲百。而輕甚矣。置倉遞運者。通一歲以輸一歲之儲。合數歲以紓一歲之事。源源相因。不見有轉輸之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在民者易登於倉。在倉者不覺而已。致於內無期會迫促之苦。而可養失業之民。廣馬牛之畜。雖無近功。而可經久以行遠。其視強水之不足。開漕渠以圖小利。得失昭然矣。隋沿河置倉。避其險。取其夷。唐仍之。宋又仍之。

至政和而始廢。其利之可久見矣。取簡便而勞於漕輓者。胡元之亂政也。況乎大河之狂瀾。方憂其氾濫。而更爲導以迂曲淫漫。病徐兗二州之土乎。隋無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蓋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倉遞運之類是已。

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義倉是也。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始請立之。家出粟麥一石。儲之當社。凶年散之。使其行之而善。足以賑之也。抑一鄉一社。有君子長者。德望足以服鄉人。而行之十姓百家焉可矣。不然。令之嚴而祇以病民。令之不嚴。不三歲而廢矣。且卽有君子長者主其事。行乎一鄉。亦及身而止耳。惡有一鄉之事。數十年之規。而可通之天下。爲一代之法也哉。行之善而猶不足以賑荒者。假使社有百家。歲儲一石。三年而遇水旱。曾三百石之足以濟百家乎。倘水旱在三年之外。粟且腐壞蟲蝕而不可食也。且儲粟以一石爲率。將限之耶。抑貧富之有差耶。有差而人詭於貧。誰尸其富。家限之則歲計不足。而遑計他年均之爲農而有餘以資義倉。其勤者也。及其受粟而多取之者。其惰者也。非果有君子長者以仁厚化其鄉。而惰者亦勤於耕。以廉於取。則徒取之彼以與此。而誰其甘之。不應。抑將刑罰以督之。井里不甯而訐訟興。何義之有。而惰窳不節之罷民。且恃之以益其驕怠。況乎人視爲不得已。而束於法以應令。糠覈溼腐。雜投而速蠹。僅以博好義之虛名。抑何爲者耶。況行之久而長吏玩爲故常。不復稽察。里胥之乾沒無與爲治。民大病而勾免不能。抑其必致之勢矣。夫王者之愛養天下。如天而可以止矣。寬其役。薄其賦。不幸而罹乎水旱。則蠲征以蘇之。開糶以濟之。而防之平日者。抑商賈。禁賃傭。懲游惰。修陂池。治隄防。雖有水旱。而民必死者亦僅矣。賦輕役簡。務農重穀。而猶有流離道殣者。此其人自絕於天。天亦無如之何。

而何事損勤苦之民。使不軌之徒。懸望以增其敖慢哉。故文王發政施仁。所先者鰥寡孤獨。所發者公家之廩。非取之於民。而以飽不勤不節之惰農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捐己以惠民。且不知養民之大經。況強以義脅民。而攘之爲己惠乎。夫義倉者。一鄉之善士。當上失其道。橫征困民之世。行之十姓百家。以苟全一隅者。可也。爲人上者而行之。其視梁惠王之盡心奚愈哉。

立教之道。忠孝至矣。雖有無道之主。未有不以之教其臣子者。而從違異趣。夫亦反其本而已矣。以言教者。進人子而戒之曰。爾勿不孝。進人臣而戒之曰。爾勿不忠。吾敝穎禿。而聽之者藐藐。悖逆猶相尋也。弗足怪也。教不可以言言者也。獎忠孝而進之。抑不忠不孝而絕之。不納叛人。不恤逆子。不懷其惠。不歆其利。伸大義以昭示天下之臣子。如是者。殆其好也。非其令也。宜可以正於家。施於國。推於天下。而消其悖逆矣。然而隋文帝於陳郢州之叛。而請降。則拒而弗納。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歸命於隋。請其死。生高穎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之以示寬大。帝則從之。而禁勿殺。吐谷渾妻子。叛其主。請降。帝則曰。背夫叛父。不可收納。夫帝之欲并陳。而服二虜。其情也。抑且顧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捐可乘之利。而拒之已峻。以是風示臣子。俾咸順於君父。而蠲其乖悖。夫豈不能。然制於悍妻。惑於逆子。使之兄弟相殘。終以梟獍之刃。加於其躬一室之內。戈矛逞而天性蔑。四海之稱兵。不旋踵而蠶起。此又何也。繇此而知忠孝者。非可立以爲教。而教人者也。以言教者。不足道固已。徒以行事立標準者。亦迹而已矣。夫忠孝者。生於人之心者也。惟心可以相感。而身居君父之重。則惟在我之好惡。爲可以起人心之惻隱羞惡。而遏其狂戾之情。文帝以機變篡人之國。所好者爭奪。所惡者馴謹也。制之於外。示驛倫之則。伏之於內。任喜怒之私。

其拒叛臣絕逆子也。一挾名教以制人者也。幽隱之地。鬼神瞰之。而妻子尤熟嘗之。好惡之私。始於拂性。而任情。既且違情而殉物。悍妻逆子。或餌之。或脅之。顛倒於無據之胸。則雖日行飭正人倫之事。而或持之。或誘之。終以怨毒而賊害之。無他。心之相召。好惡之相激也。嗚呼。方欲以綱常施正於裔夷。而濺血之禍。起於骨肉。心之幾。亦嚴矣哉。好惡之情。亦危矣哉。故藏身之恕。防情之辟。立教之本。近取之而已。政不足治。刑賞不足勸懲。況欲以空言爲求亡子之鼓乎。周禮鄉則比閭。族黨。遂則鄰里。鄰鄙。各有長。司其教令。未詳其使何人爲之也。就農民而爲之。則比戶之中。樸野之氓。非所任也。其黠而可爲者。又足爲民害者也。且比鄰之長。雖微。而列於六官之屬。則既列於君子。而別於野人矣。舍其耒耜。而卽與於班聯。不已牒乎。意者士之未執贄以見君。而小試之於其鄉。凡飲射賓興。所進於君之士。皆此屬也。固不耕而有祿食。士也。非民也。惟然則可士可大夫。而登進之塗遠。則當其居鄉。而任鄉之教。固自愛而不敢淫泆於其鄉。庶幾不爲民病。而教化可資以興。然周禮但記其職名。而所從授者。無得而考焉。則郡縣之天下。其不可附託以立鄉官也。利害炳然。豈待再計而決哉。成周之治。履中蹈和。以調生民之性情。垂爲大經大法。以正天下之綱紀者。固不可以意言求合也。故曰。人也。非政也。但據缺略散見之文。強郡縣之天下。銖銖以肖之。王莽之所以亂天下也。而蘇威效之。令五百家而置鄉正。百家而置里長。以治其辭訟。是散千萬虎狼於天下。以攫貧弱之民也。李德林爭之。而威挾周禮以鉗清議之口。民之膏血。殫於威佔畢之中矣。悲夫。封建之天下。分而簡。簡可治之以密。郡縣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簡。春秋之世。萬國併。五霸興。而夫子許行簡者。以南面。況合中夏於一王。而欲十姓百家。置聽訟之長。以燻亂之哉。周之衰也。諸侯僭



而多其吏。以漁民而自尊。蕞爾之鄒。有司之死者三十三人。未死者不知凡幾。皆鄉里之猾。上慢而殘下者也。一國之提封。抵今一縣耳。卿大夫士之食祿者以百計。今一縣而百其吏。祿入已竭民之產矣。卿一行而五百人從。今丞尉一出而役民者五百。其徭役已竭民之力矣。仁君廉吏且足以死民於賦役。汙暴者又奚若也。況使鄉里之豪。測畜藏以側目。挾恩怨以逞私。擁子弟姻亞以橫行。則孤寒撲拙者之供其刀俎。又奚若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君子所師於三代者。道也。非法也。竊其一端之文具以殃民。是亦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

聲音之動。治亂之徵。樂記言之。而萬寶常以驗隋之必亡。顧其說非可一言竟也。有聲動而導人心之貞淫者。有心動而爲樂之正變者。其感應之幾。相爲循環。而各有其先後。謂聲動而心隨之。則正樂急矣。謂心動而樂隨之。則樂固不能自正。而待其人矣。倘於無道之世。按韶夏之音而奏之。遂足以救其亡乎。不可得也。雖然。未有無道之世。不崇淫聲侈哀響。而能以韶夏之音爲樂者。於是而知志氣之交相動。而天人之互爲功矣。且以寶常之言。直斥何妥之樂。爲亡國之音。隋文何以不悅。終廢寶常而謂何妥之樂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則盛世之音。必不諧於衰世之耳。其諧不諧者。天也。非人也。乃惟帝任詐以取天下。昵悍妻狎逆子。任其好惡於非僻。則心流於邪。而耳從心爾。然則治心而後可以審音。心者其本也。音者其末與。乃何妥衰亂惰淫之樂作。遂益以導煬帝邪淫無厭之心。而終亡其國。則樂之不正。流禍無涯。樂又本而非末矣。古先王之作樂也。必在盛德大業既成之後。以志之貞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而不先之於樂。知本也。然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以成一代之樂。傳之子孫。而上無淫慝之君。流之天下。而下無乖

戾之俗。則德立功成而必正樂。亦知本也。嗚呼。自秦廢先王之典而樂亂。自契丹女真蒙古入中國。毀棄法物而樂永亡。惟聲音之自然者。流露於人心耳手口之間。時亦先兆其治亂興亡之理。於是樂惟天動以感人。而人不能以樂治心。召和平之氣。凡先王所以治。聖人所以教。俱無可爲功於天下。固有心者所留憾於無窮也。天不喪道。又惡知無聖人者興。無師而得天之聰明。以復。移風易俗之大用乎。古之教士也。以樂。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詠歎淫泆以宣道蘊而動物者。樂之類也。蘇洵氏始爲虔矯桎梏之文。其子淫蕩以和之。而□□遂淪於亡。亦志氣相召之幾也。取士者有權。士之以教以學。也有經。舍其大經。矜其小辨。激清繁繞。引哀怨以趨偷薄。亦惡知其所底止哉。

以德化民至矣哉。化者。天事也。天自有其理。氣行乎其不容已。物自順乎其則而不知。聖人之德。非以取則於天也。自修其不容已。而人見爲德。人亦非能取則於聖人也。各以其才之大小純駁。行乎其不容已而已化矣。故至矣尙矣。絕乎人而天矣。謂其以德化者。人推本而爲之言也。非聖人以之。如以薪煬火。以勺酌水。執此而取彼之謂也。夫以德而求化民。則不如以政而治民矣。政者所以治也。立政之志。本期乎治。以是而治之。持券取償而得其固然也。則猶誠也。持德而以之化民。則以化民故而飾德。其德僞矣。挾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償於民。頑者侮之。黠者亦飾僞以應之。上下相率以僞。君子之所甚賤。亂敗之及。一發而不可收也。夫爲政者。廉以潔己。慈以愛民。盡其在己者而已。至於內行之修。則尤無與於民。而自行其不容已。夫豈持此爲券。以取民之償哉。自漢龔黃卓魯之見褒於當代。於是有僞人者。假德教以與民相市。民之僞者應之。遂以自標於物。榜之曰。此德化之效也。東漢之末。矯飾之士。不絕於策。至於三

國。迄乎梁陳。豈無循良之吏。而此風闕然。時君之所不尙。褒寵不及。僞人茶然而返耳。至隋而蘇威。劉襲。六經之膚說。以干文帝。帝利其說。以詭治定。功成之盛。始獎天下以僞。而辛公義。劉曠。詭激飾詐之爲。彪然表見。以徼榮利。公義則露坐獄中。以聽訟。訟者繫獄。則宿應事。不歸寢閣。曠則稱說義理。曉諭訟者。而不決。其是非。遂以獵無訟之虛名。遷美官。而傳於史冊。嗚呼。是時也。君臣相戕。父子相夷。兄弟相殘。將相相傾。其上若此。則閭巷之民。相基相仇。相噬相螫。不知其何若。而公義與曠。取美譽。弋大官。而止。後無聞焉。無訟者。孔子之所未遑。德化者。周公之所不敢居。區區一俗吏。以掉舌於公庭。暴形於寢處。遂勝其任。而愉快乎。何易繇言。而重爲僞人之欺耶。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尙政者不足於德。尙德者不廢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誠之至而動也。上下相蒙以僞。姦險戕奪。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燄不可撲。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恥蕩然之爲也。

天下分爭之餘。兵戈乍息。則人民之生必蕃。此天地之生理。屈者極。伸者必驟。往來之數。不爽之幾也。當其未定。人習於亂。而偷以生。以人之不足食地之有餘。民之不勤於自養也。且習以爲常。迨其亂定。而生齒蕃。後生者且無以圖存。於斯時而爲之君者。將如之何。蕃庶而無以綏之。則亂。然則人民之猝然而蕃育也。抑有天下者之憂也。雖然。王者又豈能他爲之賜哉。抑豈容作聰明。制法令。以爲之所哉。惟輕徭薄賦。擇良有司。以與之休息。漸久而自得其生。以相忘。而輯甯爾。五代南北之戰爭。民之存者僅矣。周滅齊。而河北定。隋滅陳。而天下一。於是而戶口歲增。京輔三河。地少人衆。且無以自給。隋乃遣使均田。以謂各得有其田。以贍生也。惟然而民困愈亟矣。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爲謀之。

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藉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惟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於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餘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今隋之所謂戶口歲增者。豈徒民之自增耶。蓋上精察於其數。以斂賦役者之增之也。人方驟蕃。地未盡辟。效職力於爲工爲賈。以易布粟。園林畜牧。以廣生殖者未遑。而亟登之版籍。則衣食不充。非民之數盈。地之力歉。而實籍其戶口者之無餘。而役其戶口者。不酌其已盈而減其賦也。乃欲奪人之田以與人。使相傾相怨。以成乎大亂哉。故不十年而盜賊競起。以亡隋民之不輯也久矣。考其時。北築長城。東巡秦嶽。作仁壽宮。而丁夫死者萬計。別宮十二。相因營造。則其搜剔丁壯以供土木也。不待煬帝之驕淫。而民已無餘地以求生矣。乃姑爲均田。以塞其勾免之口。故曰。惟然而民困愈亟也。夫王者之有其土。若無其土也。而後疆圉以不荒。有其民若無其民也。而後御衆而不亂。夫豈患京輔三河地少而人貧哉。鄧禹之多男子也。各授以業。而宗以盛。不奪此子之餘。以給彼子也。寬之恤之。使自贍之。數十年而生類亦有序。而不憂人滿。漢文景得此道也。故天下安。而漢祚以長。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均田令行。狹鄉十畝。而籍一戶。其虐民可知矣。則爲均田之說者。王者所必誅而不赦明矣。

開皇十四年。詔給公卿以下職田。其時天下已定。民各守其先疇。不知何所得田以給之。史無所考。大抵其爲亂政無疑矣。先是官置公廩錢。貸民收息。誠裨政也。於是蘇孝慈請禁止之。給地以營農。意且謂此三代之法。可行無弊者。而豈其然哉。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仕者不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爲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卽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爲卿大夫。實則今鄉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

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而田亦不至於汙萊。郡縣之天下。合四海九州之人。以錯相爲吏。官無定分。職無常守。升降調除。中外南北。月易而歲不同。給以田而使營農。將人給之乎。貴賤無差。予奪無恆。而且不勝給矣。將因職而給之乎。有此耕而彼穫者矣。而且官不習於田。一授其權。於胥隸。胥隸橫於阡陌。務漁獵而不恤其荒瘠。閱數十年而農非其農。田非其田。徒取沃土而滅裂之。不足以養士。而徒重困乎民也。故職田者。三代以下。必不可行之法也。放公廩錢以收息。所毀祿官箴而殃民。在所必禁者。君子與小人。義利之彊。眇不可亂耳。力耕者。亦皇皇求利之事也。故夫子斥樊遲爲小人。而孟子以不耕而食爲不餐素之大。有天下者。總制郡縣之賦稅。領以司農。而給百官之祿。入俸逸獲。而不與民爭盈縮。所以靖小人而迪君子於正道之不易者也。祿入豐而士大夫無求於民。猶恐其不廉也。乃導之以與襜褕之夫爭升斗於秉穗乎。蘇孝慈者。知公廩錢之非道。胡不請厚其祿。以止以貪。而非三代之時。循三代之跡。以徒亂天下爲邪。隋文帝鎔銖之主也。以爲是於國無損。而可以益吏。且可竊師古之美名。遂歆然從之。溺古之士。且以爲允。後世有官田。有學田。有藩王勳戚之莊田。皆沿此以貽害於天下。創制宜民者。盡舉以授民。而作賦。庶有瘥乎。

文帝蓄疑。卽下芟夷有功於己者。不遺餘力矣。鄭譯盧賁柳裘。或黜或死。防其以戴己者。戴人固也。其戮力以混一天下者。若史萬歲。王世積。虞慶則。誣訐一加。而斧鑕旋及。至於賀若弼。高穎。李德林。倚爲心膂。不在楊素之下。而弼下吏幾死。穎除名。德林終廢。徒於楊素投膠漆之分。舉天下以託之。何坦然無疑。而盡易其猜防之毒也。乃素卒比附逆廣。以推刃於帝。夫豈天奪其衷與。不然。何疑其所。可不疑。信其所必。

不可信。如斯之甚也。隋之諸臣。推素之不可託也。爲最。非但頽弼德林之不屑與伍。卽以視劉昉鄭譯。猶有懸絕之分。何也。素者。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其用兵也。求人而殺之。以立威。使數百人犯大敵。不勝而俱斬之。自有兵以來。惟尉繚言之。惟素行之。蓋無他智略。惟忍於自殺其人而已矣。其營仁壽宮也。丁夫死者萬計。皆以殺人而速奏其成。曠古以來。惟以殺人爲事者。更無其匹。嗚呼。人之不仁。至於此極。而猶知有君之不可弑乎。猶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已弗與其謀乎。文帝之項領。日懸於素之鋒刃。而不知。豈徒素之狐媚以結獨孤后。而爲之覆翼乎。抑帝慘毒之性。臭味與諧而相得也。故曰。君不仁。則不保其國。臣不仁。則不保其身。不仁者。樂與不仁者狎。而信之篤。雖天子不保其四體。素之族。至其子而乃赤。猶晚矣。故惻隱之心。存亡生死之幾也。夫人性之弗醇。習之不順。惻隱之心。不足以發。惟好惡之不迷。不樂與不仁者處。而利賴之惡。其可損禍。其可輕乎。

太子勇。耽聲色。狎羣小。而逆廣立平陳之功。且矯飾恭儉。以徼上寵。釣下譽。聲施爛然。文帝廢勇而立廣。雖偏聽悍妻。致他日有獨孤誤我之歎。然當廣惡失著。勇德有愆之日。參互相觀。亦未見廢立之非。社稷計也。而奚以辨之哉。廣之所以惑獨孤者。曰。阿慶大孝耳。婦人喜囁嚅。响沫之愛。無足怪者。帝固熟察人情者。而何亦懵焉。天下有孝於父母。而忍賊害其兄弟者乎。勇雖不德。然知廣之陷己。終未嘗求廣之過。暴之父母之前。廣則伏地流涕。曰。不知何罪。失愛東宮。勇無言。而廣亟於譖。勇猶自處於厚。而廣之不仁。不可揜矣。故人之甚不仁也。易見也。父子兄弟之不若夫人。所無可如何者也。非其懿親。與其執友。則雖禍且相及。而固不可訐之相告。使觸其怒。以傷天性之恩。卽其懿親。與其執友。不容不告。而必謀其曲全。

之術。若直許其陰私。以激吾之譴責。則必其人天性固絕於己。而忿戾以求快其私者也。夫人且然而況同生兄弟。均爲父母之子。而浸潤膚受。交致以激吾之怒。尙可信爲大孝。而可以生死存亡託之者乎。勇於見廢之日。再拜泣下。舞蹈而出。終不訟廣之見誣。而摘其隱慝。然則使勇嗣立。隋尙可以不亡。藉令不然。亦何至逞梟獍之凶。如廣之酷邪。故勇與廣之賢不肖。未易辨也。而廣訴勇。勇不訴廣。其仁心之僅存。與其漸滅。則灼然易知也。天下未有忍辱其兄之孝子。古今無有讒毀我子弟。勸令殺戮屏棄。而爲可託之人。兩言而決之有餘矣。

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所謂德之共者。謂斂其耳目口體之淫縱。以範其心於正也。非謂吝於財而積之爲利也。所謂惡之大者。謂其蕩心志以外榮。導天下於淫曼也。非謂不留有餘以自貧也。儉於德曰儉。儉於財曰吝。儉吝二者。迹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也。吝於財而文之曰儉。是謂貪人。諺曰。大儉之後。必生奢。男貪吝之報也。若果節耳目。定心志。以恭敬自持。勿敢放逸。則言有物。行有恆。卽不能必子之賢。亦何至疾相反而激以成侈哉。隋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財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厭。侈其多藏。重毒天下。爲惡之大而已矣。奚以明其然邪。仁壽宮成。賞封德彝。而擢爲內史。耳目之欲。力制而不能制也。盜邊糧者。升以上皆斬。積聚之貪。誇富強而惟恐不豐也。宋武藏農服。以示子孫。齊高欲黃金。與土同價。皆此而已矣。是下邑窮鄉。銖積絲桑。以豪於閭井者之情。而奚足爲儉哉。視金粟也。愈重。則積金粟也。愈豐。取之於人也。愈工。而愈不憂其匱。而後不肖之子孫。無求弗獲。而以爲天下之可以遂吾志欲者。莫財若也。太子勇之飾物玩耽聲色。逆廣之離宮別館。塗金堆碧。龍舟錦纜。翦采鋪池。裂繒衣樹。皆

取之有餘。而倉粟陳紅。以資李密之狼戾。一皆文帝心計之所聚。而以豐盈自侈者也。祇速其亡。又何怪乎。若夫賢者之儉。豈其然哉。視金玉若塵土。錦綺若草芥。耳目不淫。心志不惑。澹然與之相忘。而以金粟給小人之欲。君臣父子相競於義。以賤利。其必不以爲誨奢之媒。審矣。夫惟大吝之後。乃生奢男。豈儉之謂哉。

文帝之察也。肘腋有楊素之姦。而信之篤。宮闈有逆廣之凶。而愛之專。卒以殺身而亡國。無他以塗飾虛僞。籠天下。情以移。志以遷。而好惡皆失其本心。樂與僞人相取狎焉。而不自知也。王伽者。天下古今之僞人也。罷遣防送之卒。縱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與約期至京。而曰。如致前卻。當爲汝受死。參等皆如期而至。夫參等身蹈重法。固桀敖不軌之徒也。伽何恃。而以死嘗試其誠僞。前乎此者。未聞伽有盛德。至行足以孚豚魚也。一旦而以父母之身。與罪人市。豈其愚至此哉。且李參等已至京。而待配於有司矣。孰使帝聞之而驚喜。則伽與參等。探知帝之好虛僞。以飾太平。而相約以成詭異之行。標榜自銜於帝之左右。俾得上聞。帝果爲之下詔曰。使官盡如王伽。刑措其何遠哉。伽乃擢爲雍令矣。參等乃予宴而赦矣。帝已爲伽持券而取償。而帝不知也。非不知也。知之而固喜。其飾平康以昭吾治功之盛。而欺天下也。是其爲情與王劭上靈感志。而焚香歌誦以宣示之。無以異。惟然。故楊素僞忠。而帝且曰。吾有忠臣。逆廣僞孝。而帝且曰。吾有孝子。情與之相得。心與之相習。不復知此外之有心理。亦將曰。文王之孝亦廣。周公之忠亦素而已矣。孔子之綏來動和。亦伽而已矣。古今惡有聖賢哉。飾以爲之。而即可傳之萬世。則懷姦畜逆者。方伏刃以擬其項領。固迷而不覺。始以欺人。終於自罔。身弑國亡。若蹈火之必灼。狎水之必溺也。豈有爽哉。



夫聖人者。同於人者也。爲創見之事舉。世驚之。必有僞焉。秉正者所弗惑也。若伽者。固不容於堯舜之世。惟不容焉。斯以爲堯舜之智與。

煬帝

凡六代不肖之主。皆仍其帝稱。篇內獨稱煬帝曰逆廣。以其與劉劭同其覆載不容之罪。且時無夷狄割據。不必伸廣以明正統。

牛弘問劉炫。以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後世令史多。而事不濟。炫答以古之文案簡。而今繁。事煩政弊。爲其所繇。此得其一於末。而失其一於本也。文繁而覆治重疊。追證荒遠。於是乎吏求免纖芥之失。而朦朧游移。上下相蔽。不可致詰。此治道之所以敝。教令之所以不行。民人之所以重困。姦頑之所以不戢者。而非府史之勞也。苟求無摘。而粗修文具。一老吏任之。而有餘矣。乃府史之所以冗多。而不理者。權移賄行。而役重。民之貪頑。求利與竄名。避役者。競趨於府史胥役之一途。則固有目不識文案。身不親長官者。篡入其中。而未嘗分理事之勞。事惡得而理也。周禮之所以可爲萬世法者。其所任於府者。謹其蓋藏。所任於史者。供其篆寫。而法紀典籍。一委之士。士多而府史固可少也。士旣以學爲業。以仕爲道。則苟分任於六官之屬者。皆習於吏事。而嫻於典故。政令雖繁。無難給也。周之所以久安長治。而政不裨。官不疵。民不病者。皆繇於此。士則旣知學矣。學則與聞乎道矣。進而爲命士。進而爲大夫。皆其所固能致者。則名節重。而官坊立。雖有不肖。能喪其廉隅。而不能忘情於進取。則吏道不汙。而冒法以讎姦者。十不得一。且夫國家之政。雖填委充積。其實數大端而已。銓選者。治亂之司也。兵戎者。存亡之紐也。錢穀者。國計之本也。賦役者。生民之命也。禮制者。人神之紀也。刑名者。威福之權也。大者舉其要。小者綜其詳。而莫不繫於宗。

社生民。綱紀風俗之大。其纖微曲折。皆淳澆仁暴之機也。而以委之刀筆之猥流。謀盡於私。而智窮於大。則便給於一時。而遺禍於久遠。雖有直剛明哲之大臣。未能勝也。如唐滑渙。一堂後小吏耳。鄭餘慶。一斥其姦。而旋即罷相。其可畏。而不可挽也如此。乃舉國家之事。不屬之名義自持之清流。而委之鄙賤乾沒之宵小。豈非千金之堤。潰於蠅壤哉。參佐清談。而濁流操柄。愈免小失。而愈釀大憂。然後知周禮之法。卓然非後世所及。炫儒者也。何不曙於先王立教之本。而長言之。以垂爲永鑒。區區以文之繁簡者。爲言九州混一之世。文法何易言簡也。

人。以才自旌。以智先人。功亦立。名亦著。所行亦不大遠於正。而及其成局已終。歲時已過。則猥末踟躕。名節不立。而抑不保其身。則漢朱儁。皇甫嵩。隋之高穎。賀若弼。是已。嗚呼。士苟無卓然自立之志。以輔其氣。而祿位子孫。交集而縈之。則雖以儁與嵩。秉正以匡亂者。尙困於董卓。而不能立義以捐生。況穎與弼乎。當其盛也。智足以見事幾。才足以濟險阻。年力方強。物望方起。又遇可與有爲之主。推獎以盡其用。則億而中爲而成。心無顧恤。而目空天下。可爲也。則爲也。於是而功名赫然。表見於當世。曾不知其時遷世易。智盡才枯。而富貴已盈。子孫相累。暗爲銷謝。茶然一翁。嫗之姝媛。則誅夷已及。旣不能奮起以蹈仁。復不能引身而避禍。昔之所爲英豪自命者。安往哉。此志士之所深悲。而君子則早知其衰氣先乘。莫能自勝也。楊廣之弑君父。殺兄弟。驕淫無度。其不可輔而不相容。塗之人知之矣。頴之料敵也。目懸於千里。而心喻若咫尺。弼輕楊素。韓擒虎。而自詡以大將。夫豈不能知此。而遂無以處此者。乃不能知也。不能處也。嚙囁於李懿。何稠。佞幸之側。以訐廣之失。其所指摘而重歎之者。又非廣之大惡。必致敗亡者也。徵散樂而

已厚遇啓民可汗而已。舍其大計其小。進不能抒其忠憤。退不能守以緘默。駢首以就狂夫之刃。悲哉。會  
 頰與弼之錚錚。而僅與王胄薛道衡雕蟲之腐士。同膏鈇鑕乎。其愚不可警。其懦不可扶。還令頰與弼自  
 問於十年之前。而豈屑爾哉。高堂曲榭。金玉紈綺。老妻弱子。繫累相嬰。銷耗其丈夫之氣。則雖有憂世之  
 心。徒喁喁嘖嘖於匪人之側。禍之已及。則瘖死屠門。如在胎之羔犢矣。故曰。血氣旣衰。戒之在得。血氣之  
 剛足以犯難而立功者。豈足恃哉。儻與嵩扶義以行。且不能保於旣衰之後。況二子之區區者乎。衰矣而  
 不替其盈。惟方剛而豫謹其度。制其心於田廬妻子之中。身輕而志不靡。則迨其老也。伏櫪不忘千里之  
 心。以皦皦垂光於白日。而亦奚至此哉。君子者。非以英豪自見者也。然於道義名節之中。自居於大矣。年  
 彌逝而氣彌昌。非頰與弼之所與也。然觀於頰與弼。而益知所戒已。

高麗弱國也。隋文攻之而不克。逆廣復攻之而大敗。其後唐太宗征之而喪師。廣雖不道。來護兒宇文述。  
 雖非制勝之將。而北摧突厥吐谷渾之疆。南渡海。俘殺琉球。則空國大舉以加高麗。亦有摧枯拉朽之勢  
 焉。況唐太宗以英武之姿。席全盛之天下。節制興兵。以加叢爾之小邦。然而終不可勝者。非隋唐之不克。  
 而麗人之守固也。隋方滅陳。高麗聞之而懼。九年而隋文始伐之。二十二年而廣復伐之。則前此者皆固  
 結人心。擇將練兵。積芻糧修械具之日也。故不可克也。何以知其然耶。陳非高麗之與國。恃之以相援而  
 固圍者。乃聞陳亡而懼。懼於九年之前。機發於九年之後。效著於二十三年之餘。而施及於五十餘年之  
 久。其君臣之懼以終始。則能抗彊大以保邦也。不亦宜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孰繫之。能懼之心。繫  
 之也。夫既有其國。卽有其民。山川郭城米粟甲兵。皆可給也。尊俎之謀臣。折衝之勇士。役意以求。激獎以

進抑不患其無才。不知懼者莫與繫之耳。蜀漢亡而孫皓不懼。高緯亡而叔寶不懼。孟昶亡而李煜不懼。迨及兵之已加。則惴惴然而莫知所應。旁皇四顧。無所謂苞桑矣。朽索枯椿。雖繫之其將何濟焉。雖然。懼者自懼也。非懼人也。智者警於心。以自彊。愚者奪其魄。以自亂。突厥之震懼而降服。爭媚以交攻。抑不如其無懼也。譙周畏魏而撓姜維之守。蜀漢以亡。亦懼者也。宋高畏女真而忍稱臣之辱。大讎不雪。亦懼者也。懼而忘其苞桑。與不懼者均。聞麗人之已事。尙知愧夫。

秦與隋虐民已亟。怨深盜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國同也。然而有異焉者。胡亥高居逸樂於咸陽。銷兵孤處。而陳勝吳廣起於江淮。關中懸遠。弗能急爲控制。迨其開關出擊。而六國之兵已集。勢不便也。隋方有事於高麗。九軍之衆。一百一十三萬人。連營漸進。首尾千餘里。會於涿郡。而王薄擁衆於長山。劉霸道集黨於平原。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羣起於漳南清河之間。去涿數百里耳。平蕪相屬。曾無險隘之隔。此諸豪者不顧百萬之師。逼臨眉睫。而糾烏合之衆。稟立於其旌麾相耀金鼓相聞之地。則爲寇於秦也易。而於隋也難。夫豈隋末諸豪之勇絕倫。而智不測乎。迨觀其後。亦如斯而已。而隋卒無如之何。聽其自起自滅。旋滅旋起。以自斃於江都。且逆廣非胡亥匹也。少長兵閒。小有才而戰屢克。使與羣雄角逐於中原。未必其劣於羣雄也。則隋末之起兵者尤難也。然而羣雄之得逞志以無難者。無他。上察察以自聳。下師師以自容。所急在遠。而舍其近。睨盜賊爲疥癬。而自倚其彊。若是者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間。進可以徼功。退固。有餘地以自藏。而又何惴焉。虎之猛也。而制於蝟。卽且之毒也。而困於蝸。其所輕也。故楊元感李密以公侯之裔。世領樞機。門生將吏。半於朝右。金錢衣幣。富將敵國。而兵起兩月。旋就誅夷。惟隋之忌之也。夙而。

防之也深。一聞其反，全力以爭生死。而山東諸寇，起自草萊，不在獨夫心目之中。夫且曰：以元感之勢傾天下，而可如韓盧之搏兔。此區區者，其如予何哉？故羣雄敗可以自存，而連兵不解，卒無如之何也。高頴賀若弼而既誅夷矣，正逆廣驕語太平，鞭笞六寓之日也。羣雄不於此而興，尙奚待哉？於是而王薄等之起兵二年矣，僅有一張須陁者，與戰而勝，逆廣君臣直視不足畏，而姑聽之。然則諸起兵者，無漢高項羽耳。藉有之，豈待唐公徐起太原，而後商辛自殪於牧野哉？至不仁而斂天下之怨，非所據而踞天位之尊，起而撲之，勿以前起者之敗亡，疑其彊不可拔也。楊元感死而隋旋以亡，大有爲者，知此而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謂也。天下之民，非恃此而無以生。聖人之所甚貴者，民之生也。故曰大寶也。秦之亂，天下蠱起，三國之亂，羣雄相角，而殺戮之慘不劇，掠奪之害不滋。惟王莽之世，隋氏之亡，民自相殺而不可已。王莽之末，赤眉尤來銅馬諸賊，徧於東方，延於西隴，北極趙魏，南迤江淮，而無有覬覦天步，僭名號以自雄者。赤眉將敗，乃擁劉盆子以盜名，而盆子不自以爲君，賊衆亦不以盆子爲君也。大業之亂，自王薄張金稱起於淄濟，竇建德劉元進朱燮管崇杜伏威劉苗王王德仁孟讓王須拔魏刀兒李子通翟讓攘臂相仍，凡六年矣。無有以帝王自號者，其尤妖狂者，則有知世郎歷山飛漫天王迦樓羅王之號，非徒無定天下之心，而抑無草竊割據之志，非徒不爲四海所推奉，而抑不欲爲其類之雄長。於是而淫掠屠割，舉山東河北淮左關右之民，互相吞齧，而愿弱者縮伏以枕藉，流血於郊原，其慘也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至大業十二年，而後林士弘始稱帝於江南，竇建德李密踵之，自命爲王公，署官僚置守令，雖皆盜也。民且依之以延喘息，而將采既劉，萌蘖稍息，唐乃起而收之，人始知得主之爲安，而天

下以漸而定矣。夫盜也而稱帝王，悖亂之尤名實之舛甚矣。然而虛擁其名，尚不如其無名也。既曰帝矣，曰王矣，爲之副者，曰將相矣，曰牧守矣，卽殘忍顛越，鄙穢足乎訕笑，然且曰：此吾民也，固不如公然以蛇豕自居，惟其突而惟其螫也。故位也者，名也，雖聖人有元后父母之實，而天下之尊之以位者，亦名而已。君天下而天下保之，君天下而思保其天下，盜竊者聞風而強效焉，則名位之以斂束暴人之度，劉而翁合離散之餘，民者又豈不重哉。寶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天下有道，保以其德，天下無道，保以其名，故陳勝起而六王立，漢室淪而孫曹僭禍，且爲之衰滅，人不可一日而無君，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僞者愈於無，況崛起於厭亂之餘，以又安四海者哉。

忌天下之彊而獎之以弱，則以自弱而喪其天下，趙宋是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禦，而內不失民也。忌天下之賢而驅之不肖，於是而毒流天下，則身戮國亡，不能一朝居矣。逆廣之殺高穎，賀若弼也，畏其賢也。薛道衡、王胄、祖君彥，一詞章吟詠之長耳，且或死或廢，而無以自容，非以天子而求勝於一夫也。謂賢者之可軋己，以奪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歸，無如己何也。故虞世基、宇文述、裴矩、高德儒之猥賤，則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頑，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無他，以其耽淫嗜利，爲物之所甚賤，而無與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見忌，幾於見殺，乃縱酒納賄，託於汙行，則重任之使守太原，以爲崛起之資。夫人君卽昧於賢不肖之分，爲小人之所撓亂，抑必僞爲節制之容，飾以貞廉之迹，而後可以欺昏昏者以讐其姦，未有以縱酒納賄，而推誠委之者。此豈從逆廣之迷亂哉。自隋文以來，欲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爲人君者，惟恐人之修潔自

好竭才以用。擇其不肖而後任之。則生民之荼毒。尙忍言乎。以字文化及之愚劣。可推刃以相嚮。夫豈待賢於己者。而後可以亡己哉。祇以賊天下。使父子離而爲塗殍。故天下之惡。莫有甚於惡天下之賢。而喜其不肖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斬宗滅祀。鬼禍不解者。皆此念爲之也。可不畏哉。

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之所以貴者。不可不務白也。迷其所以貴。而挾之以爲貴。則違天殃人。而禍必及身。所以貴者何也。人待之以生也。匹夫匹婦以之生。而天子以生天下之人。故貴。若其不以生天下之人。而奚貴焉。積則不可以約爲藏。藏則易以腐敗而不可久。不能如珠玉之韞千金於一匱。數百年而絨之如新也。故聚之則不如珠玉遠矣。散之則以生天下。而貴莫甚焉。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謂五穀也。若夫錢布金銀之聚散。猶非民之甚急者也。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穀於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天之生之也。不擇地而散。而斂之以聚。是違天也。人之需之也。不終日以俟。而積之。以久。是殃民也。故天下之惡。至於聚穀以居利而極矣。爲國計者。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謂諸侯有百里之封。當水旱而告糴於鄰國。一或不應。而民以餓死。故導民以蓋藏。使各處有餘以待匱也。四海一王。舟車銜尾以相濟。而斂民之粟。積之窖窳。鬱爲麴塵。化爲蛾螳。使三旬九食者。茹草木而咽糠粃。睨高廩大庾以餒死。非至不仁。其忍爲此哉。隋之毒民亟矣。而其殃民以取滅亡者。僅以兩都六軍宮官匠胥之仰給。爲數十年之計。置雒口興雒回。雒黎陽永豐諸倉。斂天下之口食。貯之無用之地。於是粟窮於比屋。一遇凶年。則流亡殍死。而盜以之亟起。雖死而不恤。旋撲旋興。不亡隋而不止。其究也。所斂而積者。

祇爲李密聚衆。唐公得民之資。不亦愚乎。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逆廣北出塞。以驕突厥。東渡海。以征高麗。離宮徧於天下。錦綺珠玉。狼戾充盈。給其窮奢。尙有贏餘。以供李密。唐宮之攜散。皆文帝周於攘聚之所積也。粟者財之本也。粟聚則財無不聚。召奢誨淫。皆此粟爲之也。貴五穀者。如是以爲貴。則何如無貴之爲愈哉。天子有四海之賦。可不憂六軍之匱。庶人有百畝之田。可不憂八口之饑。斬枵腹者之饗殮。奪勤耕者之生計。居賤糴貴。徒以長子弟之驕奢。召怨家之盼望。何如珠玉者。非人之所待。以生而思奪之者之鮮也。上好之下。必甚焉。粟朽於倉。人殲於道。豪民逞貧民斃。爭奪興盜賊起。有國破國。有家亡家。愚愦不知。猶託之曰。莫貴於五穀。悲夫。

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楊廣之逆。彌甚。李氏雖爲之臣。然其先世。與楊氏並肩於宇文之廷。迫於勢而臣隋。非其所樂推之主也。則遞相爲王。懲其不道。而代興。亦奚不可。且唐公幸全於猜忌。而出守太原。以避禍。未嘗身執朝權。狐媚以欺孤寡。如司馬之於魏。蕭氏之於宋也。奉詞伐罪。誅獨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議其不臣。然其始起。猶託備突厥。以募兵。誣王威高君雅。以反而殺之。不能揭日月而行弔伐。何也。自曹氏篡漢以來。天下不知篡之爲非。而有所授受。爲得上。習爲之下。習聞之。若非託伊霍之權。不足以興兵。非竊舜禹之名。不足以據位。故以唐高父子。伐暴君。平寇亂之本懷。而不能舍此。以拔起。嗚呼。機發於人。而風成於世。氣之動志。一動而不可止也。如此。夫自成湯。以征誅有天下。而垂其緒於漢之滅秦。自曹不僞受禪。以篡天下。而垂及於宋之奪周。成湯秉大正。而懼後世之口實。以其動之相仍不已也。而漢果起匹夫而爲天子。若夫曹丕之篡。則王莽先之矣。莽速敗而機動不止者。六百餘年。天下之勢。一離一合。



則三國之割裂始之。亦垂及於五代之瓜分而後止。金元之入革也。沙陀及振臬雞先之也。不一再傳之割據耳。乃互五百餘年而不息。愈趨愈下。又惡知其所終哉。夫乘唐高之勢。秉唐高之義。以行伐暴救民之事。唐高父子固有其心矣。而終莫能更絃改轍也。數未極也。非聖人之興。則俟之天運之復。王莽沙陀之區區者。乃以移數百年之氣運而流不可止。自非聖人崛起。以至仁大義。立千年之人極。何足以制其狂流哉。

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後世師之用回紇以誅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而石敬瑭資契丹以篡奪。割燕雲輸歲幣。亟病中國而自絕其允。乃至宋人資女真以滅遼。資蒙古以滅金。卒盡淪中原於夷狄。禍相蔓延。不可復止。夫唐高祖則已早知之矣。既已知之。而不能不用突厥者。防突厥爲劉武周用。以襲己於項背。可與劉文靜言者也。假突厥之名。以恐喝河東關中。而遙以震驚李密。則未可與劉文靜言者也。乃所資於突厥者數百人。而曰無所用多。則已灼見非我族類者之不可使人躡中國。以戕民而毀中外之防。故康鞘利僅以五百人至。而高祖喜其破長安。下河東上隴。以擊薛仁杲。出關以平王世充。皆不用也。則高祖豈疏於謀而不憂後患者。然而機一發而不可止。則大有爲於天下者。一動一靜之際。不容不謹。有如是哉。勿恃勢之盈而可不畏也。勿恃謀已密而可不虞也。勿恃用之者淺而禍不足以深也。矢之發也。脫於殼者毫末。而相去以尋丈。三峽之流。投以勺米而不息。則大舟沈焉。事會之變。不可知而不可狎。固若此也。能用突厥者高祖耳。不能用者相習而用之。無其慎重而貪其成功。又惡容辭千古禍媒之罪乎。若夫唐之用突厥而終未嘗用者。則固難一二與庸人言也。

言生乎心者也。成乎言而還生其心。繇心而生言。心之不貞。發於言而漸洩矣。其害淺。繇言而成事。繇事而心益以移。則言爲貞邪之始幾。而必成乎事。必蕩其心。其害深。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卒然言之。以爲可爲而爲之。未有不害於政者也。故君子之正天下。恆使之有所敬忌。而不敢言。小人之無忌憚也。卒然言之。而禍不可戢也。李密之與唐公。皆隋氏之世臣也。逆廣雖不道。俱嘗北面事之。未嘗如稽紹之於晉。有父母之讎也。逆廣不可以君天下。密欲奪之。唐公欲奪之一也。唐公起。明知揜耳盜鈴之不足以欺天下。而必令曰。犯七廟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則任祖君彥怨懟之私。昌言之曰。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於是而唐公得挾義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聞命。嗚呼。密與唐之興喪。自此決矣。夫唐豈不以逆廣爲紂。而晚代王侑爲懷璽。而縛之子嬰乎。然令其遽出諸口。而有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與不忍也。非畏逆廣與微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於言之不怍。而後人無可如何矣。人無可如何。而鬼神之弗赦必矣。故聖人欲正人心。而亟止者人之言。心含之。口不能言之。則害止於心。心含之。口遂言之。則害著於外。心未必信之。口遽言之。則還以增益其未至之惡。而心與事猖狂。而無所訖止。言之有怍。而心有所忌。事有所止。則事雖不順。鬼神且諒其不敢不忍之猶存。而尙或祐之。心叛於理。言叛於心。可言則言。以搖動天下於蔑彝倫逞志欲之大惡。然後惡滿於天下。而天之殛之也不爽。故唐之報密而折之也。非果有不忘隋之忱悃也。挈不敢不忍以告天下。而還自警其心。卒以保全楊氏之族而賓之。其享有天下。而李密授首於函谷。言不可逞。天不可欺。不亦信夫。

徐洪客者。不知其爲何許人。卽其言而察之。大要一險陂無忌之游士。史稱莫知所之。蓋亦自此而死耳。

非能變屈鴻飛於圖功徼利之世者也。其上書李密曰：米盡人散，以後事驗之，人服其明矣。乃曰：直嚮江都，執取獨夫，密爲隋氏世臣，假令趨江都，執楊廣，又將何以處之哉？項羽楚之世族，秦其讎也，而殺子嬰，掘驪墓山之則，天下叛之。楊廣儼然君天下者十三載，密以親臣子弟侍於仗下，一旦屠割之，如雞豚，以密之很於是乎，固有躊躇而不敢遽者，故殪商辛，執子嬰，乃祖君彥忿懟之譟言，非密之所能任也。天下之大難，以身犯之者死，業已爲人君而斬刈之者凶，業已爲人臣而直前執殺其君，其必殲其類，夫密亦知搗江都殺楊廣，徒受天下之指數而非可得志也。洪客險陂而不恤名義之小人，惡足以知此乎？或曰：楊廣之逆均於劉劭，非但紂匹也，執殺之也何傷？曰：密之起也，乘其亂而思奪之乎，抑憤其覆載不容之罪，爲文帝討賊子，如沈慶之之援戈而起乎？此密所不能自誣其心，而可假以爲名者也。或曰：慕容超姚泓亦嘗君其國矣，宋武直前破其國而俘斬之都市，又何也？曰：宋武未嘗臣彼，而鮮卑與羌不可以君道予之者也。徐魏公之絕安權，拘此義而不知通，而豈以例隋氏哉？縣紂首於太白，未知其果否也，卽有之，而三代諸侯之於天子，不純乎臣，非後世之比也。君彥忿戾以言之，洪客遂欲猖狂而決行之，自絕於天，竄死草間，而無以表見，宜矣。或乃躋之魯仲連之高誼，不已過與。

擇君而後仕，仕而君不可事，則去之。君子之守固然也，失身於不道之君而不能去，則抑無可避之名義矣。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不得爲死義，以其從君於邪也。苟不從君於邪，則其死也不可更責以失身。故宋殤宋閔皆失德之君，而無傷乎孔父仇牧之義。當凶逆滔天，君父橫尸之日，而尙可引咎歸君，以自貸其死乎？楊廣之不道，而見弑於宇文文化及許善心、張琮抗賊以死，當斯時也，雖欲不死而不得也。

麥孟才沈光討賊而見擒。麾下千人無一降者。李襲志保始安。聞弑哭臨。堅守而不降於蕭銑。豈隋氏之  
能得人心。而頓異於宋齊以來。王謐褚淵恬不知媿之習者。何也。十三載居位之天子。人雖不道。名義攸  
存。四海一王。人無貳心。苟知自念。不忍目擊此流血宮庭之大變也。唐高祖聞變而痛哭。豈楊廣之澤。足  
以感之。而又豈高祖之僞哀以欺世乎。臣主之義。生於人心。於此見矣。故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  
子惡其賊人性之義。有以夫。

此页空白

# 讀通鑑論卷十一

## 唐高祖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詩書所載。有不可得而詳者。千世而下。亦無從而知其深矣。乃自後世觀之。承天之祐。受人之歸。一六寓而定數百年之基者。必有適當其可之幾。蓋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時。則不逆。應人以其時。則志定。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唐之取天下。遲回以起。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而天時人事。適與之應。以底於成。高祖意念之深。誠不可及也。天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恆以躁。楊廣之播虐甚矣。而唐爲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國於唐虞之世。元德顯功。自有社稷。而非純乎爲夏商之臣也。則隋雖不道。唐未可執言以相詰。天有綱。則理不可踰。人可有辭。則心不易服也。故楊廣甚高祖。而屢欲殺之。高祖處至危之地。視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機。以遠禍而徼福。然且斂意卑伏。而不遽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讓孟海公竇建德李密林士弘徐圓朗蕭銑張金稱劉元進管崇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朱粲羣起。以亡隋。唐且安於臣服。爲之守太原。禦突厥。而弗動。至於楊廣棄兩都。以流蕩於江都。李密已入雒。鄆。環海無尺寸之甯。十於斯時也。白骨邱積於郊原。孤寡流離於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獨夫。而在羣盜矣。唐之爲餘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奪之於羣盜。非奪之於隋也。隋已亡於羣盜。唐自關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

也。然而高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傑。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爲。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不貪天方動之機。不乘人妄動之氣。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文化及遂弑楊廣於江都。廣已弑。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士。爲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順。蕩夷羣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甯其婦子。則其視楊元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順逆之分。相去懸絕矣。故解楊廣之虐政者。羣盜也。而益之深熱。救羣盜之殺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於時至事起。而猶若不得已而應。則叛主之名可辭。而聞江都之弑。涕泗交流。保全代王。錄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謂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爲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羣雄之躁妄。綏民志於來蘇。故能折筮以御梟。尤而繫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嗚呼。天子之尊。非可志爲擬也。四海之大。非可爲氣壓也。相時之所疾苦。審己之非橫逆。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卽毒衆臨戎。而神人罔爲怨恫。降李密禽世。斬建德。俘蕭銑。皆義所可爲。仁所必勝也。天下不歸唐而尙誰歸哉。慎於舉事。而所爭者。羣盜也。非隋也。非惡已燿而將熄之楊廣也。毒方興而不戢之僞主也。有唐三百載之祚。高祖一念之慎爲之。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靜審天人之幾者。亦可髣髴遇之矣。

李密以殺翟讓故。諸將危疑。一敗於邙山。而酈元貞單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圖進取。而諸將不從。及相帥以降唐。則欣然與俱。而密遂以亡。項羽殺宋義。更始殺伯升。皆終於敗。其轍一也。然則令

項羽殺漢王於鴻門。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猶稱范增爲奇計。鄙夫之陋。惡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者。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而必信之於己。信於己者。謂之有恆。有恆者。歷乎勝敗而不亂。己有以自立。則無懼於物。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鬪其捷。而無能自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無大怨於隋。而已抑無可恃之勢。無故而畜亂志。以干楊元感。元感敗。亡命而依翟讓。隋有恨於密。密固無恨於隋。而檄數其君之罪。斥之如僕隸。且旣已欲殪商辛。執子嬰矣。則與隋不兩立。而君臣之義。永絕。乃字文化及。弒立而趨黎陽。以逼之於河上。密懼雒陽之議其後。又幸蓋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緩須臾之困。而受太尉尙書令之命。夫煬帝。密之所欲殪之於牧野者也。而責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弒逆。越王侗。密之所欲執之於咸陽者也。而北面稱臣。受其爵命。則諸將視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爲。尙誰爲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反而自問。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慙。念起念滅。而莫知所據。匹夫無志。爲三軍之帥。而可奪。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補也。凶可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諸將之亟於背密。而樂於歸唐也。羞其所爲。而莫之與也。密死而不能揜其羞。豈有他哉。無恆而已矣。

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爲輕。詭輕爲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子之以重。適如其數。輕也。而子之以輕。適如其數。持其平而不憂其忒。權之所審。物莫能越也。李密棄士釋兵。擁二萬人以降唐。密之亂天下也。有必誅之罪。而解甲以降。殺之則已重矣。北有建德。東有世充。密獨開關來歸。爲天下倡。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而本爲隋之亂臣。天下之殘賊。厚待之則又已重矣。密之狙詐。



樂禍而驕。雖降唐而無固志。緩之須臾。則跳梁終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姦。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衆叛援孤。力窮智屈。疑之重。則又本輕。視爲輕。而又若重。審其所適。然之數者。權也。高祖授之以光祿卿。一閒冗之文吏。而司進食之饗事。使執臣節於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凶很者然。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揚之。非故抑之。適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進若退之閒。嗚呼。此大有爲者之所以不可及也。於是而密無可怙之恩。抑無可訟言之怨。詐無所讎。惡無所施。不得已而孤騎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終順。與則飽之以祿。安之以位。一如孟昶劉繼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鯨布彭越之菹醢以傷恩也。密之不然。自趨於死。而抑無怨矣。於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無很也。至詐者。無詐也。量各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於道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定於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爲者。不足以與於斯。

徐世勣始終一狡賊而已矣。其自言曰。少爲亡賴賊。習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夫爲盜賊而能雄長於其類者。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相取以氣。相感以私。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如螢之光。非自口生。而當宵則燿。當晝則隱。故以其似信似義者予之。以義之能執。信之能篤。而重任之。則一無足據。而適以長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適如其量而止。過此則顛越而不可致詰。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僞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世勣受李密之命。守黎陽。魏徵安集山東。勸之降唐。而世勣籍戶口士馬之數。啓密使獻之。已不特修降表。高祖稱曰。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遂寵任之。以授之於太宗。而終受託孤之命。世勣之於此。亦豈盡出於僞。以欺高祖。而邀其寵遇乎。其所見及是。其所守在是。蓋嘗聞有信義

而服膺焉。以爲是可以卓然自命爲豪傑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爲高祖之所矜獎。若其天性之殘忍。僅與盜賊相孚。而智困於擇君。心迷於循理。可以稱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閹主之非僻。則祇以錚錚於羣盜之中。而遽許之以純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鑒窮於此矣。夫不見其降於竇建德。質其父而使爲將。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歸唐乎。故其爲信義也。盜賊之信義也。察於利以動。任於氣以逞。戕性賊恩。亦一往而不恤。遽信其爲純臣。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守義。非小人之所能與。殆魚躍之不可出沼。鳥步之不可越域也矣。

拔魏徵於李密。脫杜淹蘇世長陸德明於王世充。簡岑文本於蕭銑。凡唐初直諫多聞之士。皆自僭僞中祓濯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誅。而猶蒙寵任。蓋新造之國。培養無漸漬之功。而隋末風教陵夷。時無巖穴知名之士。可登進之以爲楨幹。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訪於亡國之臣。流品難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側者。亦此也。乃何獨至於蘇威而亟絕之。蓋蘇威者。必不可容於清明之世。苟非斥正其爲匪人。則風教蔑廉恥喪。上下亂而天下之禍。不可息也。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見者。亦以平四海。正風俗爲己功。天下翕然仰之。以爲從違。隋可亡而威不可殺。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翺翔凶豎之庖俎。鋒鏑雨集。膏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則兵不足以爲彊。險不足以爲固。天子之位。不足以爲尊。而無有如威之重者。士亦何憚而不學威。迂行腐步。稟岸以逍遙邪。媚於當世也似。慎藏於六藝也似。正隨時遷流也似。忠以老倨驕而肆志也似。剛殺之無名。遠之不得。天下且以爲道之莫尙者。而導世

以偷汚爲彘倫之大賊。是可容也。孰不可容也。明王之所必誅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卽刑。其猶姑息憐老。仁過而柔乎。若德彘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賤惡之矣。雖復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壞風化。殺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詎不可哉。

薛仁杲。蕭銑。竇建德。或降或殺。而皆斬。惟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當大法。可伸之日。而執生殺之權。夫豈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導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奪之。其當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東都。百戰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煬帝已弑之後。使幸而成焉。亦無以異於陳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奪其位。有諸己者。不可非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與仁杲。建德。蕭銑。較世充者。操懿以後之積習也。建德。仁杲。以匹夫。銑。以縣令。忽乘喪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以自居。則張角。其巢之等。匹尤不可長之亂。而無可原之情矣。春秋於里克。甯喜。弑其君。而其伏誅也。書曰。殺其大夫。齊豹殺公兄。陽虎竊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惡也。而書曰。盜貴近之臣。或以親。或以舊。或以才。爲國之柱石。先有成勞於國。而人心歸之。然後萌不軌之心。以動於惡。欲效之者。固未易也。且人主與之相邇。賢姦易辨。而可防之於早也。辨之弗明。防之不夙。漸釀堅冰之至。人主亦與有罪焉。若夫疏遠小臣。如蕭銑。亡賴細民。如建德。如仁杲。始於掠奪。攬窮民而噬之。烏合勢成。遂敢妄窺天位。則四海之廣。梟桀飲博之徒。苟可爲而無不可爲。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難誅。決起一日。而毒流天下。則雖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螳穴一穿。金隄不保。祁寒暑雨之怨咨。皆可爲擾。粗棘矜之口實。及其潰敗乞降。猶可以降王之禮。恣其徜徉。則人何憚而不殺。越平人以希富貴。況當初定之天下。衆志未甯。此撲而彼興。豈有艾乎。自東漢以

後權臣之篡者成而爲曹魏六朝。未成而敗。爲王敦桓溫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王僧辯。僉成而速敗。爲桓玄侯景。乃及隋之亡。而天下之勢易矣。人皆可帝。戶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機也。唐及早懲之。正草澤稱尊之大罰。然且有黃巢之禍。延於朱溫。而唐以亡。使弗懲焉。則暗主相承。政刑無紀。閭井之匹夫。幾人帝而幾人王。生民之流血。終無已日矣。若權臣受將相之託。爲功於國。而逼奪孤幼。則不待正鉞。鉞於世充。而無有繼之者。高祖相世運之遷。大權之移。禍萌之變。而貫世充。誅三僭。其亦審矣。而豈貿貿以張弛乎。已天下之亂者。義也。而義固隨時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誅也。建德銑仁杲。尤不可貸者也。非昧於治亂之幾者。可執一切之義以論得失也。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厥擁衆十五萬。寇并州。鄭元璠欲與和。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並著。斯言也。知兵籌國。相時之善術也。唐之不能與突厥爭。始於劉文靜之失策。召之入而爲之屈。權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國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挾。機有可乘。唐安能遽與突厥爭勝哉。然當百戰之餘。人猶習戰。故屢挫於劉黑闥。而無胸縮之心。則與戰而勝。可決也。所難者。銳氣盡於一戰。而繼此則疲耳。奮起以亟爭。而藏拙於不再。速與戰而速與和。則李神符蕭顛之功必成。而鄭元璠之說必讐矣。夫突厥者。不戰而未可與和者也。犬獫項而後馴。蛇去齒而後柔者也。以戰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而不用和以戰耳。知此則秦檜之謀。與岳飛可相輔以制女直。而激爲兩不相協。以偏重於和。飛亦過矣。抗必不可和之說。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後墮其所以戰。而一恃於和。宋乃以不振而迄於亡。非飛之戰。檜亦安能和也。然則有檜之和。亦何妨於飛

之戰哉。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夫突厥者。詐之而不爲不信。乘之而不爲不義者也。期於遠其害而已矣。

唐初定官制。三公總大政於上。六省典機務於中。九寺分庶政於下。其後沿革不一。而建國之規模。於此始基之矣。一代興立。一代之制。或相師。或相駁。乃其大要。分與合而已。周建六官。純乎分也。秦統以一相一尉而合。漢承之而始任丞相。後任大將軍。專合於一。而分職者咸聽命焉。唐初之制。三公六省與九寺之數相匹。所重在合。而所輕在分。於九寺之上。制之以六省。六省之上。蒞之以三公。統攝之者。層疊相仍。而分治者。奉行而已。長短以時移。得失各有居也。然而唐多能臣。前有漢。後有宋。皆所不逮。則勸獎人才。以詳治理。唐之斟酌於周者。非不審也。國家之務。要不出於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專其職。所以求詳於名實也。因名責實。因實課功。無所諉而各效其當。爲此綜核之要術也。然而有未盡善者。存焉。官各有司。司各有典。典各有常。而王之聽治。綜其實。副其名。求無過而止。因循相襲。以例爲師。苟求無失。而敬天勤民。對時育物。揚清激濁。移風善俗之精意。無與消息。以變通之。實可稽也。不必其順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協於實。於是而任國家之大政者。且如府史之飾文具。以求免譎。相爲緣飾。以報最於一人之聽覩。而人亦不樂盡其才。故周制使冢宰統六典。以合治之。而冢宰既有分司。又兼五典。則大略不失。亦不能於文具之外。斟酌人情物理。天時事變之宜。與賢不肖操心同異之隱。以求詳於法外。自非周公之才。亦盡諾坐嘯而已。於是而知唐初之制。未嘗不善也。六省者。皆非有執守者也。而周知九寺之司。三公者。雖各有統也。而兼領六省之治。九寺各以其職。循官守副期會。依成法以奉行。而得失之衡。短長之度。彼此相

參以互濟。與夫清濁異心。忠佞異志。略形迹以求真實之利病。則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又有三公持綱而定之。互相融會。以求實濟於宗社生民之遠圖。豈循名按實。緣飾故例。以苟免於廢弛之誅者所能允協於宗社生民之大計哉。故責名實於分者。詳於法而略於理。重辨定於合者。法或略而理必詳。不責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轍。而才可盡。能會通於度彼參此之得失。而智日生。於是乎人勸於天下之務。而恥爲塗飾。以下委於諳習法律之胥史。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廚酒食之吏治。則唐之多能臣也。其初制固善也。夫郡縣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納無諷議之廣。折中無論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臨六典分司之煩冗。卽有爲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幾何不以拘文塞責。養天下於痿痺。而大奸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宗社生民之命乎。國家之事。如指臂之無分體也。夫人之才。如兩目之互用。交相映而合爲一見也。取一體而分責之。無所合以相濟。將司農不知司馬之緩急。司馬不知司農之有無。競於廷而僨於邊。所必然者。刑與禮爭而教衰。撫字與催科異而政亂。事無成。民無以靖。是猶鼻不擇香。口不擇味。背擁重纊。而不恤胸之寒。雖有長才。徒爲太息。固將翱翔於文酒琴弈之中。而不肖者持祿容身。不復知有清議。賢愚無別。誰復戮力以勤王事哉。是故三公六省無專職。而盡聞國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國多才臣。而雖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國二百餘年。有失國之君。而國終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後世合六官而聞政者。臺省也。乃職在糾參。則議論失平。而無先事之裁審。聯六官而佐治者。寺監也。乃仰承六官。則任愈析。而專一職之節文。故言愉禁。而才愈困。鑒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非循名責實。泥已迹者之所與知久矣。

租庸調之法。拓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其輕莫以過也。調隨土宜。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重之於調庸。而輕之於粟。三代以下。郡縣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適用宜民。斯爲較得矣。地之有稼穡也。天地所以給斯人之養者也。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也。禦其害。協其居。坊其疆。以淫。撫其弱。以萎。君子旣勞心以治人。則有力可勞者。當爲之効也。地產之有餘者。桑麻金錫。漆竹木。稷葦之屬。人不必待以生。而或不勞而多獲。以資人君爲民立國經理綢繆之用。固當卽取於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輕。而庸調無嫌於重。豈非君以養民。民以奉公之大義乎。故曰。明君貴五穀。穀者民生死之大司也。箕斂以聚之上。紅朽盈而多象。不耕之人。下及於犬馬。則賤矣。開民之利。勸之以耕。使裕於養。而流通其餘。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貴之也。示民以不愛其力以事上。而重愛其粟。雖君上不輕與。則貴之也。至矣。故惟重之於庸。而輕之於租。民乃知耕之爲利。雖不耕而不容偷竄。以免役。於是天下無閒田。而田無鹵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勸於耕者鮮矣。且按唐開元戶數。凡九百六十一萬九千有奇。戶租二石。爲租千九百二十三萬有奇。以萬歷清丈所定。夏秋稅糧二千六百六十三萬有奇。較之其差無幾也。田百畝而租二石。幾百而取一矣。而可給二百二十萬人之食。以饑兵而不止三年之餘。粟之取也薄。而庸調之取。絹綿土物也廣。則官吏胥役百工之給。皆以庸調之所輸給之。使求粟以贍其俯仰。皆出貨賄以讐糴於農民。而耕者鹽酪醫藥昏喪之用。粟不死而貨賄不騰。調庸之職。貢一定於戶口。而不移。勿問田之有無。而責之不貸。則逐末者無所逃於溥天率土之下。以嫁苦於農人。徭不因田而始有。租以薄取而易輸。汚吏猾胥無可求多於阡陌。則人抑視田爲有利無害之資。自不折入於

疆豪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以此計之。唐之民固中天以後。樂利之民也。此法廢而後。民不適有生。田盡入於疆豪。而不可止矣。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制也。用其有餘之力。不奪其勤耕之獲。道之中也。效其土物之貢。不斂其待命之粟。情之順也。耕者無虐取之憂。不耕者無幸逃之利。義之正也。若夫三代之制。田稅十一。而二十取一。孟子斥之爲小貉。何也。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國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蓋積數千年之困敝。而暴君橫取。無異於今。川廣之土。司吸齧其部民。何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三代聖王。無能疾出其民於水火。爲撙節焉。以漸蘇其生命。十一者。先王不得已之爲也。且天子之畿。東西南北之相距五百里而已。舟車之輓運。旬日而往還。侯國百里之封。居五十里之中。可且輸而夕返。今合四海以供一王。而饋餉周於遠塞。使輸十一於京邊。萬里之勞。民之死者十九。而誰以驅命殉一頃之荒瘠乎。弗獲已而折色輕齋之制。以稍寬之。乃粟之貴賤無恆。而定之以一切之準。墨吏抑盡廢本也。於就近支銷。而厚取其值。且使賤糶以應非時之誅求。自非姦詭豪彊。未有敢名田爲己有者。若且不察。而十一征之。誰爲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勦絕生民之命乎。乃若唐之庸重矣。以後世困農而恣游民之逋役。則重也。以較三代則尤輕。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畝而一人爲兵。畝百步耳。九百畝。今之四百畝而不足也。以中則準之。凡糧二十石有奇。而出一兵。無歲不征。無年不戰。死傷道殞。復補伍於一井之中。唐府兵之未盡革也。求兵於免租免庸之夫。且讀杜甫無家垂老新婚三別之詩。千古猶爲墮淚。則三代之民。其死亡流離於鋒矢之下。亦慘矣哉。抑且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狩覲會盟。聘問逆女會葬。乃至遊觀畋獵。皆奔走千百之耕夫於道路。暑暍凍痿。飢渴勞敝。而死者不知凡幾。而築城



穿池營宮室築苑圃之役不與焉。其視一歲之庸一戶數口而折絹六丈者。利害奚若也。論者不體三代聖王。因時補救。不得已之心。而猶曰十一取民。寓兵於農之可行於今也。不智而不仁。學焉而不思。亦忍矣哉。後王參古以宜民。唐室租庸調畫一。仁民之法。卽有損益。無可廢矣。

古者士各仕於其國。諸侯私其土。私其人。旣禁士之外徙。而羈旅之臣。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三代聖王。欲易之而不能也。乃其爲卿大夫者。類以族升。則役於相習之名分。而民帖然以受治。農之子恆爲農。雖有雋才。缺望之情不生。賞罰施於比鄰。而恩怨不起。乃逮周之季。世祿之家。迭相盛衰。於是陳鮑高國。樂趙郤范。且疑忌積而起。尋戈矛。兄弟姻亞。互修怨於顧盼之間。而喋血覆宗。亦人倫之大戮矣。法與情不兩立。亦不可偏廢者也。閭井相比。婚媾相連。一旦乘權居位。而逮繫之。鞭笞之。甚且按法以誅戮之。僭焉不恤曰。吾以奉國法也。則是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皆可假君臣之分誼。以摧抑之。而五倫還自相賊矣。於是乎仁心牴喪。而民競於權勢。以相離散。非小禍也。若欲曲全恩義。而歛法以伸私。則法抑亂而依倚以殃民者。不可勝詰。然則除諸侯私土私人之弊政。於九州混一之後。典鄉郡刺鄉州守鄉邑。其必不可明矣。張鎮周舒州人也。爲其州都督。召親故酣飲十日。貽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得與故人歡飲。明日都督治百姓耳。此何異優人登場。森然君臣父子之相臨。而歌舞旣闌。相聚而食。相狎而笑邪。慚隱不行。而羞惡之心。亦漸滅盡矣。故官於其鄉。無一而可者也。君欲任賢以治民也。奚必其鄉。欲爲民以擇吏也。奚必其鄉之人。士出身事主而效於民也。又豈易地之無以自效。君不爲士謀安。士抑不自謀其安。致法與情之兩掣甚矣。其昧於理也。韓魏公以守鄉郡而養老。亦朱買臣衣繡之榮耳。況如鎮周之加刑。

罰於父老子弟而憯莫之恤乎

謂高祖之立建成爲得適長之禮者非也。立子以適長。此嗣有天下。太子諸王皆生長深宮。天顯之序。不可以寵嬖亂也。初有天下。而創制自己。以賢以功爲天下。而得人。作君師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抑謂高祖宜置建成而立世民者。抑非也。睿宗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討賊后以靖國家。隆基自冒險爲之事成。乃奉睿宗以正位。睿宗初不與聞。而況宋王。則宋王固辭。而睿宗決策可也。太原之起。雖繇秦王。而建成分將以嚮長安。功雖不逮。固協謀而戮力與偕矣。同事而年抑長。且建成亦錚錚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聞也。高祖又惡得而廢之。故高祖之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爲之辯。勇者不能爲之決也。君子且無以處此。而奚翹高祖。處此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秦伯之成。其至德者。豈徒其仁孝之得於天下者厚乎。太王姜女。以仁敬孝慈。敦彝倫。修內教於宮中者。其養之也久矣。詩之頌王季也。曰。則友其兄。王季固不以得國而易其兄弟之歡也。王季無得國之心。而秦伯可成其三讓之美。一門之內。人修君子長者之行。而靜以聽夫天命。故王季得國。猶未得也。秦伯辭國。猶未辭也。內教修而禮讓興。讓者得仁。而受者無疑於失義。邠人之稱太王曰。仁人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唐高祖之守太原。縱酒納賄。以自穢。宮人私侍而嘗試生死。以殉其嗜欲。則秦王矯舉以奮興。一惟其才之可以大有爲。而馳騁俠烈之氣。蕩其天性。固無名義之可繫其心。建成尤劣焉。而以望三后忠厚開國之休。使遜心以聽高祖之命。其可得乎。高祖之不能式穀其子。既如此矣。而所左右後先者。又行險徼幸。若裴寂之流而已。東宮天策士各以所知遇爲私人。目不覩慈懿之士。耳不聞孝友之言。導以爭猜。而亟奪其惻隱。高

祖若木偶之尸位於上。而無可如何。誠哉其無可如何也。源之不清。其流孰能澄汰哉。後世之不足以法三代者此也。非井田封建飾文具以強民之謂也。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聖之所以聖。賊之所以賊。反身而誠。不言而喻。保爾子孫甯爾邦家。豈他求之哉。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於禍亂者。立適之法。與賢之權。皆足以召亂。況井田封建之畫地爲守者乎。

魏徵王珪必死於建成之難乎。曰未見其可也。事太宗而効忠焉。有以異於管仲之相桓公乎。曰有異焉。而未爲殊異也。傳曰食焉不辟其難。非至論也。君子之身天植之親。生之生。死者名義之所維。性情之所主。而僅以殉食乎。君臣之義。生於性者也。性不隨物以遷。君一而已。猶父之不可有二也。管仲齊之臣。齊侯其君也。徵珪唐之臣。高祖其君也。仲之事子糾。齊侯命之。徵珪之事太子。高祖命之。天之所秩。性之所安。義之所承。君一而已。卽以食論。仲食齊侯之食。徵珪食高祖之食。子糾建成弗與焉。而況君子之死。必不以殉食乎。故無知者。齊襄之賊。管仲不共戴天之讎也。使唐高而蒙篡弑之禍。徵珪有死有亡。而必不可一日立於其廷。子糾建成。君臣之分未定。奚足爲之死邪。爲之死。是一日而有二君矣。胥爲君之子也。或廢或立。君主之當國之大臣。引經衷道以裁之。爲宮僚者。不得以所事者爲適主。而隨之以爭。建成以長。世民以功。兩俱有可立之道。君命我以事彼。則事彼而已矣。君命我以事此。則事此而已矣。高祖初未嘗以苟息之任。任徵與珪。使以死拒世民也。則建成死。高祖立。世民爲太子。非敵國也。非君讎也。改而爭之。無傷乎義。所損乎仁。奚爲其不可哉。然則徵珪之有異於管仲者何也。襄公弑糾與小白。出亡於外。入而討賊。不幸而兄弟爭。仲之所不謀也。子糾敗。仲囚於魯。桓公釋之。而使相。仲未嘗就公求免。以自試也。

建成世民之含毒以爭久矣。知其必有喋血宮門之慘。不能弭止其慝。抑不能辭宮僚以去之。欲徼幸以觀變。二子之志偷矣。太子死。遽卽秦土。而請見。尤義之所不許也。斯則其不得與管仲均者也。夫魏徵起於羣盜之中。幸自拔以歸唐。功名之士耳。介於石不終日。而後可以知幾。亦惡足以及此哉。

## 太宗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人卽喪心失志。迷惑之尤者。長短虛實。大小有無。清濁得失。明暗。皎然分畫於前。知則知之。能則能之。眇者窮於視。跛者困於趨。惡得誣其心之所未喻。而謂多聞善慮者之不己若哉。然則謂人不己若者。抑實有不己若者在也。太宗曰。煬帝文辭奧博。是堯舜。非桀紂。行事何其相反。魏徵曰。恃其雋才。驕矜自困。以至覆亡。然則煬帝之奧博。固有高出於羣臣之上者。不己若誠不己若矣。而人言又惡足以警之哉。夫人主之怙過也。有以高居自逸。而拒諫者矣。有以憑勢凌人。而拒諫者矣。然忠直之士。卓然不撓。雖斥竄誅夷而不恤。以言黜而暴君不能奪其理。則身雖詘而道固伸也。且恃位而驕。恃威而橫。浮氣外張。而中藏瑟縮。迨乎虛憍稍息。追憶前非。固將曰。是吾所不知不能。而終不可誣者也。則諫者之言。或悔而見庸矣。惟夫多聞廣識。而給於辯者。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則言者不憚其威。而憚其小有才之辯慧。言之大則以爲誇也。言之切則以爲隘也。察情審理。擬議窮年。而彼已一覽而見。謂無餘。引古證今。依類長言。而時或旁徵之有誤。則自非明燭天日。斷若雷霆者。恆惴惴焉。恐言出而反爲所折。抱忠而前。括囊而退者。十且八九矣。且夫堯舜之是。彼且是之矣。吾惡得以堯舜進之。

桀紂之非。彼且非之矣。吾惡得以桀紂戒之。彼固曰。使我而爲人臣。以稱說干人主。吾之琅琅鑿鑿。以敷陳者。更辯於此也。彼誠不我若。而愛我若父。責我若子。爲笑而已矣。天下雖大。賢人君子雖衆。誰肯以強智多聞。見屈於我。而不捫舌。以自免於辱乎。故人不己若。危亡之媒也。謂人不己若。而其危亡必矣。太宗君臣之知此也。是以興也。不然。太宗之才。當時之臣。無有能相項背者。惟予言而莫違。亦何所不可乎。嗚呼。豈徒人主哉。士而賢智多聞。當世固出其下。則欲以取擇善之益也。難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顏子之所以大也。雖然。人知其能與多矣。問之雖勤。且欲告而中訥。則問爲虛設。而祇益其驕。惟若無若虛之情。發於不容已。而問必以誠。然後人相忘於寡與不能。以昌言而不怯。太宗之問孔穎達也。幾知學矣。乃固以多能有實自居。而矜其能問。亦何足以測顏子之心哉。孔穎達不能推極隱微。以格君心。太宗之驕。所繇未戢也。

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無猜無戕。亦未有如唐者也。蓋太宗之所以處之者。得其理矣。高祖欲彊宗室。以鎮天下。三從昆弟之屬。皆封王爵。使循是而不改。則貴而驕。富而溢。邪佞之士。利賴之。而導以放恣。欲彊之適。以貽其災。而必至於弱。晉宋之所以自相戕滅。而終於孤立也。太宗從封德彝之言。而曰。天子養百姓。豈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以公天下者。卽以安本支。而勸進其賢能。德彝佞人也。於此而幾乎道矣。爲天子之懿親。妾媵。廣生養。遂不患其不蕃衍也。遠於十姓百家。雞犬錐刀之鄙猥。不患其無可造之材也。而彊慧者得勢而狂。愿樸者溫飽而自廢。於是乎非若劉濩司馬倫之自齷以亡。則菽麥不分。如罔豚之待飼而已矣。夫節其位祿之數。登之仕進之塗。旣免於槁項無聞之憂。抑

獎之於德業文章吏治武略之美。使與天下之英賢彙進。而無所崇替。固將蒸蒸勸進。而爲多士之領袖。以藩衛天家。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將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並起。而恥以紈袴自居。亦無有夢天吠日。覬大寶而干甸師之辟者。施及於今。隴西之族。猶盛焉。不亦休乎。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富貴者。其可以非所宜而長有之乎。制之有等。授之有道。而後欲貴者之果能貴。欲富者之果能富也。義之至仁之盡也。大公行而私恩亦遂矣。然則周道親親。而文昭武穆。施及邢茅。蔣胙。與畢召之裔。皆分茅土。豈非道與。曰。此武王周公定天下之微權。而千古之未喻者也。古之天下。人自爲君。君自爲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治異政。教異尚。刑異法。賦斂惟其輕重。人民惟其刑殺。好則相昵。惡則相攻。萬其國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堯舜禹湯。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窮則必變之時。而猶未可驟革於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歸之姬氏之子孫。則漸有合一之勢。而後世郡縣一王。亦緣此以漸。統壹於大同。然後風教日趨於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詳矣。未嘗一以上古萬國之制。欲行於周末。則亦灼見武王周公綏靖天下之大權。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漸就於合。故孟子曰。定於一。大封同姓者。未可卽一而漸一之也。春秋之戰亟矣。而晉魯衛蔡曹滕之自相攻也。鮮卽相攻。而無掬指舟中。焚茨侵海之虐。當其時。異姓庶姓。猶錯立於外。而同姓者。不能絕援以自戕。此周之所以親親。而親親者。非徒親也。實以一姓之興。定一王之禮制。廣施於四海。而漸革其封殖自私。戕民搆亂之荼毒也。至於漢六國廢。韓彭誅。而欲以周道行之。則七國衡山淮南之禍。骨肉喋血而不容已。然則人主卽欲建本支以鎮天下。亦無如節其位祿。獎其仕進。公其黜

陟之足以育才勸善。而祐子孫之令祚。以鞏固維城。奚必侈予以棧櫪之象養。假借以優俳之袞黼。使之或債而狂。或茸而萎哉。鄧禹享大國之封。且使諸子各分一藝。以自立。曾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爲道。將使人競於姱修。而授子孫以沈溺之具。亦仁過而流於不仁矣。是故親親之殺。與尊賢互用而相成。惟唐爲得之宜。其宗室之多才。獨盛於今古也。

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故當時言無不盡。而治得其理。然則以是爲盡聽言行政之理乎。抑有未盡然者。治惟其人。不惟其法。以王珪魏徵爲諫議大夫。房玄齡杜如晦爲宰相。而太宗之明。足以折中羣論。而從違不爽。則可矣。必恃此以立爲永制。奚可乎。命官圖治之道。莫大乎官各明其守。而政各任於其人。庶務分治於六官。其屬詳其目。其長持其綱。皆有成憲之可準也。或舉或廢。或倚法而挾姦私。或因時而爲斟酌。各以其所效之成能爲得失。然而有待於天下宰相之裁成者。則太宗之制令五品以上。更宿內省。以待訪問。固善術也。下有利病。得達於上。而上得詰其勤怠公私。以制其欺。若夫小有過誤。則包含教戒而俟其改。如使諫官毛舉細過以相糾。則大體失而爭黨起於細微。亂世之所以言愈禁而愈圯也。宰相者。外統六官。內匡君德。而持可久可大之衡。以貞常而馭變者也。君心之所自正。國體之所自立。國本之所自固。民生之所自安。非弘通於四海萬民數百年之規。而不役於一時之利病者。不足以勝其任。故古者三公論道。所論者道耳。不能與任氣敢言之士爭一言一事之可否。而論道於君。抑不在摘人間細政。繩舉動之小愆。發深宮之纖過。以與君競。徒自牒而與天子不親。故與諫官同者未必是。而其異者未必非也。詭隨諫官。而避其彈射。則可以應一事。而不可以規大全。逆折諫官。而伸其獨見。則幾事

不密。而失其正色。立朝之度。若夫宰相而果懷私以病國。固諫官所必抗正以爭。而非可使與辯訟於一堂。競偶然之得失者也。夫諫官職在諫矣。諫者諫君者也。徵聲逐色。獎諛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幾。而必犯顏以諍。大臣不道。誤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吾偏任之。則直糾之。而無隱。若夫羣執事之脩墜。則六官之長覈其成。執憲之臣督其失。宰相與天子。總大綱以裁其正。初不藉諫官之毛舉。驚擊。搜剔苛求。以矜辨察。老成熟慮之。臣督其失。宰相與天子。總大綱以裁其正。初不藉諫官之毛舉。驚擊。搜誠廣聽以求治。則宰相有坐論之時。羣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請對之時。而不可有聚訟一堂。道謀築舍之時。官各有其守。政各任其人。分理而兼聽之。惟上之虛衷以廣益。豈立一成法以啓爭端。可爲不易之經乎。

旱飢而赦。以是仁民。非所以仁之也。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亦既知之矣。而貞觀二年。以旱赦天下。信道不篤。知不可而復爲。非君師之道矣。夫赦。亦有時焉。而可者。夷狄盜賊僭據上國。蚩蚩之氓。脅從以徼幸。上不能固保其民。使羣陷於逆。則盪滌而矜全之可耳。旱飢之民。流離道殣者。類不能爲姦惡。而姦惡之徒。雖旱飢而固不至於餒瘠者也。如曰。衣食不足而非僻以起。則夫犯者在未飢以前。固非爲飢所迫。而奚所恤哉。省囚繫所疏。冤滯宥。過誤以恤。恣愚止訟。獄以專農務。則君上應行之政。無歲不宜。而不待旱飢。至於旱飢之歲。豪民擅粟以掠市子女。游民結黨以彊要糴貸。甚且競起爲盜。以攘殺。愿懦。非法不懲。非刑不戢。而更縱不軌之徒。使無所創艾。以橫行郊邑。又豈非凶年之大蠹哉。蠲逋欠。減租庸。所以救荒也。困於徵輸者。樸民也。蠲免與赦罪。並行於一紙。則等樸民於姦宄。名不正。實不符。亦重辱



吾衽席之赤子矣。不雜赦罪之令於蠲租之詔。尤人君扶正人心之大權。而時君不察。曰。以此答上天好生之心。天其樂佑此頑民。以賊凋零之子遺乎。體天心以達民隱。非市恩之俗吏所得與焉久矣。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敕旨既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則抄參封駁之始也。夫六官之長貳。各帥其屬。庇其事。以待軍國之用。乃非體國如家者。則各炫所長。匿所短。互相推移。而避其咎。使無總攝而通計之者。將飾文具以應。而不恤國事之疏以傾也。此不可聽庶司之汎應。而無與折中之者也。統之以宰相。而推諉自私之弊去矣。然宰相之賢者。且慮有未至。而見有或偏。不肖者之專私無論也。先以中舍之雜判。盡羣謀以迪其未達。而公論以伸。則益以集而權弗能擅。其失者庶乎鮮矣。猶且於既審之餘。有給事之駁正。以隨其後。於是而宰相之違以塞。而人主之愆以繩。斯治道之至密。而恃以得理者也。雖然。雜判者。陳於其先也。駁正者。施於其後也。中舍之議已集。宰相之審已定。始起而駁之。自非公忠無我之大臣。純白知通之給諫。參差相左。而給事與宰相爭權。則議論多。朋黨興。而國是以亂。然則駁正之制。當設於雜判陳。而宰相方審。敕旨未下之際。以酌至當之宜。是非未著。而從違皆易。斯羣臣之能盡。而宰相之體不傷。惟公議已允。而宰相中變。以舞法者。然後給事封還而駁正之。不尤可達人情。定國是。而全和衷之美乎。太宗謂王珪曰。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或護己短。遂成怨隙。蓋慮此矣。立法欲其微乎賢不肖。而俱可守法。不精研而望人之能。舍己從人也。亦不可得之數已。中舍各抒所見。而給事折之以從違。宰相持衡而斷之。天子裁成以行之。合人心於協一。而宮省息交競之情。事理得執中之用。酌古鑒今。斯可久之良法。與近世會議。徧及九卿。

而唐之雜判。舉於中舍。其得失也。孰愈。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既與其屬。參議其所脩之職。以待舉。行固有一成之見。而執爲不可易者。假有大兵大役。司馬司空務求其功之成。而司農務求其用之省。則其不相協而異同競矣。唐宋之給舍。皆歷中外。通衆理。而待枚卜之選者也。兼知盈詘成敗之數。以酌時之所可行。則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濟。雜判而駁正之足矣。何用詢及專司之官。以生鬻訟哉。如有議成。敕下而九卿不可奉行。者可復陳利病。以爲酌改。無容於廟議未審之前。豫爲異論。以相掣。國事之所繇定。惟其綱紀立以一人。心而已。會議者大臣。免咎之陋術。其何利之有焉。至於登進大臣。參酌大法。裁定大禮。則惟天子之乾斷。與宰相之贊襄。而參以給舍之清議。六官各守其典章。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如使采紛呶之說。以模稜而求兩可。則大臣偷羣臣競朋黨。興機密洩。其弊可勝言哉。不周知天下之務。不足以決一事之成。宰相給舍。無所偏私。以周知爲道者也。不消弭人情之競。不可以定國事之衡。雜判駁正。慎之於前。而畫一必行於後。議論雖詳。而不至於爭競者也。太宗曰。或成怨隙。或避私怨。順一人之情。爲兆民之患。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斯言韙矣。

讀太宗論治之言。我不敢知曰。堯舜之止此也。以視成湯武王。其相去無幾矣。乃其黜彞倫。虧至德。雜用賢姦。從欲規利。終無以自克。而成乎大疵。讀史者鑒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學矣。氣者發以噓物。而斂以自攝。其心者也。聞見之善。啓其聰明。而隨氣以發。斂其發也。洩其藏以加於物。故言者所以正人。而非以正己也。已有餘而不忍物之不足。則出其聰明。以迪天下之昏翳。而矯之以正。子不忍於父。臣不忍於君。士不忍於友。聖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於天下後世。於是而言之功大矣。若夫受天命。作君師。臣

民之責服於躬。載於一心。則斂氣以攝聰明。而持天下於心。以建中和之極。故曰。湯武身之也。身正而天下正。不以言也。故仲虺之誥。仲虺言之也。咸有一德。伊尹言之也。旅獒。召公言之也。無逸。周公言之也。而湯武無言。以自鳴其道。而詔羣臣推而上之。大禹臯陶益稷。各盡言以進堯舜。而堯舜執中之訓。迨及倦勤遜位之日。道不在己。而後以詔舜禹。然則堯舜惟不忍於後世。禹臯益稷伊萊周召。惟不忍於君。而不容己於言。下此者。雖躬行未逮。而進忠於上。亦不必以言過其行責之。其忠也。卽其行也。今太宗之言。非堯舜湯武之言。而伊萊周召之言也。任堯舜湯武之任。而奪伊萊周召之言。以爲己言。則下且何言之可進。而聞善之路窮。蓋太宗者。聰明溢於聞見。而氣不守中。以動而見長者也。其外侈。其中枵。其氣散。其神替。其精竭。其心馳。迨乎彝倫之攸斲。至德之已虧。佞幸外熒。利欲內迫。而固無以自守。及其衰年。而益以汜濫。所必然矣。嗚呼。豈徒帝王爲然哉。自脩之士。有見而亟言之。德不崇。心不精。王通之所以不得爲真儒也。況揚雄韓愈之利欲熏心者乎。故魯論之言言也。曰慎。曰後從。曰訥。曰恥。曰怍。聖狂之辨。辨於筆舌。可畏也哉。

夷狄一勢。一盛一衰。必然之數也。當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無以禦之。故禍發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則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長以相保。相保有餘。而必盛。未有數千里之土。曠之百年。而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後之能復盛者鮮矣。而地已曠。人必依之。有異族有異類。而無異土。衰者已衰。不足慮也。繼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則族殊類異。而其偪處我邊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頡利而衰。旣分爲二。不能相比。於是乎突厥以亡。迄於五代而遂絕。夫豈特夷狄爲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漢唐宋之

混一。今其子孫僅存者不再興。而君天下者不一姓。況恃強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則猶故也。天不能不爲之生種。姓地不能不爲之長水草。後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無慮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爲中國幸邪。其族衰。其地無主。則必更有他族乘虛而潛滋。暗長於灌莽之中。故唐自貞觀以後。突厥之禍漸息矣。而吐蕃之害方興。繼之以契丹。皆突厥兩部之域也。頡利禽而御樓受俘。君臣交慶。其果以是爲中國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大亮安撫之。貯糧積口以賑之。未嘗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存之不足爲憂。存已衰者。則方興者不能乘無主以擅其地。則前患息而後釁可弭。盛衰之形。我得而知。而無潛滋暗長之禍。雖暫勞暫費。而以視糜財毒衆以守邊。割地納賄以丐免。其利害奚若邪。株守安內之說。爲訐謔。豈久遠之大計哉。

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譎。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偉哉。其爲通論已。立說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激而爲不必然之慮。以鄙夷天地之生人。而自任以矯異。於是刻覈寡思。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荀卿性惡之說。一傳而爲李斯職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爲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羨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澆貞淫。剛柔愚明之固然。亦無不有如躬閱者矣。惟其澆而不淳。淫而不貞。柔而疲。剛而悍。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於變而移易之者。大造於彝倫。輔相乎天地。若其編氓之皆善邪。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昏姻未別。喪祭未脩。狃狃獠獠。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故孟

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倫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氣之中。而有象。沉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歷歷可徵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淫奔。亦孔醜矣。數紂之罪曰。爲逋逃萃淵藪。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梟與豺也。至於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弑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殺。姻黨相滅。無國無歲而無之。烝報無忌。黷貨無厭。日盛於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始懼。刪詩書。定禮樂。而道術始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譎。象鯀共驩。飛廉惡來。楚商臣。蔡般。許止。齊慶封。魯僑如。晉智伯。豈秦漢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無以異於三代之始。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敗類。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戰國之末。諸侯狂逞。辯士邪誣。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趨於澆。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離叛。五胡之後。元高宇文。騷戾相踵。以導民於澆。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讎。乃益以增民之陷溺。逆廣嗣之。宜淫長佞。而後民爭爲盜。唐初略定。夙習未除。又豈民之固然哉。倫已明。禮已定。法已正之餘。民且願得一日之平康。以復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飲血。茫然於人道者比也。以太宗爲君。魏徵爲相。聊修仁義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辯歸誠。不待堯舜湯武也。垂之十餘世。而雖亂不亡。事半功倍。孰謂後世之天下難與言仁義哉。邵子分古今爲道德功力之四會。帝王何促。而霸統何長。霸之後。又將奚若邪。泥古過高。而非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腥風扇。民氣傷。民心之待治也。尤急。起而爲之。如暑之望浴也。尤易於隋唐之際哉。

太宗曰。未能受諫。安能諫人。此知本之論也。夫惟窮凶之主。淫虐無擇。則雖以虛衷樂善之君子。陳大公無我之言。而亦祇以危身。非此者君之拒諫而遠君子。洵失德矣。諫者亦惡能自反而無咎哉。凡能極言以諫者。大抵其氣勝者也。自信其是。而矜物以莫及。物莫能移者也。其氣勝則其情浮。自矜而物莫能移。則其理窒。上以事君。下以涖衆。中以交於僚友。可其所可。而否其所否。堅於獨行。而不樂物之我違。惟如是也。乃以輕寵辱忘死生。而言之無忌。其賢者有察理未精。達情未適之過。而執之也堅。其次則氣動而不收。言發而不止。攻異己而不遺餘力。以墮於媚伎。而傷物已甚。則人主且窺其中藏。謂是曉曉者之但求利己也。其言不可奪。而心固不爲之感。奚望轉石移山於片語乎。惟虛則公。公則直。惟明則誠。誠則動。能自受諫者。所以虛其心。而廣其明也。諫者之能此者鮮矣。事上接下。其理一也。君不受諫。則令焉。而臣民不從。臣不受諫。則言焉。而天子不信。位不可恃。氣不可任。辯不可倚。理不可挾。平情好善。坦衷遜志者。早有以動人主之敬愛。而消僚友之疾忌。聖而周公。忠而孔明。用此道也。婞直予智。持一理以與當。寧爭得失。自非舜禹以芻蕘之道待之。其不以啓朋黨而壞國是也。難矣哉。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亦易見也。所以格之者。天理民彝之顯道。人皆與知。亦易能也。然而斷之於大人之獨得。而諫諍之臣不足與焉。於魏徵馬周見之矣。君心無過。而過在事。則德不足。而言有當。下逮於工瞽。而言無不效。若夫心則與心相取者也。心之有非。必厚自匿。而求以勝物。進言者。其言是也。其人非也。其人雖無大非。而心不能自信。於是則匿非求勝者。將曰。旁觀而言之。吾亦能爲此言。試以此言於汝。汝固不受也。言還其言。而心仍其心。交相謫而祇益其怨惡。如能隱忍以弗怨惡足矣。奚望格。

哉。唐太宗不恤高祖之溫清視膳。處之卑湫之大安宮。而自如九成宮以避暑。嫁其女長樂公主。敕資送倍於長公主。此豈事之失哉。其憫不知恤者。仁孝忘於心也。馬周言之。魏徵言之。皆開陳天理民彝之顯教。以思動其惻怛也。乃周言不聽。決駕以行。於徵之言。則入謀之長孫皇后。而後勉從。使后而如獨孤武韋也。徵死矣。人自有父子。人自有兄弟。一念之蔽。忽焉不覺。直辭以啓之。以自親其親。豈難知而難從者乎。而二子者。君所信受者也。卒不能得此於君。則其故可思矣。徵之起也。於羣盜之中。事李密而去之。事隱太子而去之。周則挾策干主。餘於才而未聞其修能之自潔者也。以此而欲警人子之心於不容已之媿疚。奚可得哉。夫大人者。苟以其言格君心之隱慝。賢主樂之。中主媿之。庸主弗敢侮之。何至以太宗之可與言。而斥爲田舍翁邪。不幸而遇暴主。以殺身。亦比干之自靖。自獻於先王。而非騰口說以聽凶人之玩弄。豈易言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己之正。非一旦一夕之功矣。

言治者而亟言權。非權也。上下相制。以機械互相操持。而交讎其欺也。以儀秦之狙詐。行帝王之大法。亂奚得而引。人心風俗。奚得而不壞哉。王伽之詐也。與李參朋姦而徼隋文之賞。唐太宗師之。以縱囚三百九十人。而三百九十人。咸師參之智。如期就死。嗚呼。人理亡矣。好生惡死。人之情也。苟有可以得生者。無不用也。守經。經之信。以死殉之。志士且躊躇而未決。況已蹈大辟之戮。民乎。太宗之世。天下大定。道有使。州有刺史。縣有令尉。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爲之淵藪者。太宗持其必來之數。以爲權。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爲券。縱而來歸。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夫誰欺。欺天乎。夫三百九十人之中。非無至愚者。不足以測太宗必赦之情。

而微幸以逃。且當縱遣之時。爲此駭異之舉。太宗以從諫聞。亦未聞法吏據法以廷爭。則必太宗隱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爲盛治。或詫爲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爭誇者。必其詐也。王道平。言僻而行詭者。不容於堯舜之世。蘇洵氏樂道之曰。帝王之權。惡烈於洪水矣。

傳曰。爲人君而不知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之義。何義也。適庶明。長幼序。尊卑別。刑賞定。重農抑末。進賢遠姦。貴義賤利。端本清源。自治而物正之義也。知此則讒賊不足以逞。而違此者。之爲讒賊。不待適發而如觀火。舍是乃求之告訐以知之。告讒告賊。而不知告者之爲讒賊也。宜其迷惑失守。延讒賊於肘腋。而以自危亡也。人主明其義於上。以進退大臣。大臣奉此義以正朝廷。朝廷飭此義以正郡邑。牧之有守令。覈之有觀察探訪之使。裁之有執憲之大臣。苟義明而法正。姦頑不軌者。惡足以恣行而無忌。卽有之。亦隱伏於須臾而終必敗。奚事告訐乎。告訐興則賞罰之權。全移於健訟之匹夫。而上何貴有君。下何貴有執憲之臣哉。且夫爲人告訐者。洵不道矣。而愿樸柔懦之民。能奮起以與姦頑爭死命者。百不得一也。非夫險詖無憚之徒。惡有暇日以察人之隱慝而持短長。操必勝之術。以與官吏豪彊角逐。忘尊卑。輕禍福。背親戚。叛朋友。吏胥脅其長官。奴隸制其主伯。正春秋之義。所斥爲讒賊。必杜絕其萌蘖者也。知其害而早絕之。則讒無不見。賊無不知。昭昭然揭日月以與天下相守於法紀。吞舟漏網之姦。其得容於政簡刑清之日者。蓋亦寡矣。太宗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上封事者。訐人細事。當以讒人罪之。而其時吏不殃民。民不犯上。睦矣哉。



銀之爲用。自宋以上。用飾衣服。與黃金珠玉等。而未得與錢布粟帛通用於民間。權萬紀請采銀宜饒。而太宗斥之。亦猶罷采珠以懲侈耳。後世官賦民用。以銀爲主。錢布粟帛。皆受重輕之命的。銀夫銀藏畜不蝕。鍊鑠不減。藏之約而齎之也易。人習於便利。知千百年之無以能易之矣。則發山采礦。無大損於民。而厚利存焉。庸詎不可哉。然而大害存焉者。非庸人之所知也。奚以明其然邪。銀之爲物也。固不若銅鐵爲械器之必需。而上類黃金。下同鉛錫。亡足貴者。尊之以爲錢粟帛之母。而持其輕重之權。蓋出於一時之制。上下競奔走以趨之。殆於愚天下之人而蠱之也。故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貧也。采之自上。而禁下之采。則上積其盈。以籠致耕夫紅女之絲粟。而財亟聚於上。民日貧餒而不自知。旣以殫民之蓄積矣。且大利之孔末。可以刑法禁塞之也。嚴禁民采。則刑殺日繁。而終不可戢。若其不禁而任民之自采乎。則貪惰之民。皆舍其穡事。以徼幸於詭獲。而田之汙萊也積。且聚游民於山谷。而惟力是視。以取盈。則爭殺興而亂必起。一旦山竭澤枯。游民不能解散。而亂必成。卽幸不亂也。耕者桑者。戮力所獲。養游民以博無用之物。銀日益而絲粟日銷。國不危。民不死。其奚待焉。自非參百年之終始。以究利病者。奚足以察此哉。嗚呼。自銀之用流行於天下。役粟帛而操錢之重輕也。天下之害。不可訖矣。錢較粟帛而齎之輕矣。藏之約矣。銀較錢而更輕更約矣。吏之貪墨者。暮夜之投。歸裝之載。珠寶非易致之物。則銀其最便也。不然。汎舟驅車。銜尾載道。雖不恤廉隅者不敢也。民之爲盜也。不能負石粟。持百縑。卽以錢而力盡於十縑矣。穴而入。篋而胙者。其利薄。其刑重。非至亡賴者不爲。銀則十餘人而可挾萬金以去。近自成化以來。大河南北。單騎一矢。刦商旅者。俄頃而獲千緡之值。是銀之流行。汙吏箕斂。大盜晝擢之尤利也。爲毒於天下。豈不烈哉。

無已。杜塞其采鍊之源。而聽其暗耗。廣冶鑄以漸奪其權。而租稅之入。以本色爲主。遠不能致。而後參之以錢行之百年。使銀日賈。而賤均鉛錫。將耕桑廣殖。墨吏有所止。而盜賊可以戢。尙有嗟乎。天地之產。難得而不易。貿遷者。以安民於所止。而裕之也。帝王之政。繁重而不取便安者。以息民之偷。而節其溢也。且劇諸山。夕煨諸冶。徑寸而足數十人之衣食。姦者逞。愿者削。召攘奪而棄本務。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惟銀也。采礦之禁。惡可不嚴哉。權萬紀之削奪。有餘辜矣。

貞觀十年。定府兵之制。大約與秦隋銷兵。宋罷方鎮之意略同。府兵者。猶之乎無兵也。而特勞天下之農民於番上之中。是以不三十年。武氏以一婦人。輕移唐祚於宮闈。李敬業死。而天下靡然順之。無有敢伸義問者。非必無忠憤之思。與力不能也。唐之亂亟矣。未有三十年。而無大亂者。非能如漢宋守成之代。晏安長久也。非元宗罷府兵。改軍制。則安史懷恩。朱泚。河北。西川。淮蔡之蠱起。唐久爲秦隋。惡能待懿僖之昏亂。黃巢起而始亡哉。府軍之制。散處天下。不論其風氣之柔剛。任爲兵與否也。多者千二百人。少者百人。星列棋布於隴畝。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陳。季冬習戰。呼號周折。一優人之戲而已。三百人之團正。五十人之隊正。十人之火長。編定而代襲之。無問其堪爲統率否也。尤可嗤者。兵械甲裝。無事則輸之庫。征行而後給之。刃鏞不淬。矢屈不檠。晴燥不潤。雨溽不暴。甲齡胄穿。刀刊弓解。典守之吏。取具而止。倉卒授之。而不程以其力。莫能詰也。甲與身不相稱。攻與守不相宜。使操不適用之頑金。衣不蔽身之腐革。甚則刻撓竹以爲戈矛。漆敗紙以爲盾櫓。其不覆軍陷邑者。幾何也。狎爲故事。而應以虛文。徒疲敝其民於道路。一月而更。而無適守者。無固志。名爲有兵。六百三十四府。而實無一卒之可憑。故安史一擁番兵。以渡

河而兩都瓦解。蓋天寶初改府兵。易曠騎。而因循舊習。未能蠲積玩之弊。以更張也。後世論者。泥古而不知通。猶曰。兵制莫善於唐。則何如秦隋之盡銷弭。而猶不驅農民以淪死地乎。詳考府兵之制。知其爲戲也。太宗之以弱天下者也。欲弱天下以自弱。則唐師法焉可爾。

太宗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而無忌等不願受封。足以達人情矣。夫人之情。俾其子孫。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貴於無窮。豈有不欲者哉。知其適以殄絕其苗裔。而禍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視爲陷阱者也。周之大封同姓與功臣也。聖如周公。賢如呂召。而固不辭。其餘非不知居內之安。而無不利有其國。以傳之奕世。何至於無忌等之以免受茅土爲幸乎。時爲之。則人安之。時所不可爲。非貪叨無已。懷姦欲叛者。固永終知敵而不願也。馬周曰。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不忍毒害見存之百姓。甯割恩於己亡之一臣。稍有識者。固聞之而寒心也。故夫子之論治。參魯論而居其一。而不及於封建。作春秋明王道。而邾郟之受爵。不登於策。城衛遷杞。皆不序其功。然則當春秋之世。固有不可復行者矣。況後世乎。柳宗元之論出泥古者。猶競起而與爭。勿庸爭也。試使之行焉。而自信以必行否也。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而公薄之。豈強公以茅土邪。強人而授之國。爲天下嗤而已矣。惡足辯。

貞觀改服制。嫂叔夫之兄弟之妻。皆相爲服。變周制也。古之不相爲服者。禮傳言之詳矣。嫂不可以母道屬。弟之妻不可以婦道屬。所以定昭穆之分也。嫂叔生而不通問。死而不爲服。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唐推兄之敬。而從兄以服嫂。推弟之愛。而從弟以服其妻。所以廣昆弟之恩也。周謹乎禮之微。唐察乎情之至。

皆道也。而周之義精矣。雖然。抑有說焉。禮以定萬世之經。則必推之天下而可行。盡乎事之變。而得其中者也。有人於此。少而失其父。每抑無慈母。乳母之養。而嫂養之。長而爲之有室。則恩與義兩不得而忘也。生藉之以生。死則愬然而視。若行道之人。心固有所不安矣。在禮舅之妻。從母之夫。無服者也。而或曰。同爨。總鞠我之恩。而不如同爨乎。其不忍不爲服必也。有人於此。少孤而兄養之。已而爲之納婦。自納采以至於請期。稱主人者。皆兄也。既娶而兄猶爲家政之主。未異宮而兄死。其婦視夫之兄。有君道焉。且兄而居長。則固小宗之宗子也。合小宗之男女爲之服。而弟之妻獨否。一家之所統尊。顧可傲岸若賓客乎。繼父無服者也。同居而爲之成室家。立親廟。則服期。夫之兄可爲小宗。而成其家室。以視繼父之同居而異姓者。奚若抑義之不得不爲服者也。禮有之子思之哭嫂也。爲位而哭。不容已於哭也。可爲之哭。則可爲之服。君子惡夫涕之無從。而服之不亦可乎。上古之世。男女之別未正。昭穆之序未審。故周公嚴之於此。而辨之精。後世男女正。而恩禮睽。兄弟之離。類起於室家之猜怨。則使相爲服。以獎友睦之誼。亦各因其時而已。禮曰。時爲大。百王相承。所損益可知也。聖人許時。王以損益。則貞觀之改周制。可無疑已。自言兵者。有使貪之說。而天下之亂。遂不可弭。岑文本引黃石公之言。以請釋侯君集。私高昌珍寶之罪。用此說也。乃阿史那社爾以降虜。而獨能不受君集之賂。邊外之法。嚴於中國。中國安能不爲邊外屈哉。敗其軍。拔其城。滅其國。而貪其所獲。武人之恆也。然而君以之怒其臣。臣以之叛其君。主帥以之惡其偏裨。偏裨以之懟其主帥。兵以之戀剽獲。而無戰心。民以之受掠奪。而爭反畔。功已成。亂已定。不旋踵而大潰。古今以此而喪師失地。政寇亡國者。不一也。貪人敗類。而可使司三軍之命。以戡亂甯民。而定國乎。漢

高之於項羽。非其偏裨也。其於懷王。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封府庫以待諸侯。樊噲屠狗者。能明此義。乃以平項羽之怒。而解鴻門之厄。項羽不知。終以取怨於天下。誨盜而人思奪之。大易豈欺我哉。唐下侯君集於獄。宋徵王全斌而使之待罪。法所必飭也。終釋君集而薄罰全斌。示不與爭利也。兩得之矣。故言兵者之言。習亂人之言爾。岑文本惡足以知此哉。

太宗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則前此固有劾之之法。而戴州所部有犯者。御史以劾刺史賈崇。亦循例以劾之也。此法不知所自昉。意者蘇威當隋之世。假儒術飾治具以欺世。其創之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久者。周失道而後魯失之。魯君失而後卿大夫無不失也。上者。端本清源。歸責於天子之辭也。民有大逆。君踰月而後舉爵。自艾而已。治之不隆。教之不美。天子不自慙。而以移罪於刺史乎。民犯大逆而劾及刺史。於是互相掩蔽。縱梟獍以脫於網罟。天下之亂。風俗之壞。乃如河決魚爛而不可止。隋末寇盜徧天下。而煬帝罔聞。刃加於頸。尚不知爲誰氏之賊。皆蘇威之流。置苛細之法。自詡王道。而以塗飾耳目。增長讒賊者致之也。懲貪而責保薦之主。戢盜而嚴漏捕之誅。詳刑而究初案之枉。皆教之以掩蔽。而縱姦以賊民之法也。必欲責之上。以矜民之散。亦自天子之自爲修省而已。下者。其何責焉。小道邪說。惑世誣民。而持是非以與之辯。未有能息者也。而反使多其游詞。以益天下之惑。是非奚準乎。理也。事也。情也。理則有似是之理。事則有偶然之事。情則未俗庸人之情。易以歆動。沈溺不能自拔者也。以理折之。彼且援天以相抗。天無言。不能自辯。其不然。以事徵之。事有適與相合者。而彼挾之以爲不爽之驗。以情奪之。彼之言情者。在富貴利達。偷生避死之中。爲庸人固有之情。而惻隱羞惡之情。不足以

相勝。故孟子之辯楊墨。從其本而正其罪。曰無父無君。示必誅而不赦也。若其索隱於心性。穿鑿於事理者。不辯也。君子之大義微言。簡而文。溫而理。固不敵其淫詞之曼衍也。太宗命呂才判定陰陽雜書。欲以折其妄。而納民於正。然而妄終不折。民終不信。流及於今日。日以增益。且託爲呂才之所定。以疑民者。折之於末。而不拔其本。宜其橫流之不止矣。夫此鄙猥不經之說。何足定哉。定之而孰必信之。乍信之而孰與守之。且託於所定。以亂人道之大經。如近世擇婚。以年命而使配耦。非其類者。僉曰才所定也。歷官乃以贅敬授民時之簡末。嗚呼。禍亦烈哉。夫才所據理徵事緣情。以折妄者。宅經也。葬法也。祿命也。三者之不可以妖妄測陰陽。而賊民用。蔑彝倫。背天理。干王制。不待智者而洞若觀火。先王慮愚民之受罔而迷也。爲著於禮經。曰假於時。曰卜筮。以疑衆殺。刑當其辜。勿與辯也。然且貪懦之俗。繳幸鋒端之蜜。苟延螻蛄之生。日嚮術人而謀行止。忘親蔑性。暴骨如莽。而不收。爭奪競訟。以求得爲君師者。尙取其言而刪定之。不亦僨乎。夫王者正天下之大經。以務民義。在國則前朝後市。在野則相流泉。度夕陽。以利民用。而宅經廢矣。賢者貴。善人富。有罪者必誅。詭遇幸逃之塗塞。而祿命窮矣。慎終追遠。導民以養生送死之至性。限以時。授以制。則葬法詘矣。然而有挾術以嚮利者。殺其首。竄其從。焚其書。而藏之者。必誅不赦。以剛斷裁之。數十年而可定。舍此不圖。屑屑然與較。是非於疑信之間。咸其輔頰舌。以與匪人爭。其以感天下。亦已未矣。呂才之定。適以長亂。言雖辯。誰令聽之。

立子以適。而適長者不肖。必不足以承社稷。以此而變故。起於宮闈。兵刃加於骨肉。此人主之所甚難。而雖有社稷之臣。不能任其議也。魏王泰投太宗之懷。曰。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褚遂良卽以此折泰之姦。

偉矣。而唐幾亡於高宗。遂良致命以自靖。弗能靖國焉。故曰。人主之甚難。而社稷臣不能任其議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聖人創非常之舉。非後世所可學也。舜立而丹朱安虞賓之位。魏王不竄。能帖然於高宗之世哉。太宗能保高宗之容。承乾與泰而不能必泰。安於藩服。以承事高宗。則抑情伸法。以制泰。事有弗獲已者。自投於牀。抽刀欲刎。嗚呼。英武如太宗。而歎歔以求死也。亦可悲矣哉。或曰。立適長而不能賢。擇人以輔之。勿憂矣。似也。太宗之世。忠直老臣。無有過魏徵者。固以師保之任任之矣。乃徵嘗爲建成之宮僚。效既可觀。徵以正月卒。而承乾以四月反。徵卽不死。固無能改於其德。大難興。徵爲袁淑而已。紇于承基之流。於徵何憚焉。教者。君父之反身也。非可僅責之師保也。光武廢東海。立明帝。而漢道昌。東海亦保其福祿。不待竄也。光武之爲君父者。無媿也。太宗喋兄弟之血於宮門。早教彘以升木。竄逐其所寵愛。以徇長孫無忌之請。知高宗之不能克家。而姑授之。置吳王恪之賢以陷之死。夫亦反身不令。故無以救其終也。漢文守藩代北。際內亂。而無窺覬之心。迎立已定。猶三讓焉。然有司請建太子。猶遲久而不定。誠慎之也。非敢執嫡長以輕天位。況太宗之有慙德也乎。

長孫無忌曰。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佞者之辯也。太宗不能折之。遽立治而不改。唐幾以亡。仁恕者。君德之極致。以取天下而有餘。況守文乎。無忌惡知仁恕哉。不明不可以爲仁。不忠不可以爲恕。仁者愛之理也。而其發於情也。易以動。故在下位而易動於利。在上位而易動於欲。君子之仁。廓然曙於情之貞淫。而虛以順萬物之理。與義相扶。而還以相濟。故仁陰德也。而其用陽。若遇物而卽發。其不忍之情。則與嚙吮沫者相取。而萬物之死生。有所不恤。陰德易以陰用。而用以陰。乃仁之賊。此高宗之仁也。恕者推己

以及人仁之牖也。以己之欲推之於物。難之難者也。難之難者。以其所推者己之欲也。故君子之恕。推其所不欲。以勿施於人。而不推其欲。以必施。以所欲者。非從心而不踰矩。未可推也。然而不欲者。亦難言矣。奪己之聲色臭味。而使不集於康。固人之所不欲也。以此而不欲奪人。則屈己之道。天下之情。以求免於人之快悒。皆可曰恕。而以縱女子小人僉壬。讒佞者。彌甚。忠也者。發己自盡之謂。盡己之所可爲。盡己之所宜爲。盡己之所不爲。而弗爲。而後可以其不欲者。推於物而勿施。不然。人且呼籲以請。涕泣以干。陳其嫖狎之私。以匍伏而待命。女子小人僉壬。讒佞。未能得志之日。方挾此術。以怵我。而已於義利。理欲之情未定。則見爲不可拂。而徇之。以恣其姦邪。皆曰是不可欲者。勿施焉。恕也。故仁恕者。君子之大德。非中人以下。所能居之不疑者也。高宗竟以此而不庇其妻子。不保其世臣。殃及子孫。禍延宗社。長孫無忌。惡足以知仁恕哉。挾仁恕之名。以欺太宗。而太宗受其罔。故曰。佞者之辯也。太宗明有所困。忠有所詘。遂無以折佞人之口。而使離其邪。此三代以下。學不明。德不修。所以縣絕於聖王之理也。

負隱而畏人知。揜之使不著。以疑天下。小人之僞也。其猶畏人知也。有不敢著。不忍著之心。則猶天良之未盡亡也。抑不著。而使天下疑。則使天下猶疑於大惡之不可決爲。而名教抑以未燿。無所畏。無所揜。而後惡流於天下。延及後世。而心喪以無餘。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之心。無毫髮之存者也。史臣修高祖實錄。語多微隱。若有怵惕不甯之情焉。夫人皆有之心也。且以示後世。與宋太宗燭下斧影之事。同其傳疑。則人固謂天倫之不可戕也。而太宗命直書其事。無畏於天。無憚於人。而不揜。乃以自信其大惡之可以昭示萬世。而無慙。顧且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



以存魯。誰欺乎。周公之誅管蔡。周公不奪管蔡之封也。季友鳩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與已爭立。而未嘗有劉劭之逆。貽唐室以危亡。而殺之以圖存。安忍無親。古人豈其口實哉。且周公之不得已。而致天討也。鷓鴣之怨。東山之悲。有微辭。有隱痛。禍歸於商奄。而不著二叔誅竄之迹。東人之頌公者。亦曰四國是皇。不曰二叔是誅也。過成於不忍。疑事迫於不獲。已志寤於不能。遂言詘於不忍。明天下後世。勿得援以自文其惡。觀過而知仁。公之所以無慙於夙夜也。若夫過之不可揜。而君子謂其如日月之食者。則惟以聽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固非己自快言之。以獎天下於戕恩。況太宗之以奪大位爲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至於自敕直書。而太宗不可復列於人類矣。既大書特書。以昭示而無忌矣。天子之不仁者曰。吾以天下故殺兄弟也。卿大夫之不仁者亦曰。吾以家故殺兄弟也。士庶人亦曰。吾以身故殺兄弟也。身與家之視天下也。孰親。則兄弟援戈矛以起爭。田廬絲粟之計。而彊有力者得志焉。亦將張膽瞋目。以正告人曰。吾亦行周公季友之道也。蛇相吞。蛙相啖。皆聖賢之徒。何憚而弗爲哉。史者垂於來今。以作則者也。導天下以不仁。而太宗之不仁。蔑以加矣。萬世之下。豈無君子哉。無厭然之心。惻隱羞惡。兩俱灰燼。功利殺奪。橫行於人類。乃至求一揜惡飾僞之小人。而不易得也。悲夫。

隋之攻高麗而不克也。君非其君。將非其將。士卒怨於下。盜賊亂於內。固其宜矣。唐太宗百戰以蕩羣雄。李世勣程名振張亮皆戰將也。天下抑非楊廣狼戾以疲敝之天下。太宗自信其必克。人且屬目以待成功。乃其難也。無異於隋。於是而知王者行師之大略矣。太宗自克白巖。將舍安市不攻。徑取建安策之善者也。而世勣不從。高延壽高惠真請拔烏骨城。收其資糧。鼓行以攻平壤。而長孫無忌不可。乃以困於安

市城下而狼狽班師。夫世勩無忌。豈不知困守堅城之無益。而阻撓奇計。太宗自策既審。且喜聞二高之言。而終聽二將以遷延何也。惟天子親將。勝敗所繫者重。世勩無忌。不敢以萬乘嘗試。太宗亦自顧而不能忘豫。且之戒也。嚮令命將以行。則韓信之度井陘。劉裕之入河渭。出險而收功。卽令功墮師撓。固無繫於安危之大數。世勩無忌。亦何憚而趨趙哉。苻堅不自將以犯晉。則不大潰。以啓鮮卑之速叛。竇建德不自將以救雒。則不被禽。而兩敗以俱亡。完顏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於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弑。佛狸之威折於盱眙。石重貴之身禽於契丹。區區盜賊遠方之主。且輕動而召危亡。況六宇維繫於一人。而輕試於小夷乎。怯而無功。世勩無忌。尙老成持重之謀也。不然。土木之禍。天維傾折。悔將奚及邪。王欽若詆寇準以孤注。欽若誠姦。準亦幸矣。鼓一往之氣。以天子渡河準之爲壯猷。幾何而不誤來世哉。春秋書從王伐鄭。諱其敗以譏之。射肩而後王室不可復興。桓王自貽之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劉洎之殺。謂褚公譖之者。其爲許敬宗之汙誣固已。乃使褚公果以洎之言白於太宗。亦詎不可哉。太宗征高麗。留守西京者房玄齡也。受命輔太子於定州者高士廉。張行成。高季輔。馬周。而洎以新進與焉。非固爲宗臣。負伊周之獨任也。兵凶戰危。太宗春秋已高。安危未決也。太子柔弱。固有威福下移之防。洎於受命之日。遽亢爽無忌。而大言曰。大臣有罪。臣謹卽行誅。然則不幸而太宗不返。嗣君在疚。玄齡之項領。且縣於洎之鋒刃。而況士廉以下乎。又況其餘之未嘗受命者乎。人臣而欲擅權以移國者。必立威以脅衆。子罕奪宋公之柄。用是術也。而曹操之殺孔融。司馬懿之殺曹爽。王敦之殺周顛戴淵。無所稟承。猶無擇噬。矧洎已先言於當寧。挾旣請之旨。復何所忌。以戢其專殺乎。魏王泰未死。吳王恪物望所歸。洎執生

殺之權以誅異己。欺太子之柔。惟其志以逞。何求而不得。然則伊霍之事。洎卽不言。抑必有其情焉。且又惡知洎之狂悖。不果有是言哉。或曰。洎謹卽行誅之對。剛而戇耳。非能有不軌之情也。曰。所惡於彊臣者。惟其很耳。贛者。很之徒也。無所忌而函之心。乃可無所忌而矢諸口。遂以無所忌而見之事。司馬師高澄。朱溫李茂貞。惟其言之無忌者。有以震懾乎人心。而天下且詫之曰。此英雄之無隱也。當其曰謹卽行誅。目無天子。心無大臣。百世而下。猶不測其威之所底止。而可留之以貽異輒之沖人乎。使褚公果勸太宗以殺洎。亦忠臣之效也。或曰。唐處方興之勢。而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以開國元臣。匡扶王室。洎雖狂無能爲也。曰。人之可信以無妄動者。惟其慎以言慮以動而已。不可言而言之。則亦不可爲而爲之。朱泚孤軍無助而走德宗。苗傅劉正彥處張浚韓世忠之閒。而廢宋高。皆愚贛而不恤禍福者也。藩曰。洎爲文吏。兵柄不屬焉。范煜王融。亦非有兵之可恃。又孰能保洎之無他乎。使伏其辜。非過計而淫刑審矣。星占術測。亂之所自生也。史言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誰爲此祕記者。其繇來不可考也。太白之光。羣星莫及。南北之道。去日近而日奪其光。去日遠則日不能奪而晝見。五緯之出入。歷家所能算測。而南北發斂。歷法略而古今無考。使有精於步測者。亦常耳。而太史守其曲說曰。女主昌。與所謂祕記者相合。太宗不能以理折之。而橫殺李君羨以應之。李淳風又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以決其必然。武氏之篡奪。實斯言教之也。凡篡奪之禍。類乘乎國之將危。而先得其兵柄。起而立功以拯亂。然且遲回疑畏。而不敢驟。仰有彊幹機智之士。若荀攸鄒慮劉穆之傅亮李振敬翔之流。贊其逆謀。而多畜虎狼之將佐。爲之爪牙。然後動於惡。而人莫能禦。今武氏以一淫媼。處於深宮。左右皆傅粉塗朱。猥蝶之賤士。三

思懿宗承嗣。帶固耽酒嗜色之執袴。一彊項之邑令。可鞭笞而殺之庸豎也。乃以炎炎方興之社稷。淫風一拂。天下歸心。藏頭咋舌於枷梏薰灼之下。莫之敢抗。武氏何以得此於臣民哉。天下固曰。前聖之祕記然也。上天之垂象然也。先知如淳風者。已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淳風曰。當王天下。武氏曰。吾當王也。淳風曰。殺唐子孫殆盡。武氏曰。吾當殺也。嗚乎。搖四海之人心。傾方輿之宗社。使李氏宗支駢首以受刃。淳風一言之毒。滔天罔極矣。甚哉。太宗之不明也。正妖言之辟。執淳風而誅之。焚祕記。斥太史之妄。武氏惡足以惑天下而成乎篡哉。有天下而不誅逐術士。敬授民時。以定民志。則必召禍亂於無窮。人有生則必有死。國有興則必有亡。雖百世可知也。惡用此嘵嘵者爲。

以利爲恩者。見利而無不可爲。故子之能孝者。必其不以親之田廬爲恩者也。臣之能忠者。必其不以君之爵祿爲恩者也。友之能信者。必其不以友之車裘爲恩者也。懷利以孝於親。忠於君。信於友。利盡而去之。若馳利在他人。則棄君親。背然諾。不旋踵矣。此必然之券也。故慈父不以利畜其子。明君不以利餌其臣。貞士不以利結其友。太宗遷李世勣爲疊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與之無恩。我死。汝用爲僕射。以親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惟利是懷。一奪予之閒。而相形以成恩怨。其爲無賴之小人。灼然見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長孫無忌之勳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貞可託也。世勣何能爲者。高祖不察。而許爲純臣。太宗不決。而託以國政。利在高宗。則爲高宗用。利在武氏。則爲武氏用。惟世勣之視利以爲歸。而操利以籠之。早已爲世勣所窺見。以益歆於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傾於武氏。所必然矣。若謂其才智有餘。任之以邊陲可矣。錮之於疊州。唐惡從而亂哉。

## 高宗

房遺愛狂騖。與婦人謀逆。以自斃。而荆王元景。吳王恪。駢首就戮。李道宗亦坐流以死。嗚呼。元景之長而  
有功。恪之至親。而賢。道宗之同姓。而爲元勳。使其存也。武氏尙未能以一婦人而制唐之命也。夫長孫無  
忌之決於誅殺。固非挾私以爭權。蓋亦衛高宗而使安其位爾。乃衛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則私於其出  
無忌之惡也。而原其所自失。其太宗之自貽乎。承乾廢。魏王緄。太宗旣知恪之可以守國也。則如光武之  
立明帝。自決於衷。而不當與無忌謀。如以高宗爲嫡子。而分不可紊。則抑自決於衷。而尤不當與無忌謀。  
疑而未決。則在廷自有可參大議之臣。如德宗之於李泌。宋仁宗之於韓琦。資其識以成其斷。惟無忌者。  
高宗之元舅也。而可與辨高宗與恪之廢立乎。乃告無忌曰。雉奴弱。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事旣不果。無  
忌所早作夜思。以疑恪忌。恪畏恪之怨已。而欲剿絕其命者。終不忘矣。唐無夾輔之親賢而已。以先后已  
謝之威靈。不能敵房帷之親寵。終亦必亡者。皆其所憎焉。不顧者矣。太宗一言之失。問非其人。而不保其  
愛子。不永其宗祧。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豈徒君臣。父不密且失其子矣。無忌怙外戚以爲擊固之圖。太宗  
不察焉。顧謂無忌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愈發其隱。而無忌之志愈潛矣。房元齡。褚遂良之贊立高宗。義  
之正也。太宗之疑於立恪。道之權也。無忌之固請立高宗。情之私也。挾私而終之以戕殺。無忌之惡稔。而  
太宗不灼見而早防之。不保其子。不亦宜乎。或曰。褚公受顧命。輔國政。不能止無忌之姦。且道宗之竄。公  
實與謀。豈亦挾私以翦宗子乎。夫房遺愛已探無忌之意。旨誣恪以求自免。言已出。而若有徵。褚公未易

任其無患。恪且死。罵無忌而不及公。則謂公之陷道宗者。亦許敬宗之誣。史無與正之與。劉文成公自言疾惡太甚。不可爲相。相者賢不肖之所取裁。以操治亂之樞機者也。好善不篤。惡惡不嚴。奚可哉。劉公之言何以云邪。今釋其語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縱之謂也。謂夫惡之而不如其罪之應得。不待其惡之已著。而擿發之已亟也。形於色。發於言。無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斥爲快。而不慮其憤與以旁出也。如是以贊人主賞罰之權。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亂。趙高邑爲總憲。欲按崔呈秀之貪。而考覈未逮。瞋恨先形。乃使投權奄以殺善類。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後知劉公之自知明而審幾定也。長孫無忌之惡李義甫正矣。旣熟察其凶險之情。則不宜輕示以機。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見而無可逃。而遽欲謫之於蜀。徼不能迅發以決行。而使得展轉以圖徼幸。於是義府之姦。迫以求伸。用王德儉之謀。請立武氏。一旦超擢相位。而無忌不能不坐受其窮。然則爲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審法。持法以立斷。徒挾惡惡之心。大聲疾呼。賴顏奮袂。與小人爭邪正。以自禍而禍國也。有餘好惡賞罰。治亂之樞機。持之一念。豈易易哉。韓魏公之處任守忠也。其氣不迫。而後其斷不疑。函之從容。而決之俄頃。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噬。申屠嘉一失之鄧通。再失之鼂錯。皆疾惡甚而無持重之斷。以一洩而易窮也。劉公之言。爲萬世大臣之心法。允矣。

至弱之主。必有暴怒。至暗之主。必有微明。使弱以暗者。必無偶見之明。無恆之怒。則巨姦猶不測其所終。而未敢凌乘以逞。明乍啓而可蔽。怒忽動而旋移。然後伎倆畢見。可迫駕其上。而無所復忌。君子之欲輔之以有爲也難矣。而抑有道焉。苟知其明之不審。而怒之易移。則豫防其明與威之不可繼。而因閒抵隙。

徐以養之。使積之厚而發之以舒。庶乎其有濟矣。卽其不濟。而在我有餘地。以待他日之改圖。在彼無增長之威。以成不可拔之勢。故惟慎重以持權者。能事昏主。宰亂朝。而消其險阻。斯大臣之所以不易得也。高宗以厭禱故。怒武氏而欲廢之。使其廢也。社稷之福也。雖然。廢后大事也。惡有倏然怒之。倏然言之。而卽倏然廢之者乎。倏然言之。卽可倏然廢之。則其人雖不廢。亦無能害於國。凶於家矣。悍狡如武氏。而可以偶然之忿。黜之須臾乎。懦夫之懦也。惟其忿怒偶發。而悻悻不能俄頃待也。暴雨之盈溝澮。操舟而汎之以指江海。上官儀之不審。愚亦甚矣哉。使於此持重以處。而漸導以機。從容謂帝曰。后之不可爲天下母。臣等固知之。而未敢言也。今幸上知之矣。而固未可輕也。姑寬之以觀其驕。漸疏之以觀其怨。斟酌於心。而正告羣臣。悔前此之過。然後正祖宗之家法。與天下共黜之。臣且達上意於公。忠體國之大臣。咸使昌言。以昭天下之公論。今未可以一紙詔書。快須臾之怒也。如此。則高宗之志可漸以定。武氏之惡可察。而著忠直之言。可牖而納。佞幸之黨。可次而解。而懦夫易消之怒。以無所發。而蘊於中。武氏之涕泣無所施。而危機自阻。其終廢也。社稷以甯。卽不終廢也。亦何至反激其搏噬。劫羣臣。以使風靡哉。上官儀之不及此也。識不充。守不固。躁率而幸成。可一朝喪身殃國。儀欲辭其咎。而不能矣。雖然。論者曰。彼昏不知。不可與言。儀之不智。以亡身。與京房等。則非也。身爲大臣。有宗社之責焉。緘口求容。鄙夫而已矣。儀忠而愚者也。未可以苛求也。

張公藝以百忍字獻高宗。論者謂其無當於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惡知忍之爲道乎。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忍者。至剛之用。以自彊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觀物情之變。忍可以挫姦邪之機。忍可以持刑賞。

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夫高宗乍然一怒。聽宦者之辭。而立命上官儀。草詔以廢武氏。是惟無激。激之而不揣以憤興。不忍於先。則無恆於後。所以終脅於悍婦者。正此也。夫能忍者。豈桎梏其羞惡是非之心。以使不行哉。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任耳而以心殉之者。如急水之觸礪。沸膏之蘸水。譖愬甫及。而顏頰耳熱。若高天厚地之無以自容。正哲婦姦人所乘之。以制其命者也。故王后伉儷之恩。太子賢。太子忠。毛裏之愛。長孫無忌。渭陽之情。聞譖卽疑。而死亡旋及。一激卽不能容。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不忍於耳。卽不忍於心。高宗之絕其天良。惡豈在忍哉。公藝之忍。而保九世之宗。惟聞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子孫僕妾。噂沓背憎。以激人於不可忍。日盈於耳。尺布斗粟。可操戈戟於天倫。而能飭九世以齊壹乎。

居重馭輕。先內後外。三代之法也。諸侯各君其國。勢且抗乎天子。故縣內之選。優於五服。天子得人。以治內。而莫敢不正。端本之道也。郡縣之天下。以四海爲家。奚有於遠近哉。畿輔之內。與腹裏尙文之郡邑。去朝廷也近。吏之賢不肖。易以上聞。且其人民。近天子之光。而畏法深。名教興。而風俗雅。雖中材涖之。亦足以戢其逸志。而安其恆度。至於荒遠雜夷之地。其民狃於頑陋。獷戾。而詩書禮樂之文。非所喻也。其吏欺其愚。而漁獵之。民固不知有天子。而惟知有長吏。則貪暴之吏。惟其所爲。而清議不及。乃民夷積怨。一激以興。揭竿冒死。而禍延於天下。如是。則輕邊徼。長吏之選。就近補調。使充員數。善不加擢。惡不降罰。俾其貪叨恣日暮塗窮之倒逆。離叛相尋。兵戈不戢。內治雖脩。其能遙制之哉。前之定天下者。芟荆棘。夷谿峒。威服而恩撫之。建郡縣。以用夏變夷。推行風教。力甚勤。心甚盛也。乃割棄不理。授之卑茸狼戾之有司。以



毆之於亂溥天之下。特有此蠢賊之區宇。是亦可爲長太息矣。故與其重內也不如其重外也。內雖不萃乎重而必不輕也。外不重則永輕之矣。唐初桂廣等府官之注擬一聽之都督。而朝廷不問治之大累也。邊徼之稍習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則貪爲之而不羨內遷。中州好名干進之士惡其陋而患其絕望於清華。則鄙夷之而不屑爲。儀鳳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邊州注擬。庶得之矣。猶未列於吏部之選也。後世統於吏部以聽廷除。尤爲近理。然而縣缺以處劣選。且就地授人。而雖有廉聲不得與內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緩。民勞不復。迨其叛亂乃勤兵以斬刈之。亦慘矣哉。千年之積弊。明君良相弗能革也。可勝悼哉。八閩東粵昔者亦荒陋之區也。重守令之選而賢才往牧。今已化爲文教之邦。何獨邕桂滇黔階文邛雅之不可使爲善地乎。不勤兵而服遠。不勞中國而化夷俗。何所嫌而弗爲也。人士厭薄之私心。假重內輕外之說以文之。明主之所弗徇而尙奚疑焉。

賑飢遣使。民有迎候之勞。如劉思立所言者。未盡然也。所遣得人。則民不勞矣。若其不可者。飢非一邑。而生死之命懸於旦夕。施之不急。則未能速徧。而餒者已死矣。施之急。則甫下車而卽發金粟。惟近郭之人得踰分以霑濡。而遠郊不至。且府史里胥黨無籍之遊民。未嘗飢而冒受。大臣奉使尊高。不與民親。安能知疾苦之爲何人。而以有限之金粟。專肉白骨邪。此徒費國而無救於民之大病也。且不特此也。飢民者不可聚者也。餌之以升斗錙銖。而羣聚於都邑。以待使者。樸拙之民力羸而恤其婦子。餒死而不願離家。以待命。豪捷輕獩之徒。則如跋扈之魚。聞水聲而鼓鬣。棄其采椽。梠捕禽魚。可以得生之計。而希求自至之口實。固未能厭其欲。而使有終年之飽也。趨使者於城郭。聚而不散。失業以相噂沓。掠奪與以成乎大

亂所必然已。夫亦患無良有司耳。有良有司者。就其地。悉其人。行野而進其紳士。與其耆老。周知有無之數。而卽以予之。旦給夕歸。仍不廢其桑麻耕種。采山漁澤之本計。則惠皆實而民奠其居。仁民已亂之道。交得而亡虞也。故救荒之道。蠲租稅。止訟獄。禁掠奪。通糴運。其先務也。開倉廩以賑之。弗獲已之藝也。兩欲行之。則莫如命使巡行。察有司之廉能爲最。亟守令者。代天子以養民者也。民且流亡。不任之而誰任乎。授慈廉者。以便宜之權。而急逐貪昏。敖惰之吏。天子不勞而民以蘇。舍是無策矣。

李世勣之安忍無親也。置父於竇建德之刃下而不恤。強其壻杜懷恭與征高麗。而欲殺之以立法。付諸子於其弟。而使怒則搃殺之。顧於其姊病。爲之煮粥燎鬚。而曰姊老勣亦老。雖欲爲姊煮粥。其可得乎。藹然天性之言。讀之者猶堪流涕。繇此言之。則世勣上陷其父於死。而下欲殺其子與壻。非果天理民彝之絕於心也。天下輕率寡謀之士。躁動而忘其天性之安。然其於不容己之慈愛。是惟弗發。發則無所掩遏。而可遂其情。惟夫沈鷲果決者。非自拔於功利之陷溺。則得喪一繫其心。而期於必得。心方戚而目已怒。淚未收而兵已操。梟獍之雄心。不可復戢。彼固自託爲一世之雄也。而豈其然哉。蓋無所不至之鄙夫而已。剛則不恤其君親。柔則盡捐其廉恥。明知之而必忍之。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有時而似忠貞矣。有時而似孝友矣。非徒似也。利之所不在。則抑無所吝而用其情也。世勣之於單雄信。剜肉可也。爲姊而燎鬚。何所吝邪。利無可趨。害無可避。亦何爲而不直達其惻隱之心。以發爲仁者之言哉。藉甲兵戶口。上李密而使獻。知高祖之不以爲己罪也。太宗問以建成元吉之事而不答。事未可知。姑爲兩試。抑知太宗之不以爲嫌也。年愈老。智愈猾。高宗問以羣臣不諫。而曰所爲盡善。無得而諫。知高宗之不以己爲佞也。則

以黨義。府敬宗贊立武氏。人自亡其社稷。己自保其爵祿。惻隱羞惡是非之心。非不炯然內動。而力制之。以護其私。安忍者自忍。其心於人何所不忍乎。故一念之仁。不足恃也。正惡其有一念之仁。而矯拂之也。夫且曰。吾豈不知忠孝哉。至於此而不能不置。忠孝於膜外也。爲鄙夫。爲盜賊。爲篡弑之大逆。皆此而已矣。魏元同上言。欲復周漢之法。命內自三公。省外而府州。各辟召僚屬。而不專任銓除於吏部。其言辯矣。實則不可行也。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故三王相襲。小有損益。而大略皆同。未有慕古人一事之當。獨舉一事。雜古於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王安石惟不知此。故偏舉周禮一節。雜之宋法之中。而天下大亂。周之所以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封建相沿。民淳而聽於世族。不可得而驟合併以歸天子也。故孔子之聖。天子不得登庸。求路之賢。魯衛之君。不能託國。三代之末流。亦病矣。漢制三公州郡。各辟掾曹。時舉孝廉以貢於上。辟召一聽之長官。朝廷不置冢宰。蓋去三代未遠。人猶習於其故。而刺史太守。行法於所部。刑殺軍旅賦役祀典。皆得以專制。則勢不得復爲建屬吏以掣之。其治也。刑賞之施於三公州郡者。法嚴明。而誣上行私者不敢逞。迨其亂也。三公州郡。任非其人。而以愛憎黜陟其屬吏。於是背公就死黨之習成。民之利病。不得上聞。誅殺橫行。民皆怨激。而盜賊蠱起。則法敝而必更。不可復矣。漢之掾吏。視其長官。猶君也。難而爲之死。死而爲之服。衰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然則使爲公斂處父之據。或不墮。祝聃之射王中肩。皆可自命爲忠。而無忌。大倫不明。倒行逆施。何所不可哉。且其貢於天子者。一惟長吏之市恩。而天子無以知其賢。姦抑無考覈之成憲。以衡其愚哲。三公之辟召。則惟采取名譽於州郡。於是虛譽日張。雌黃在口。故處士之權日重。朋黨興而成乎大亂。故曹孟德懲其敵而改

之總其任於吏部。此窮則必變之一大機會也。既變矣。未有可使復窮者矣。法無有不得者也。亦無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則因時而參之。禮樂刑政。均四海。齊萬民。通百爲者。以一成純而互相裁制。舉其百廢其一。而百者皆病。廢其百舉其一。而一可行乎。浮慕前人之一得。夾糅之於時政之中。而自矜復古。何其望也。魏晉以下三公牧守。不能操生殺兵農之權。教化不專。司於己。而士自以其學業。邀天子之知。乃復使之待辟於省。府州之衆吏。取舍生乎恩怨。奔競盛於私門。於此不離。自媒於彼。廉恥喪。朋黨立。國不能一日靖矣。唐之亂也。藩鎮各樹私人。以爲爪牙。或使登朝。以爲內應。於是敬翔李振起而亡唐。他如羅隱杜荀鶴韋莊孫光憲之流。皆效命四方。而不爲唐用。分崩瓦解。社稷以傾。亦後事之明驗矣。夫吏部以一人而周知士之賢否。誠所不能如元同之慮者。然士之得與於選舉也。當其初進。亦既有諸科以試之矣。君子不絕人於早。而士之才能。亦以歷事而增長。貪廉仁暴。亦以束於法。而磨礪以勸於善。其有壞法亂紀。蠹政虐民者。則固有持憲之臣。操準繩以議其後。若夫偏材之士。有長此短彼之疑。則因事旁求。初不禁大臣之薦舉。然則吏部總括登進之法。魏晉以下。人心事會之趨。而行之千年。不可更易者也。讀古人之書。以揣當世之務。得其精意。而無法不可用矣。於此而見此之長焉。於彼而見彼之得焉。一事之效。一時之宜。一言之傳。偏據之。而曰三代之隆。兩漢之盛。恃此也。以固守而行之者。王安石。以假竊而行之者。王莽而已。何易繇言哉。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知之。求其審也。安之。求其適也。所以知。所以安。非一切之法。竄亂於時政變遷之中。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而可不僭亂者也。庸醫雜表裏兼溫涼以飲人。彊者篤。弱者死。不亦傷乎。

中宗僞周武氏  
附於內

中宗嗣位兩月。失德未著。而武氏與裴炎亟廢而幽之。三葉全盛之天子。如掇虛器於井竈之間。任其所置。百官尸位。噤無敢言者。武氏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國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大臣秉道而天子以不傾。卽其懷姦而猶依天子以自固。惟其任重而望隆。交深而位定。休戚相倚。而情不容不固也。而高宗之世。大異於是。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尙書令僕左右相侍中同平章事。皆輔相之任。爲國心膂者也。而乍進乍退。尸其位者四十三人。進不知其所自。退不知其所亡。無有一人爲高宗所篤信而固任者。則大臣之賤於此極矣。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寧。高季輔。張行成。太宗所任以輔己者也。貶死黜廢。不能以一日安矣。保祿位以令終。惟懷姦之李勣耳。自是而外。若韓瑗。來濟。杜正倫。劉仁軌。上官儀。劉祥道。較無覆餗之傷。而斥罪旋加。幸免者亦托於守邊以免禍。若其他竊位懷祿之宵小。勿論李義府。許敬宗之爲通國所指數。卽若宇文節。柳奭。崔敦禮。辛茂將。許圜。師竇德元。樂彥瑋。孫處約。姜恪。閻立本。陸敦信。楊宏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郝處俊。來恆。薛元超。高智周。張大安。崔知溫。王德真。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者。皆節不足以守筭庫。才不足以理下邑。或循次而升。或一言而合。或趨歧徑而詭遇。競相踵以贊天工。至其顧命託孤。委畀九鼎者。則裴炎。劉景先。郭正。一二三無賴之徒也。嗚呼。惡有任輔弼大臣如此之輕。而國可不亡者乎。夫高宗柔儒之主也。柔者易以合。然而難以離也。乃合之易而離之亦易者。何也。惟其疑而已矣。疑者己心之所自迷。人情之所自解者也。剛而責物已甚也。則疑。柔而自信無據也。則疑。兩

者異趣同歸。以召敗亡一也。剛不以決邪正。而以行猜伎。柔不以安善類。而以聽讒諛。猜伎生於心。讒諛興於外。於是乎人皆可相。人皆不可相也。人皆可斥而可誅也。爲大臣者。視黃閣爲傳舍。悠悠於來去。而陌路其君親。不亦宜乎。孟子曰。王無親臣矣。無親臣。則不可以爲父母。裴炎片語之失意。而廢中宗。如捫蝨於禪中。復奚恤哉。夫相代天工。天之所畀。人之所歸也。天下不能知其姓字。逆臣不屑奉爲著龜。豔妻宵小。怙長存之勢。以役驟進驟退之鄙夫。談笑而移宗社。一多疑之所必致也。審察亂源。可以知所繇來矣。

伸天下之大義。而執言者非其人。適以墮義。而義遂不可復伸。齊桓公不責楚之僭。王自反其不足。以伸大義。甯闕焉。而若有所俟。雖無可俟。楚終惴惴然。疑且有責之者。天下亦喁喁然。幾有責之者。故曹檜之大夫。猶敢秉公論。以謳吟。而楚終不敢滅宗周。遷九鼎。義以不褻而未遽墮也。夫齊桓。方伯也。固執言伸義之人也。奚爲不可。然而不可者。內省其情。求以雄長諸侯。而霸之。非果恤宗周。欲以復宗周之緒也。非其情。則非其人矣。自問而知之。天下皆知之。亂賊亦具知之。其情不至。其人不足畏。乃徒號於天下曰。吾以伸大義也。天下弗與。亂賊弗憚。孤起無援。終以喪敗。則亂賊之燄益炎。而天下之勢。一撲而不可復張。義之不可襲取。而必本於夫人之心。亦嚴矣哉。李敬業起兵討武氏。所與共事者。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而非果以中宗之廢爲動衆之忱也。敬業以功臣之裔。世載其姦。窺覲間隙。朝權不屬。懷忿以起。觀其取潤州。向金陵。以定霸基。而應王氣。不軌之情。天地鬼神。昭鑒而不可欺。徒建鼓以號於天下。曰。吾爲霍子孟。桓君山之歌哭也。內挾代唐之私。外假存唐之迹。義可取也。則宵人之巧譎。但能淋漓慷慨。

慨爲忠憤之言。而卽佑於天。助於人。天其夢夢。人其胥有耳。而無心乎。於是兵敗身死。而嗣是以後。四海兆人之衆。無有一夫焉。爲唐悲宗社之淪沒。皆曰。義不可伸。賊不可討。天移唐祚。抑將如之何哉。大義之墮。墮於敬業之一檄也。無情之文。巧言破義。貞人之淚。爲姦人之誹笑。而日月昏霾。妖狐晝嘯。復誰與禁之哉。故敬業之敗。武氏之資也。敬業之起。賓王之檄。必敗之符也。忠臣孝子。以無私之志。伸不容已之義。雖敗雖殲。不患無繼。我以興者。惟孤情之在兩間。焄蒿網緼。百馭百折。流血成川。積骸如莽。而不能奪也。羣不逞之徒。託義以求盈。而後義絕於人心。悲夫。

自霍光行非常之事。而司馬懿桓溫謝晦傅亮徐羨之。託以讎其私。裴炎贊武氏。廢中宗。立豫王。亦其故智也。不然。惡有嗣位兩月。失德未彰。片言之妄。而爲之臣者。遽更置之。如僕隸之任使乎。炎之不自揣也。不知其權與姦出武氏之下。倍蓰而無算。且謂豫王立而已居震世之功。其欲僅如霍氏之乘權與懿溫之圖篡也。皆不可知。然時可爲。則進而窺天位。時未可。抑足以壓天下。而永其富貴。豈意一爲武氏用。而豫王浮寄宮中。承嗣三思。先己而爲捷足也哉。其稱反政豫王也。懿溫之心。天下後世。有目有心者。知之。而豈武氏之不覺邪。家無甌石之儲。似清。請反政於豫王。似忠。從子。佻先忘死。以訟冤。似義。以此而挾滔天之膽。解天子之纜紱。以更授一人。則其似是而非者。視王莽之恭儉。誠無以過。而武氏非元后。已非武氏之姻族。妄生非分之想。則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其愚亦甚矣。自炎姦不讎。而授首於都市。而後權姦之詐窮。後世佐命之姦。無有敢藉口伊霍以狂逞者。劉季述苗傅。劉正彥。以內豎武夫。驟試之。而旋就誅夷。不足以動天下矣。炎之誅死。天其假手武氏。以正綱常。與萬世與。

將各有其軍而國強。將各有其軍而國亂。唐之季世。外夷之禍淺。國屢破。君屢奔而不亡。然天下分裂。以終於五代。皆此繇也。將各有其軍。於是監軍設焉。中人監軍。唐之大蠹也。其始以御史監之。較中人爲愈矣。然卽以御史監軍。而軍不敗者。亦鮮矣。旣命將以將兵。而必使御史監之者。亦勢之不容已也。將各有其軍。而驕悖以僭叛者。勿論已。卽其不然。朝廷之意。指不行於疆場。而養寇以席權。應縮以失機。遷延以糜餽。情事之所必有。而爲國之大患。天子大臣。不能坐受其困。則委之監軍。以決行上意。故曰。不容已也。然而其軍必敗。未有爽焉者矣。監軍者而與將合。則何取於監軍。而資將以口實。曰。夫監軍者。目擊心知。而信以爲必然矣。監軍者而與將異。於是將不能自審其進止。以聽之軍兵。不習於敵。不審之人。傳有之。曰。將得其人。而使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監軍者。非必剛愎不仁也。而御史者。以風裁無憚於大吏。持文法以責功效者也。責功效者。必勇於進。則剛。持文法而無所憚。則愎。居朝端。習清晏。而不與士卒之甘苦相喻。則不仁。業任之以剛愎不仁之任。雖柔和之士。亦變其素尙。而勉爲決裂。且柔和之士。固不樂受監軍之任。其樂任者。必其喜功好競。以嘗試爲能者也。且夫朝廷之使監軍。其必有所屬意矣。天子有欲速之心。宰相有分功之志。計臣恤饋餉之難。近寇之薦紳。冀驅逐之速。將雖無養寇畏敵之情。而在廷固疑其前卻。操此爲慮。則自非少年輕銳。挾智自矜。以傲忽元戎者。固莫之使也。無敢死之心。無必勝之謀。無矜全三軍之生死。以固邦本之情。抑無軍覆受誅之法。以隨其後。如是而不撓。將以取敗也。必不得矣。乃其設之之繇。則惟將各有其軍。而天子大臣。不能固信之也。唐初。府兵方建。軍政一統於天子。授鉞而軍非其軍。振旅而衆非其衆。故雖武氏之猜疑。而任將以勿貳。李孝逸程務挺。以分闡立效之元戎。殺之流。



之而不敢拒命。則亦無所用監軍爲矣。非武氏之能將將也。府兵定。軍政一。而指臂之形勢成也。然其始。府兵初建於用武之餘。而兵固競。則將可無兵。而惟上之使一再傳。而府兵之死者死。老者老矣。按籍求兵。而弱不堪用矣。勢必改爲召募。不得不授將以軍矣。故監軍復設。而中人任之。庸主伎臣。所不容已之亂政也。夫任將以軍。而精於擇將。慎於持權。天下之明威行於萬里。而不假新進喜功之徒。撓長子之權。夫乃謂之將。將惟西漢爲能然。豈武氏所可逮哉。

涉大難。圖大功。因時以濟。存社稷於已亡。而無決裂之傷。論者曰。非委曲以用機權者不克。而非然也。亦惟持大正。以自處於不撓而已矣。以機權制物者。物亦以機權應之。君子固不如姦人之險詐。而君子先傾。以正自處。立於不可撓之地。而天時人事。自與之相應。故所謂社稷臣者。無他。惟正而已矣。孔融之不能折曹操。以全漢者。慨慷英多。而蕩軼於準繩者不少。操有以倒持之也。周顛戴淵。密謀匡主。而死於王敦。幾以亡晉。夫亦自有咎焉。憤而或激。智而或詭。兩者病均。而智之流於詭者。其敗尤甚。雖有寄姦巨慝。殺人如莽之氣。燄而至於山喬嶽峙。守塞不變之前。則氣爲之斂。而情爲之折。嗚呼。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或曰。公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惟言是聽。樹虎臣於左右。而武氏不疑。此必有巽入之深機。以得當於武氏。而後使爲己用。考公之生平。豈其然乎。當高宗時。方爲大理丞。高宗欲殺盜伐昭陵栢者。公持法以抗爭。上怒。洊加。而終不移。及酷吏橫行之際。爲寧州刺史。以寬仁獲百姓之心。再刺豫州。按越王貞之獄。密奏保全。坐斬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餘口。免之。此豈嘗有姑尙委隨。而與世推移。以求曲濟之心乎。其尤赫然與日月爭光者。莫若安撫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是舉也。疑夫輕率任氣者。亦

能爲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卽人心而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興。氣雖盛。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競起而撓之。非心服於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躊躇而前卻者也。故曰。赫然與日月爭光者。也。繇此思之。惟以道爲心。以心爲守。坦然無所疑慮。其視妖淫。兇狠之武氏。猶夫人也。不見可憂。不見可懼。請復廬陵。而樹張柬之等於津要。武氏灼見其情。而自不能違。豈有他哉。無不正之言。無不正之行。無不正之志而已矣。或曰。公苟特立自正。無所用其機權。則胡不潔身不仕。卓然而無能。洵辱乃姑事之。而後圖之。則抑權也。而非正也。曰。武氏無終篡之理。唐無可亡之勢。天下憤憤弗之察耳。三思承嗣以無賴小人。淫昏醉夢。而結市井椎埋之黨。逐聲狂吠。庸人視之。如推車於太行之險。大人君子視之。一葦可杭之淺者也。秉正治之而有餘。何爲棄可爲之時。任其爚亂。以待南陽再起。始梟王莽於漸臺。而貽中原之流血乎。天下無正人。而後有妖亂。叢狐山獠。足以惑人之視聽。武氏亦猶是而已。範我馳驅。無求不獲。公亦坦然行之。而何機權之足云。

夷狄之蹂中國。非夷狄之有餘力。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也。中國致之耳。致之者有二。貪其利。貪其功也。貪其貨。賄而以來。享來王爲美名。於是開關以延之。使玩中國。而羨吾饒富。以啓竊掠之心。故周公拒越裳之貢。而曰。德不及焉。不享其貢。謂德能及者。分吾利以資之。使受吾象養。而父老子弟。樂效役使。以不忍叛也。不然。貪其利。而彼且以利爲餌。惑吾臣民之志。則猝起而天下且利賴之。以不與爭。且其垂涎吾錦綺珍華。而不得遂者。畜毒已深。發而不可遏也。契丹女直。皆始以貢來。而終相侵滅。其必然者一也。貪不毛之土。而以闢土服遠爲功名。於是度越絕險。踰沙磧。梯崇山。芟幽箐。以徼奇捷。不幸而敗。則尾之以入。

幸而勝而饋餽相尋舟車相接拔木夷險梁水凌冰使爲坦道蔣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推此言之我能往寇固能來審矣故光武閉關而河湟鞏固天地設險以限華夷人力不通數百里而如隔世目阻心灰戎心之所自戢也中國之形勢東有巨海西有崇山之險不敵海之十一也然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數萬生靈於海島而示以巨浪之可凌然後倭卽乘仍以犯中國垂至於嘉靖而東南之害爲曠古所未有巨海且然況山之躡實以行相躡以進者乎劉夷天險以啓匪類之橫行其必然者又一也二者害同而出於貪君佞臣不知厭足之心一而已矣吐蕃之爲唐患禍止於臨洮則專力以捍之也猶易武氏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道以擊之陳子昂曰亂邊羌開隘道使收奔亡之衆爲鄉導以之攻蜀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其言偉矣事雖暫止而此議旣出邊臣潛用之以徼功嚴武韋臯雖小勝而終貽大害明而熟於計者見終始之全局洞禍福之先幾可爲永鑒然而後世君臣猶不悟焉天維□地□圻有自來矣

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爲大臣可矣其論開閒道擊吐蕃旣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攬其虓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爲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凶黨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爲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蔑不岌岌也而子昂與蘇安恆朱敬則韋安石皆犯羣凶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終不與傅游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繇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

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嚮令有子昂等林立於廷。裴炎傅游藝。其能讎姦。以移九鼎乎。夫人才之盈虛。視上之好惡。無以作之。其氣必萎。無以繁之。其體必戾。乃武氏以嗜殺之淫媼。而得人之盛如此。高宗承貞觀之餘澤。有永徽之初治。而流俗風靡。不能得一骨鯁之士。何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目塞而闇。耳塞而聾。其足以挫生人之氣。更甚於誅殺也。人之有心。獎之而勸。故盛世之廷。多正士。激之而亦起。故大亂之世。有忠臣。廢鍼石以養癰。而後成一痿痺之風俗。則高宗之柔闇。以壞人心。毒天下。劇於武氏之淫虐。不亦宜乎。滅唐者。文宗也。滅宋者。理宗也。唐之復興於開元。尚太宗未斬之澤。與不然。何以堪。高宗三十餘年。瞠瞠之陰邪。策貢士於殿廷。自武氏始。既試之南宮。又試之殿廷。任大臣以選士。不推誠以信。而以臨軒易其甲乙。終未見殿廷之得士。優於南宮。徒以市恩。遇於士。而離大臣之心。故至於宋而富。鄭公欲請罷之。其說是已。雖然。勿謂貢士之策。異於漢武之策。問賢良也。貢士之取舍。人才進退之大辨。輕於其始。則不得復重之於後。天子以天之職。求天之才。而登進之。使委之有司。弗躬親以涖之。則玩人而以褻天。其弊也。士愈輕。而貢舉愈濫。又奚可哉。有道於此。付試事於南宮。而所拔者。緘其文以獻之上。上與大臣公閱。而定其甲乙。庶乎不疑不惑。得進賢之中道。惜乎富公之言。不及此也。士之應科而來者。賢愚雜。而人數冗。故授之所司。以汰其不經不達之冒昧。而天子親定其甲乙。則以崇文重爵。敬天秩。獎人才。而示不敢輕。此亦易知易行之道。而自武氏以來。迄千餘年。議選舉者。言滿公車。而計不及此者。後世人主之心。無以大異於武氏也。夫武氏以婦人而竊天下。惟恐士心之不戴已。而奪有司之權。鬻私惠於士。使感已而忘君父。固

懷姦負慝者之固然也。後世人主承天命。續先猷。作君作師。無待私恩以固結。而爲大臣爭延攬。以籠絡天下。顧使心膂猜疑。互相委卸。不亦諄乎。天子而欲收貢士爲私人。何怪乎舉主門生。懷私以相市也。此朋黨之所以興。而以人事主之誼所繇替也。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功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傅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爲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尙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囿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且與之食。而且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詛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盡迷其故。利在目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陽制其欲。而陰圖其安。則奔欲而棄安。贅壻得妻。而謂他人爲父母。猾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汚。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蠱之。邱民之違天常。拂至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爲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

逸民之名。君子所甚珍也。商周歷年千歲。而魯論授以其名者七人。則固與湯武頡頏。爲不世出之英。流風善世。立清和之極。非其人。豈勝任哉。辭祿歸老。保身家。要美名。席田園之樂。遂許之爲逸民。則莽可爲周公。操可爲文王。朱泚黃巢。逐無道之君。可爲湯武矣。武攸緒者。武氏之族。依逆后而起。無功可錄。竊將軍之號。冒安平王茅土之封。與攸暨等乘武氏之篡。擁袞冕而南面稱孤。凡六年矣。唐之子孫。殺者囚者。

殆無遺類。而攸緒兄弟。以皇族自居。不知此六年之內。何面目以尸居於百僚之上。而猶自矜曰。恬澹寡欲。將誰欺乎。官扈衛而位侯王。雖極天下之多欲者。亦厭足矣。猶曰寡欲。將必爲天子而後爲多欲邪。蓋至是而武氏之勢已浸衰矣。三思承嗣。淫昏而非懿操之才。武氏知天下之必歸於唐。而意已革。踰年而中宗召返東都矣。攸緒畏禍之且及。引身以避禍。席安榮尊富於嵩山之下。免脫祿產之誅。福則與諸武共之。禍則全身以違衆。就小人而論之。三思承嗣之愚。猶可哀矜。而攸緒之狡。尤甚矣哉。使三思承嗣而爲曹丕。司馬炎也。攸緒儼然以懿親保其社稷。其肯就峯陰溪側。冬茅椒而夏石室乎。予之以隱逸之名。何賤也。以法論之。免其殊死。可爾。流放之刑。不可曲爲貸也。

知人之哲。其難久矣。狄公之知張柬之。敬暉。付以唐之宗社。何以知其勝任哉。夫人所就之業。視其器之所堪。器之所堪。視其量之所函。量之所函。視其志之所持。志不能持者。雖志於善而易以動。志易動。則纖芥之得失。可否一觸其情。而氣以勃興。識以之而不及遠。才以之而不及大。苟有可見其功名。卽規以爲量。事溢於量。則張皇而畏縮。若此者。授之以大。而枵然不給。所必然矣。夫以宗社之淪亡。而女主宣淫。姦邪窺伺。嗣君幽暗。刑殺橫流。天下延頸企踵。以望光復。此亦最易動之情矣。則欲立拔起之功。以反陰霾之日月。似非銳於進取者不能。狄公公門多士。而欲得此義奮歛興之人。夫豈難哉。然前此者。李敬業。賈賓王。以此致敗。徒以增逆燄。而沮壯夫之氣。其成敗已可觀矣。故有慷慨英多。捐生效節之情。公弗與也。張柬之爲蜀州刺史。奏罷姚州之戍。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禁南夷之往來。敬暉爲衛州刺史。突厥起兵。欲取河北。諸州發民修城。暉不欲舍收穫而事城郭。罷使歸田。公於此。乃有以得二公之器重。而知其可以

大任焉。持之不發者。藏之已固也。居之以重者。發之不輕也。斂之以密者。出之不測也。不爲無益之功名者。不避難成之險阻也。故武氏任之而不疑。羣姦疑之而不敢動。臣民胥信其舉事之必克。而樂附以有成。善觀人而任之者。於此求之。而失者鮮矣。

讀文王世子之篇。而知古者天子諸侯之元子。日侍於寢門。而損益衣食。皆親執其事。無異於庶人之父子。天性之恩。既不以尊位而隔。孝養之禮。抑且以居高而倡。乃當大位危疑。姦邪窺伺之日。受顧命。傳大寶。亦相與面授於衽席之側。德不偷。而道立。道不失。而禍亦消。皇哉。弗可及已。後世子道之衰。豈盡其子之不仁哉。君父先有以致之也。宮嬪多。嬖寵盛。年已逾邁。而少艾盈前。於是不肖者。以猜妒懷疑。卽其賢者。亦以嫌疑爲禮。太子出別宮。而朝見有度。侍立有時。問安有節。或經旬累月。而不得至。君父之前。雖析毛裏之恩。虛擁尊嚴之制。戕性斃倫。莫之能改。故其爲害也。父子不親。而讒閒起。嬖寵怙權。而宦寺張。秦政之於扶蘇。晉惠之於太子遼。隋高之於太子勇。坐困於姦賊。召之不爲。召誣之不能。白殺之不能。知而禍亂極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絕父之慈。禁子之孝。尙安足與問禍福乎。無已。則如崔神慶之請於武氏。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降手敕玉契。以防姦慝。此三代以下。仁衰恩薄。必不可廢之典也。神慶之言此者。慮諸武之假旨以召太子而害之也。其人雖不肖。其言之爲功亦偉矣。不然。夜半一人傳呼。而太子蹈白刃以瘖死。何從而知其真僞哉。後世人君處疏睽疑貳之勢。防姦杜禍。建爲永制可也。

罪者因其惡而爲之等也。而惡與罪亦有異焉。故先王之制刑。惡與罪有不相值者。其惡甚而不可以當辜。其未甚而不可以曲宥。酌之理。參之分。垂諸萬世而可守。非悄悄疾惡。遂可置大法以快人情也。武氏

之惡浮於韋氏多矣。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萬世聞其腥聞。而無不思按劍以起。韋氏之惡。未如是之甚也。然以罪言。則不可以韋氏之罪加之武氏。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憤。釋人之怨。遂人惡惡之情者也。所以敍彞倫。正名分。定民志。息禍亂。爲萬世法者也。故惟殺父與君之賊。自其子之外。人皆得而殺之。苟其爲梟獍矣。則雖他惡無聞。人無餘怨。而必不可貸。玄宗起而斬韋氏於宮中。允矣。凡唐室之臣民。嘗以母后事韋氏者。無不可手刃以誅之。若武氏則雖毒流天下。殲戮唐宗。惡已極。神人之怨已盈。而唐氏之臣。曾改面奉之爲君者。不可操刃以相嚮。況中宗其子。而張柬之其相乎。無已。則錮中宗於房州。廢豫王爲皇嗣之日。猶可誅也。中宗歸而受皇太子之封矣。柬之奉太子以誅幸臣。非可殺武氏之日矣。遷之別宮。俟其自斃。行法如是。焉可耳。許柬之以殺武氏。且北面而夕操戈奉其子以殺其母。而曰法所宜伸也。亂臣賊子。因緣以起。何患無言之可執。而更孰與致詰乎。惡武氏者。責柬之之不行誅。求快惡惡之心。而不恤法之伸誦。又何取焉。惟加以則天皇帝之稱。而使三思等仍竊祿位。則失刑矣。文姜非躬弑。而但與聞。哀姜與弑。而所弑者其子。春秋不奪夫人之稱。許齊桓之討哀姜。而不使魯人伸法。則中宗君臣不得加刃於武氏明矣。以上皆武氏時事

武氏遷於上陽宮。姚元之涕泗嗚咽。以是出爲亳州刺史。張柬之敬暉。惡足以察元之之智術哉。武氏廢二張誅。而諸武安於磐石。中宗淫昏。得之性成。疾疾而不悟。其不能長此清晏也。衆人不知。而智者先見之矣。元之之智。垂死而可以制張說。方在圖功濟險之日。百憂千慮。周覽微察。早知五王之命。縣於諸武之手。固不欲以身試其戈矛。以一涕謝諸武。而遠引以出。故其後五王駢戮。而元之安。或持正以居功。或



用智以祈免。忠直之士。不屑智士之爲。而通識之士。不尙婞直之節。其不相爲謀也久矣。或曰。蔡邕一歎。而受刑。元之弗慮。智亦疏矣。曰。邕不與誅卓之謀。而元之贊興復之計。五王雖怒。不得以邕之罪罪元之。元之何憚焉。邕受董卓之辟於髡鉗之中。而王允不因卓而顯。元之雖見庸於武氏。東之固武氏之相也。元之無憚。而稱武氏曰舊君。武氏豈但元之之舊君乎。不得執以爲辭。苛責以蔡邕之罪。元之所熟審而無嫌者也。夫其詭於自全。而貞槩不立。誠不足爲忠矣。而五王際國步之傾危。誅二豎子。廢一老嫗。謀定崇朝。事成指顧。非有補天浴日之艱難。乃得意以居。環列相位。裂土稱王。嗚豫以翺翔。心忘憚。則以視大臣孫膚引咎之忱。陰雨苞桑之計。道亦褊矣。廢其母。立其子。姦人未翦。宗社飄搖。不可涕也。亦未可笑也。又惡知元之之涕。非以悲五王之終窮。而唐社之未有寧日也與。

狄公之與張柬之。皆有古大臣之貞焉。故志相輸。信相孚也。中宗初復。薛季昺曰。產祿猶在。草根復生。而柬之不誅。諸武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以斯言。體斯心。念深禮謹。薄一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綱紀。端人正士。所繇異於功名之士遠矣。中宗之不可與有爲。而不知揣非闇也。趙汝愚曰。社稷有靈。當無此患。人臣爲其所可爲。而謹守臣節。不與天子爭威福之柄。知此而已。其不濟與。社稷之不幸也。榮辱生死。又何恤焉。且使中宗之淫昏。不如是之甚乎。春秋已富。曾正位於受終之日矣。乃旣斬二張。復誅諸武。王鈇在手。惟己所爲。無所待命。懷貞事主者。自忱惕而不敢甯。固非薛季昺以利害居心者。所能知也。劉幽求曰。三思尙在。公等終無葬地。成何等事。而早以葬地繫其心乎。絳侯之盡誅諸呂。文帝尙在藩服。而國無君。非中宗不違咫尺之比也。然絳侯且不免對吏之辱。而幾不保。中宗而果有爲也。柬之不待天子之

命。廣行誅戮。又足以保其勳名乎。乃其淫昏如彼矣。其後三思伏誅。且割太子首以獻宗廟。宗楚客復起而亂。唐相王幾不免焉。則諸武雖誅。未見五王得免於走狗之烹也。均之不免。而秉臣節以蒙大難。不尤無疚於心與。論者惜季景幽求之言不用。而嗤柬之之愚。其愚不可及也。豫謀禍福者。不足以見貞士之心久矣。唐多能臣。而鮮端士。於柬之有取焉。所以與狄公有芥珀之投也。

李日知魏元忠。唐休璟。韋安石。當武氏之世。折酷吏之威。斥宣淫之魂。制凶豎之頑。懷興復之志。張撻伐之功。皆自命爲偉人。而爲天下所屬望者也。及其暮年。潦倒於韋氏淫昏之世。與宵小旅進旅退。尸三事之位。濡需於象養。殆無異於鄙夫。嗚呼。士之欲保名義於桑榆。誠如是之不易乎。義者無往而不與人並立者也。且取之而義立於旦矣。夕取之而義立於夕矣。天下服之而已。亦樂以自見。夫然。則可辱可窮可死。而無所息。故曰。怯夫慕義。無不勉焉。若夫立乎險阻之餘。回念疇昔。而復自歎其昔之危也。則百鍊之鋼。必有繞指之柔。相爲終始者矣。武氏之殺人亟矣。殺愈慘。而人愈激。激以爲義。非必出於僞。而義終不固。迨乎武氏已老。殺心已滅。韋氏繼起。柔姦不酷。激之也不甚。而義之不固者。潛消暗蝕。以卽於亡。於是後起之英。已笑其衰頹。顧夷然曰。此吾少壯之所嘗爲。而今不爾者也。則一茶然以退。而不可復興矣。故君子養之以靜。持之以堅。審於大小輕重之宜。而參終始於一念。無激也。斯無隨也。知柔知剛。百夫之望。夫乃謂之精義。以利用而志不渝也。唐自顯慶迄乎景龍。五十有五年。朝廷之亂極矣。豔妻接跡。昏主死亡。而不悟。嬖倖之宣淫。酷吏之恣殺。古今所未有也。取唐之懿僖。宋之徽欽。而絜之。十不敵一焉。然而彼速亡而此猶安者。其故何也。人之邪正不兩立。政之善惡不並行。純則治。雜則亂。所固然矣。雖然。尤惡其

相激相反。而交爲已甚也。已甚者。小人之伎毒也。進而陷君子以反其類。於是而國爲之空。國既空矣。乃取君子之政。無論宗社生民存亡死生之所繫。抑非必其心之所不欲而概反之。以洩其忿怒。推以及於文字言語之不合者。皆架以爲罪。而坐之死亡。天下乃箝口絕筆。以成乎同惡相扇之勢。此唐宋之所以亡。與漢末黨錮之禍。若出一轍也。武韋之世。自長孫無忌褚遂良。以忠蒙誅夷之禍。亦僭矣。然殺是人則禍盡於其人。爲其所汲引與所同事者。安處無驚也。則苟不力觸。姦邪之曩怒。而猶綽乎其有以自居。若夫貞觀永徽之善政。雖不能釐定而修明之初。不聽姦邪之變易。武韋所自爲異議。以亂典常。蠱衆志者。喪祭之虛文。選舉之冒濫而已。邊疆之守。賦役之制。猶是太宗之遺教也。殺君子而不蔓引其類。故斬艾雖僭。而陳子昂蘇安恆李邕宋務光蘇良嗣之流。猶得抒悃昌言。而無所詘。乃至守正不阿。効忠不貳。如狄仁傑宋璟李日知徐有功李昭德。皆列上位。而時伸其志。其宣力中外者。則劉仁軌裴行儉王方翼吉頊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張仁愿。悉無所掣曳。以立功名。乃至楊元炎張說劉幽求諸人。同事俱起。而被害者不相及。姦邪雖執大權。終不礙賢臣登進之路。驅天下以一於淫慘。則亂自亂也。亡自可不亡也。或摧之。或扶之。兩不相揜。而天下猶席以安也。夫小人之毒。不可撲者。莫甚於與君子爭名。君子之自貽以感者。莫甚於與小人競氣。武韋太平淫虐方逞之日。小人利得其欲。而自安於小人。君子自靖其誠。而不待抑。小人求伸其君子。故小人之毒淺。而君子之志平。水火不爭。其毒不烈。所固然矣。夫名者。君子之實也。氣者。小人之恃以凌物者也。君子惜名已甚。而氣乘之。小人於是恥榮名之去已。而亦飾說以干譽。然後公忠正直之號。皆小人之所弋獲。一旦得志以逞。則盡取君子。題以姦黨。而誅殛之。空其祿位。招致私

人而朝廷修易其故。及其敗露。直道乍伸。義激氣矜者。抑用其術。以剷絕敗類。數十年之中。起伏相互。風靜而波猶不息。君無適信。吏無適守。民無適從。乃至取邊疆安危之機。小民膏血之資。旦此夕彼。以各快其施。如痲瘡之炎。抱火而寒。履冰也。嗚呼。鍛鐵者屢反其鉗椎。療病者疾易其梃附。其不折以亡也。豈可幸哉。甚矣。使氣而矜名者之害烈也。宋仁宗賢主也。呂夷簡夏竦。非大姦也。相激以爭。而石介以詩受斲棺之僇。流波所蕩。百年不息。無罪可加。而蘇軾以文詞取禍。有罪可討。而蔡確亦以歌詠論刑。免役非殃民之裨政。而司馬公必速改於一朝。維州非宗社之急圖。而李文饒堅持其偏見。雖君子之乍升。亦且以斂怨而防國家之大計。況小人之驟進。惟人是苛。惟政是亂者。又遑恤傾危之在旦夕乎。唐武宣宋神哲之可與有爲也。顧不如高宗之昏闇。中宗之狂惑。觀其朝右之人。與邦國之政。而可知矣。國無黨禍而不亡。爲人君者。弭之於其幾。奚待禍發而無以救藥乎。

臨淄王之誅韋氏。不啓相王。豪傑之識。有闇合於君子之道者。此類是也。臣受命於君。子受名於父。勿敢專焉。正也。信諸心者。非逆於理。成乎事者。不疚於心。則君父雖加以尤而不避。惟豪傑以心爲師。而斷之於事。夫君子之靖。乃心以制義者。亦如此而已矣。推而至於聖人舜之不告而娶。亦如此而已矣。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心有不合於理。而理無不協於心。故豪傑而不可爲聖賢者有矣。未有無豪傑之識。而可爲聖賢者也。臨淄王曰。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亦未有以信其必然也。然以相王之溫厚柔巽。全身於刑殺橫行之日。則亦可冀其或然耳。且微臨淄之舉事。王亦岌岌矣。宗楚客葉靜能。日謀殺王。奉韋氏以奪唐祀。韋氏不誅。王固不能再全於凶嫗之手。臨淄不忍言耳。實則謂事不成。而王危。不舉事而王亦危。

以必危之勢。求全王而使嗣大統。勢不兩立。徒畏王之優柔而撓成算。告則兵不得起。甯無告也。以安社稷。以討亂賊。以救王於巔危。在此舉矣。崔日用業以宗楚客害王之謀。告而猶需遲不決乎。故臨淄之不告。孝子之道也。卽一事一念而言之。大舜之不告而娶。奚必遠哉。是以知臨淄之可與大有爲也。生於穢亂之世。馳逐於聲色狗馬之中。而所與遊者。王琚之流。故終於濁亂而虧其天彝。亦不幸而不奉教於君子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214B



1650448